武俠世界

斬崩刀（民初"追捕"傳奇故事集）　雲劍飛●著

一個新娘子在新婚洞房之夜，居然將丈夫打暈，逃之夭夭，名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巧遇這件離奇的逃婚案，追查之下……發覺內情複雜無比，教人意想不到……

第30年



革新號

$ 8.00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的新作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斬崩刀」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男主角追捕手蕭原適逢其會來到雙桂村，村中李家正在辦喜事，此刻突然來了一羣匪徒，要搶走新娘子，蕭原見義勇爲，機智地把匪徒打跑，但次日清早，李家發現新郎受傷在地，而新娘也不見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故事情節曲折離奇，請大家不要錯過。

戰國英雄傳奇故事之「荊楚爭雄記」乃黃木先生最新佳作，故事情節感人肺腑，打鬥場面壯觀慘烈……

馬騰先生撰寫的「鳳凰神劍」也在今期開始刊出。多篇精采佳作，展現各位讀者眼前，令你目不暇給。

蕭玉寒先生所著「旋乾轉坤」因續稿未到，今期暫停刊出。

☆ ☆ ☆

下期巨型小說乃吳道子先生所著「奪命忘情」喜讀吳道子緊張刺激、奇情香艷故事的朋友，今次又有眼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4期
（總號150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斬崩刀



良辰吉日

一陣鞭炮聲「霹靂啪勒」地爆响着，驚起了雙桂村口那兩棵大桂樹上的雀鳥，也嚇得村中的狗兒連聲吠叫。

就在這時候，從村口那條泥土路上，有一個漢子脚步不疾不徐地向村子走來。

平時，村口總會有三兩個村童在那兩棵大桂樹下嬉玩的，又或是有兩個老頭兒在弈棋，但今日，却一個人影也不見。

原來，村子內的大人與小孩，這時候圍聚在一戶人家的門前看新娘。

剛才鞭炮聲响，就是那戶人家燒的，地上佈滿了紅紅的爆仗衣。

就在滿佈爆仗衣的大門前，一頂花轎已停着，那個隨轎跟來的「大衿姐」正掀開轎帘，好讓那個頭戴紅皮帽，身穿馬掛，簪花掛紅的新郎，揹那個新娘入屋內。

原來，這一帶的俗例，新郎要將新娘揹入門的。

新娘失踪

這就是所謂的「一處鄉村一處例」了。

圍着觀看的大人小孩，這時候莫不伸長脖子，想看清楚新娘的樣貌。

但新娘頭上戴了鳳冠，臉上蓋着一塊紅布，那些大人與小孩無論怎樣看，也瞧不到新娘子的臉孔，自然亦無法知道新娘子是醜還是美。

不過，那些大人與小孩雖然都看不到新娘子的臉，但却早已聽聞過，這位新娘子是遠近聞名的一個美人，也正因爲久聞「大名」，所以那些人才會這麼心急想瞧一下新娘子的樣貌，是否名符其實。

在一陣吵鬧聲中，那個年約二十二、三歲的新郎，將新娘子揹入屋內。

圍在李家大門前的村民，却仍然沒有散去。

不少人在竊竊細語着。

只聽一個大嬸小聲地對身旁的一個年輕媳婦道：「福嫂，聽說那個新娘子原本許配給同村的一個小伙子的，後來不知怎的，那小伙子忽然去當土匪，才改配給桂生的。」

原來，那個新郎名叫李桂生。

李家在雙桂村中，乃是首富，田地超過百畝，還有一個搾油坊，村中有不少戶人家，都租種了李家的田地，也因此，李家那個當家的——李祖蔭便成了雙桂村的當然村長。

雙桂村是一條大村，有近百戶人家。

「四嬸，眞的麼？」那個叫福嫂的婦人半信半疑的。

「當然是眞的！」四嬸一正臉色道：「我四嬸甚麼時候胡謅亂說過？」

福嫂一看四嬸臉有不豫之色，忙陪着笑臉，輕聲道：「四嬸，我不是這意思……我是說，以李家的財……勢，怎會娶一個經已許配過人家的閨女……那……豈不是等於娶一個『番頭嫁』的人？」（註：「番頭嫁」亦即再嫁的女子。）

「這叫寃孽，」四嬸瞄一眼李家那張紅掛彩的大門，不屑地道：「聽說，李家大少自從有一次在廣泰鄉的墟場上遇上她後，便有如撞了邪那樣，爲之神魂顚倒，茶飯不思，硬是要他老子到半塘村向女家提親，女家先是不肯，但經不起李家的一再糾纏和豐厚的聘禮，結果，便答應將閨女許給李家。」

「四嬸，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的？」福嫂詫異地看一眼四嬸。

四嬸自得地道：「是李家那個叫祥嬸的偷偷告訴我的。」

「就是在李家服侍李奶奶的那個祥嫂了？」

四嬸點點頭。

× × ×

順着泥土大道走到村口的那個漢子大概感到有點奇怪——怎麼四處不見一個人影的，禁不住猶豫地停下脚步，嘴裏嘀咕一聲：「光天白日的，怎麼不見一個人影？」兩道目光直往村口內張望。

這時候，太陽還未升上中天，距中午大約還有半個時辰左右。

「莫非村子內有人家在辦喜事，村內的人都去看熱鬧不成？」那漢子又自言自語地嘀咕一句。

這漢子是因爲先前曾聽到從村子內傳出來的炮竹聲，才會這麼猜想的。

而炮竹，一般來說，大都是有喜慶事的時候才會燒的。

這漢子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歲，身子精壯，膚色頗黑，相貌端正，雙眼烱烱有神，腰間微凸，似是插着一支短槍之類的物事。

這個漢子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名追捕手，外號海角天涯，曾將不少巨盜悍匪緝捕歸案的蕭原。

他怎會忽然來到雙桂村的？

原來，他是受一些朋友之托，來雙桂村的。

他有個朋友名叫李天貴，亦是一名追捕手，但不幸却在個多月前，在一次追捕一個被通緝的土匪的行動中，被殺身亡，而其中一個捕手知道李天貴還有一雙年老多病的雙親在鄉間，就靠他贍養，如今李天貴不幸被殺，他的雙親頓失所依，只怕不餓死，也會病死，因而與幾個相熟的捕手捐獻出一筆款項，送給李天貴在鄉間的雙親。

蕭原也是那幾個捐款者之一。

——他捐出五百塊大洋。

本來，那一筆合共一千塊大洋的捐款，是由一個叫董仲武的捕手負責送給李天貴的雙親的，但却在起程前的一天，不知是吃錯了東西，還是怎麼的，忽然間又疴又嘔，幾乎連走路的氣力也沒有，那自然不能起程趕往雙桂村了，只好托蕭原將那筆款項送到雙桂村李天貴的家中。

蕭原恰巧沒有甚麼事幹，便義不容辭地答應下來，帶了那筆款項來到雙桂村。

× × ×

李家大宅內，這時候一雙新人正在拜天地父母。

大門外熱鬧的人仍然沒有散去。

忽然間，圍觀的人中，有人發出驚叫聲及呼痛聲。

原來，有一夥人正橫衝直撞地破

「圍」而入，將左邊圍站着的大人小孩推撞得東倒西歪，有些站不住，跌倒在地。

其餘的人看到那夥兇神惡煞的漢子有如惡虎餓狠一樣衝向李家，莫不驚呼慌叫出聲。

那夥兇神惡煞的漢子一共有六個人，爲首的一個年約二十三四歲，相貌敦厚，但眼中却煞光閃閃。

李家的人聽到外面響起驚叫呼痛聲，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兩個護院的大漢不等李家吩咐，馬上奔出去，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那兩個漢子才撲出大門，恰好便劈頭撞上那六個兇神惡煞般的漢子，兩下裏都不由窒住了。

兩個護院中的一個眼色一變，疾聲喝道：「喂，你們是甚麼人？來幹甚麼？」

「老子們是來搶新娘的！」一個朝天鼻的漢子兇巴巴地喝道。

那兩個護院頓時臉色驟變，另一個喝道：「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來搶新娘，你們是那裏來的狂徒！」跟着便伸手到腰間去拔槍！

那知道對方那夥人中，有兩個比他們的動作還要快，只聽「砰砰」兩聲，那兩個護院還未將槍拔出來，便已應聲一跤歪跌在地上。

只見兩人的胸腹之上，各有一個血孔，正湧冒出觸目的鮮血來，看樣子，大概活不了。

圍觀的人先是聽到那夥惡漢說來「搶新娘」，繼之看到他們槍殺了那兩個護院，頓時大驚失色，驚呼慌叫着，四散走避。

李家裏面的人聽到槍聲響起，也莫不驚慌恐懼，也不管還未禮成，李老爺馬上吩咐家人親戚及一雙新人馬上躲避到後宅，他則與兩個長工，還有兩個護院急急趕出去看看到底是甚麼事。

而那兩個護院在槍聲乍響的刹那，已知不妙，早已拔槍在手。

李老爺與兩個護院及兩個長工才奔出大廳，便瞥到那夥惡漢有如猛虎一樣衝撲入來，李老爺頓時臉色驟變，腳步一窒，僵在當地。

那兩個護院的及兩個長工也不由倒抽了一口氣，僵住，不敢莽動。

原來他們瞥到那六個惡漢的手上，都緊握着一支短槍，槍咀都指住他們！

那兩個護院雖然手上有槍，但自忖雙槍難敵六槍，兩人自然不會笨到拿自己的一條命去拚！

不過，兩人仍然不甘示弱地用手上的槍對着那六個惡漢！

雙方就這樣對峙着。

李老爺活了大半輩子，從未遭遇到如此兇險的情形，一張臉變得煞白，兩片嘴唇顫抖着，好一會，才能說出話來：「你……們……是甚麼人……幹……甚麼？」

仍然是那個朝天鼻的漢子首先說話。「老子們是劫富濟貧的好漢！」

那個相貌敦厚的接着開口道：「我們是來搶新娘的！」

「今次算你幸運，老子們這個弟兄只要那新娘子，不要你們的錢財！」另一個滿臉鬍渣子，大細眼的漢子粗聲大氣地道。

「快將新娘子交出來，不然，老子便動手搶！」一個左耳後長了個肉瘤的漢子兇惡地道。

「你……們……還……有王……法麼？」李老爺又驚又怕又氣又急，幾乎說不出話來。

「王法？」那領頭的年輕人重重地哼了一聲，眼中怒火暴射，「王法是甚麼？那不過是用來保護你們這些有錢人欺壓窮人的法寶，老子們才不理會那套混帳王法！」

「這……簡直無……法無……天！」李老爺又驚又怒，眼一翻，往後便倒。

原來，他又驚又怒又氣又急之下，一口氣接不上，昏厥過去。

站在他身後的一個長工手急眼快，急忙一把扶住他，才沒有跌倒在地上。

「老兄，你們不要欺人太甚啊！」一個護院由於職責所在，壯着胆子開口道。

「他媽的！」那個滿臉鬍渣子的漢子眼一瞪，口出粗言。「你是甚麼東西？以爲手上有支短火，便胆壯骨頭硬麼？你們媽的有種便朝老子開槍，若不敢，快扔下槍滾你媽的蛋！」

跟着，便有三支烏黑的槍咀對準那個護院。

那個護院頓時臉青手震，「啪」一聲，手上那支槍脫手跌落在地上。

「喂，你怎麼樣？」那個相貌敦厚的年輕土匪擺動一下槍咀，對另一個護院輕蔑地說道。

那個護院吸了口氣，連忙鬆手將槍丟落地上，不敢吭一聲。

因爲，除了那個年輕的土匪手上那支槍對準他之外，另外兩個惡漢手上的槍，亦對準他的身上。

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們幹護院的，只不過想混兩口飯吃，可不是賣命的，在寡不敵衆的情形下，這怪不得他們沒有盡忠職守的。

「還不快滾！」那個朝天鼻的漢子兇惡地朝那兩個護院吼喝一聲。

那兩個護院渾身一震，慌忙向大門外奔去。

那個年輕的土匪隨即和顏悅色地對一個年紀較大的長工道：「老鄉，新娘子在那裏？」

那個長工渾身震抖着，幾次想說話，就是說不出聲。

「你他媽的，你啞了麼？」左耳後有個肉瘤的惡漢低吼一聲，便想上前去給那個可憐人一個巴掌，却給那個年輕的漢子伸手攔住。

「老鄉，不用怕，說吧，我們不會傷害你的。」年輕的漢子和善地道。

「在……在……」那個長工吶吶着，下面的話就是說不出來。

「在那裏？」那個年輕的漢子很有耐性。

「你們是甚麼人？別動！將手上的槍丟落地上！」驀地，背後響起一聲厲喝！

那六個漢子驟聞喝聲的刹那，都有如被雷殛般，心頭震顫了一下，不過，他們並沒有依照吩咐將手上的槍掉落地上，而是不顧一切地扭身甩臂，朝後面開槍射擊！

而在扭身開槍射擊的同時，六個人各自閃避開去。

這一下變化，比眨眼還要快。

只聽槍聲「砰砰啪啪」接連響起，人影飛閃斜撲，那情形煞是緊張激烈。

有兩聲悶哼在槍聲中響起，有兩條人影跌撲在地上。

跟着又是一陣劇烈的槍聲響起，子彈射在大門框上，砰砰直響，木屑紛飛。

緊接着，便有五條人影各自從地上躍跳起來，撲向經已嚇得軟倒在地上，但却兀自抱住李老爺的那兩個長工。

大門外發出喝聲的那個人自始至終，只開了三槍，但却射倒了兩個土匪之後，便沒有再開槍，大概是恐怕會誤傷了那兩個長工及李老爺吧。

最先撲到那兩個長工身邊的，是那個朝天鼻的土匪。

跟着，便是那個年紀最輕，相貌敦厚的土匪。

兩人幾乎是同時用槍抵在那個長工的身上，厲聲喝道：「別再開槍，不然，一槍幹掉他們三個！」

那兩個長工頓時嚇得哀叫起來：「不要……饒命……啊……」

就在這刹那，另外三個土匪亦先後撲到那兩個長工的身前，兇惡地用槍抵在兩個長工及李老爺的身上。

其中那個左耳後長了個肉瘤的土匪左腿上鮮血淋漓，原來他的大腿上挨了一槍！

剩下的那一個土匪，就像死狗一樣趴伏在地上，大概已一命嗚呼了。

× × ×

大門外有人喝道：「快放開那三個人，你們已被包圍，逃不了！」

「老子操你媽！」朝天鼻的土匪吼叫道：「你若不答應放老子們走，老子們便殺了這三個人！」說着用力用槍在那個長工身上戳了一下！

那個長工立即殺猪般嚎叫起來。

伏在大門外的，其實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蕭原。

他是在村口聽到那兩下槍聲響起，跟着又聽到一陣驚呼慌叫，馬上拔脚奔入村口，向槍聲傳來的地方奔去，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還未奔到李家大宅，便已遇上幾個驚惶失措的村民，他忙攔住那幾個村民，疾聲問道：「老鄉，發生了甚麼事？」

那幾個村民沒有停下來，其中一個慌恐地說道：「土匪！」身子一閃，從蕭原的身邊跑過。

蕭原一聽，心頭一緊，却沒有退縮，繼續向李家大宅奔去了。

他奔到李家的大門前，一眼便看到那六個土匪正用槍指着經已昏迷過去的李老爺及那兩個長工，他忙閃到大門的左邊，發出一聲厲喝……

蕭原聽到那個長工的嚎叫聲，不由皺了皺眉頭！

「老子們賤命一條！你若不答應放老子們走，老子們先殺了李老爺三個，然後再殺光他全家！」滿臉鬍渣子的土匪聽不到回應，馬上兇狠地喝道。

蕭原想一下，自忖單憑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制服得了裏面那幾個土匪，將李老爺三個人解救出來，只好大聲說道：「放你們走也可以，但你們也要放了手上的三個人！」

「老子們離開這裏，自然會放了他們！」朝天鼻的土匪馬上答道。

「好！一言爲定。」蕭原道。

「聽着，你們若使詐，那李老爺與另外兩個人也一定活不了！」左耳後長了個肉瘤的土匪咬着牙，用槍咀狠狠地戳在一個長工的背上。

那個長工立時發出一聲痛叫。

蕭原忙喝道：「你們出來吧！」跟着他飛快地閃退到墻角後面。

「添哥，我們走！」年紀最輕的那個土匪說時不自禁轉頭往後宅那面張望一眼。

朝天鼻的土匪點點頭道：「嗯，我們走！」

頓一下，對那年輕的土匪道：「鐵生，這一次不能……」

那年輕的土匪忙截道：「添哥，別說了，眼前最要緊是能够離開這裏。」

「阿全，你去看一下『老槍』是否還有氣息。」朝天鼻的土匪對滿臉鬍渣子的土匪道。

滿臉鬍渣子的土匪答應一聲，先朝大門外看了一眼，才一個箭步標到那個寂然不動的老槍身前，蹲下來，伸手探一下他的鼻息。

跟着，他便收回手，扭頭朝朝天鼻的土匪搖搖頭，說道：「死了。」

「你將『老槍』背負起來。」朝天鼻的土匪揮手道，跟着又對另一個頭尖額窄的土匪道：「老鼠，你扶麻鬍子一把。」

那個叫老鼠的土匪答應一聲，伸手去扶大腿受了槍傷的滿臉鬍渣子的土匪。

「起來，」朝天鼻的土匪添哥接着伸手一揪那個被他用槍抵着的長工的衣領，硬是將他揪起來。

看樣子，這個朝天鼻的傢伙，乃是這夥土匪的領頭人。

那個年輕的土匪……鐵生也將另一個抱扶着李老爺的年輕長工揪了起來。

跟着，這夥土匪便推着那兩個長工，以及被兩人架着的李老爺，向大門外走去。

李家躲藏着的人直到這時候，也沒有一個人膽敢走出來看一下李老爺到底怎麼了。

那夥土匪押着李老爺三個人走出大門外，看到門外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不由心生思疑起來，邊往前走，那個朝天鼻的土匪一邊開口叫道：「你們聽着，你們若放冷槍，那李老爺便死定了！」目光不住地四下掃視着。

其餘幾個土匪也很緊張地緊握着槍，兩眼溜轉着，只要發現有甚麼不對，相信他們便會毫不考慮地開槍射擊。

蕭原在牆角後窺看到那夥土匪押着人質從大門內走出來，再聽到朝天鼻的喝聲，便從牆角後閃出半邊臉，大聲說道：「只要你們守諾，我們不會向你們放冷槍的！」

那夥土匪驟聞之下，腳步一窒，紛紛扭頭往蕭原那邊望過去。

這一來，就讓蕭原有機會瞧清楚他們的樣貌了。

「你們好厲害！」朝天鼻的土匪狠狠地盯了蕭原一眼，跟着一揮手，押着李老爺與那兩個長工往村西頭那邊走去。

原來，村子的西面，是一座長滿了果樹的山崗，只要走入果林內，那便有如魚游大海般，很難捕捉。

結果，那夥土匪在鑽入那些樹林子之前，放下了李老爺與那兩個長工。

蕭原一直暗中跟着，看到那夥土匪竄入果林內，他並沒有追入去，因爲他自忖，憑他一人之力，很難可以追上那夥土匪，而既然已將人救下來，總算達到了目的，因此，他不打算窮追下去。

等了一會，他估計那幾個土匪已竄逃出很遠，才現身走出去，看看癱在地上的李老爺與那兩個長工有沒有受到損傷。

李老爺仍然昏厥未醒，那兩個長工由於驚恐的關係，虛脫般癱在地上，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

蕭原看到三人沒有甚麼損傷後，便張口大叫：「嗨，老鄉們，快出來吧，那些土匪已經溜走了！」

連續大叫了三聲，那些躲在屋內的村民才陸續從屋內走出來了。

× × ×

李老爺被救醒後，知道是一個叫蕭原的人解救了他們這一次的災劫後，馬上視他爲大恩人，當他聽說蕭原這時候正在李二喜的家中，他馬上吩咐一個叫五仔的長工去請。

原來，李二喜就是李天貴的父親，蕭原乘李家的家人在忙亂地救醒李祖蔭，及將死了的兩個護院抬到偏屋的時候，向一個村民打聽了李二喜的住處後，便往那裏走去。

來到李二喜的家中，看到那兩個一臉病容的老人，一時之間，他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不過，醜媳婦終須要見家翁，當那兩個老人聽聞蕭原是兒子的朋友，特地來看望他們的，兩個老人馬上親切地請蕭原坐下來，並替他泡了一大碗熱騰騰的山茶。

跟着，兩個老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詢問起兒子的情況。

看到兩個老人那發亮的眼睛，急切的神色，蕭原心中一陣難過。

——他是替兩個老人感到難過。

聽着兩個老人殷切的說話，他實在不忍心將噩耗說出來，他恐怕兩個老人承受不了喪子的巨大打擊。

但若不說出來，他又感到對不起兩個老人家，一時之間，他實在委決不下。

兩個老人終於察覺出有點不對，李二喜定定地瞧着蕭原，帶點擔心地問道：「蕭先生，天貴不是有甚麼事吧？」語聲竟然有點顫抖。

那老婦聽老頭那麼說，頓時緊張萬分地道：「蕭先生，我阿貴怎麼了？」

蕭原沉重地道：「李老伯，我這次來，是有一個壞消息要告訴你們。」

「快說，天貴可是出了事？」李二喜霍地從櫈子上站起來，搖晃了一下，幾乎要跌倒。

蕭原忙一個箭步搶前去，將李二喜扶住。「李老伯，請冷靜點……」

「蕭先生，阿貴眞的出了事！」做母親的已然聽出不對，發出嘶啞的叫聲，伸手一把抓住蕭原的手臂。

蕭原看看兩個老人那驚急的樣子，心內有如刀割那樣，咬咬牙，他還是硬着頭皮將事實說出來。「李老伯，李伯母，請你們不要太過悲傷，天貴他已不幸在一個月前，死了。」

兩個老人一聽，先是有如打雷電殛般震撼了一下，繼之彷似痴呆了一般，好一會，做母親的才哇地一聲，放聲悲哭起來。

做父親的跟着也臉部肌肉搐動起來，淚水自雙眼中淌流下來。

蕭原看到兩個老人終於有了「反應」，才放下心來。

「老伯，伯母，人死不能復生，請兩位節哀順變。」蕭原安慰兩個老人。

「阿貴，你死了，剩下我們兩個老鬼，叫我們依靠誰啊。」老婦邊邊哀叫着：「阿貴，你死了，我們也跟你去吧，免得在這世上孤苦淒涼。」

蕭原聽着，心中一陣悲酸，幾乎流下淚來。

老人倒沒有怨天尤人的，只是默默地流着淚，忽然開口對蕭原道：「阿貴是怎樣死的？」

「在追捕一個被通緝的土匪時被打死的！」蕭原照實說道。

「阿貴的屍體呢？」李二喜抹抹眼淚。

「我也不大清楚，聽說就葬在他被打死的那個地方。」蕭原想了一下，才想起那個地方的地名。「那個地方名叫……黃崗……在湘西的一個小縣內。」

「蕭先生，可否幫個忙，將天貴的屍體運回這裏安葬？」李二喜抹了把鼻涕。「我與天貴他媽要不是體弱多病，也不會勞煩你！」

蕭原猶豫了一下，實在不忍心拒絕老人的請求，便爽快地說道：「老伯，好吧，我回去後，馬上趕去黃崗，將天貴兄的遺體起出來，運回這裏。」

「蕭先生，你的大恩大德，我夫婦沒齒難忘。」李二喜感激道。

蕭原忙說道：「李老伯，請不要這麼說，我與天貴兄是朋友，這點忙是應該幫的。」

跟着，他從貼身的衣袋內，拿出一疊大洋票子，遞給李二喜。「李老伯，這裏是一千塊大洋，是我與天貴兄的幾個朋友的一點心意，請你收下。」

李二喜忙搖手道：「蕭先生，這麼多錢，我不能收，你們的心意我夫婦心領了。天貴生前不時有滙錢回來給我們，

暫時我們的生活還不用愁……」

「李老伯，這一點錢，請你無論如何收下。」蕭原將那疊大洋票子塞在李二喜的手中。「你若不收，我回去後，怎樣向天貴兄那幾個朋友交待？」

頓一下，又說道：「你們雖然還有點錢，但用光後，怎麼辦，快收起來吧。」

「蕭先生，我不能……」

李二喜還想推拒，蕭原已縮回手，正色說道：「李老伯，你若是還將我與那幾個朋友看作天貴兄的朋友，那就請收下這筆錢。」

李二喜聽他這麼說，張開的口馬上合上，不能再推辭。

李天貴的母親這時已止住哭聲，却仍然抽泣着，眼看蕭原送他們夫婦這麼大的一筆錢，心中大爲感激，忽然間「噗」地一聲跪倒在地，向蕭原叩頭。「蕭先生，你的大恩大德，我夫婦不知怎樣才能報答，我只好先在這裏向你叩謝，保佑你長命百歲，無災無難……」

蕭原吃了一驚，慌忙跳開去，一步搶前將她扶起來。「伯母，請不要這樣，我可消受不起。天貴兄是我們的朋友，你兩位老人家就有如我們的父母那樣，天貴兄他已……我們是應該幫他照顧你兩位老人家的。」

「蕭先生，我會每日向神靈禱告，保佑你們的。」李天貴的母親感動得又哭起來。

「兩位老人家，你們可以將那筆錢買幾畝田地，租給別人耕種，收到的田租用作日常開銷，那你們日後的生活就不用愁了。」蕭原忙岔開話題。

李二喜抹抹眼淚，說道：「蕭先生，我們定會依照你的話，用這筆錢買幾畝田地的。」

「李老伯，請不要再傷心了，你們年紀這麼老了，那會影响身體的，相信天貴兄在天之靈，也不想你們這麼傷心。」

老婆子一聽，又哭了起來。

李二喜强抑悲痛，說道：「蕭先生……咳咳，呀，我差點忘了，你還未吃午飯的，老婆子，別哭了，快去煮飯吧。」

李天貴的母親這才省起，這個時候該是午飯的時候了，忙拉起衣襟將眼淚抹乾，匆匆往灶間走去，生火煮飯。

蕭原坐着陪李二喜說話。

忽然間，有一個漢子在門外叫道：「二喜伯，那個趕走了那夥土匪，救了李老爺的好漢，在你家麼？」

李二喜忙站起來，往門外走去，口裏說道：「是誰啊？」

「二喜伯，是我——五仔啊！」聲隨人現，一個年輕人出現在大門口。

李二喜一眼看到，認出這年輕人是李祖蔭家的長工，忙說道：「五仔，是你。」

頓一下，又道：「你說的那個人，可是屋內的那位蕭先生？」

「就是他。」其實，五仔也不大清楚。「有人說，那個將土匪嚇走的人，向他打聽你家的所在，他還親眼看到這人是入了你的家中，那一定是嚇走土匪的那好漢了！」

這時蕭原已聽到兩人的說話聲，連忙走出來。「這位小哥找我有甚麼事？」

五仔也不管蕭原是否是那個趕走土匪的好漢，馬上接口說道：「你就是趕走土匪，救了我家老爺的人嗎？我家老爺叫我來請你去相會的。」

蕭原皺皺眉頭，說道：「你家老爺是誰？」

不等五仔說話，李二喜已搶着說道：「蕭先生，那就是今日辦喜事的那戶人家，他老爺叫李祖蔭，是本村最有錢的……」

「你家老爺請我去幹甚麼？」蕭原雖然已猜到一點端倪，但却故意問道。

「我也不大清楚。」五仔老實地道：「老爺只吩咐我來請你去。」

「你先回去，告訴你老爺，我吃了午飯，自會去見他。」蕭原說道。

「但……」五仔一副爲難的樣子。

「不要再說了，回去吧。」蕭原說着轉身走回屋內。

五仔只好返回李家。

× × ×

蕭原來到李家。

李家雖然經過那一番驚擾，但這時候已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那樣，依舊充滿了一片喜氣，賀客滿屋。

李祖蔭一聽蕭原來了，親自迎接他，將他當貴賓一樣迎上客廳，請蕭原坐下來，跟着拱手說道：「恩人，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蕭原有點不自然地道：「我叫蕭原。」

他不慣別人稱呼他恩人，也不習慣別人對他那麼客氣，所以，他感到渾身不自在。

「啊，原來是蕭恩人。」李祖蔭忙又拱手說道：「要不是得蕭恩人仗義出手解救，將那夥土匪趕走，寒家們遭遇到的劫難，實在不堪想像。」

李祖蔭曾讀過幾年私塾，因此說起話來文謅謅的。

說到這裏，一個僕婦捧上香茶，李祖蔭忙連聲請蕭原喝茶。

喝過茶後，李祖蔭又說道：「今日是小兒大喜之日，幸得恩公你，不然，小兒的喜事只怕辦不成了。」

接轉頭對那個站在廳外的五仔道：「五仔，你去叫桂生出來，叩謝蕭恩公。」

五仔答應一聲，快步往後宅走去。

蕭原再也坐不住了，急急站起來，「李爺，這萬萬使不得，我受不起，告辭了。」說着便往外走。

李祖蔭急忙一把將蕭原拉住。「恩公請別走，你是我李家的大恩人，小兒向你叩謝，是應該的。」

蕭原正色道：「李爺，你若堅持要令郞向我叩謝，我非走不可。」

李祖蔭看到蕭原可不是說笑或是客氣的，忙道：「既然恩公堅持不受小兒的叩謝，那我叫小兒敬你一杯茶吧。」

蕭原還想再拒絕，李祖蔭馬上認眞地道：「恩公若還拒絕，那便是瞧不起我李祖蔭，不肯交我這個朋友！」

蕭原聽他說得那麼嚴重，跟着又想

到，多一個朋友總比少一個朋友好，何況，還可以乘機托他照顧一下李天貴的雙親，因此，他只好說道：「李爺既然這麼說，我只好受令郎一杯茶。」

李祖蔭馬上高興地道：「那恩公快請坐下。」生怕蕭原不肯坐似的，將他按坐下去。

才坐下來，便看到一個穿了吉服的年輕人走進來，後面跟着的五仔則手上捧了個紅盤，盤上放了一杯茶。

李祖蔭馬上對那個年輕人道：「桂生，快來見過這位蕭恩公，就是他解救了午前的那次災劫的。」

那年輕人聽父親那麼說，忙恭恭敬敬地上前，向蕭原作了個揖。「蕭恩公，請受我一禮。」

蕭原忙站起來還禮，却被李祖蔭阻止了，口裏連說：「應該的，應該的。」

跟着，李祖蔭又對兒子道：「桂生，還不向蕭恩公敬茶！」

李桂生答應一聲，轉身從五仔捧着的那個紅漆盤上，拿起那杯茶，恭敬地躬身遞到蕭原的面前。「蕭恩公，請。」

蕭原這一輩子從未試過接受別人的敬茶，不免感到有點尷尬，忙伸手接過那杯茶，却不知說甚麼才好，只好喝一口茶。

「桂生，你回去招呼賓客吧。」李祖蔭隨即打發兒子走。

李桂生向蕭原說了一聲：「蕭恩公，失陪。」才走出客廳。

待李桂生走出客廳，李祖蔭才說道：「恩公，務請今晚在舍下喝杯喜酒。」

蕭原張口欲說，李祖蔭擺手道：「恩公別推辭了！我已吩咐下人到二喜家，請他兩夫婦今晚來喝杯喜酒。」

跟着又說道：「恩公，你是二喜的貴親？」

蕭原道：「是他兒子的朋友。」

「天貴怎麼不回來？」李祖蔭問道。

蕭原本來想照實說出來的，但想到李家在辦喜事，若將李天貴的死訊說出來，似乎有點不吉利，因此，他含糊地道：「天貴兄有事在身，所以便托我來看望他的父母。」

「天貴眞是一個孝順的孩子。」李祖蔭讚道：「二喜有這麼一個兒子，也算有福氣了。」

接着又說道：「恩公可是吃餉的？」

蕭原知道他誤會自己身上帶着槍，便以爲自己是當差吃餉的，便笑笑說道：「不，我是一個追捕手。」

「追捕手？」李祖蔭眼中露出惑然之色。

蕭原看出他從未聽過追捕手這個名稱，便解說道：「追捕手就是那種專門捉拿被官府懸賞緝捕的逃匪、盜賊的捕手。」

「哦，我明白了，那與當差吃餉的差不多。」李祖蔭恍然道：「這就怪不得恩公這麼厲害了，單槍匹馬，便打走了那夥土匪！」跟着豎起大拇指。

蕭原忙道：「李爺，你過獎了，那不過是僥倖。」

「恩公太謙了。」李祖蔭道：「恩公且先坐一會，我出去向下人吩咐一點事情，再回來陪你。」

蕭原乘機說道：「李爺，那我也告辭了，我想回李老伯家……」

「那好吧。」李祖蔭道：「待會我叫下人去請你。」

蕭原辭別了李祖蔭，一逕回到李二喜那裏。

× × ×

李二喜告訴蕭原，他夫婦本來是要到李家去喝喜酒的，由於知悉兒子的噩耗訊，所以，他們已決定不到李家去喝喜酒了，以免犯忌。

而事實上，俗例是紅不能相沖的，那會不吉利。

蕭原聽說李二喜夫婦不去喝喜酒，他也想不去，李二喜夫婦却勸他去，他拗不過李二喜夫婦，只好答應去。

原來，李二喜與李祖蔭是同姓遠親，算起來，李二喜還是李祖蔭的堂兄。

蕭原便乘機詢問李二喜，李祖蔭的爲人如何。

李二喜道：「祖蔭這個人也算不錯了，並沒有依仗財勢欺壓同鄉，也肯做善事，只有一樣不好……就是他說的話別人一定要聽。」

「這麼說，他這個人很固執及自以爲是的了？」蕭原道。

「其實，這也是有錢人的通病，算不了甚麼。」李二喜世故地道：「試問，有那一個有錢人不是這樣的。」

蕭原頷首道：「李老伯，你說得也是。」

跟着又道：「李老伯，這附近一帶，時常有土匪出沒的麼？」

「土匪是有。」李二喜道：「不過，從來沒有在我們村出現過，午前出現在李家的那夥土匪，還是第一次。」

「那怎會忽然有土匪搶劫李家的？」蕭原疑惑地問道：「是不是李家最近有甚麼人惹上了那夥土匪？」

「這我就不淸楚了。」李二喜嗆咳一聲：「我們沒有聽說過李家曾惹上甚麼人。」

一頓，又道：「照說，那夥土匪不是來打劫的。」

蕭原一聽，大感奇怪地道：「那夥土匪不是來打劫，那來幹甚麼？」

「聽阿炳說，那夥土匪是來搶新娘的。」李二喜道。

「搶新娘？」蕭原感到奇怪不已。「這倒是奇聞。」

李二喜以爲蕭原不相信他所說的話，馬上說道：「阿炳是聽李家那個叫阿雄的護院說的，阿雄親耳聽到那個土匪說，要李家將新娘交出來。」

蕭原不由大感興趣。「李老伯，那個新娘子是那裏人氏？」

「聽說是半塘村人氏，姓何。」李二喜道：「聽說，新娘以前曾許配過人家，後來不知怎的，那男的跑了，才再許配給李家。」

蕭原聽得滿有興趣的。「李老伯，會不會那新娘原先許配的那個男子跑去當土匪，對新娘餘情未了，聽說她今天要嫁人了，於是糾衆來搶人？」

「這……我就不知道了。」李二喜猶豫地道：「我知道的，都是聽人說的。」

蕭原聽出李二喜不想再說下去，便改變話題，與他談些無關緊要的閒話。

天色微黯的時候，李家果然派了一個下人來請蕭原。

李二喜便托那個下人轉告李祖蔭，說他夫婦有點不舒服，不去喝喜酒了。

× × ×

蕭原隨着那下人來到李家，只見李家的大廳及天井內擺滿了枱子，坐滿了人，人聲嘈雜，喜氣洋洋。

周旋在親朋戚友中的李祖蔭看到蕭原已來到，馬上迎上前去，將他帶到大廳上的主家席上，要他坐下來。

蕭原起先不肯坐，李祖蔭硬要他坐，說他若是不坐，便是不賞面，蕭原拗他不過，只好坐下來。

其中有不少人認出蕭原就是打走那夥土匪的那個人，紛紛望向他，並竊竊議論起來。

蕭原不久便發覺到了，頓時感到渾身不自在。

說眞的，他還是第一次被那麼多人注視及談論，那怎不敎他感到侷促不安？

酒席終於開始了。

未幾，一雙新人開始敬酒。

所有賓客的目光，皆集中在新娘身上。

跟着，席間有不少人發出讚美聲。

那是對新娘的讚美聲。

蕭原看淸楚新娘的樣貌後，也禁不住在心裏發出一聲讚嘆。

——那個新娘確是長得很美。

這就難怪新郎對她一見傾心，非她不娶了。

李祖蔭還要新娘新郎特別敬蕭原一杯酒。

跟着，還拉了蕭原走到大廳前，高聲向賓客說道：「各位親朋戚友，鄉親叔伯，這位蕭恩公，就是救了我全家免於匪劫，獨力將那夥土匪打走的好漢！」

所有的賓客都停止了說話，注視着蕭原，李祖蔭一說完，頓時爆起一片稱讚聲。

跟着，李祖蔭又大聲道：「爲了表示我對蕭恩公的感恩之意，我當衆敬蕭恩公一杯。」

蕭原自被李祖蔭拉到廳前，便感到自己有如被人拉上台做戲那樣，渾身不自然，但又不好掃李祖蔭興，只好尷尷尬尬地站着，任李祖蔭擺佈。

喝過那杯李祖蔭敬的酒後，在衆賓客的喝采聲中，蕭原急急走回席中坐下來。

酒宴繼續下去。

終於，散席了。

蕭原向李祖蔭辭別。

但却被李祖蔭留下來。「蕭恩公，我已吩咐下人打掃了一間客房，也叫人去對二喜說了，要他不要等你回去，你請屈留一晚。」

蕭原聽他這麼說，只好留下來。

李家終於從熱鬧中平靜下來，原本燈火通明的，這時也一片黑暗，原來，鬧新房的人也走了，一雙新人亦已熄燈就寢。

蕭原這時亦已躺在床上，快要入睡了。

驀地，房門響起「篤篤篤」的敲門聲。

蕭原馬上從朦朧中清醒過來。

「誰？」跟着下床。

「蕭恩公，是我。」

蕭原馬上聽出是李祖蔭的聲音，忙將房門打開，房外站着的，果然是李祖蔭。

李祖蔭邊走入房內，邊道：「蕭恩公，打擾你睡眠，對不起。」

蕭原忙道：「不打擾，我剛躺在床上，還未睡。」

跟着又道：「李爺，找我有事麼？」

「是。」李祖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看看蕭原在床沿上坐下來，才接說下去：「蕭恩公，今日由於替小兒辦喜事，忙昏了頭，以致忘記了報答恩公你，直到席散後，我才驀地想起來，所以特地來找恩公你。」

說着，他從身上取出兩張大洋票子，「恩公，這是我的一點心意，請笑納。」

蕭原忙擺手道：「李爺，請你收回去，我不能接受，你這麼招待我，我已感到不好意思。其實，你已報答了我。」

李祖蔭却堅要蕭原收下那兩張大洋票子。「蕭恩公，你若不接受，我會永遠感到虧欠你的，請你一定要收下。」

說着，他乾脆把那兩張大洋票子放在桌子上，急急走出房外。「恩公，打擾了，請安寢。」

蕭原想叫住他，李祖蔭已走出房門外面，並順手將房門帶上，他欲起的身形便窒住了。

「明天一定要交還給他。」蕭原自語一聲，瞄一眼桌上放着的兩張大洋票子。

驀地，他心頭一動，想起了李二喜夫婦。

他馬上改變了主意。「我何不將這筆錢送給李老伯夫婦？」

主意一定，他便伸手拿起那兩張大洋票子！

每張大洋票子上的銀碼是一百，合共是兩百塊大洋。

兩百塊大洋，在那個時候，可以讓普通人家生活兩年有餘。

而鄉村人家，只怕可以用來使用四五年。

將兩張大洋票子放入貼身的衣袋內，蕭原心安理得地躺回床上，很快便睡着了。

× × ×

蕭原忽然被一陣喧嘈聲從酣睡中驚醒過來。

他馬上從床上坐起來，跳落地上，匆匆穿上外衣，打開房門走出去，看看發生了甚麼事情。

——從那陣喧嘈聲中，他聽到李家發生了事故。

他看到隔鄰的房門外，站了一雙男女，便開口問道：「喂，請問發生了甚麼事？」

那雙男女扭頭看了蕭原一眼，男的攤攤手道：「我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忽然被驚醒，便走出來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這雙男女是李家的親戚，由於住得遠，便在李家留宿一宵，明早才走。

蕭原不得要領，便往外面走去，希望找到一個人，問一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才走到外面，一眼便看到李祖蔭站在大廳上，在指手劃脚的，有幾個漢子應喏一聲，提着燈籠，拿着火把，往大門走去。

蕭原急走幾步，來到大廳前，朝李祖蔭說道：「李爺，發生了甚麼事？」

李祖蔭驟然看到蕭原，先是怔愕了一下，繼之强笑道：「蕭恩公，是你。」

跟着又道：「驚醒了你，眞對不起。」

對於發生了甚麼事情這一點，他似乎想避而不說。

蕭原的好奇心一向很重，看到李祖蔭似乎不想說出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他忍不住又問道：「李爺，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李祖蔭猶豫了下，終於說道：「小兒被人擊暈過去……新媳婦……失了……踪。」

蕭原聽得心頭一震，疾聲道：「原來發生了這種事，是甚麼時候發現的？」

至此，他亦明白到，李祖蔭爲何不大願意將事情對他說出來的原因了。

——所謂家醜不可外揚。新媳婦在洞房花燭的當晚居然失了踪，那是醜事，當然不想讓外人知道，否則，宣揚出去，那便有閒話聽了。

李祖蔭頹然道：「不久之前才發現的，那還是因爲小兒從昏暈中醒過來，大聲呼叫，驚動了我們，才知道出了事。」

「可有問過令郎，是誰將他擊暈的？」蕭原問道。

「據小兒說……是……是新媳婦將他擊暈的。」李祖蔭很艱難地說出這句話。

蕭原聽了，當場呆了一下——這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怎也想不到，將新郎擊暈的，居然會是新娘子。

這實在令他驚詫不已。

因爲，在他的猜測中，他以爲是日間那夥土匪暗中潛入來，將新郎擊暈，然後將新娘擄走的。

他之所以這麼猜想，是因爲他曾聽李二喜說，那夥土匪不是來搶劫財物，而是來搶新娘的。

「李爺，怎會這樣的？」蕭原奇怪不已。「是否……」下面他本來想說「新娘子不願意嫁給令郎的」，但他想到這麼說覺得唐突，便咽住不敢說出來。

「我也不清楚。」李祖蔭嘆口氣道：「明天若是讓鄉親知道，唉，教我怎去見人？」

「已經派了人出外去找新娘了麼？」

蕭原明知故問。

「剛才已派了下人及長工去找了。」

李祖蔭道：「但願在天亮之前，將她找回來。」

「令郎可有受傷？」蕭原關切地問。

「頭皮破了一塊，不算重，流了一點血。」

「李爺，若不介意，我想到令郎的新房去看一下。」蕭原忽然道。

李祖蔭這一次很爽快地說道：「好，我正想去看一下小兒，走吧。」

× × ×

蕭原跟着李祖蔭來到新房。

新房內擠滿了人。

那是李祖蔭的一妻一妾及新郎的弟妹，還有李家的親屬等人。

新郎這時正躺在床上，頭上包了白布。

看到李祖蔭進來，他的妻妾及家人紛紛讓開，好讓李祖蔭走近床前。

當他們看到蕭原時，都有點羞窘地垂下頭。

原來，他們由於是在睡夢中被驚醒，匆匆披衣走出房外的，因此，自不免衣衫不整，如今被一個外人看到，自然感到羞臊了。

李祖蔭也發覺了，揮手叫妻妾家人回房去睡覺。

待妻小家人走出房外，他才對兒子說道：「桂生，覺得怎樣？痛麼？」

做兒子的却不理會父親的說話，急切地道：「找到美蓉了麼？」

李祖蔭看到兒子居然對媳婦一點也不生氣，還這麼迷戀她，不禁沒好氣地道：「桂生，你眞沒出息……」下面的話他却忽然咽住了。

「阿爸……她是我的妻子啊！」李桂生叫道。

李祖蔭的氣又來了，怒聲道：「你……她若是……當你是丈夫，她怎會擊暈你，偷偷溜走了，唉，我早已勸你對她死了那條心，你却不聽，如今便搞成這樣，眞丟臉啊！」

「阿爸，你一定要將她找回來。」李桂生根本不理會父親的責怪。「若找不到她回來，我也不想活了！」

「畜牲！」李祖蔭不禁怒罵出聲：「你眞是沒出息，氣死我了！」

一旁的蕭原看到李桂生對新娘那麼痴迷，不由對他生出一份同情之心。

「阿爸，美蓉已過了門，便是我的妻子，若不將她找回來，我怎有面出去見人？」李桂生氣急地道：「你也不想別人說閒話吧？」

李祖蔭聽兒子這麼說，想想也是道理，心中的氣消了大半，嘆口氣，說道：「痴兒，我早已派人去找了，相信會找到她的。」

「有沒有叫人到她家去看看？」李桂生道。

「當然有啊。」李祖蔭道。

跟着又道：「桂生，你是否與她吵架，或是……」下面的話，他做父親的不好意思對兒子說出來。

李桂生搖頭道：「阿爸，今晚是我與她……洞房花燭夜，怎會與她吵架。」

「那她爲何會無緣無故地將你擊暈？」李祖蔭疑惑地看着兒子。

「我怎知道。」李桂生苦着臉道：「當時她已躺在床上，我……」忽然間，他看

到蕭原，急忙住口不說。

李祖蔭馬上察覺到，忙對兒子道：「桂生，蕭恩公知道你受了傷，特地來看望你的。」

蕭原笑笑，朝李桂生點點頭。

李桂生忙坐起來，對蕭原說道：「謝謝你。」

李祖蔭隨即說道：「說下去吧，蕭恩公是我家的恩人，有甚麼不好意思的。」

李桂生這才說下去。「我吹熄了燈火，脫了衣服，然後上床……那知道她……忽然起身，在我的頭上敲了一下，我便暈了過去。」

「你記得很清楚麼？」蕭原開口道。

李桂生想了一下，以肯定的語氣道：「我記得很清楚。」

「好了，你不要胡思亂想了。」李祖蔭看到兒子沒有甚麼大礙，放心不少。「躺下來好好睡一會吧，若是找到她，我馬上告知你。」

李桂生依言躺下去，却不忘叮囑父親一句：「阿爸，無論如何，也要將她找回來。」

「你放心吧，一定找到她回來的！」

李桂生對兒子做了個安心睡覺的手勢，便與蕭原走出房外。

默默地走出外面的大廳，蕭原以爲李祖蔭有話和他說的，那知道李祖蔭却對他說道：「恩公，擾了你的睡眠，實在對不起，你請回房睡一會吧，天快亮了。」說完，大大地打個呵欠。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走回客房，躺在床上，却無法入睡，腦袋中想着的盡是新娘失踪的那件事。

——對於新郎受襲、新娘失踪這件事，他大感興趣。

× × ×

一覺醒來，蕭原發覺，陽光已從東面那個窗口射進房內，他忙從衣袋裏掏出那個袋錶來，打開看一眼，發覺已是早上九時二十一分了。

他忙穿好衣服走出外面。

一個早已站在外面的下人馬上對他道：「蕭先生，你起床了，請等一等，我馬上去捧水來給你盥洗一下。」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走回房中。

片刻，那下人捧了一盆水進去，跟着退出房外。

蕭原於是動手盥洗。

盥洗完畢，他便走出房外，那個下人就站在房外，看到他走出來，馬上對他說道：「蕭先生，請跟我到客廳，老爺在等着你。」

蕭原朝那下人點點頭，跟着那下人向客廳走去。

走了幾步，他開口問道：「這位大哥，找到新娘了麼？」

那下人回道：「還未找到。」

來到客廳，蕭原一眼便看到李祖蔭坐在椅上，一雙眉頭緊皺着，看到他走進來，忙站起身，强笑道：「蕭恩公，你起床了，快請坐。」

蕭原客氣地道：「李爺，早啊。」

李祖蔭苦笑一聲：「家裏發生了這種事情，那還睡得着，倒是擾你沒有好睡。」

蕭原忙道：「沒甚麼……」

李祖蔭不等蕭原說完，已對那下人道：「快去拿早點來給蕭恩公吃。」

那下人答應一聲，轉身離去。

蕭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看了李祖蔭一眼，說道：「李爺，聽那個大哥說，還未找到新媳婦，是麼？」

「是啊！」李祖蔭嘆了口氣。「我就是爲這件事煩心。」

「令郎沒甚麼吧？」

「他自從知道找不到……她，便像瘋了一樣，一個勁嚷着要去找她回來，唉，眞是冤孽！不知我家前世作了甚麼孽，鬧出這種羞家的事來。」李祖蔭埋怨地道。

「新媳婦沒有回娘家麼？」蕭原也不由替那新娘擔心起來。

「要是她回了娘家，早已找到了。」李祖蔭呼口氣，道：「眞擔心她會出了事。」

跟着又道：「若是她有甚麼三長兩短，眞不知桂生那傻子會怎樣！」長長地嘆了口氣。

「有沒有派人到她娘家的親戚那裏找她？」蕭原道。

「已派人到她娘家，問清楚她有多少親戚，派人分頭去找了。」李祖蔭道：「但願在她的親戚那裏找到她。」

說到這裏，那個下人將早點捧上來，李祖蔭便招呼蕭原吃早點。

蕭原吃了些早點，便不吃了。

——眼看李祖蔭心煩意亂的，他自然亦沒有甚麼心情吃早點。

「李爺，我有甚麼可以幫忙的？」他終於忍不住自告奮勇。

李祖蔭正想請求蕭原幫忙，如今聽蕭原這麼說，正中下懷，忙說道：「蕭恩公，我正想請你幫忙，只是不好意思開口，如今你既然這麼說，我也就老實不客氣了。」

蕭原慨然道：「李爺，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幫忙。」

「蕭恩公，你眞是一個熱心腸的好人。」李祖蔭感激地道：「我想借助你的力量，將新媳婦找回來。」

「李爺，我一定竭盡所能，幫忙將新媳婦找回來。」

「蕭恩公，能够遇上你，實在是我家的大幸！」李祖蔭激動地道：「待你將她找回來，我要重重地答謝你。」

蕭原道：「李爺，答謝我倒不必，我却有一個請求。」

「蕭恩公，請說，只要是我辦得到的，我一定答應你！」李祖蔭認眞地道。

「我想你代天貴兄照顧李老伯夫婦。」蕭原道。

「這是小事，我一定辦到。」李祖蔭一口答應下來。

跟着，他詫異地看着蕭原，說道：「蕭恩公，你這麼說，莫非天貴出了事？」

蕭原沉重地點點頭，照實說道：「天貴兄死了，是在追捕一個被通緝的土匪時，被打死的，我這次來找李老伯就是要將天貴兄的死訊告知他夫婦。」

「這麼大件事，二喜爲何不告訴

我。」李祖蔭語帶悲傷。「蕭恩公，我既然知道天貴死了，就是你不請求，我也會照顧二喜夫婦的，說甚麼他也是我的遠房兄弟啊！我不會看着他們孤苦無依的。」

蕭原聽他這麼說，完全放下心來。

李祖蔭嘆口氣，又道：「二喜夫婦就只有天貴一個兒子，想不到却死了，他夫婦眞可憐。」

跟着又「哦」了一聲，恍然道：「怪不得他夫婦不來喝喜酒了，原來他夫婦是怕不吉利。」

蕭原忽然想到一件事，遲疑了一下，開口說道：「李爺，我還有一個請求。」

李祖蔭爽快地道：「蕭恩公，像剛才你所說的，根本不算請求，你別再說請求了，有甚麼話只管說，辦得到的，我一定去辦。」

「是這樣的。」蕭原道：「李老伯夫婦昨天曾要我幫忙將天貴兄的骸骨運回這裏安葬：我也答應了他，但我不知道是否很快便找到令媳婦，因此，我想請求你，若是我在兩天之內，仍未找到令媳婦，那就請你派人去將天貴兄的骸骨運回來，好讓天貴兄死後能夠落葉歸根。」

「沒問題。」李祖蔭一口答應。「天貴他葬在那裏？」

「葬在湘西一個小縣，一處叫黃崗的地方。」蕭原道：「確實的地點我也不清楚，不過，到了黃崗後，向當地的人打聽一下，一定會找到的。」

「你放心，我明天便派人到湘西黃崗去運回天貴的骸骨安葬。」李祖蔭道。

「李爺，那我先代李老伯夫婦感謝你的幫忙。」蕭原對李祖蔭頓生好感。

「謝什麼。」李祖蔭擺擺手道：「天貴是我的子侄輩，他橫死異鄉，我是應該將他的遺骸運回來安葬的。」

「李爺，那就拜托了。」蕭原道：「我想這就出外去找尋令媳婦的下落。」

「要不要派個人跟你去？」李祖蔭道：「有個熟悉附近一帶地方的人同去，找起來方便一些。」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不用了。請你告知我，令媳婦的娘家在那裏？」

話說出口，蕭原才醒起，李二喜曾對他說過新娘的娘家在半塘村。

李祖蔭道：「她娘家在半塘村。」

頓一下，接問道：「蕭恩公，你想到半塘村去她的家？我不是對你說過，曾派人到那裏找過，她娘家的人說她沒有回去麼！你還去找？」

蕭原點點頭道：「是，我還想去半塘村一趟，說不定，她娘家的人瞞騙了先前去找她的人，其實，她一直躲在娘家內。」

「要是她的家人將她藏起來，那我一定找他們理論，問他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李祖蔭氣憤憤地道。

「李爺，先別生氣，這只是我的猜想吧了。」蕭原忙勸解李祖蔭。

跟着又說道：「李爺，我這就先去找尋令媳婦。」

「蕭恩公，急也不在一時，快近晌午了，吃了午飯才去尋找吧。」李祖蔭對蕭原道：「說不定，在吃午飯時，已找到她了。」

蕭原想想也是，便沒有立刻去找尋新娘子，待吃過午飯後，看看出外找尋新娘子的人是否找到人，才出外去尋找。

險救新娘　途遇襲擊

蕭原在黃昏的時候，來到半塘村。

他在村口那個像是切開一半的魚塘前，向村內望去。

夕陽斜暉下，塘中游鴨數隻，偶爾有一兩隻歸烏飛投落村口的那棵大樹上，一縷縷炊烟自村屋的灶間烟囱上嫋嫋飄升起來，這景象，簡直就像是一幅畫那樣，令人生出一種寧靜恬淡的感覺。

他不由懷念起兒時鄉中的生活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終於從悠然神往中回過神來，長長地吁了口氣，往村口走去。

至今爲止，李家仍然找不到失了踪的新媳婦。蕭原於午飯後便外出找尋，也一無發現，於是便趕到半塘村，希望可以在新媳婦的娘家找到她。

× × ×

蕭原才走入村內，馬上便引起了村內的大人及小孩的注意。

蕭原一點也不介意，反而乘機向一個村童詢問何家的所在，那個村童不但馬上說出來，還自告奮勇，帶蕭原到何家。

幾個村童「前呼後擁」地將蕭原帶到何家。

何家的房屋頗大，大門上還貼着大紅喜聯。

蕭原還未走到何家大門前，何家的人已被那些小孩的嚷叫聲驚動了，有一個中年人從大門內走出來，口裏說道：「是誰來找我啊？」

那幾個村童立刻七咀八舌地指着蕭原道：「就是這位大叔。」

那中年人看一眼蕭原，却是不認識的，不禁怔了一怔，思疑地道：「老鄉你找我？」

「你就是何滿麼？」蕭原邊打量那中年人邊道。

「我就是。」那中年人眼中疑惑之色更濃。

「何大叔，我叫蕭原。」蕭原將自己的姓名說出來。「你一定很奇怪，你根本不認識我，我怎麼會來找你，是麼？」

何滿禁不住點點頭，道：「蕭老兄，你找我有什麼事？」

「何大叔，可否到你家中再說？」蕭原笑笑道。

何滿遲疑了一下，點點頭：「請進來坐。」

蕭原伸手摸摸領頭的那個村童的腦袋，笑着說道：「小兄弟，謝謝你們，快回家吃飯吧。」

那幾個村童馬上「哄」地一聲，四散跑了。

蕭原這才跟着何滿往大門內走進去。

何家內還留有辦喜事的痕跡，但蕭

原却發覺，何家的人——包括何滿在內，看不出有半點擔憂之色，這令到蕭原有所懷疑。

何家的人看到蕭原走進屋內，都訝異地看着他。

——何家的人丁不多，連何滿在內，一共有五個人。

蕭原憑他的直覺看出，那個七老八十的老婆婆，可能是何滿的母親，另一個年紀約三十至四十不到的婦人，應該是何滿的妻子，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年紀在十五到十八之間的少年，大概是李家新媳婦何美蓉的弟妹。

何滿也沒有向家人介紹蕭原，招呼蕭原坐下，便直截地問道：「蕭老兄，你我素不相識，你找我，到底有何貴幹？」

蕭原笑笑，答非所問地道：「何大叔，你女兒剛嫁麼？」

何滿點點頭：「昨天嫁的。」

跟着橫了蕭原一眼，說道：「老兄，你是親家派來找美蓉的麼？」

蕭原點點頭。「我不是李家的人，我是受李家所托，找尋你女兒的。」

「那你請回吧。」何滿道：「親家在午前已派人來我家問過，美蓉根本就沒有回來過，我也派了人四處去找她。」

「你女兒眞的沒有回過家？」蕭原注視着何滿。

何滿目光閃爍了一下，拍拍大腿道：「她要是回來過，我早已送她回親家那裏了。」

接又道：「女兒才嫁出去，便跑了，你以爲我不羞的麼？你知道麼，這件事幾乎已傳遍全村，令到我無面目出去見人。」

「你知道你女兒爲何逃走的麼？」蕭原一直注視着何滿，發覺他的焦急，似乎是裝出來的。

「我怎知道啊。」何滿攤攤手，道：「我根本想不到，她會做出這麼『羞家』的事來，令我丟盡了臉。」

「何大叔，她一個女子從夫家跑出來，除了回家之外，還能跑到什麼地方去？」蕭原忽然語氣咄咄迫人。

「這——」何滿頓時呆了一下，「她要跑，什麼地方不可以去，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女兒可能會跑回家！」蕭原沉凝地道：「而你一定知道女兒去了那裏？」

「你——」何滿臉色遽變，憤然指着蕭原。「你胡說！」

蕭原却不理會他的指責，說道：「你知道麼？女兒於新婚之夜從夫家跑出來，做父母的明明知情，却替女兒隱瞞，那就構成……騙婚罪，若是李家報到官裏，查出來，那不但你女兒有罪，你也會被牽連，那是要坐牢的！」

何滿的臉色這時變得又青又白，咀唇張噏一下，似想說話，蕭原已先說道：「你若不想惹上官非，我勸你還是趁李家還未報到官裏，將你女兒的下落說出來，我擔保李家不會追究你女兒逃走的事。」

跟着又加重語氣道：「你自己想清楚吧。」

何滿的妻子忽然開口道：「滿，不要說啊，那會害死女兒的。」

何妻這一句情急之下說出來的話，無異承認他們知道女兒的下落。

何滿臉色一變，叱道：「婦道人家，亂說什麼，回灶間去！」

何妻還想開口說話，被何滿瞪了她一眼，馬上閉上咀巴，雖然不願意，但又不敢不從，起身走向灶間。

「你兩個也到灶間去。」何滿朝兩個兒女揮揮手。

兩個兒女不情願地起身走向灶間。

蕭原看到何滿聲色俱厲地喝叱妻兒，心裏忽然感到一陣歉疚。

何滿忽然從身上拿出一包烟絲，用烟紙捲了一支烟，用洋火點燃了，狠狠地抽吸了幾口。

蕭原沒有催促何滿將女兒的下落說出來，耐心地等着他開口。

他知道，何滿這時候心中已自鬥爭着，而他亦忽然感到後悔，後悔不該迫一個做父親的，出賣女兒。

他之所以認爲是「出賣」，那是因爲，他認爲世間上，父母、夫妻、兒女的關係，是最親的，若做父親的在外來的壓迫下，不得已做出有傷父女親情的事，那就等於「出賣」了兒女。

接着，他甚至後悔多管這件「閒事」。

何滿將那支烟抽完，用力將烟屁股擲在地上，再用鞋底狠狠地踩了一下，終於開口說道：「她……躲在一個表姨的家中。」

這一句話，有如千鈞重般，很艱難才說出來。

蕭原默默地聽他說完那句話，好一會，才說道：「那個表姨住在那裏？」

「十多里外的北柵村。」何滿頹然道。

「叫什麼名字？」

「她丈夫叫王永昌。」

蕭原忽然道：「何人叔，很對不起，逼你將女兒的下落說出來。」

「你已知道了你想知道的事情，你還不走？」何滿恨恨地瞪了蕭原一眼，站起身來。

本來，蕭原還想問一下，他女兒爲什麼要逃婚的，但看到何滿那恨恨的目光，他只好打消原意，默然站起來，走出何家。

忽然間，何家屋內響起何妻的哭喊聲。

蕭原聽到那陣哭聲，心中一陣難過。

他實在很後悔管了這件「閒事」。

他默默地走出村口，經過的人家，大都在吃晚飯。

他在後悔之餘，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他要在找到何美蓉後，查清楚這件事情的內裏因由後，才決定送不送何美蓉回李家。

因爲他感到，這件逃婚案，可能蘊藏着複雜的內情，他不想糊裏糊塗的，將何美蓉送回李家，以致害了一個女子的一生幸福，他會終生不安的。

拿定主意後，他便急急趕回雙桂

村。

× × ×

李祖蔭抱着一腔希望，滿以爲蕭原可以將逃走了的新媳婦找回來，那知道却是一場空，自不免大失所望。

不過，他只是稍爲在言語間表露出來，對蕭原仍然熱情招待。

畢竟，蕭原是他李家的恩人，而且，他還想借重蕭原的才幹，替他繼續找尋失了踪的新媳婦。

吃過晚飯後，蕭原從一個下人的口中，知道新郎哥李桂生由於整天看不到新娘子回來，變得像個瘋子一樣，先是大吵大鬧，摔椅子砸花瓶，繼之要生要死的，弄得李家上下雞犬不寧，李祖蔭恐怕鬧出人命，便狠下心吩咐兩個長工將李桂生的手脚綑起來，並派人看守着他。

蕭原聽聞後，對李桂生又生出同情之心。

在那個時代，一個女子能夠嫁到一個那麼痴情的丈夫，可說三生有幸，求之不得，他實在不明白，何美蓉爲何會在新婚洞房之夜，逃之夭夭。

他走到新房外面，從窗縫中看到李桂生被綁着手脚，躺在床上，本來喜氣洋洋的新房，却變得凄凄清清的。

本來是一件喜事，怎會變成這樣的？

對於這個問題，他越來越感興趣了。

他很想替這雙新婚夫婦，解開這個還未知道因由的結子。

由李桂生夫婦，他忽然想到了張鳳琴。

他相信，他與張鳳琴的結合，一定會美滿幸福的。

想到將來有一天他會與張鳳琴像李家昨天大辦喜事那樣，他禁不住欣喜地笑起來。

× × ×

翌日，他起床後，正想去找李祖蔭，對他說一聲，要外出去找尋何美蓉，想不到李祖蔭已來找他。

李祖蔭走入房內，還未坐下來，便對蕭原說道：「恩公，今早已派了兩個下人趕去湘西黃崗，將天貴的遺骸運回來安葬。」

蕭原想不到李祖蔭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有心情記着那件事，並馬上派人去辦理，不禁對他又增加了幾分好感。

他忙多謝李祖蔭的幫忙。

本來，他昨晚躺在床上，思前想後，禁不住懷疑李家是以不正當的手段，令到何家答應將女兒嫁給李桂生的，要不，新娘不會將新郎擊暈，夤夜逃走的。

只有不甘願嫁給李桂生，新娘子才會幹出這種不顧名聲的事。

如今，他却不相信，像李祖蔭這種樂於助人，喜做善事的好人，會幹出那種逼婚的事情。

「李爺，你做了這件事，不但李老伯夫婦會對你感激不盡，就是天貴兄泉下有知，也會感激你的。」

「恩公，別這麼說，這是我應該做的。」李祖蔭忙說道：「你吃了早點麼？」

蕭原忙道：「吃了。我正想告訴你一聲，我要出外去找尋令媳婦的下落。」

「恩公，勞煩你了。」李祖蔭道：「你這麼幫忙，我實在過意不去。」

蕭原擺手道：「李爺，別這麼說，我這就出去。」

李祖蔭道：「恩公，小心一點。」

蕭原起先聽不出李祖蔭那句話中，另有意思，但隨即便想到了。「李爺，你想說什麼了？」

李祖蔭遲疑了一下，才說道：「昨晚我躺在床上，因爲睡不着，不免將新媳婦失踪的事反覆思考，起初，我想不明白，新媳婦爲何會……走，後來，忽然想起，她可能對以前那個男人餘情未了……便夤夜……走了。」

蕭原想不到何美蓉在未嫁給李桂生之前，曾經喜歡過另一個男人的，不禁大感興趣。「李爺，可以說得詳細一點麼？」

李祖蔭點點頭，道：「是這樣的，何家在兩年前，曾將她許配給同村一個姓向的男子，聽說，那個姓向的，與她青梅竹馬一起長大……兩家父母便撮合他們，一年前，就在兩人快要成親的時候，不知怎的，向家失火，不但房屋被毀，父母弟妹也葬身火海，姓向的雖然能夠倖免，但也被燒傷……他傷好之後，有一晚不但縱火燒同村一戶姓蔣的人家，還殺死了蔣家的獨子，而他也失了踪，有人說他畏罪逃到外地，有人說他跑去當了土匪，也不知是眞是假……人既然跑了，何、向兩家的親事自然也解除了……大概是冤孽吧，半年前，小兒在廣泰墟遇上了……她，爲之神魂顚倒，茶飯不思，非要我央媒去提親，我拗不過小兒，又恐他因此而得病，只好央媒到何家提親，何家一口便答應了，後來我查出她……曾許配過人，便想退婚，但小兒却要死要活的，只好勉强同意不退婚，那知道，終於弄出丟盡李家顏面的醜事來。」

說到這裏，長長地嘆了口氣，似乎頗爲後悔答應兒子娶何家的女兒。

蕭原聽着，沒有說話，等他繼續說下去。

「前天……拜堂的時候，那夥土匪忽然殺入我家，起初，我以爲是來搶劫錢財的，但其中一個土匪却聲言來搶新娘的，當時我便感到奇怪，幹土匪的，向來只搶錢財，很少會搶人的……後來我被嚇暈過去……之後，由於繼續辦喜事，也就忘記了，昨晚忽然想起，說不定，那個聲言要搶新娘的土匪，就是那個失了踪、有人傳說他當了土匪，可能是姓向的男子！」

蕭原聽着，覺得李祖蔭所說的不無可能，因而不自禁點了點頭。

——說眞的，就他所知，做土匪的打家劫舍，目的就是搶劫錢財，當然也會幹出姦淫婦女的禽獸所爲，但一般來說，甚少會擄人，除非是擄人勒索，但那日的情形，那夥土匪應該不會那麼笨，不搶劫財物，却大費手脚擄走新娘勒索贖金，那就像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那個土匪有多大年紀？」蕭原問道。

「二十三四年紀，與小兒的年紀相差不大。」李祖蔭道：「相貌——敦敦厚厚的，看他的樣子，不像是個土匪。」

頓一下又道：「若那個土匪眞是姓向的……她……夤夜逃走，極有可能去找那個姓向的，因此，我才會要你小心點。」

蕭原既然知道何美蓉躲在她表姨的家中，所以他很篤定，如今聽李祖蔭這麼說，他頓時緊張起來。

因爲，說不定何美蓉躲在其表姨家中，只是權宜之策，眞正的目的，是要等姓向的去與她會合，然後逃之夭夭，更有可能那個姓向的今日便去找何美蓉。想到這裏，他再也坐不住，立刻站起身，對李祖蔭說道：「李爺，我馬上要出去找尋令媳婦的下落。」不等李祖蔭說話，他已急急走出房外。

李祖蔭呆了呆，張口想叫住蕭原，但又將到口的話咽住了，看着蕭原走出房外的背影，一臉疑惑之色。

× × ×

蕭原來到北柵村。

在村外，他打量一眼北柵村的形勢，看到附近的田地上，鄉農正在耕作，一切都很平靜。

他一直向村口走去。

在村口，他遇上一個村民，便向那村民詢問王永昌的住處，那個村民向他說了，他便繼續向村內走去。

依照那個村民的指示，他很快便找到王永昌的屋子。

這個時候由於已是午後，村民大多都到田裏耕作，因此，村裏走動的人不多，顯得頗靜。

蕭原來到王家的大門前，探頭往屋內看了一眼，却看不到人影，於是他便揚聲叫道：「屋內有人麼？」

屋內馬上有人應道：「誰啊？」聲隨人現，從屋子的裏間走出一個婦人來。

那婦人一眼看到蕭原，頓時脚步一窒，露出警惕的神色，思疑地看着蕭原。「你是誰？」

蕭原朝那婦人笑笑，說道：「我叫蕭原，是從半塘村來的。」

「半塘村來的？」那婦人仍然懷疑地看着蕭原。「我根本不認識你。」

蕭原笑道：「大嬸，我也不認識你啊，難道只有認識的人，才能夠來找你麼？」

那婦人想想，覺得蕭原說得也是，顯得有點不好意思地道：「你從半塘村來，可是何滿表姐夫叫你來的？」

蕭原點點頭道：「是啊。」

「表姐夫叫你來幹麼？」婦人道。

不等蕭原答她，她又說道：「只顧說話，忘了請你進來坐下喝杯茶。你請進來，坐下再說。」

跟着讓開身子，請蕭原進去。

蕭原面對這個忠厚熱誠的婦人，對於自己謊騙了她，感到有點歉疚。

在屋內坐下來後，那婦人又忙着去倒了碗茶給蕭原。

蕭原乘她去倒茶的機會，打量了屋內一遍，發覺屋內似乎沒有別的人。就只有那婦人一個，他不由暗中嘀咕起來：「怎麼屋內就只有她一個人，莫非何美蓉得到風聲走了不成？」

那婦人端了碗茶給他，他正感到口渴，也就老實不客氣地「骨嘟嘟」一口氣將一碗茶喝光。

那婦人看出蕭原口渴，便問他要不要添碗茶，蕭原客氣地說：「不要了。」

那婦人仍然再倒了一碗茶給他。

蕭原待那婦人坐下來，才開口說道：「大嬸，是滿叔叫我來找美蓉的，怎麼不見她？」

「表姐夫要你來找阿蓉，有什麼事？」婦人問道。

「滿叔有話要我轉告她。」蕭原繼續編造謊言。

——這時候，他想說眞話也不行了。

「哦。」那婦人露出明白的神情。「阿蓉跟她的表弟去放牛了。」

接着又說道：「本來，我不要她去的，她說呆在家中很悶，倒不如跟大狗出去走走，解解悶，我聽她那麼說，便讓她跟大狗到村外去放牛。」

「什麼時候回來？」蕭原問道。

「黃昏時份才會回來。」

蕭原往外面看一眼，估計還有個多鐘頭才到黃昏時候。等那麼長的時間，那會很無聊的，因此，他便說道：「大嬸，我還要趕回去的，若等美蓉回來，那太晚了，我想馬上去找美蓉，交待了滿叔的話後，便趕回去。」

「那……我帶你去吧。」婦人猶豫了一下。「不過，你要等一等，待我煮好那鍋猪飯，才帶你去。」

蕭原忙說道：「大嬸，你有事要做，那不用勞煩你帶我去了，你只要告訴我，他們在什麼地方放牛，我去找他們。」

婦人聽蕭原那麼說，馬上說道：「大狗與阿蓉就在村南面的那個山崗上放牛，你只要走出村南頭外面，便看到那個山崗。」

「大嬸，那我去找他們了。」蕭原馬上往外走。

婦人將蕭原送出門外，伸手往南面指一下，說道：「往那邊走，便走出村南頭外面。」

蕭原點點頭，大步往那面走去。

× × ×

才走到村南頭外面，蕭原一眼便看到前面有一座不很高的山崗，崗上長着疏落的山茶樹與野松樹，但他却看不到崗上有人。

他放眼往四面張望，附近一帶，就只有那座山崗，於是，他便疾步往山崗走去。

很快，他便登上山崗。

崗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蕭原不禁思疑那個婦人說謊騙他，想一下，那婦人似乎沒有看破他的身份，那就沒理由會騙他，心中的疑念頓消。

跟着，他在心中思忖：「莫非他們從另一面走回家，或是不知不覺間，走到

別處去了?」

他認爲這個可能性最大，於是，他便從另一面走下去，邊走邊放聲叫道：「大狗——大——狗！」

叫聲在空中擴散開去，傳出老遠。

還未走下山崗，驀地，他聽到遠處傳來一聲帶着哭聲的呼叫。「救命啊！救命——土匪搶人啊！」

跟着，叫聲戛然而止。

蕭原驟聽呼救聲傳來，心頭疾跳了一下，立刻拔脚往那邊飛奔前去。

奔到一處溪邊時，他一眼看到一個年約十一二歲的村童倒在地上，頭上被砸破了一處，仍在流着血。

他急忙蹲下來，抱起那村童，看清楚，原來暈了過去。

他忙伸手拍拍村童的面頰，呼叫道：「喂，喂！你醒醒！」

那村童呻吟一聲，似乎醒轉過來，蕭原忙又拍打他的面頰，想快點將他弄醒。

一聲尖聲，就在這刹那响起來。

但隨即又猝然中斷。

蕭原馬上將那村童放回地上，有如一頭豹子般，竄奔向尖叫聲傳來的地方。

發出尖叫聲的地方，距那村童躺着的地方大約四五十丈左右，是一片矮小的野樹林子。

溪邊忽然發出一陣水聲，蕭原扭頭一看，原來是兩頭牛在溪中弄水。

他竄奔到矮樹林子前，驀地又聽到一聲悶叫聲，接着是一陣掙扎聲。

蕭原身形一矮，貼在一棵樹後，目光烱烱地往林中窺視。

看不到猶自可，一眼看到的刹那，他不由血脈賁張，禁不住大喝一聲：「住手！」

你道他看到了什麼？

原來，在林中的一塊空地上，正有兩個禽獸不如的漢子，按着一個衣衫幾乎被扯光的好，其中一個漢子正自扯掉自己的褲子，往那女子的身上壓下去。

這種禽獸不如的行爲，怎不教蕭原怒火狂燒？

那兩個漢子驟聞那一聲如雷打般的怒喝，一腔慾火頓時被淋熄，驚震之下，狼狽地閃跳開去。

蕭原又怒喝一聲：「別跑，否則我開槍！」

那兩個漢子根本不聽他的，而且，回答他的是一串槍聲。

蕭原一咬牙，食指一扣，朝那個被褲子絆着雙脚，但却仍然連跳帶滾地往林子左邊竄逃的傢伙開了兩槍。

那個傢伙立時怪嚎一聲，滾跌在地上。

另一個傢伙馬上扭身甩臂，朝蕭原連開三槍，隨即閃貼在一棵樹後。

蕭原一口氣向那棵樹掃射了七八槍，緊接着竄到另一棵樹前。

那傢伙待槍聲乍停，便猛地自樹後閃出半邊臉，抬手朝蕭原胡亂開了幾槍。

跟着，他便往林外竄去。

蕭原馬上朝那傢伙開了一槍。

那傢伙發出一聲痛叫，跌倒在地上。

蕭原並沒有馬上衝入林中，仍然匿在樹後，窺看那傢伙的動靜。

也幸虧他沒有立刻衝入林中，否則，他可能會吃個大虧。

原來，那傢伙只是受了傷，跌倒在地後，馬上一個翻身，朝蕭原那邊開了兩槍。

那兩槍自然射不中蕭原。

那傢伙隨即從地上竄起來，弓着腰，有如一隻兔子般！向林外逃竄。

蕭原這一次瞄準了，向那傢伙開了一槍。

那傢伙應聲嚎叫一聲，重重地仆跌在地上。

這一次，蕭原立刻從樹後閃出來，衝入林中。

因爲這一次他看得很清楚，那一槍射在那傢伙的左腿上，令到他仆跌下去的時候，連手上的槍也摔掉了。

那傢伙仍然掙扎着，想撿回摔脫出去的那支駁壳槍。

蕭原大喝一聲：「別動，再動我一槍將你另一條腿射傷！」

那傢伙渾身劇震了一下，僵住不敢動。

蕭原放緩脚步，一步步走向那傢伙。

當他經過那個女子的身邊時，不自禁瞥了一眼，一股熱血頓時刷地直衝腦門，心頭劇跳，急忙收回目光。

原來，他看到那女子幾乎全裸的身體，那怎不教他臉熱心跳。

也就在這刹那，地上那個傢伙猛地手臂甩揚。

「砰」地一聲，一道寒光疾射向蕭原的胸腹之間。

蕭原驚覺之下，大吃一驚，急忙偏開身子。

「嗤」一下疾响，那道寒光自他的胸腹前掠過，蕭原只覺胸腹間一凉，隨即有一絲痛楚。

他也不理會胸腹間是否被割傷了，怒喝一聲，飛撲向那傢伙。

那傢伙又一揚手。

蕭原急忙偏身閃跳開去。

一蓬砂土自他的身旁撒過。

接着，一條人影於塵霧中，向蕭原猛撲過去。

不用說，那條人影一定是那個受了傷的傢伙。

那傢伙倒是悍不畏死。

因爲，只要蕭原食指一扣，朝他開槍，他便會當場喪命。

蕭原却沒有向那傢伙開槍。

他覺得，一槍打死他，太便宜他了。

同時，他也想看一下，對方有什麼本領，居然在受了傷的情形下，仍然敢向他動手。

覷準了對方的來勢，蕭原身形一矮，避過那傢伙的一式「撲抱」，用手上的匣子槍重重地砸在那人的小腹上。

那傢伙立刻發出一聲怪嚎，一個身子弓了起來，隨即歪跌落地上。

那傢伙確是個悍不畏死的人，就在歪倒下去的刹那，右腿斜揚，猛踢向蕭原的下陰要害。

這一着，蕭原可是意料不到，吃驚之下，急忙向後閃跳開去，同時電閃般用手上的匣子槍猛砸向對方那條腿上。

蕭原陡覺大腿上一痛，仍然挨了對方那一脚，不過，他手上的槍亦砸在對方的腿脚上。

那傢伙頓時發出一聲慘叫，同時有一下骨碎聲响起。

蕭原隨即又飛起一脚，踢在那人的大腿上。

那傢伙又發出一聲痛叫，在地上打了個滚。

蕭原一步縱前，抬脚踏那人的胸口上。

那人的臉色先是發青，繼之轉紅，然後發紫，張大口。

原來蕭原不斷加重踏在那人胸口上那隻脚的力道，壓得那人胸口幾乎塌陷下去。

那人終於雙眼一翻，暈厥過去。

蕭原這才放開踏在那人胸口上的脚，轉過身，走向那女子。

一陣人聲就在這時傳來。

蕭原猜測極可能是附近的鄉民聽到槍聲，趕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爲免更多的人看到那女子幾乎赤裸的身體，蕭原也顧不了那麼多，急急走到那女子的身前，脫下外衣，遮蓋在她的身上。

那女子原來昏迷過去，大概是在掙扎時，被那兩個禽獸打暈的。

蕭原這時亦已看清楚那女子的面貌，赫然是於新婚夜將新郎擊暈，逃走了的新娘子何美蓉。

蕭原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爲他在看到那個昏倒在地的村童以及溪中的兩頭牛後，已猜到發出尖叫的女子極可能是何美蓉。

他雖然看到何美蓉那近乎赤裸的身體，但却一點綺念也沒有，他可不是那種見色起意的人。

當然，他也與普通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不過，他一向堅持有所爲，有所不爲這個原則。

人聲與脚步聲迅速移到樹林子前，從那雜亂的人聲中，蕭原聽出林外的人是普通的鄉民，不是土匪之類的人。

他馬上揚聲朝林外叫道：「老鄉，進來吧，那兩個畜牲已被我打死打傷，並救了那個女子。」

人聲嘈雜中，有人走入林中。

蕭原迎上去，看到走入林中的十多人，果然是普通的鄉民，他們有的手握鋤頭禾叉，有的手拿柴刀獵槍，當他們看到蕭原時，領頭的那個微窒了一下，跟着說道：「這位大哥，剛才是你與那兩個土匪駁火了?」

蕭原在那鄉民說話時，看到那個昏倒在溪邊的村童已醒過來，被一個青年背負着，他馬上明白，爲何領頭的那個村民，知道與他槍戰的，只有兩個土匪。

他點點頭。「我也是在山崗上聽到那個小兄弟的呼救聲，才趕來救人的，本來想先救醒那個小兄弟，却聽到那個女子發出尖叫聲，便衝入樹林……發現兩個畜牲正欲强姦……那個女子……我便將他們打倒，救下那女子。」

「阿蓉呢?她在那裏?」一個站在背負着村童的青年身邊的中年人緊張地問道：「她有……被汚辱麼?」

蕭原猜想那中年漢子可能是何美蓉的表姨父，忙將身子閃開一點，扭身指一下那女子躺着的地方，說道：「她就在那裏躺着，暈了過去，還好她沒有被那兩個畜牲汚辱，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衆人一聽，都鬆了口氣，那中年漢子急不及待地移步走向何美蓉躺着的地方，其餘的人都跟着，蕭原忙伸手一攔，說道：「各位，那女子的一身衣衫都被那兩畜牲撕破，我雖然已脫下外衣蓋在她身上，但却仍然有些地方遮蓋不住，你們去看她，有點……不方便，你們還是派個人回去，叫兩個婦女來，順便帶一套衣服給她穿上，好麼?」

那個中年男人聽他這麼說，第一個表示贊成：「你說得好，我們都是大男人，阿蓉那個……樣子，我們確是不方便去看她，不然，她若知道，會沒臉見人的。」

跟着對背負着那村童的青年道：「阿山，你將大狗放下來，馬上跑回村，叫你阿媽拿一套衣服，與隔鄰的蘇嬸趕來照顧阿蓉。」

那青年答應一聲，將背負着的大狗交給那中年男人，轉身跑出林外。

領頭的那個漢子雙眼在林中張望着，對蕭原說道：「那兩個畜牲呢?」

蕭原往林子的左邊指一下，「一個給我打死在那裏，另一個也被打傷了，暈倒在那邊。」

那些村民立時羣情激憤，嚷叫着要打死那個暈了過去的土匪。

蕭原忙伸手攔住他們。「各位老鄉，別這樣，若就這麼打死他，豈不是連他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

衆人聽他那麼說，覺得有理，馬上停止鼓噪，領頭那漢子說道：「這位老兄，你說得對，先問出他們是什麼人，再打死他。」

「不打死他，看看那兩個畜牲是什麼模樣，可以吧?」有人說道。

蕭原往何美蓉躺着的地方望一眼，爲難地道：「各位老鄉，你們若過去看那兩個畜牲是什麼模樣，那一樣會看到那女子的……」

那些鄉民頓時不敢走前去。

蕭原看看各人一眼，說道：「這麼吧，我去將那個受了傷，暈了的傢伙拖過來，好麼?」

衆人紛紛叫好。

蕭原於是轉身走前去，將那個暈了過去的匪徒拖到衆人的面前。

那個匪徒被蕭原那麼一拖，被弄醒過來，張口發出一聲呻吟。

衆人立刻將那匪徒圍起來，那個中年男人狠狠地一脚踢在那傢伙的身上，怒罵道：「畜牲，你好大膽，居然膽敢來這裏擄淫咱們村子的女人?」

那傢伙挨了一腳，痛得完全清醒過來，當他看到周圍站滿了眼中發出怒火的村民，不禁露出恐駭的神色，身子瑟縮了一下。

「打死他，打死這個畜牲！」有兩個青年憤怒地喝叫，分別在他身上踢了一腳。

那傢伙連聲叫痛，在地上滾動着。

「你是什麼人？」領頭那漢子喝問。

「還用問，一定是土匪！」一個壯年人喝道。

「說啊？」領頭那漢子怒喝一聲。

「我……是幹……」下面的話，那傢伙怎也說不出口。

「是不是土匪！」那中年男人吼道。

那傢伙彷似一顆腦袋有千斤重般，艱難地點了一下頭。

「果然是土匪！打死他！」有幾個青年呼喝着，往那傢伙身上拳打腳踢。

蕭原忙揮手大聲道：「停手，若打死他，便不能再查問他了。」

那幾個青年才忿忿地停住手腳。

那傢伙身上本就受了傷，再給那幾個青年一頓好揍，幾乎又暈死過去，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你叫什麼名字？」領頭那漢子問。

好一會，那傢伙才說道：「蘇……榮……」

「你們是屬於那夥土匪的？」蕭原插口問道。

「我們老……大叫……石剛……」

「原來是斬崩刀那個殺千刀的手下？」領頭那漢子失聲叫道。

蕭原不是本地人，對於斬崩刀這個土匪的大名，他還是第一次聽聞。

不過，從「斬崩刀」這個外號，以及那漢子失色的神態，不難想像到，此人與他手下的一夥土匪，必然是窮兇極惡的匪徒。

「你兩個忽然在這裏出現，不會就為了出來擄淫婦女吧？」蕭原盯着那傢伙。

那傢伙馬上閉上咀巴。

「你他媽的，快說！」一個青年怒罵着，往那傢伙身上一陣亂踢。

另一個也撲上去，揮拳便揍。

那傢伙被踢打得殺猪般嚎叫起來，在地上亂滾，終於哀叫道：「我……說……」

那兩個青年才猶有餘忿地停止踢打。

那傢伙喘了好一會，才說道：「老大……要我……們來……這裏窺探一下……」

「是不是想來搶劫咱村子？」領頭那漢子沉聲打斷了那傢伙的話。

「是……」那傢伙艱難地道。

「你他媽的，居然膽敢來搶劫我們村子！」幾個青年眼中噴火，怒吼聲中，撲上去，又狠狠地揍那傢伙。

蕭原想阻止，但看到所有的村民都很憤激，知道阻止不了，只好作罷。

那個傢伙起先還不住地滾動着，口裏發出嚎叫，漸漸的，身子滾動得慢了，叫聲也轉微弱，驀地，不動也不動了。

蕭原馬上發覺不對，忙大聲喝叫那幾個青年停手。

待到那幾個青年停下手，那傢伙就像死狗一樣，躺在地上，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一眼便看出，那傢伙死了。「他死了。」他低沉地說。

那幾個青年先是怔了一下，隨即便理直氣壯地道：「他死有餘辜！死了活該！」

蕭原沒有再說什麼，因為，他也認為，那傢伙死有餘辜。

「他死了倒好，省得押送他到縣裏。」領頭那漢子朝那傢伙的屍體吐了口口水。

其他的人跟着紛紛往那傢伙的屍體吐口水。

忽然間，林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衆人忙扭頭往林外望去，只見那個叫阿山的青年，與兩個婦人急急走入林子。

蕭原馬上認出其中一個婦人就是阿蓉的表姨，阿山的母親。

阿山的母親邊急急走向衆人，邊焦急地說道：「大狗爸，阿蓉在那裏？」

那中年男人道：「大狗媽，阿蓉就在那邊，你快與蘇嬸過去看看，替她穿好衣服！」

原來，那中年男人就是王永昌——何美蓉的表姨丈。

阿山的母親答應一聲，急急與那個叫蘇嬸的婦人往蕭原手指的地方走去。

蕭原乘這機會，對衆人道：「各位老鄉，要不要去看一下另一個土匪的模樣？」

衆人紛紛叫好，蕭原便帶他們走向那個早已被打死的土匪伏屍的地方。

說起來，那個一早被打死的土匪比那個被衆人打死的傢伙幸運，起碼，他死得比那個傢伙痛快，沒有受什麼痛苦。

但當衆人看到那個土匪醜態畢露的樣子時，不但發出一陣咒罵聲，還紛紛朝他的身上吐口水。

× × ×

蕭原隨着衆人走回北柵村時，太陽已下了山，天亦開始黯黑下來。

何美蓉亦已被那兩個婦人救醒，左右扶着她，走回村子。

因為蕭原從那兩個土匪的「獸吻」下救了何美蓉、北柵村的人都將他視作大英雄，對他敬重不已。

不少村民，都擠在王永昌的家門前，為的就是想看一下蕭原這個大英雄。

王永昌夫婦已知道蕭原是李家委托來找尋何美蓉的，王妻不但沒有責怪他先前騙了她，還對他千多謝萬多謝，一定要留他在家吃晚飯，蕭原推也推不掉，只好叨擾王家一頓晚飯。

何美蓉自醒過來後，便一言不發，直到回到王家，才在裏間放聲哭起來。

王妻本來想進去勸慰一下她的，蕭原却勸她不要進去，並對王妻說道：「王大嬸，讓她哭吧，她哭夠了，便會沒事的了。」

王永昌附和地道：「蕭老兄說得對，讓她哭個痛快吧。」

王妻聽丈夫也那麼說，便到灶間去張羅飯菜。

吃過晚飯，天已全黑下來，蕭原想夤夜摸黑趕回雙桂村，却被王家夫婦挽留他在家中留宿一晚，明早才走。

蕭原看到王家夫婦盛意拳拳，難以推却，只好答應在王家留宿一宵。

吃過晚飯不久，有幾個村民到王家找蕭原說話。

那幾個人都是日間聞訊趕去樹林子救人的那夥村民中的幾個，其中一個就是領頭衝入樹林子的漢子。

經過王永昌的介紹，蕭原知道幾個村民的姓名。

領頭的那一個姓趙，名叫天賜。

其餘四人分別是：劉大康，趙三富，何艮，丘中。

王永昌還特別對蕭原說，趙天賜是北柵村中，凡事最愛好打不平急公好義的人，因此，凡有什麼需要人協助解決的事情，村子裏的人都很自然地推舉趙天賜做他們的代表，或是召集人。

蕭原聽了王永昌那番話，對趙天賜刮目相看。

趙天賜在言語間，亦顯露出對蕭原的敬重。

這大概就是俗語所說的「識英雄、重英雄」了。

鄉下人不像城裏人那樣喜歡客套寒暄，才坐下來，一杯茶還未喝完，趙天賜已開門見山地對蕭原說道：「蕭老兄，有一件事，想與你商量一下。」

蕭原客氣地道：「趙老哥，別客氣，有什麼事只管說。」

趙天賜看了劉大康、何艮四人一眼，才說道：「蕭老兄，日間在那樹林子內，你也聽到那個土匪說，斬崩刀那夥土匪，打算搶劫咱村這回事吧？」

蕭原點頭道：「當然聽聞。」

「我們就是為這件事而擔憂，因此找你商量。」趙天賜道。

別看趙天賜是個鄉下人，却頗懂說話。

蕭原這時已猜到一點了，但又不好先說出來，只好說道：「趙老哥，我是個外地人，我怎好置喙？」

趙天賜正想開口說話，劉大康已率直地搶先說道：「蕭老兄，你雖然是外地人，但却身手了得，單人匹馬，便放倒那兩個土匪，救了永昌的表姨甥，我們自問村子裏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你，因此，想借重你的不凡身手，幫忙我們對付那夥土匪的搶劫！」

丘中與何艮、趙三富齊聲道：「蕭老兄，務必請你幫忙我們抵禦那夥土匪的搶劫！」

王永昌也插口道：「蕭老兄，請你勉為其難，看在村中老弱婦幼的份上，義伸援手。不然，我們將會家破人亡。」

「蕭老兄，我們已與村中的父老商量過，不會白要你幫忙的，事後，我們會酬謝你。」

蕭原一聽，急不迭道：「各位老鄉，承蒙你們這麼看重我，我實在感到慚愧，不過，我一定會幫你們，應付那夥土匪的。」

趙天賜等人一聽，頓時寬心大慰。

「蕭老兄，你眞是個好人。」何艮感激地道。

「蕭老兄，我們村子的人，會永遠記着你的。」趙三富激動地道。

蕭原却正色道：「我答應幫你們，是不忍心你們村子遭到那夥土匪的洗劫，並不是看在趙老哥所說的酬勞份上，因此，你們不必酬謝我，我不會要的！」

「蕭老哥，那是我們的一點心意，你……」

蕭原馬上截斷趙天賜的話，決然道：「你們若硬要酬謝我，我馬上走。」

趙天賜等人看出蕭原不是在故作客氣，忙說道：「既然蕭老兄這麼說，我們不敢再勉強，蕭老兄你仗義相助，令我們大是感激！」

蕭原看了他們一眼，說道：「你們村子可有設立自衛隊？」

趙天賜搖搖頭。「沒有，遇有什麼事，村中青壯年都會自動出來應付解決。」

「那你們怎麼應付土匪的搶劫？」蕭原問。

「我們村子還未被土匪光顧過。」丘中帶點幽默地道。

蕭原兩道濃眉不由皺了皺。「你們村子多少人有槍？」

「王老財家有三條漢陽造步槍，其他的算起來，大約有十多支獵槍，就這麼多了。」趙天賜屈着手指說道。

「天賜，你說漏了一樣。」王永昌開口道：「還有一尊前清留下來的土炮。」

蕭原先是聽說只有三支步槍，十多支獵槍，心裏不由打了個疙瘩，及至聽說還有一尊土炮，頓時目光一亮，說道：「那尊土炮還管用麼？」

「大概還管用。」王永昌道。

「你們村子一共有多少青壯丁？」蕭原問。

「三五十個左右。」劉大康道。

「鄰近有多少村子？」

「兩個。」

「有沒有結仇？」

「沒有。」趙天賜道。

蕭原在心中思忖了一下，說道：「單憑你們所說的幾隻槍，就算人再多，也無法抵擋得了土匪的搶掠，幸好有一尊土炮，還可以應付一下，不過，那只能嚇唬一下那些土匪，因此，明天你們要派人分頭到鄰近的兩條村子，說動他們與你們聯防，那夥土匪若眞的來你們村子搶掠，鄰近的兩條村子的人便馬上趕來援救，最好能夠在後面牽制住那夥土匪，那樣，才能應付土匪的搶劫！」

頓一下，又道：「你們派去請求聯防的人，要對那兩個村子的人動以利害——唇亡則齒寒，那兩個村子的人一定會答應與你們聯防的。」

趙天賜等人聽得連連點頭，對蕭原佩服得五體投地，暗自慶幸遇到一個如此了得的「貴人」。

「蕭老兄，你果然了得。」趙天賜由衷地道：「這一次遇到你，眞是全村人的福。」

「趙老哥，請別這麼說。」蕭原最怕別人稱頌他。「為了安全起見，我認為你

們今晚要派人在村子外面巡夜，以防那夥土匪半夜突襲。」

蕭原這一說，令到趙天賜等人心頭驚跳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不由都點了點頭，認爲蕭原說的不無可能。

「大康，阿中，你兩個馬上去通知村內的青壯年，到大祠堂去集合！」趙天賜對劉、丘兩人道。

劉大康、丘中答應一聲，急急往屋外走去。

蕭原忽然省起一件事，對趙天賜道：「我差點忘了，那兩個土匪遺下的兩支駁殼槍，有人撿麼，你們知道是誰麼？」

跟着，他加以解釋道：「那兩支駁殼槍的火力比得上幾條步槍，若是算上那兩支駁殼槍，在槍火方面，就強了很多。」

趙天賜道：「蕭老兄，你不說，我差點忘記了，那兩支駁殼槍被阿祖……」另一個他似乎想不起來，扭頭看着趙三富與何艮，說道：「你們看到還有誰撿了一支駁殼槍麼？」

何艮馬上說道：「是阿年！」

趙天賜道：「那兩支槍應該作爲村中的公物，他們怎能據爲己有？等一會，我們去他倆家中，要他兩個將駁殼交出來！」

何艮與趙三富同聲贊成。

蕭原看看時候不早了，便道：「趙老兄，你們也該去準備一下，分派人手，防備土匪的突襲。」

趙天賜點點頭。「蕭老兄，我們對於這方面的事情一點經驗也沒有，可否請你到大祠堂，代我們分派人手，佈置防守？」

蕭原知道這是關係到北柵村上千人口的安危，他既然答應了他們，這點事他怎會不答應。

於是，他便跟趙天賜三人走出王家，向大祠堂走去。

× × ×

從大祠堂回到王家，他發覺王永昌夫婦還未睡。

鄉下人一般都是早睡早起的，蕭原在回來的路上，便發現路過的人家都是烏燈黑火的，一點聲息也沒有，不用說，都上床睡覺了。

因此，他猜到王永昌夫婦仍未睡，大概是有話與他說。

果然，他沒有猜錯。

王永昌不等他開口，已對他說道：「蕭老兄，你眞的要將阿蓉帶回李家？」

蕭原點點頭。「不錯。我受李家之托，找尋她，如今找到她，自然要帶她回李家。」

「蕭……先生，你可否高抬貴手，不帶阿蓉回李家？」王妻哀求道。

蕭原看着王妻。「她爲什麼要那樣做？」

王妻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因爲她根本就不喜歡那個李桂生。」

「那她爲何又答應嫁給李桂生？」蕭原有點不滿地道。

「是她爹媽逼她的。」王妻道：「表姐也是的，爲了貪圖李家的厚禮，便逼女兒嫁給一個不願意嫁的男人！」

聽了王妻這番話，蕭原對何美蓉的不滿，頓時消散了。

他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對於這種不顧兒女幸福的行爲，一向都很反對，就說他自己，他寧願一輩子沒有妻子，也不會與一個他不喜歡的女子結婚。

因此，他忽然又同情何美蓉的遭遇。

不過，他更同情李桂生。

因爲李桂生受的傷害更大，他不想看到一個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爲了這件事，毀了一生，因此，他並沒有改變主意。

他認爲，這件事最好是何美蓉返回李家，當着李桂生的面前，將話說清楚，那比較好一點，偷偷地溜走，總不是辦法。

「王大嬸，我知道要她嫁給一個不喜歡的人，是會很痛苦的，但她這麼偷偷溜走，也不是辦法的啊，李家肯定不會罷休，非要找到她不會罷休，因此，我認爲，她應該回李家去，將她的意思對李家的人說出來……」

「蕭先生，阿蓉若是返回李家，你以爲他們會聽阿蓉的話？會答應讓她走？」王妻有點激動地道：「有錢人家最要緊是面子，他們爲了面子，說什麼也不會放阿蓉走出李家，說不定，還會將她像牲口一樣關起來，令到她永遠不見天日！」

蕭原被她這一說，頓時默然下來。

他覺得王妻所說的，未嘗沒有可能，他以前亦有所聞，而他亦向來不齒於有錢人爲了顧及，面子而不顧及別人的自尊及幸福的所爲，因此，一時之間，他感到大爲矛盾。

他當然不想令到一個無辜的少女，一生陷於痛苦之中。

但他也不想一個年輕人因此而自毀一生。

「蕭先生，求求你，不要將阿蓉帶回李家。」王妻懇求道。

蕭原沒有吭聲。

因爲，他實在難以下決定。

「蕭先生，難道你忍心毀了阿蓉的一生？」王永昌開口道。

看來，王永昌夫婦比何美蓉的父母還要關心她的幸福。

蕭原道：「王大叔，我也不忍心看着一個大好青年，爲了新婚妻子的出走，而自毀一生。」

頓一下，又道：「你知道麼，李家新郎爲了新娘的出走，一直哭鬧不休，要生要死，我就是不忍心看到他會因此而自尋短見，才決定幫李家找尋你那個表姨甥回去的。」

「他……眞的那麼喜歡阿蓉？」王妻似乎有點驚詫。

「是我親眼看到的。」蕭原正色道：「我與李家一點關係也沒有，我沒理由騙你們的。」

「但……阿蓉却對我們說……李家兒子根本不喜歡她……她才逃出來的。」王妻道。

「大嬸，我敢說她向你們說的是謊話。」蕭原道：「我親眼看到，李家的人爲了阻止兒子尋死，將他的手脚綑綁起



王永昌夫婦懇求蕭原不要把何美蓉送回李家去。

來，並派人看着，這是假不了的。」

「大狗媽，阿蓉爲什麼要對我們說謊話？」王永昌面露不豫之色。

王妻猶豫了一下，說道：「大概她爲了想我們同情她，才會對我們說那番話。」仍然偏幫姨甥女。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這樣吧，我明天一定要帶她回李家，讓她當着李家的人面前，說出她的意願，若她堅持不肯留在李家，做李家的媳婦，我向你們保證，一定會令她平安離開李家，這成了吧？」

王妻與丈夫對看了一眼，點點頭道：「好吧，我們信得過你。你既然救了阿蓉，斷不會又害她的。再說，我也不想拆散他們。」

「好，就這麼決定！」蕭原吁口氣。

「她現在那裏？」

「她在裏間睡了。」王妻道。

蕭原張口想說甚麼，却咽住了，停了一下，才說道：「大嬸，她有說過，她以後打算如何？」

王妻遲疑了一下，說道：「她沒有對我說，只說會在我家住幾天。」

蕭原從王妻的神色，看出她似乎隱瞞了甚麼，不過，他並沒有加以質疑。

伸伸懶腰，他從椅上站起來，說道：「時候不早了，該睡覺了。」

接着，他又提醒王妻一句：「今晚睡得醒一點，提防她做出甚麼傻事來。」

王妻點點頭，往裏間走去。

王永昌則帶蕭原到屋後的一間小屋子，屋內早已架好了一張木板床。

王永昌指指那張板床，說道：「蕭老兄，你就在這張床睡吧，我先帶你去洗個澡。」

接着，便帶蕭原去洗澡。

× × ×

翌日大清早，蕭原偕同何美蓉走出北柵村，趕回雙桂村。

他在臨去之前，曾答應趙天賜等人，將何美蓉送回雙桂村李家後，便立刻趕回來協助他們防備土匪的搶劫。

而昨夜，也平安無事。

何美蓉自離開王家後，一路上都悶不哼聲的走着，蕭原看到她那悲悲、戚戚、鬱鬱不樂的樣子，禁不住在心中嘆了口氣：「爲何世間偏多不如意的事？」

他幾乎忍不住想叫何美蓉返回北柵村。

但當他想到李桂生這個痴情漢爲她要生要死的，他只好硬起心腸。

走着、走着，蕭原終於蹩不住開口道：「何姑娘，妳眞的對李桂生一點意思也沒有？」

何美蓉咬咬咀唇，瞥了蕭原一眼，語帶恨意地道：「我一點也不喜歡他，世上又不是只有我一個女子，他爲何一定要娶我？」

「因爲他很喜歡你，你知道麼？」蕭原道：「他爲了你，居然要尋死覓活的！」

何美蓉的臉色微微起了一點變化，咬着咀唇，又不哼聲了。

「何姑娘，難得有一個像李桂生那樣喜歡你的男人，要是換上別的女子，只

怕歡喜還來不及，說起來，這是妳的福氣。妳知道麼，這個世上，有多少女子嫁給她們根本不喜歡，甚至討厭的丈夫，她們不是一樣忍受下去麼？妳能夠嫁給一個喜歡妳，爲你要生要死的男人，眞是幾生修到，不知多少女子羨慕你。」

蕭原說出這番話，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會說出有違他主見的話來。

那大概是因爲，他對李桂生這個痴情漢深深同情的緣故吧。

不過，他說的確是實情。

那個時代，不知多少女子就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一個自己既不喜歡，對方也不愛自己的男人，能夠嫁給一個愛自己的男人，那眞是幾生修到了。

何美蓉默默地聽着，仍然不哼聲，不過，臉上神色又變動了一下。

「何姑娘，妳這麼走出來，也不是辦法的啊。」蕭原又開口說道：「妳總不能東躲西藏的，李家一定不肯罷休的。」

何美蓉這一次咀唇嚅動了一下，似乎想說甚麼，但却又咽住了。

「何姑娘，妳到底有甚麼打算？」蕭原又說道。

何美蓉猶豫了一下，說道：「我說出來，你也不會幫忙我……有甚麼好說！」

「妳何不說出來聽聽。」蕭原誠懇地道：「若是我認爲值得幫忙的，我一定會幫你。」

「眞的？」何美蓉臉上現出一絲喜色。

「我以人格擔保。」蕭原正色道。

何美蓉猶豫了一下，說道：「算了，我還是不說了。」

蕭原試探地道：「妳是不是想我放了妳？還是想我替妳找一個人？」

何美蓉在蕭原說出後一句話時，神色變動了一下，但却沒有吭聲。

蕭原對於何美蓉的沉默，一點也不生氣，又說道：「何姑娘，無論妳心中怎麼想，我可不是妳想像中的那種人。」

何美蓉咬着咀唇，仍不吭聲。

蕭原也就不再說話，兩人默默地走着。

驀地，「砰」然一下槍聲乍然响起。

蕭原驟覺肩頭上恍似被烙鐵烙了一下般，一陣炙痛，他慌忙伸手一拉何美蓉：「快伏在地上！」雙雙撲伏在地上。

肩頭上炙痛難當，蕭原偏頭看一眼，原來肩頭上已被擦出一道血溝來，鮮血汩湧。

不用說，那是被剛才射過來的槍彈射傷的。

幸好開槍的人槍法不大準，又或是倉卒開槍，因此瞄得不大準，要不，蕭原可能已經中槍身亡了。

吸口氣，蕭原電閃般，抽出帶在身上的那支匣子槍。

「砰砰砰……」一陣槍聲爆竹般炸响，槍彈嗖嗖地從蕭原的頭上掠射過。害得蕭原只好將腦袋貼在地上。

他顧慮何美蓉會受驚亂動，關心地急聲說道：「何姑娘，不要動。」

但却聽不到何美蓉的聲息，蕭原起初不以爲意，因爲他將注意力全集中在槍聲响起的那個地方。

他看到，發出槍聲的地方，距他躺着的地方大約二三十丈之外的，一叢野竹之中，有個傢伙不知幹甚麼，兀自舉起一條手臂，揮動着。

蕭原起先猜不出那個傢伙揮動手臂，是在弄甚麼玄虛，而由竹叢間閃吐的槍火，他發現那裏起碼伏着五個人。

對方不停地向他開槍射擊，槍彈不停地從他的頭上掠射過，害得他不但不敢抬起頭來，也無法開槍還擊。

驀地，蕭原的心頭跳動一下。

他發覺，對方的槍火是集中向他身上射擊的，似乎不想侵害伏在他身旁不遠的何美蓉。

而那條揮動的手臂，也忽然間不見了。

這當中一定有甚麼蹊蹺。

蕭原急忙扭轉頭，往何美蓉伏着的地方瞧一眼。

這一瞧之下，他甚麼也明白了。

原來，何美蓉已乘這機會，偷偷地溜了開去，這時已溜出十多丈外。

眼前的情形好明顯，伏在竹叢中的那夥人，是來接應何美蓉的，剛才有一個傢伙揮動手臂，原來是示意何美蓉快快溜走了。

剎那間，他對何美蓉鄙視起來。

「何姑娘，快站住，否則，我會開槍！」蕭原厲聲喝道。

何美蓉頓時窒了一窒，停下來，扭頭往蕭原伏着的地方瞥望一眼。

竹叢中立刻有人放聲大叫道：「阿蓉，不要理會他，快跑啊！」

何美蓉馬上又往前跑。

蕭原咬咬牙，眞想向何美蓉開槍射擊，但結果，他沒有向她開槍。

他雖然惱恨鄙視何美蓉，但却不想傷害她，畢竟，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不是一個窮兇極惡的壞人。

竹叢中那夥人不停地向蕭原開槍射擊，有兩顆槍彈砰砰地射在他身旁的地上，土飛塵揚。

蕭原急忙斜滾開去。

因爲，若是一直伏着不動，遲早會被射中的。

何美蓉已乘機跑出很遠。

槍彈追着蕭原滾動的身形掠射過，幸好沒有射中他。

驀地，他陡然停下來，閃電般抬手朝竹叢掃射了半梭子彈。

竹叢那邊的槍聲立時停止了。

蕭原不敢怠慢，馬上從地上竄起來，竄向丈許外的一棵樹後。

才竄出幾步，驀地，他陡覺腳下一空，整個人便仆跌下去。

這一跌，跌得好重，他暈了一暈。

原來，他跌落一個有兩三尺深的土坑內。

那個土坑雖然不深，却很大，長滿了野草，乍看上去，根本看不出那是一個土坑，蕭原在倉卒之下，更加不會看出來，因此，他不跌下去才怪。

他急忙翻轉身，感到腳踝上一陣疼痛，他忙伸手摸揑一下足踝，痛得他又倒吸了一口氣，還好，踝骨沒有斷，大

概是扭傷了筋骨，噓口氣，他放心了一點。

轉過身，趴在坑沿上，探頭往竹叢那邊望過去，一點聲息也沒有，再往何美蓉跑去的那邊瞥望一眼，却望不到她的踪影。

他試探地向竹叢那邊開了兩槍。

那夥人並沒有開槍還擊。

他馬上猜到，那夥襲擊他的人已溜了。

若不是他扭傷了足踝，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追下去。

如今，他只好眼睜睜地讓那夥人溜走。

這一次，他栽了一個觔斗。

不過，他仍不敢貿然從土坑內站起來，以防那夥人使詐。

窺視了好一會，竹叢那邊仍然沒有一點動靜，他確定那夥人已溜走了，便試着站起來。

驀地，他聽到後面傳來一下聲响。

那剎那，他心頭急跳了一下，急忙扭頭往後瞥望，同時扭身反臂，隨時開槍射擊。

一條人影閃閃縮縮地向這邊走過來。

食指一扣，正欲開槍的剎那，扣動槍機的食指猝然一窒，噓出一口大氣來了。

原來，他在那剎那，已看清楚，那是一個年紀約十五六歲的少年。

也幸好他目光銳利，反應夠快，不然，他一開槍，說不定會一槍將那個少年打死。

他看出，那個少年肯定不是伏擊他的那夥人之中的一個。

因爲那少年的手上，拿着一根樹枝。

那個少年一眼看到扭轉身的蕭原，臉上閃過一抹驚恐之色，立刻扭頭便跑。

蕭原正需要人幫忙，急忙呼叫道：「喂，小兄弟，別跑啊，我不是壞人，我跌傷了腳踝，你可以幫幫忙麼？」

那少年却連頭也不回，往前奔跑。

蕭原苦笑一聲，嘆了口氣，沒有再呼叫那個少年。

那少年却忽然停下來，轉過身，神色驚疑地向蕭原瞧看着。

蕭原忙朝那少年友善地笑笑。

那少年既沒有扭身再跑，也沒有向蕭原走過去，站在那裏，注視着蕭原。

蕭原又朝他笑笑。

那少年大概對於蕭原友善的笑容感到放心一點，思疑地道：「你是甚麼人？」

蕭原忙道：「小兄弟，我是一個專門捉拿土匪壞人的追捕手，剛才受到一夥壞人的襲擊，扭傷了腳踝……」

「你是當差吃餉的？」少年的目光閃爍了一下。

蕭原遲疑了一下，撒了個善意的謊。「是啊。」

跟着又道：「小兄弟，你是那個村的人？」

少年似乎開始相信蕭原不是一個壞人，答道：「我是沙頭村人。」

「你到過北柵村麼？」蕭原用手撐着坑沿，試着站起來。

少年不自禁退了一步，大概看出蕭原沒有甚麼惡意，隨即開口說道：「當然到過，我有一個姨丈住在北柵村。」

「你姨丈叫甚麼名字？」蕭原站起來，試着用扭傷足踝的腳往地上站一下，痛得他立刻「喲」地叫了一聲。

那年答道：「我姨丈姓趙，名叫三富。」

頓一下，接又道：「你是北柵村人？」

蕭原噓了口氣，搖搖頭道：「不是。不過，我認識你姨丈趙三富，我昨晚還和他說過話，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叫趙天賜的，你認識麼？」

「當然認識。」那少年不自覺往前走了一步。「他是我姨丈的兄弟。」

「小兄弟，你可否扶我到北柵村？」蕭原道：「我想返回北柵村。」

「你眞的認識我姨丈？」少年有點思疑地看着蕭原。

「當然是眞的。」蕭原認眞地道：「你若是不相信，那我不要你幫忙，自己走回去。」

說完，爬上土坑，一跳一拐地往來路走去。

走不了幾步，他幾乎被一顆石子弄得踉跌在地上，出於自然反應，他急忙用扭傷的左腳往地上一點，企圖保持身體的平衡，却痛得他大叫一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少年情不自禁地張口發出一聲呼叫，跑前去扶起蕭原。

——看來，他已完全相信蕭原不是壞人。

他邊伸手扶起蕭原，邊說道：「你的腳傷得很厲害麼？我扶你回北柵村吧。」說着，他將手上的那根有拇指粗的樹枝遞給蕭原：「你拿着當拐杖吧。」

蕭原伸手接過，感激地道：「小兄弟，謝謝你。」

跟着又道：「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阿明。」少年道：「你呢？」

「我叫蕭原。」蕭原朝他笑笑：「你怎麼敢跑來這裏瞧熱鬧？你不怕會被子彈射中麼？」

「我在那邊的河間捉魚，忽然聽到槍聲，起初有點怕，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忍不住跑過來看一下。」阿明歪着頭道：「我心裏很害怕的，我是聽到槍聲停下來，才敢跑前來瞧看的。」

「小兄弟，我們走吧。」蕭原用那根樹枝做拐杖，在阿明的扶持下，一拐一拐地往北柵村走去。

協助抗匪　捕手用計

當王永昌知道，蕭原在路上遭到襲擊，何美蓉被一夥人救走後，又氣又急地道：「阿蓉一定是跟了那個叫鐵生的走了，唉，想不到她一顆心仍然向着那個鐵生，大狗媽，我們怎向她爸媽交待？」

王妻後悔地道：「早知道她要跟那個鐵生走，我便不答應收留她！」

「大狗媽，現在怎辦？」王永昌看着妻子。

「我也不知怎辦。」王妻沒有主意地看着丈夫。

跟着，她又生氣地道：「眞想不到，阿蓉爲了那個鐵生，不但做出那麼醜家的事來，還死心塌地跟那個當土匪的鐵生做土匪婆，她眞是不知死活！」

「大嬸，眼前，你們首先要去通知何姑娘的父母。」蕭原開口道。

他受傷的脚踝已敷上跌打生草葯，包紮好。

原來趙天賜懂得跌打醫術，那是祖傳的。

而且，他也練過功夫。

他在蕭原與阿明回到北栅村，聽聞蕭原扭傷了脚踝，便立刻來到王家，瞧看了蕭原扭傷的足踝後，便到村外的山脚上，採了幾種生草葯，搗碎了，敷在蕭原紅腫的脚踝上，用布包紮起來。

蕭原本來疼痛難忍的，但自敷了趙天賜的生草葯後，只覺一陣清涼，疼痛大減。

「大狗他媽，蕭老兄說得對，我們應該通知阿蓉父母一聲。」王永昌對妻子道。

「那就叫阿山去吧。」王妻道：「我到田裏叫阿山回來。」跟着起身走出屋外。

蕭原待王妻走出屋外，才對王永昌道：「大叔，那個鐵生就是何姑娘以前許配的那個未婚夫？」

王永昌點點頭：「正是。」

「那個鐵生怎會去當土匪的？」蕭原問。

「這件事說來話長。」王永昌嘆口氣道。

蕭原沒有說話，等王永昌說下去。

王永昌捲了一支烟，點燃了，吸了一口，才說道：「那個鐵生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年輕人，家境也不錯，與阿蓉青梅竹馬長大的，兩家父母看到兩人相悅，也樂得撮合他們，便在兩年前，將阿蓉許配給鐵生，並定了日子，準備在翌年二月成親。」

說到這裏，王永昌接連吸了兩口烟，才又說下去：「那知道兩人訂親約大半年左右，鐵生的家被人放火燒了，父母與三個弟妹都被燒死，只有他一個命大，沒有燒死，說起來，也眞夠慘的，起先，誰也不知道他家怎會起火的，就在他家被燒後個多月後，忽然在一個夜晚，他摸入同村一戶姓蔣的人家，殺了蔣家的獨子，還將蔣家的房屋燒了，而他跟着也失了踪……後來，村子裏傳說，蔣家的獨子一直很喜歡阿蓉，不甘心阿蓉嫁給鐵生，因而心生毒計，放火燒鐵生的房屋，企圖將鐵生燒死，他便可以叫父母到何家提親，娶阿蓉爲妻……那知被鐵生查出來，便向蔣家報復！」

王永昌說到這裏，將烟屁股摔在地上，長長地吁了口氣，感喟地道：「我以前曾聽人說，女人禍水，阿蓉長得很美，難道她眞的『禍水』？」說完搖頭嘆息不已。

「鐵生殺人放火後，便去當了土匪？」蕭原道。

「起先，誰也不知他跑到甚麼地方，阿蓉曾哭了幾次，過了年後，不知怎的，有人說鐵生當了土匪，阿蓉聽聞之後，又哭了幾次，阿蓉的父母聽聞後，也就對鐵生死了心……之後，雙桂村的李家去提親，阿蓉的父母便答應了，結果，鬧出那些醜聞來。」

「大叔，你爲甚麼答應讓她躲在你家？」蕭原問道。

「是她阿媽央我們讓她在我家躲幾天的，我與大狗他媽一向很喜歡阿蓉，將她當女兒一樣，看到她哭哭啼啼，尋死覓活的，心中不忍，便答應她在我家住幾天。」

頓一下，又說道：「看來，那個鐵生一定暗中有與阿蓉見面，說不定，他們一早已商量好，阿蓉在新婚夜從李家逃出來後，到我家來躲藏，等待鐵生來這裏接她一起離開。」

蕭原同意王永昌的猜測。「極有可能如你說的那樣，不然，那夥人不會在路上襲擊我，救走何姑娘。」

接着又說道：「我猜，那夥人當中，有一個是鐵生，他與同伙來到村子附近的時候，恰好看到我帶着何姑娘離開村子，便偷偷跟着我們，直到我與何姑娘走離村子很遠，認爲不會讓村裏的人聽到槍聲後，馬上趕來查看，便向我開槍襲擊，讓何姑娘乘機逃走。」

「唉，阿蓉眞是不知好歹，居然跟了鐵生去做土匪婆，恐怕她不會有好的下場了。」王永昌嘆息一聲。

蕭原也有同感：「她這麼做，簡眞是毀了自己！」

說到這裏，王妻匆匆地走進屋子，對王永昌道：「阿山已趕去阿蓉家，告知她父母。」

「那你快到灶間去弄飯菜吧，該吃午飯了。」王永昌吩咐妻子。

王妻答應一聲，往灶間走去。

蕭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大叔，又要打擾你，眞不好意思。」

王永昌忙道：「蕭老兄，千萬別這麼說，能夠招呼你吃一頓便飯，求也求不到啊。」

×　×　×

天色快黑下來的時候，阿山回來了。

隨同他回來的，還有何美蓉的父母。

這可是王永昌夫婦想不到的。

就是蕭原，也想不到。

何氏夫婦才走入王家，何妻便哭着對王永昌道：「永昌，阿蓉到底跟了甚麼人走？」

王永昌一邊招呼何氏夫婦坐下來，一邊說道：「表姐，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猜阿蓉是跟鐵生走了。」

何妻一聽，頓時哭得更厲害：「阿蓉她眞沒良心，連父母也不要了，叫我與她爸怎樣向親家交待啊！」

何滿也憂慮焦急得坐立不安，氣急地道：「阿蓉眞沒良心，枉我們養了她十多二十年，爲了一個沒出息的男人，居然丟下我與她娘不理，毫不顧念父母養育之恩，眞是氣煞我了！」

蕭原聽着，心裏大不以爲然，心裏暗道，當初，你夫婦若不是貪圖李家的聘禮，逼女兒嫁給李桂生，又怎會弄出這種不知怎樣收拾的局面來，事到如今，只知責怪女兒，却不知責怪自己！

王妻這時候恰好從灶間走出來，忙向何氏夫婦招呼一聲，並勸慰何妻。「二表姐，別哭啊，哭也不能將阿蓉哭回來的，坐下來喝口茶吧。」

何妻不但沒有止聲，反而哭得更悽慘：「大表妹，阿蓉眞沒心肝啊，她這麼走了，叫我與她爸以後靠誰？怎向親家交待？」

蕭原聽何妻那麼說，對何氏夫婦大生反感。

「滿哥，阿蓉已經走了，急也沒有用，你們到底想不想找回阿蓉？」王永昌皺着眉頭道。

「當然想將她找回來啊！」何滿搓着手道：「要不，我夫妻怎樣向親家交代？」

吐口氣，又說道：「不過，我們根本不知道她跑到那裏去，若她眞的跟當了土匪的鐵生走了，我夫婦就算找到她，也惹不起那夥土匪啊，唉，我眞後悔她從李家走出來，回家後，不將她押回李家，以致弄成如今這種難以收拾的局面。」

「大表妹啊，妳叫我與妳表姐夫怎辦？」何妻又哭喊起來。

王妻忙不迭勸慰她不要哭。

王永昌抬眼望蕭原一眼，嘴唇微微嗡動了一下，似乎想說話，但又忍住了。

蕭原却猜到王永昌想說甚麼，他心裏一萬個不願意。

愁眉苦臉，正在用雙手捂着臉的何滿忽然放下雙手，抬頭望了一眼王永昌，跟着惘然地轉動一下目光，當他的目光瞥住坐在一旁的蕭原時，頓時目光一亮，就像一個遇溺的人抓到一塊救命的木塊那樣，神色動了一下，疾聲道：「你，你不就是曾到我家要找阿蓉的那個蕭原？」

「滿哥，他確是蕭原。」王永昌接口道：「他是一個專門緝捕那些被官府通緝的匪徒的追捕手，今早，就是他帶阿蓉回李家，在路上遭到那夥土匪的襲擊，阿蓉乘機溜走了的。」

「永昌，我知道他是幹甚麼的。」何滿忽然走到蕭原的面前「噗」地一聲跪倒下去。「蕭先生，我求求你，可憐一下我倆夫婦，替我夫婦找回阿蓉，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找回阿蓉的，求求你答應我，我夫婦會永遠記着你的恩德的！」

蕭原被何滿的舉動嚇了一跳——他實在想不到，何滿會跪下來求他幫忙的，慌不迭閃開身子。「大叔，快起來，有甚麼話慢慢商量。」

何滿却不肯起來：「蕭先生，唯有你，才可以替我夫婦找回阿蓉，你若不答應，我不會起來。」

蕭原被他弄得不知怎樣才好：「大叔，起來再說啊。」

王永昌伸手想扶何滿起來，却被何滿撥開他的手：「永昌，蕭先生若不答應，我死也不起來。」

何妻也哭喊着撲倒在蕭原的面前。「蕭先生，求求你，替我夫婦找回阿蓉，就算是做好事，積陰德，你若不幫忙我夫婦找回阿蓉，阿蓉一定會被害死的，你難道忍心阿蓉年紀輕輕的被害死麼？蕭先生，我求求你。」邊說邊向蕭原叩頭。

蕭原被何妻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手足無措，想伸手將她扶起來，却被何妻將手撥開，又不好用强，只好閃開去。

「大嬸，別這樣，快起來再說。」

何妻却不聽他的。

蕭原只好對王永昌道：「王大叔，王大嬸，快扶他們起來。」

王永昌却道：「蕭老兄，你就做做好事，或是當做替李家辦事，將阿蓉找回來，好麼？」

王妻接口道：「阿蓉年輕不懂事，才會做出那種蠢事來，你就當是可憐她，救救她，不然，她遲早會被害死的，請你答應二表姐夫婦。」

蕭原眼見不答應，何滿夫婦可能眞的不肯起來，而事實上，他也不忍心看到一個少女——阿蓉因爲一時的衝動及無知，毀了自己，何況，他曾答應過李祖蔭，替他找回何美蓉，雖然他對何滿夫婦的自私很反感，但看到他夫婦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樣子，又令到他心中大爲不忍，於是，他開口說道：「何大叔，何大嬸，請起來，我答應你們，找回何姑娘。」

何滿夫婦一聽，「咚咚」地叩了幾個響頭，才站起來。

王永昌吐口氣，說家：「現在好了，蕭老哥答應替你們找回阿蓉，那就一定可以將她找回來的。」

蕭原忙接口說道：「王大叔，這一點我可不敢擔保，我只能盡我的能力去找，希望可以將何姑娘找回來。」

「蕭先生，你太謙了，你一定能找回阿蓉的，我夫婦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的恩德。」何滿巴結地道。

「蕭先生，我夫婦不會要你白出力的……不過，也拿不出太多……」何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蕭原頓時有被侮辱的感覺，心中大爲反感。「何大嬸，我答應幫忙你們找回何姑娘，可不是貪圖你們的酬勞，說句實話，你夫婦未必能夠請得起我，老實說，我每捉到一個匪徒，少則三五百，多則二三千塊大洋的酬勞！」

蕭原這一次說的話這麼不客氣，是不忿何妻說的話。

王永昌聽出蕭原的話中有不滿之意，忙說道：「蕭老哥，你大人有大量，二表姐她不會說話，剛才有得罪的地方，請你不要見怪。」

何滿也瞪了妻子一眼。

——他可不是責怪妻子不會說話，得罪了蕭原，而是怪她自作主張，要給蕭原酬金。

說起來，他夫婦兩人倒是很相配——一個小心眼，一個孤寒貪財。

蕭原聽王永昌那麼說，氣才消了，「何大嬸，何大叔，我之所以答應你們找

回何姑娘，一半也是看在李家的份上，因為我曾答應李家，替他們找回他們的媳婦。」

頓一下又道：「眼下我扭傷了腳踝，不能行動，所以不能立刻去找尋何姑娘，最快也要兩三天之後。」

王永昌接口道：「這是當然了，怎能要你一拐一拐地出外去找阿蓉。」

何滿夫婦被蕭原說得臉上訕訕的，不敢再亂說話。

王妻恰好從灶間走出來，說道：「飯菜都弄好了，吃飯吧。」

王永昌忙招呼蕭原與何滿夫婦過去飯桌那邊坐下吃飯。

× × ×

吃過晚飯，由於天晚了，何滿夫婦便留下來，在王家留宿一宵。

蕭原由於不想與何滿夫婦說話，便走到門外坐下來，王永昌也拿了張矮櫈，陪他坐。

蕭原忽然想抽口烟，便問王永昌要了一撮烟絲，一張烟紙，捲好，點燃了，抽吸起來。

王永昌看出蕭原為了何妻的那句話，仍然有點不快，便說道：「蕭老哥，鄉下人不會說話，請你不要放在心上，請看在我的面上，不要再介意。」

蕭原深深地吸了口烟，接長長地吐出來，頓時感到心裏一陣舒暢，笑笑說道：「王大叔，你放心吧，我不會介意的。」

王永昌聽蕭原那麼說，頓時放下心，正想說話，一眼瞥到有幾個人走來，由於天色太黑，看不清那幾個人的樣貌，不過，他從那幾人的身形，認出是趙天賜、趙三富、劉大康、丘中四人。

他馬上對蕭原道：「阿賜他們來看你啦。」

蕭原忙扭頭望去，看到果然是趙天賜與丘中四人，忙站起身來，朝四人道：「趙老哥，你們來找王大叔啊。」

走在前頭的趙天賜笑着提了一下手上的一包東西，說道：「蕭老哥，我們是特地來看望你的，順便替你換葯。」

說着已走到蕭原面前，丘中搶着道：「蕭老哥，你的腳傷好點了麼？」

蕭原坐下來，摸一下足踝，說道：「好多了，多虧趙老哥的生草葯，日後有機會，我倒要跟趙老哥學一下跌打醫術。」

王永昌就這說話之間，已從屋內搬出兩條長板櫈，招呼四人坐下來。

趙天賜邊坐下來，邊說道：「蕭老兄，你太過獎了，你若是有興趣，甚麼時候來學也成。」

蕭原笑道：「那我先謝了。」

趙天賜起身道：「來，待我先替你換過葯再說。」

跟着蹲下來，替蕭原解開腳踝上包紮着的布條，在屋內射出來的黯淡燈光映照下，蕭原看到原本又紅又腫的地方，消退了很多。

趙天賜拿着蕭原腳踝按摩扭捏了一會，才替蕭原敷上帶來的生草葯。

在趙天賜替他的腳踝捏摩扭動的時候，痛得蕭原幾乎流出眼淚水，但當敷上生草葯後，他頓時感到一陣清涼沁膚，疼痛立止。

趙天賜邊替蕭原將腳踝包紮好，邊說道：「再敷兩天葯，便沒有甚麼大礙的了。」

蕭原感激地道：「趙老哥，勞煩你，眞不好意思。」

趙天賜擺擺手，爽朗地道：「蕭老兄，千萬別說客氣話，一點小事，算得了甚麼，除非你不將我當朋友。」

蕭原也爽快地道：「趙老哥，我早已將你當作我的朋友！」

跟着，他轉對趙三富道：「富老哥，阿明走了麼？」

趙三富道：「吃過午飯便走了，他記掛着放在河溝邊的工具，我想留他住一日也不肯。」

「將來有機會，我會到沙頭村去探望他。」蕭原道。

劉大康忽然插口道：「蕭老哥，那夥土匪居然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襲擊你，太猖狂了，我眞躭心斬崩刀那夥土匪會明目張膽地搶劫我們村子。」

丘中跟着道：「蕭老兄，我們今晚來，是想與你商量一下，如何防備抵抗斬崩刀那夥土匪。」

趙天賜接着道：「黃昏時份，盲牛家的阿天，在烏頭崗上打柴的時候，發現了幾個行動鬼祟的漢子，阿天看到他們的身上，似乎帶着槍，他連柴也不敢打，馬上跑回家告訴盲牛，盲牛在吃了飯後，才來告知我，我與大康他們馬上召集了一批人手，在村子各處守望，跟着便來找你。」

蕭原聽着，雙眉皺了起來。

「蕭老兄，你說，我們該怎辦？」劉大康道：「說不定，他們今晚便會來搶劫。」

趙天賜等人都看着蕭原，等他說話。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目前最要緊的是，馬上派人到鄰近的那兩個村子去通知他們一聲，要他們隨時準備來接應，並提高警惕，提防那夥土匪會聲東擊西。」

趙天賜等人聽着，連連點頭，均認為蕭原說得有道理。

趙天賜馬上對他兄弟道：「三富，你馬上到大祠堂，吩咐兩個人立刻趕去螺溪村及黃田村去，知會他們一聲。」

趙三富答應一聲，起身離去。

蕭原摸摸自己的腳踝，嘆口氣道：「可惜我扭傷了腳踝，不然，多……」

趙天賜忙道：「蕭老哥，有你給我們出主意就成了，你行動不便，最好不要勞動。」

蕭原道：「不，多一個人，多一條槍，那就多一份力量，若是土匪來搶劫，我決不會袖手的！」

跟着，他又道：「趙老哥，你們檢查過那尊土炮了麼？」

趙天賜點頭道：「檢查過了，還擦抹過炮膛，還能用。」

「這就好了。」蕭原鬆口氣：「鐵彈火葯也準備好了麼？」

「都準備好了。」趙天賜道。

「趙老哥，我希望你等會叫人將那尊土炮推到村子的中央，那樣，不論土匪從那一個方向進攻，都可以盡快將土炮推到那裏，轟擊土匪。」蕭原道。

「這是個好主意。」趙天賜與劉大康、丘中異口同聲道：「要不是蕭老兄你提議，我們都想不到這一點。」

「蕭老兄，你眞不愧是個經驗豐富的追捕手，對付土匪確是有一手！」趙天賜豎起大拇指。

「蕭老兄，你乾脆替我們拿主意，分派人手，防守村子。」丘中提議道：「我們全聽你的。」

趙天賜與劉大康、王永昌都同聲說好。

蕭原想了一下，點頭說道：「這樣也好，防範禍患，總比亡羊補牢好得多。」

接着又道：「我跟你們到大祠堂去看看，順便分派人手，防守村子。」

趙天賜與丘中搶着站起來，去扶蕭原：「蕭老兄，我們扶你去。」

蕭原確是走不動，道聲謝，便由趙、丘兩人扶他走去大祠堂。

× ×

蕭原這一晚就睡在大祠堂內。

晚上，若是發生甚麼事情，他也可以及時指揮村裏臨時組織起來的自衛隊，應付事故。

將村中的青壯年人組織起來，編成五個小隊，是蕭原的主意。

這樣他就易於分派任務，有利指揮。

趙天賜等人都贊成蕭原這個主意。

蕭原還要趙天賜將村內所有的槍械集中起來，重新編配給五個小隊，這樣，萬一發生了事情，就不致亂糟糟的，不致於出現一處地方無槍抵擋，另一個地方又太多槍械，以致被土匪乘虛而入。

趙天賜他們都沒有異議，一切都聽蕭原的。

——他們已將蕭原當作活菩薩，大救星。

這一晚，一點動靜也沒有。

沒有事發生，那當然最好，趙天賜他們都鬆了口氣。

蕭原却一點也不敢放鬆，因為他曾對付過不少匪幫，深知當土匪的，都是兇殘奸狡之徒，他們為了達到目的，甚麼花樣、詭計也想得出來。

他猜想土匪可能會在日間發動攻擊，因此，在趙天賜與丘中拿早點到大祠堂給他吃的時候，他要兩人今日不要到田裏去幹活，留在村中，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突襲。

趙天賜與丘中對蕭原完全信賴，因此，蕭原說甚麼，他們都聽從。

趙天賜又要兩人去吩咐那五個小隊的人，都留在村中，不要去幹活。

趙天賜要替蕭原換葯，便由丘中去傳達蕭原的意思。

這個時候，正是家家在吃早飯的時間，當然，也有一些村民吃了早飯，到田地裏幹活去了。

村子裏呈現着一片生氣，猪嘈聲、狗吠聲、鷄叫聲，加上小孩的哭聲，沉寂了一夜的村子，又是一片熱鬧。

趙天賜正在替蕭原換葯。

驀地，一下清脆的槍聲震破了清晨的熱鬧與寧靜。

一陣急驟的鑼聲震人心弦地響起來，夾着高叫的人聲：「土匪來了，土匪搶村啊！」

鑼聲不斷，呼叫聲也不斷。

村子裏頓時鷄飛狗吠，大人叫，小孩哭，一片嘈雜聲。

蕭原與趙天賜乍然聽到槍聲響起，同時震了一下，兩人幾乎是同時霍地站起來，蕭原也顧不了還未換上新葯，急聲對趙天賜道：「趙老哥，你快去看一下，土匪從那一面進攻。」

趙天賜看一眼地上的草葯，猶豫地道：「你還未換上葯……」

蕭原截口道：「快去吧，我自己懂得敷上草葯。」

頓一下，緊接又道：「記着，無論土匪在那一面如何狂攻，也不可以將其他幾面的人手抽調到那一面去抵擋土匪的攻擊，以防土匪聲東擊西，令到我們顧此失彼，只可以將負責接應的那一隊人調去，同時，別忘了將那門土炮推去。」

趙天賜連連點頭，蕭原才說完，他便一陣風般，跑出祠堂。

蕭原估計那夥土匪一時之間，不可能攻進村中，因為他在昨晚已分派好人手，在村子的四面防守，無論土匪從那一個方向進攻，防守在任何一面的那一小隊人手，都可以抵擋一陣子。

而剛才槍聲乍響後，響起的呼喊聲及鑼聲，是分別爬上村中幾棵最高的大樹上，負責瞭望的村民發出的。

蕭原匆匆將趙天賜帶來的草葯敷上，包紮好，試着往地上站一下，不怎麼痛，他立刻將匣子槍抽出來，一拐一拐地向祠堂外面走出去。

他要親自去看一下，不然，他實在放心不下。

何況，在槍械短缺的情形下，多了他那支匣子槍，便多了一份抵抗的力量，因此，他不顧腳傷仍未好，也要去參與抵抗土匪的進攻。

才走出祠堂，劈面便遇上急匆匆奔來的趙三富。

「蕭老哥，阿賜叫我來告訴你，土匪從村子的東面進攻。」趙三富喘着氣道。

「快帶我去看一下！」蕭原急不及待地道：「土匪的人數多麼？」

其實，他從那一陣陣激烈的槍聲，已聽出，土匪的人數不會少，除非土匪擁有機關槍，不然，槍聲不會這麼激烈的。

「土匪的人數大約有二三十人，向我們猛烈進攻，幸好我們早已準備好你教我們造的火油彈，將火油彈擲過去，才能阻擋一下土匪的進迫。」趙三富急促地道。

原來，蕭原看到村子裏只有十多條槍，很難抵擋得了土匪的攻擊，便教他們用煤油裝在瓶子內，瓶口用破布塞着，造了幾十個火油彈，用來阻擋土匪的進攻。

「那門土炮推到東面了麼？」蕭原

問。

「我跑來的時候，阿中他們正推去。」趙三富道。

話口未落，驀然間，「轟」的一聲，地面似乎震動了一下，蕭原與趙三富只覺耳鼓嗡鳴了一下。

「他們向土匪放炮了！」趙三富喜叫道。

蕭原吐口氣，說道：「有了那門土炮，一定可以將那夥土匪打退的。」

隨即又急聲問道：「其他三面有發現麼？」

「暫時還未有。」趙三富抬頭往村子內那幾棵最高的大樹掃了一眼。「若是土匪偷偷地從另外三面偷襲，樹上放哨的阿山他們，一定會發現的。」

「好，我們馬上去看看。」蕭原拐着脚急急往前去。

趙三富忙道：「蕭老哥，你的脚傷還未好，還是留在祠堂吧。」

蕭原擺擺手道：「不，多一個人，總比少一個人好。」拐着脚繼續往前走。

趙三富聽他那麼說，知道勸不了，急忙跑前幾步，扶着他往槍聲激响的方向走去。

「轟」的一聲，又是一下震响。

趙天賜他們又向土匪發炮了。

× × ×

那夥土匪似乎非要攻進村子不可，雖然趙三富他們不停地擲出點燃了的火油彈，及發炮，也只能暫時阻遏一下那夥土匪的進攻，待炮聲一停，那夥土匪又像瘋狗一樣，衝撲前去。

蕭原與趙三富趕到去的時候，趙天賜剛好下令開炮，充當炮手的那個中年漢子立刻點着引子，只聽先是嗤的一聲，繼之轟然一聲巨响，炮火閃吐，射向二三十丈外的地方。

那裏本來人影閃掠竄躍的，在炮聲响起的剎那，人影頓杳，繼之响起一兩聲痛叫，激烈的槍聲也停遏了一下。

蕭原與趙三富走到趙天賜的身邊，趙天賜一眼看到蕭原，頓時喜道：「蕭老兄，你也來了？」

隨即省起蕭原的脚傷，忙又道：「你脚上的傷還未好，你怎麼不留在祠堂內？」

蕭原從墻頭上往外望出去，只見這一眨眼的工夫，二三十丈外又有人影閃動，他關心地道：「趙老哥，我怎能呆得下去啊，我們的人有傷亡麼？」

「暫時還未有。」趙天賜吁口氣：「不過，那夥土匪的槍火好犀利，我們只有兩支步槍，一支駁壳槍，還有五支獵槍，根本阻擋不了他們的進攻，幸好有那尊土炮，還能夠阻擋一下，但我們的人都被土匪的槍火壓得幾乎抬不起頭來。」

「三富，其他的地方沒有動靜吧？」趙天賜接着說道。

趙三富搖搖頭：「暫時還未發現。」

「幸好其他三面沒有動靜，要不，我們就很難應付了。」趙天賜帶點慶幸地道。

就在說話之間，槍聲又轉趨激烈。

蕭原往兩邊掃一眼，發覺伏在墻下，匿在屋角後，樹身後的「自衛隊員」雖然被土匪的槍火壓得幾乎抬不起頭，只能不時還擊一兩槍，却是胡亂往那邊射擊，根本就沒有瞄準。

蕭原不禁皺了一下眉頭，跟着往前望去。

只見那些土匪又逼前了數丈，一邊開槍，一邊呼叫着往前竄躍閃進，氣焰囂張。

蕭原瞄準了一個土匪，食指一扣，「砰」的一聲，開了一槍。

那個土匪應聲嚎叫一聲，揮手踢脚的仰跌在地上。

那些土匪立時被震住，慌不迭各自找地方匿藏，跟着朝這邊猛烈射擊。

趙天賜與趙三富看到蕭原一槍便射倒一個土匪，不禁高興地道：「蕭老兄，你的槍法眞準。」

蕭原擺擺手道：「趙老兄，我們的槍火雖然不及那夥土匪，但若是我們的人個個都瞄準了才開槍射擊，一定可以阻嚇住那些土匪往前衝的，就像剛才那樣，我一槍射倒了一個，他們不是馬上便躲匿起來，不敢再肆無忌憚地往前衝來麼？」

頓一下，又道：「他們也是人，一樣怕死的，只要我們射倒他幾個，看他們還敢不敢那麼猖狂！」

趙天賜與趙三富聽得連連點頭：「蕭老兄，我馬上叫三富跑去對他們說，瞄準了才開槍。」趙天賜跟着叫趙三富跑去通知那些有槍的自衛隊員。

蕭原扭頭看一下正在往那尊土炮裝鐵砂石塊及火葯的村民，轉回頭對趙天賜道：「趙老哥，等一會不要隨便向土匪開炮，待他們衝進一點，才對準他們開炮，這樣，可以一下子殺傷他們不少人的！」

趙天賜點頭道：「好。蕭老兄，你就替我指揮吧，我對於這方面，一點經驗也沒有。」

蕭原忙道：「趙老兄，這裏還是由你來指揮，我從旁協助你……」

趙天賜發急地道：「蕭老兄，我說的是眞心話……」

蕭原急忙截斷趙天賜的話，說道：「趙老兄，我知道你說的是眞心話，你要知道，我是外人，他們未必都肯聽我的，你是本村人，而且素有聲望，由你出面指揮，他們都會聽你的，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趙天賜連連點頭道：「我明白，我明白，蕭老兄，是我剛才誤會了你的意思。」

就在這說話之間，那些土匪又呼嘯着從躲匿的地方閃竄出來，邊開槍邊往前衝。

趙天賜咬着牙，瞄準了開了一槍。

他的槍法沒有跌打醫術那麼了得，那一槍並沒有射中那個土匪。

蕭原又開了一槍。

一個土匪應聲身子一歪，摔倒在地上，再沒有起來。

跟着，那些有槍的村民斷斷續續地開槍射擊，有幾個土匪應聲被打倒，但也有幾槍射不中。

趙天賜又開了兩槍，終於射中一個

土匪。

那些土匪傷亡了好幾個，馬上又躲匿起來，不停地向這邊開槍射擊。

趙天賜依照蕭原的吩咐，朝那些村民打手勢，示意他們不要開槍，不要理會那些土匪的射擊。

那些土匪射擊了一會，看不到村民這邊有人還擊，又蠢動起來，陸續有人從躲匿的地方竄出來。

蕭原要趙天賜示意那些村民不要開槍，讓那些土匪衝近一點，才集中火力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那就能夠一下子殺傷對方多一些人，說不定，還可以將那些土匪打走。

趙天賜馬上朝那些村民打手勢。

蕭原跟着跑到那尊土炮前，吩咐那兩個炮手將土炮推前一點，炮口偏移一點。

隨即，他又一拐一拐地跑回趙天賜的身邊，從墻頭上窺視着那些土匪的動靜。

那些土匪終於又從躲匿的地方竄出來，邊開槍邊叫囂着往前竄衝。

起初，他們還有點小心翼翼的，看到村民這邊一點動靜也沒有，漸漸大膽起來，不知是誰叫了一聲：「衝啊，殺他媽的一個鷄犬不留！」其他的土匪馬上呼應吶喊，往前急衝。

一時之間，土匪的聲勢嚇人。

有幾個村民便被嚇得臉色發白，手震脚顫，差一點沒有轉身撒腿便跑！

趙天賜也幾乎忍不住向土匪開槍，被蕭原伸手按住他握槍的手，他才沒有開槍。

「鎮定一點，再讓他們衝近一點，才開槍！」蕭原壓着聲道：「這一次，一定要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那些土匪看到村民仍然沒有動靜，更加得意忘形，有一個傢伙大叫道：「弟兄們，那些鄉巴佬大概都溜走了，我們殺進去，搶他媽的一個痛快的！」

其他的匪徒立刻呼應吶喊着，肆無忌憚地往前衝。

蕭原沉着氣，待那些土匪衝前十多丈，才猛地大喝一聲：「開槍！」食指一扣，首先開了一槍。

一個土匪大叫一聲，四仰八叉地跌了下去。

趙天賜也跟着開槍射擊。

這一次，他一槍便射倒一個土匪。

其他的村民聽到蕭原的大喝聲，馬上開槍向土匪射擊。

「轟」的一聲巨响，那尊土炮也怒吼一聲。

那些土匪頓時人仰馬翻，沒被打中的慌不迭扭頭往回跑，那種狼狽的樣子，與剛才的肆無忌憚，簡直兩個樣子！

蕭原當機立斷，疾喝道：「衝啊！殺光那些天殺的土匪！」

趙天賜第一個呼應着，翻身跳過那堵大半人高的磚墻往那些潰散奔竄的土匪衝去！

「殺啊！」其他的村民呼叫着，紛紛從伏着的地方閃出來，衝前去！

蕭原由於脚傷的關係，只好站在墻後，看着那些村民開槍的開槍，沒有槍的便揮動手上的鋤頭及禾槍，衝殺向那些狼狽潰退的土匪。

他長長地舒了口氣。

如無意外，這一次，村民一定可以將那夥土匪打去！

驀地，一陣急驟的銅鑼聲乍然响起，同時有人大聲呼喊：「北面有土匪偷襲啊，快趕去北面啊！」

鑼聲與叫聲中，北面有槍聲响起。

蕭原心頭一震，扭頭往北面望去，並且朝那兩個炮手及幾個村民喝道：「快將土炮推到北面！」

那兩個炮手與幾個村民答應一聲，急不迭推動那尊土炮，往村子的北面走去。

正在追殺那些潰退的土匪的趙天賜等人在乍然聽到鑼聲及叫喊聲的刹那，都吃驚地窒停下來，有幾個村民還想往回跑。

蕭原一眼瞥望到，忙大叫道：「快追下去，別讓土匪有喘息的機會，不然，我們就會兩面受敵，趙老兄，你放心吧，北面那邊的土匪，劉老兄他們應付得了。」

趙天賜本來也想往回奔的，聽了蕭原那番呼叫，他馬上大聲喝叫道：「鄉親們，放心跟我衝殺那些土匪吧，衝啊！」

那些村民立刻呼喊一聲，向那些土匪衝殺！

× × ×

蕭原拐着脚，匆匆趕到村子的北面，看到劉大康那一隊人拚死抵擋那夥偷襲的土匪，並沒有被土匪攻破防守綫，頓時鬆了口氣。

剛好，那尊土炮亦已推到來，他心頭更定了。

他找到伏在一間猪欄墻下的劉大康，說道：「劉老兄，對方有多少人？」

「大約十多個。」劉大康扭頭看清楚蹲在他身邊的是蕭原，不禁着急地道：「蕭老兄，你怎麼來了，你脚上的傷……」

蕭原朝他笑笑：「放心吧，瞧，我不是走來了麼？」

劉大康急聲道：「東面怎麼樣了？你知道麼？」

「趙老兄那兩隊人已將那夥土匪打跑了，正帶人追下去，我剛從那邊跑過來的。」蕭原話未說完，驀地開了一槍。

一個從一棵樹後竄躍出來的土匪應聲跌落地上。

換來的，是一陣急激的槍聲，槍彈射在墻頭的灰泥上，發出「噗噗」的悶响聲，蕭原與劉大康慌不迭蹲下去，伸伸舌頭。

蕭原扭頭看到那兩個炮手已將「彈葯」已裝好，忙疾聲叫道：「快將炮口向右邊偏移半尺左右，然後點火開炮！」

兩個炮手答應一聲，急急將土炮向右邊轉移半尺左右，跟着點燃葯引，「轟」的一聲大响，炮口閃吐出一蓬火光，飛射向槍聲不斷响起的地方。

——那地方，就是那十多個土匪匿伏着的地方。距劉大康蹲伏的那間猪屋，大約十五六丈遠。

那裏的樹木立時被轟射得葉飛枝斷

，硝烟瀰漫，同時有兩聲痛呼聲响起。

但是，也有幾條人影於烟霧瀰漫中，往這邊猛衝過來，邊衝邊開槍射擊。

蕭原急對劉大康道：「快叫他們開槍射擊！」他說話中，已朝衝撲前來的人影連開五六槍。

有兩條人影應聲摔倒，但馬上又爬起來，與其他的匪徒繼續衝撲前來。

劉大康也急忙開了一槍。

但却沒有射中那些土匪。

跟着，不用劉大康呼叫，有槍的那幾個村民亦紛紛開槍射擊。

但却只有疏落的四五下槍聲，蕭原聽出，那些全部都是獵槍或土槍發出的聲响。

有幾個村民奮力擲出火油彈，只聽「砰砰砰」幾聲，火焰爆燃，總算稍爲阻遏了一下土匪的撲攻。

但隨即又在一個壯健如牛的土匪呼喝下，又蜂擁衝前來。

劉大康吸了口氣，疾聲道：「斬崩刀，他就是斬崩刀！」伸手指着那個不斷呼喝着、兇猛異常、壯健如牛的土匪。

蕭原急忙轉動目光，望着那個壯健如牛的土匪，抬手朝對方開了一槍。

那一槍却沒有打中那個土匪，但也嚇得他往橫裏閃跳開去，接連向蕭原這邊開了三槍，又左閃右竄地呼喝着衝前去。

蕭原又朝那些土匪開了兩槍，但都沒有射中。

原來，那些土匪學精了，不再大模大樣地往前衝，一個躬着腰，左閃右竄地往前竄撲，令到蕭原槍法那麼準的高手，也很難射中他們。

蕭原衡量一下己方的實力，發覺就憑他們幾支槍——其中有些是威力不大的獵槍，根本不可能阻擋得了那十幾個土匪的撲攻，他希望憑着那門土炮，可以阻遏那些土匪，不然，他們遲早會守不住。

他扭頭看一眼，那兩個炮手已裝好「炮彈」，他馬上對劉大康道：「叫他們不要開槍，讓土匪攻上來，我們用炮轟他！」

劉大康忙呼他手下不要開槍。

他們這邊的槍聲一停，土匪馬上呼喊叫囂着，邊開槍，邊直起身猛衝前去。

蕭原看着，他的眉頭不禁皺起來。

原來，那夥土匪很狡猾，以散兵的方式往前衝，那尊土炮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一炮射出去，只能殺傷對方兩三個人，那根本阻遏不了對方的撲攻，只要讓對方突破防守，衝入村中，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劉大康緊張地疾聲對蕭原道：「蕭老兄，該開炮了吧？」

蕭原猛扭頭朝那兩個炮手喝叫：「開炮！」

那兩個炮手立刻開炮。

「轟」一聲大响，那一炮只轟倒一個土匪，其他的繼續衝前去。

蕭原咬着牙，瞄準那個叫斬崩刀的匪首連開三槍。

他希望將那匪首射倒後，令到那些土匪在蛇無頭的情形下，鬥志消散，不戰自退。

但那匪首不但狡猾，而且身手敏捷，那三槍居然射不中他。

劉大康亦跟着開槍，並大叫：「開槍，開槍射死那些天殺的！」

「砰砰啪啪」的，有槍的幾個村民慌不迭開槍射擊。

沒有槍的，也向土匪擲出火油彈。

忽然，有一個村民大叫道：「大康，土匪快衝到來了，怎辦？」

「殺，殺死他們！」劉大康驚急地大叫。

蕭原心頭一沉，扭頭疾聲向正在裝「炮彈」的兩個炮手道：「快將炮口轉向左邊，開炮轟他們！」

那兩個炮手答應一聲，在那幾個協助他們的村民的幫忙下，將土炮向左邊轉動，跟着發炮。

轟的一聲大响，那一炮打空了，但却震得那兩個快要衝近村屋的土匪慌不迭趴下去，躲在那間村屋旁邊一堵矮墻下的三個村民，立刻向那兩個土匪擲出三個火油彈。

火油彈擲在那兩個土匪的身前，爆燃開來，火油洩在兩人的身上，着火燃燒。

那兩個土匪慌不迭跳起身來，用手撲打身上的火苗，拍打了幾下，又趴倒在地滾動起來。

那一邊雖然暫時阻遏了那兩個土匪的衝撲，當中那面，已快被爲首那個匪首率領的幾個土匪衝破。

蕭原由於脚上的傷還未好，行動不便，不能及時趕過去援救，只好不停地朝那邊開槍射擊，希望可以牽制住那幾個土匪的衝撲。

但由於那面有不少樹木，那幾個土匪就利用那些樹木作掩護，令到蕭原很難射中他們。

換言之，他牽制不了那幾個土匪的衝撲。

劉大康自然也看到情形不妙，但他也束手無策，情急之下，他大叫道：「阿海，移動炮口，向那幾棵樹轟一炮！」

兩個炮手馬上移動炮口，跟着放了一炮。

「轟」的一聲，那一炮將幾棵樹轟倒，嚇得那個匪首與幾個手下慌不迭往後退避，總算暫時阻遏住那幾個土匪的攻勢。

劉大康想不到自己這一着，居然阻擋了那些土匪的撲攻，禁不住喜叫一聲，鬆口大氣，伸手抹抹頭上的汗水。蕭原却一點也不樂觀，因爲他從眼前的情勢看出，若是沒有人手趕來增援，這裏遲早會被攻破。

他本來以爲東面的趙天賜可以很快便撥出一部份人手趕來增援的，但他聽到東面的槍聲忽然轉趨激烈後，他便知道，趙天賜那邊可能已被土匪牽制住，說不定還陷於險境之中。

他如今只盼望鄰近那兩個村子的人趕來援救，否則，一定會被土匪攻入村子。

「劉老兄，怎麼那兩個村的人還未趕

到來？」蕭原邊開槍，邊急切地對劉大康道。

「他們已答應與我們聯防，應該趕來支援的啊！」劉大康急促地道：「他們不會臨時變卦吧。」

「劉老兄，若是沒有人手趕來支援，遲早會被土匪攻入村子的。」蕭原憂急地道：「但願他們沒有變卦。」

正說之間，那個匪首和幾個土匪又展開進攻。

激烈的槍火壓得那面的村民根本無法還擊。

看來，那個匪首已發了狠，非要攻破那一面的防守不可！

蕭原看着，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一個應付的辦法。

驀地，他想到一個解一時之危的辦法，忙對劉大康道：「劉……」

他在開口說了一個「劉」字，驀地，在那夥土匪的後面，响起一陣槍。

向他們進攻的土匪頓時着了慌，馬上掉轉頭，往後面開槍還擊。

蕭原也不管忽然在土匪後面開槍的是些甚麼人，馬上振臂呼喊道：「鄉親們，螺溪村的人已趕來支援我們了，我們快衝殺出去，與他們裏應外合，殺那些狗娘養的土匪一個人仰馬翻！」

呼喊聲中，他不理會脚上的傷痛，當先衝出去了。

那些村民本來被土匪的攻勢弄得鬥志渙散，陡然間驟聞土匪的背後响起槍聲，跟着又聽到蕭原的呼喊聲，頓時精神大振，鬥志再起，吶喊着往前衝去。

在後面開槍的，果然是螺溪、烏頭兩個村的人，他們一邊開槍向土匪射擊，一邊大叫着向北柵村的人表明身份。

那些土匪在裏外夾攻之下，陣勢大亂，慌不迭往北面竄奔。

北柵村的人恨透了那些土匪，與螺溪、烏頭村的人痛打落水狗，一直追殺出老遠，看看追不上了，才收隊返回村裏。

×　×　×

除了幾個負責在村子四面樹上放哨的少年人外，北柵村的男女老少，以及螺溪、烏頭兩村趕來救援的人，都齊集在大祠堂內外。

大祠堂的內外都擠滿了人。

這一次，北柵村的人可說大獲全勝，在螺溪、烏頭兩村自衛隊的馳援下，不但打跑了斬崩刀那夥土匪，還撿獲了幾支長短槍。

爲了表示對螺溪、烏頭兩村馳援的感謝，趙天賜等人與村中的父老商量過後，決定在大祠堂內設宴招待兩村趕來馳援的人。

而蕭原也被村中的人視爲大恩人，大英雄。

因爲，趙天賜當衆向村中所有的人宣佈，他們這一次能打走斬崩刀那夥土匪，全憑蕭原調度有方，應敵得法，並負傷奮勇抗敵，因而才能支持到螺溪、烏頭兩村的人趕來援救，打跑土匪。

一個外鄉人，不爲錢財，捨命與村中的人打跑土匪，那當然得到全村人的敬仰感戴。

人多好辦事，在黃昏時，大祠堂內外擺放了十多張大圓桌子，上面放滿了酒菜，每張桌子都坐滿了人，猜拳鬧酒之聲不絕於耳。

蕭原與趙天賜、劉大康、丘中、趙三富等人坐在一桌，丘中等人輪番向他敬酒，幸好蕭原的酒量不錯，沒有被他們灌醉。

所有的人都很高興，爲了能夠打跑斬崩刀那夥土匪，保住村子而高興。

因此，場面熱鬧得很。

本來，蕭原扭傷的左脚踝因爲奔走的關係，又開始腫起來，幸得趙天賜替他舒筋活絡，再敷生草葯，他的脚踝才沒有那麼痛。

席間，蕭原不想掃人家的興，所以，他沒有將心中的顧慮說出來，因此，他沒有勸趙天賜等人不要喝太多的酒。

直到吃喝得差不多的時候，他才對有三四分酒意的趙天賜低聲說道：「趙老哥，別再喝了，提防斬崩刀那夥土匪不甘失敗，來個回馬槍！」

趙天賜聽蕭原那麼說，頓時醒了兩分酒，連連點頭道：「蕭老兄，你不提醒我，我亦已想到了，今晚，我們一定要嚴加提防！」

蕭原聽趙天賜那麼說，頓時放下心來了，「趙老哥，你想到就好了。」

「蕭老兄，要不是你，我們一定保不住村子，有你在，我們都很放心，」趙天賜感激地道。

「趙老哥，天快黑了，等一會，也該叫螺溪、烏頭兩村的人回去了。」蕭原最怕別人對他說些感恩戴德的話，忙岔開話頭。

「嗯，待他們都吃飽，便叫他們回去。」趙天賜打了個飽呃。「蕭老兄，千萬別客氣啊，你吃飽了麼？」

「飽了。」蕭原笑說道：「肚子是最公道的，飽了，便再吃不下，若是餓了，才不會客氣，吃飽再說！」

「蕭老兄，來，我再敬你一杯。」趙三富忽然走到蕭原的身邊，手上拿着一杯酒。

蕭原嗅到趙三富說話時，噴出一股酒氣，知道他喝醉了，忙站起來對他說道：「三富哥，夠了，明天我再陪你喝，好麼？」

施美人計　圍殲悍匪

今晚的天氣頗悶熱，天邊還不時閃劃出電光，偶爾，有一聲悶雷聲響起，看樣子會有雨下。

蕭原與趙天賜、王永昌、丘中、劉大康等人坐在大祠堂的天井上說着話。

爲防斬崩刀那夥土匪會來個回馬槍，在夜晚摸黑來偷襲，趙天賜已依照蕭原的意思，派出人手，在村子內外放哨。

由於天氣悶熱的關係，今晚的蚊子特別多，不住地往人身上叮，搞得蕭原等人坐不安寧。

蕭原一掌拍打在小腿上，將一隻蚊子拍死，看了趙天賜一眼，說道：「趙老兄，你知道那個匪首斬崩刀的綽號是怎

麼來的麼？」

「聽說過。」趙天賜道：「幾乎這附近幾十里內的鄉村，都聽聞過斬崩刀這個綽號的來由。」

「斬崩刀這個天殺的，可是這一帶地方的聞人！」劉大康接口道：「小孩子聽到斬崩刀這三個字，本來哭着的，也會馬上收聲不敢再哭！」

「這麼說來，斬崩刀可是一個教人聞名喪膽的傢伙啊！」蕭原對斬崩刀這個人大感興趣。「他本來叫甚麼名字的？」

「他本來姓名叫石剛。」趙天賜道：「他之所以被人叫斬崩刀而不叫他本來的姓名，據說，他未當土匪頭子時，本是一個打鐵的，後來不知怎的，忽然扔下那間打鐵舖，跑去幹土匪，起先也不怎麼出名，但在一次土匪的內鬨中，他終於冒出頭來，斬崩刀這個外號，也是在那一次的內鬨中得到的。」

蕭原靜靜地聽着趙天賜在說，對於斬崩刀石剛這個人，更加感到興趣。

在那次內鬨中，斬崩刀協助一個小頭目，火併當時的土匪頭子禿尾龍，結果，禿尾龍被幹掉，他的親信手下也殺個清光，單是被斬崩刀，便幹掉了十二個，那一次，他是用刀幹的，據說，他一口氣幹掉十二個後，那柄刀的刀口有幾處崩捲了。斬崩刀這個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這個傢伙好兇殘啊！」蕭原聽着，也為之動容。

接着，他又道：「他是不是後來幹掉了那個他曾協助過的小頭目，自己做了頭子？」

「蕭老兄，你怎會猜到的？」趙天賜與丘中等人異口同聲脫口說道。

「不錯，他後來確是將那個升做頭子的小頭目幹掉，自己做了頭子。」劉大康道。

「趙老兄、丘老兄，你們想一下，他既然能協助那個小頭目拚掉禿尾龍，最終的目的，是想自己做頭子，他協助那個後來當了頭子的小頭目，只不過是實現他野心的第一步，因此，他必然會幹掉那個小頭目，達到做頭子的目的。」

趙天賜等人聽蕭原說得有條有理，對他不禁大為折服。

「趙老兄，你們怎會知道這麼多的？」蕭原好奇地問道。

「我們也是聽回來的。」趙天賜道：「至於是誰傳出來的，我就不清楚了。」

「斬崩刀那夥土匪，一向都是在這一帶地方橫行的麼？」蕭原看着趙天賜。

趙天賜點點頭。「斬崩刀這股土匪一直在附近一帶的幾個縣出沒，他一向只揀肥肉來吃，對於我們這種沒有甚麼油水的窮村子，不屑一顧，不知怎地，他這一次居然連豬骨頭也啃。」

王永昌接口道：「我們這個村子就數王老財最有錢，也不過有幾十畝地、十多頭牛，家中的錢財不過千，與雙桂村的李家比起來差遠了，眞不明白，斬崩刀為何會來搶我們這個村子。」

「我們雖然沒錢，今日若是讓斬崩刀這股土匪攻入村裏，大肆搶掠之後，我們就慘不堪言了。」丘中說。

「這一次若不是蕭老兄，我們一定逃不過斬崩刀那股土匪的洗劫！」王永昌拿出一包烟絲來，招呼衆人抽烟。

蕭原忙道：「王大叔，千萬別這麼說，是你們齊心協力，奮勇抵抗，保住村子的。」

王永昌抽了口烟，忽然說道：「蕭老兄，不知那個鐵生是否跟了斬崩刀那夥土匪，若是要想找回阿蓉，那就棘手了。」

蕭原捲好一根烟，才說道：「王大叔，你放心，我既然答應過幫她父母及李家找她，無論怎樣艱難棘手，我也要將她找回來！」

「永昌，是怎麼回事？」趙天賜好奇地問。

丘中、劉大康也好奇地瞧着王永昌。

「是這樣的……」王永昌噴了口烟，將何美蓉自李家走出來，到蕭原半路被襲擊，何美蓉被人救走的先後經過，一一說出來。

× × ×

斬崩刀那股土匪大概在日間吃了大虧，元氣大傷，無力反噬一口，因此，這一晚，北柵村平安無事。

那場雨，結果在天亮時才落下。

蕭原昨晚一夜沒有闔眼，也樂得在清涼的下雨天，好好地睡一覺。

結果，他一覺睡到近晌午才醒過來。

他馬上便看到趙天賜坐在對面的板櫈上，等着他睡醒。

他急忙起身下床，不好意思地對趙天賜說道：「趙老哥，你來了很久？」

趙天賜笑笑，說道：「剛來，我帶了藥來，換過藥後，到我家去吃午飯。」

蕭原往天井看一眼，這才發覺，雨已經停了。

「趙老兄，勞煩你日日來替我換藥，已經不好意思，怎好意思又去打擾你？」

趙天賜道：「蕭老兄，你這樣說，太客氣了，家常便飯，只怕你吃不慣。」

蕭原忙道：「趙老兄，我可不是甚麼達官貴人，有甚麼吃不慣的，我洗臉後，馬上到你家去，叨擾一頓午飯。」

「蕭老兄，別心急，換了藥，慢慢才到我家不遲。」趙天賜笑說道。

× × ×

趙天賜說是家常便飯，其實不是。

那一頓飯，在城裏有錢人的眼中，或許不屑一啖，但在鄉下地方，而又是普通的人家，那一頓飯簡直就是一席酒菜。

那頓飯不但有鷄、有豬肉，還有魚、有酒。

一頓飯有鷄魚肉，那時候，在鄉下人家來說，只有喜慶節日，才有機會吃到，平時，桌面上若是擺放了一碟肉，或是一碟魚，那一頓飯，算是豐富的了。

趙天賜還找了他兄弟趙三富、王永昌、丘中、劉大康、何艮四人作陪。

蕭原看到趙天賜那麼破費，心中大是不安。乘着逗趙天賜的小兒子說話的機會，掏出兩個大洋，塞在小孩子的手

中，說是給他買糖吃的。

趙天賜起先硬是要小兒子將兩塊大洋還給蕭原，後來蕭原假裝生氣，他才讓小兒子收下。

那一頓飯，六人吃得很愉快。

趙天賜五人不但將蕭原看作朋友，還視他作親人。

吃喝中，話題很自然又扯到昨天與土匪激戰的情形上面，蕭原便乘機將昨晚想到的一個主意，向五人說出來。「趙兄，我看，你們最好趁這個機會，組織一支自衛隊，那樣，若是遇上甚麼事情，也不會手忙腳亂，應付不及！」

趙天賜五人都認為蕭原這個提議不錯，紛紛贊成。

「蕭老兄，你這提議很好，昨日我們一共撿獲九條長短槍，連同那天撿到的兩支駁壳槍，一共有十一條槍，若再說動王老財拿出那三支漢陽造，合共有十四條槍，再加十多二十支土槍，足夠成立一支自衛隊了。」趙天賜興奮地道。

「那我們今晚便召集村中的青壯年到大祠堂，宣佈成立自衛隊。」趙三富舉手道。

「天賜，我看，最好先徵求一下村中父老的意見。」何艮穩重地道。

王永昌與丘中及劉大康都點頭附和。

趙天賜喝了口酒，說道：「這種大事，當然先要徵求村中父老的意見。」

「經過昨天的事情，我相信幾位父老不會反對成立自衛隊的。」劉大康說道。

「來，為我們快要成立的自衛隊，乾一杯。」趙三富舉杯說道。

衆人說一聲「好」，紛紛舉杯，互相碰了一下，各自一飲而盡。

忽然間，蕭原說道：「王大叔，大狗好像來找你。」

話未說完，大狗已從門外走入屋內，急促地對王永昌道：「阿爸，阿媽要你馬上回去。」

王永昌怔了一下，說道：「大狗，你媽叫我回去有甚麼事？」

「阿媽說是要緊事。」大狗道。

「到底是甚麼要緊事？大狗，你說啊。」王永昌沉下臉，對大狗喝道。

「阿媽……她……不準我說……」大狗囁嚅地道。

「大狗，你連阿爸也不說！」王永昌怒道。

大狗遲疑了一下，看到父親發怒，忙說道：「阿爸，是阿媽叫我不要亂對人說的，……蓉……表姐……她忽然跑回來了。」

「甚麼？」王永昌霍地站起來，睜大雙眼，瞧着兒子。「你說阿蓉回來了？」

大狗被父親的舉動嚇了一跳，畏縮地道：「是眞的，我們正在吃午飯的時候，蓉表姐忽然走入來！」

「好，我立刻回去看看。」王永昌對趙天賜五人打個招呼，與兒子匆匆離開趙家。

蕭原在乍聽大狗說，何美蓉忽然自動回到王家，那剎詫愕了一下，他幾乎不相信自己聽到的是眞的。

後來想一下，他隱隱感到，何美蓉的忽然回來，其中可能有甚麼原故，他幾乎忍不住想跟王永昌一起去看一下，何美蓉到底為何會忽然跑回來。

他馬上發覺若是貿然跟王永昌回家，那太冒失了，忙壓下心中那份好奇及衝動。

待王永昌與大狗走出屋外，趙三富馬上說道：「蕭老兄，大狗說的那個蓉表姐，是那天你送她回雙桂村，半路被人襲擊，被人搶去的那個何……蓉的，亦即是永昌的表姨甥？」

蕭原點頭，道：「不錯，就是她。」

「永昌說她可能跟那個當了土匪的前度情人走了，她怎麼又跑回來？」丘中不解地道。

「會不會她又不想當土匪婆，所以跑回來？」劉大康猜測。

「有可能。」趙三富想也不想，立即附和。

「蕭老兄，你認為呢？」趙天賜看一眼蕭原。

蕭原搖搖頭，道：「我暫時猜不到。」

丘中與劉大康、趙三富滿有興趣地胡猜瞎想一通，誰也不敢肯定，何美蓉為何會跑回來。

蕭原一直沒有說話，攢着眉頭，在猜想何美蓉忽然跑回來的原因。

忽然，大狗又氣促地奔入來，對蕭原說道：「蕭大叔，我阿爸叫我來請你到我家去。」

蕭原馬上站起來，對大狗道：「你先回去，我馬上就來。」

大狗應了一聲，轉身走出屋外。

蕭原向趙天賜四人致歉一聲，拐着腳走出屋外，往王家走去。

趙天賜本想叫住蕭原的，忽然將話咽住，看着蕭原一拐一拐地走出去。

× × ×

蕭原來到王家，王永昌一邊招呼他坐下一邊急急對他說道：「蕭老兄，阿蓉有話要跟你說，不得已，只好叫大狗去請你來，眞對不起。」

蕭原擺擺手，說道：「大叔，別這麼說，何姑娘呢？」

「大狗媽陪她在裏間說話，我叫她出來。」

隨即略為提高聲音，朝裏間說道：「阿蓉，出來啊，蕭先生來了。」

語聲未落，從裏間走出兩個人來，被王妻扶着的那個女子，正是何美蓉。

何美蓉正自在抽泣着，王妻低聲慰解她。

何美蓉一眼看到蕭原，馬上掙脫王妻的扶持，撲到蕭原的面前，「噗」地跪倒下去，哀泣道：「蕭先生，我求求你，大發慈悲，幫我一個忙。」

蕭原急忙站起來，想伸手扶起何美蓉，驀地想到她是個年輕女子，有點唐突，忙又縮回手，急不迭對王妻道：「大嬸，快扶她起來。」

王妻忙上前想拉何美蓉起來，何美蓉卻賴着不肯起來。「表姨，你別拉我起來，蕭先生若是不答應幫忙，我不會起來！」

「何姑娘，有甚麼話，起來再說。」

蕭原發急地道。

「不！你不答應，我不起來。」何美蓉決然道。

「阿蓉，別這樣，快起來吧。」王永昌插口道。

「表姨丈，除非蕭先生答應，否則，我死也不起來。」

蕭原看出何美蓉是認眞的，只好說道：「何姑娘，只要我辦得到的，我答應一定幫忙！妳快起來吧。」

何美蓉這才抹了眼淚，在王妻的相扶下站起來。

蕭原雖然對於何美蓉這幾日以來的連串所爲，大不以爲然，但看到她那憔悴悲痛的樣子，心中又大是不忍。「何姑娘，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他認爲，必是發生了甚麼事，她才會跑回來求他幫忙的。

何美蓉止住抽泣，抹抹眼淚，才說道：「鐵生被斬崩刀捉了……我……不能沒有他……你一定要幫我救出鐵生。」

「又是斬崩刀那個殺千刀的！」王永昌咬牙道。

「阿蓉，妳怎會惹上斬崩刀那傢伙的？」王妻擔憂地道。

「何姑娘，那一天在半路上襲擊我的人，是不是……鐵生？」蕭原問道。

何美蓉點點頭。

「他怎會知道妳在這裏的？」

「我與他一早便約定，我在這裏等他來接我。」何美蓉道：「那天他來接我，剛巧看到你帶我回雙桂村，他便暗中跟着我們……」

「鐵生自離開半塘村，便投到斬崩刀那股土匪那裏？」

「他本來不想當土匪的。」何美蓉道：「他在外面流浪了幾日，不知何去何從，又怕被捉住……便把心一橫，投入斬崩刀那夥土匪那裏。」

「斬崩刀怎會將他捉起來的？」

「因爲……我與他都看出，斬崩刀……對我不懷好意……我與他一早已商量好……有點錢，便遠走高飛，昨晚斬崩刀因爲不能攻入這裏搶劫，還死傷了十多個人，大發脾氣，喝了很多酒……想借醉……對我……鐵生忍無可忍……將他打倒……與我逃出來……都是我……連累了他，我走不快……終於被他們追上來，鐵生看看逃不了，便要我先走……他自己一個人抵擋那些土匪……起先我不肯一個人先走，但他說……我只好依他，先走一步，要他快追上……哪知道他獨力難支……終於被打傷……落在斬崩刀的手上，斬崩刀不甘心被我走脫，帶人追下來，我情急之下，到處亂鑽，跌落一個土坑內才避過斬崩刀的追逐……後來，斬崩刀見追不到我，便在附近一帶與幾個手下放聲大叫，要我馬上回去，若在今日天黑之前，我還不回去，他們便將鐵生生劏……拿他的心肝來下酒……嗚嗚……蕭先生，只有你才能救鐵生，本來，我想回去的……後來想一下，斬崩刀一直想……霸佔……我，我若回去，不但會受他污辱，他爲了霸佔我，一定會殺死鐵生……忽然想起蕭先生你……我便碰碰運氣來這裏找你……」

何美蓉說到這裏，再也壓抑不住，悲哭起來。

王妻忙將她摟住，心痛地道：「阿蓉，別哭了，會傷身子的，唉，妳爲何對……鐵生那麼痴心？幸好妳逃出來，不然，你不但會變成一個土匪婆，還會……被斬崩刀……還有別的土匪污辱。」

蕭原看着哭得梨花帶雨般的何美蓉，令他不由想起了張鳳琴，不禁對她生出同情之心。

「妳眞的很喜歡……鐵生？」蕭原忍不住問。

這句話出口，連他自己也覺得是多此一問。

何美蓉默默地點點頭。

蕭原對於何美蓉這種爲了愛，便不顧一切的，大爲激賞，不過，他卻從她剛才說到「但他說」這句話時，吞吐了一下，咽回下面的話這一點，他猜測這其中可能有一個重大的原因，才會令到她答應心愛的人，獨自先逃的。

驀地，他心頭動了一下。

他忽然想到一個女人，無論怎樣愛一個男人，但在那個時候，大都沒有勇氣做出那種喪盡名節的事——於新婚夜從夫家溜走出來，不顧一切做出那種事。

本來，他不好意思開口問何美蓉的，但又忍不住心中的好奇，硬着頭皮說道：「何姑娘，請恕我唐突問妳一句話，妳是不是……有了他……的……孩子，才不顧一切地在新婚夜，從李家逃出來？」

何美蓉的身子震了一下，王妻乍聽之下，也驚震得瞪大眼，瞧着何美蓉，迭聲道：「阿蓉，是不是？是不是？」

何美蓉掩面放聲哭起來。

王永昌搓着手道：「別哭，阿蓉，妳到底有沒有做出那種羞人的事啊？」

何美蓉忽然止住哭聲，抬起頭，鼓起勇氣道：「是，我有了他的孩子！」抽泣了一下，又說道：「我雖然不知羞恥，做出羞恥的事來，但我卻不想再做出無恥的事，懷着……他的孩子，去嫁別人，我更不想騙李……桂生，若他知道，對他的傷害會很大，所以，我想清楚之後，才不顧一切地從李家逃出來。」

蕭原聽着，對她的勇氣大爲佩服。在那個時代，可不是很多女子有這種勇氣的。

「阿蓉，妳有了多久？」王妻同情地道：「爲甚麼不早說出來？」

王永昌也道：「這就怪不得妳不肯跟姓李的洞房了。」

「有了一個月左右。」何美蓉羞赧地垂下頭。

「那妳爲何不告知妳爸媽？」王妻責問道。

「阿爸那時已將我許給李家，我若是告訴他們，阿爸會打死我的……他甚至會要我弄掉……」

「唉，眞難爲妳了。」王妻嘆口氣。

「何姑娘，我答應幫妳去救鐵生，也

希望妳答應一個請求。」蕭原看着何美蓉。

「甚麼事？只要我做得到，一定答應妳。」何美蓉爽快地道。

「我幫妳救出鐵生後，希望妳跟我回雙桂村一趟，將事情說清楚，免得誤人誤己，我相信李老爺知道妳有身孕後，他不會爲難妳的，他不是那種不講道理，沒有同情心的人。」

「蕭先生，只要你救出鐵生，不論李家會不會爲難我，我都會跟你回李家，將事情說清楚。」何美蓉爽快地道。

「好，那我們現在商量一下，便去救人。」蕭原也爽快地道。

「蕭先生，謝謝你。」何美蓉感激他道：「我會將你的恩德，告訴我的孩子，要他永遠記着你的恩德。」

蕭原擺擺手道：「何姑娘，別這麼說，妳告訴我，斬崩刀那股土匪躲藏在甚麼地方？」

「距這裏大約三十里左右的一個山窩的樹林子內。」何美蓉道：「不過，我不知他們會不會轉移到別的地方。」

「應該不會。」蕭原以肯定的語氣。「斬崩刀既然放出消息，要妳回去，他一定不會轉移地方的。」

一頓，又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原本有六七十人。」何美蓉道：「昨日死傷了十多人，大約還有五十多六十人。」

「他們有多少槍械？」

「大部份人都有槍，只有十多個負責雜務的土匪沒有槍。」

「妳可否將那裏的地形劃出來？」

「試試吧！」

× × ×

蕭原徵得趙天賜的同意，派出二十個村民，跟他去救向鐵生。

他還自告奮勇，參加這一次的行動。

蕭原便將他這一次的行動計劃，向他說出來。

原來，蕭原不但要救出向鐵生，還想乘機一舉殲滅斬崩刀那股土匪。

若是能夠將斬崩刀那股爲患地方的土匪殲滅，那是地方之福，趙天賜當然贊成。

不過，他却担心，單憑他們二十多人的力量，對付不了人數比他們多一倍的土匪。

但當他聽完蕭原的計劃後，他頓時信心大增，大叫：「妙，妙，眞妙！」

但他隨即又担心地道：「這麼危險的行動，永昌他表姨甥會答應麼，她有這個胆量麼？」

「趙老兄，你別看她是一個女子，她的勇氣比很多男人還要大，我早已將計劃向她說出來，她一口便答應了。」

「難得她一個女子有這種胆量，這一次，一定可以將斬崩刀那股土匪殲滅的！」

「趙老兄，那你快派人到螺溪、烏頭兩村，要他們派出人手，去接應我們。」

「好，我馬上叫人趕去螺溪、烏頭兩村。」

黃昏日落時份，何美蓉獨自返回匪巢。

放哨的土匪老遠看到她，馬上用手勢向第二道放哨的匪徒打出訊號，就這樣一道傳一道的，傳回匪巢。

斬崩刀聽說何美蓉返回來，高興得哈哈大笑：「好啊！飛了的鴨子，又回來了，我今晚可要好好地樂一下！」

跟着，他親自跑到山口，迎接何美蓉。

想到今晚可以摟住何美蓉睡覺，他興奮得幾乎連祖宗姓什麼也不知了？

他爲何美蓉的愚蠢，感到得意。

因爲，他確如蕭原所猜的那樣，根本不想放走鐵生，只要何美蓉上當回來，他馬上殺死鐵生，好讓何美蓉死了那條心，他也可以永遠霸佔她。

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

他想不到何美蓉那麼傻，居然會自投羅網。

其實，他對於這個詭計能否奏效，寄望不大。不過，他實在很想佔有何美蓉，所以，他等下去。

當然，他也防備何美蓉會將他們躲藏的地方向官府說出來，並借助官府的力量對付他們，因此，他在附近一帶，佈置了不少哨卡，監視附近的動靜。

兩三里外若有什麼動靜，都逃不過他佈置的哨卡的監視，不出一刻鐘，他便收到哨卡傳送回來的訊號，馬上拉隊溜走可也。

當他看到何美蓉走近山口，他馬上急不及待地走上前去，伸手就去拉何美蓉。

何美蓉立刻退後一步，手一翻，亮出一把利剪，抵在胸口上。「站住，別走過來，不然，我——」

「喂，別這樣。」斬崩刀可不想看到手的「天鵝」變成一隻「死鵝」。「有話慢慢說，妳難道不想看到鐵生麼？」

何美蓉臉色一變，「你將鐵生怎樣了？」

「自家兄弟，我不會將他怎麼樣的。」斬崩刀皮笑肉不笑地道：「快將剪刀收起來。」

「你到底想怎樣？」何美蓉沒有聽他的。

「嘿嘿，我對妳怎樣，還用說麼？」斬崩刀邪笑道。

何美蓉咬咬牙，一副豁出去的樣子。「你無非想得到我，你以爲我不知道，但爲了救鐵生，我……」

「哈哈哈，鐵生娶到妳，眞是幾生修到。」斬崩刀酸溜溜地道：「我答應你，只要你今晚陪我睡，明天，我便放了你兩個。」

「不騙我？」何美蓉咬着嘴唇道。

「我說出來的話，從不反悔！」斬崩刀道：「要不，我手下的兄弟怎會服我？」

「好，我信你。」何美蓉放下剪刀。

「不過，我要先看一下鐵生。」

斬崩刀看到何美蓉入彀，幾乎樂得忍不住笑出聲來。「沒問題，我這就帶你去見他。」

「還有，我要陪他吃過晚飯，才陪……你……」何美蓉臉上一笑，說不下去了。

斬崩刀看得雙眼一直，骨地吞了吞口水。「好，好，全依妳。」心裏却暗道：「只要妳入了彀，還怕妳飛得了？」

「你在前面走，我跟着。」何美蓉揚一下手上的剪刀。「你聽着，你若是弄什麼花樣，我馬上死在你面前！」

「唉，快將剪刀放下來，妳放心吧！妳既然答應了我，我爲何還要向妳弄花樣、煞風景。」

「那你帶我去看鐵生吧！」何美蓉雖然將手放下，却沒有將剪刀收起來。

斬崩刀看了何美蓉一眼，轉身向山口內走去。

何美蓉吸了口氣，跟着斬崩刀。

× × ×

何美蓉看到向鐵生那樣子，心如刀割般痛，撲倒在他的身上。

原來，向鐵生不但腿上受了槍傷，被捉回去之後，又被斬崩刀狠狠地揍了一頓，要不是用他來做餌，斬崩刀早已將他斬成十二塊！

看到向鐵生一身血汚傷痕，怎不教何美蓉不悲痛？

「鐵生！鐵生！你怎樣啊？痛麼？」何美蓉哭喊起來。

向鐵生勉强睜開眼睛，一眼看到撲在自己身上的竟是何美蓉，頓時雙眼一睜，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急促沙啞地道：「蓉，妳，妳被他們捉回來？」掙扎着想站起來。

何美蓉流着淚，將他扶起來，說道：「是我自己跑回來的。」

「甚麼？」向鐵生驚急交加地嘶聲叫道：「妳爲甚麼要跑回來？妳瘋了麼？」

何美蓉咬咬嘴唇，說道：「我不忍心你被他們殺死，你若死了，叫我……怎麼活下去，他們說，只要我回來，他們便會放了我們。」

「蓉！妳怎麼這樣傻！」向鐵生一口氣轉不過，差點暈厥過去。「斬崩刀對妳一直不懷好意，他那麼說，只是想騙妳回來，他……不會放過我們的！」

「鐵生，爲了你，我甚麼也可以犧牲。」何美蓉暗中連連向鐵生打眼色。

「他答應過我，放我們走的。」

「蓉，他騙妳的！」向鐵生嘶聲叫道：「他……得到……妳後，一定會殺死我！」

何美蓉偸眼瞥到斬崩刀已走開去，那個看守向鐵生的匪徒也走了開去，忙低聲對向鐵生說道：「鐵生，我是來救你的，你放心吧，我不會送羊入虎口的，你能走麼？」

向鐵生聽她說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詫聲道：「蓉，妳不是瘋了吧？就憑妳一個人，救我走？」

何美蓉一直用眼角偸瞥着斬崩刀與那個匪徒的動靜，看到兩人正在說話，忙悄聲說道：「鐵生，一時間我很難對你說清楚，等一會，聽到槍聲響起，你馬上跟我走！」

「有人幫妳來救我？」向鐵生眼中閃過一抹異光。

何美蓉點點頭。

「我的手脚被綁着，怎樣走？」向鐵生急促地道。

「等一會，我會叫斬崩刀解開你手脚上的繩索。」

「蓉，我寧願死，也不要妳被斬崩刀得償……獸……慾……」向鐵生用力抓住何美蓉的手臂。

「你放心吧，我不會讓他……」何美蓉瞥到斬崩刀走近來，忙將下面的話咽住，改口說道：「鐵生，你不要這樣，爲了能够以後與你在一起……吃點虧……有甚麼要緊。」

她故意將聲音提高，好讓斬崩刀聽到。

斬崩刀聽聞之下，心花怒放，忍不住哈哈大笑。

「鐵生，老婆如衣服，你何必固執，你若是像妳老婆那樣看開點，你就不會受這些苦，說不定，你我同穿一隻鞋後，我會給你好處。」斬崩刀笑哈哈地走近兩人身邊，伸手往何美蓉的臉上摸一下。

何美蓉忍受着，並以眼色制止向鐵生發怒，抬頭向斬崩刀道：「你叫人拿點水來，我要替他抹一下身上的血漬。」

接又道：「還有，我要你解開他手脚上的繩索，不然，等一會，他怎吃飯！」

斬崩刀摸了何美蓉的臉腮一把，只覺滑溜溜的，頓時心猿意馬起來，恨不得馬上將何美蓉摟在懷中，剝掉她的衣服……對於何美蓉的話，他連聲答應。

跟着，他招手叫來那個放哨的匪徒，要他去拿點水來。

接着，他還親手替向鐵生鬆開手脚上的繩子，却乘機在何美蓉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何美蓉啞忍着。

斬崩刀「骨」地吞了口口水。

待那個匪徒捧了一瓢水來，他馬上又吩咐那匪徒去看一下，晚飯弄好了沒有。

這時候，他已慾火升騰，幾乎難以自制，巴不得兩人馬上吃完晚飯，他便可以與何美蓉睡覺。

那個匪徒很快便跑回來，對斬崩刀道：「老大，晚飯快弄好了……」

「你去看着，飯菜一好，馬上捧來給他們吃。」斬崩刀吩咐那個匪徒。

待那匪徒走開，他又高聲叫來兩個匪徒，要他們看着向、何兩人。

然後，他走了開去。

原來，他怕對着何美蓉，會壓抑不下心中的那團慾火，因此，他走開去喝口冷水，鎭定一下神經。

大約一刻鐘左右，那個匪徒捧着飯菜走回來，放在向、何兩人面前的地上，朝何美蓉邪笑一下。

何美蓉爲了大事，只好忍受侮辱。

她仔細地替鐵生將身上的血漬及泥汚抹去，發覺他右腿只是被子彈擦出一道血痕，傷得不算重，放心不少，撕下一截褲管，替他包紮起來。

跟着，她將一碗飯捧給向鐵生，用眼色示意他吃不下也要吃。

向鐵生本來沒有心情吃的，看她的眼色後，只好勉强吃。

斬崩刀這時走了回來，看到兩人在吃飯，笑笑，對何美蓉道：「我去吃晚飯，等一會，我來找妳。」邪笑一聲，走去吃飯。

那兩個匪徒也走開去吃晚飯，剩下那個原本看守着向鐵生的匪徒，看着向、何兩人。

其實，不用看着兩人，兩人也走不了。因爲，周圍都有匪徒或躺或坐着的，兩人可說是被匪徒團在當中，怪不得斬崩刀那麼放心，解開向鐵生手脚上的繩子。

× × ×

快要吃完飯了。

何美蓉心中焦急不已，忍不住往四面張望一眼，希望槍聲馬上响起。

——若是吃完晚飯，蕭原等人還未發動攻擊，那她就逃不過斬崩刀的魔爪了。

這時，她簡直心焦如焚，幾乎沉不住氣。

驀地，一下槍聲終於劃破沉靜的山林上空，在空中震响了那麼一刹那。

緊接着，從樹隙枝罅中，飛投落一個個燃燒着的瓶子，落在林內的地上，「烘烘」地燃燒起來。

同時間，四面槍聲大作。

林內的匪徒頓時亂作一團，你奔我竄，就像被捅了的一窩馬蜂那樣，不時响起慘叫痛呼聲。

何美蓉在槍聲乍响的刹那，馬上放下飯碗，伸手一拉向鐵生，低聲道：「快伏下來。」

向鐵生馬上將飯碗往地上一扔，與何美蓉趴伏在地上，以免被流彈射中。

那個看守兩人的匪徒在槍聲乍响時，嚇了一跳，跟着看到從林外扔入不少火團，繼之槍聲大作，他立時慌了神，左張右望的，不知如何是好！看到別的匪徒狼奔豕突，他也跟着跑，忽然他省起向、何兩人，忙又扭頭跑向兩人，看看兩人到底怎樣了。

因爲，若是被向、何兩人走掉，斬崩刀一定不會放過他，將他斬成幾截。

他跑近向、何兩人的身前，看到兩人趴在地上，一動不動，心頭跳動了一下，以爲兩人受了傷或是怎麼的，忙彎下身，看看兩人是死是活。

就在他彎下身的刹那，向鐵生突然伸手抓住他的雙脚，猛地往懷裏一拉。

那匪徒冷不防之下，上身一仰，向後跌了下去。

何美蓉即時從地上竄起來，抓起一隻碟子，兜頭蓋臉向他砸去！

那匪徒頓時暈眩了一下，張口便叫。

向鐵生一伸手，將一團飯塞在他的口內，接一手抓起，那傢伙掉在他上的步槍，一掄槍柄，重重地砸落他的頭上。

那匪徒頓時頭爆血濺，哼不出聲，雙手一軟，暈死過去。

向鐵生迅快地往四下掃了一眼，發覺林中到處起火，烟火瀰漫，那些匪徒像盲頭蒼蠅一樣，東奔西突，只顧走避竄奔，誰也顧不了誰，不時有人倒在地

上。

而這時候天已差不多黑下來，因而林中很黯黑，要不是到處火光閃吐，根本看不清楚誰是誰。

何美蓉一拉向鐵生，促聲道：「鐵生！快走！」

向鐵生忽然道：「蓉，我們不要走，亂哄哄的，林內又黑暗，很容易被外面的人誤以爲我們是土匪，向我們射擊的。」

「那怎辦？」何美蓉沒了主意。

「我們到那棵樹下趴下來。」向鐵生指一下斜對面兩丈外的一棵樹，樹下有一個匪徒躺着，一動不動，大概中槍死了。「我們裝成死人，那比到處亂竄安全得多。」

何美蓉一生人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驚心動魄的場面，慌恐得忘記了蕭原曾要她在槍聲響起的時候，帶着向鐵生向槍聲起的地方奔去，同時揮動手臂，他們那邊的人便會知道是她與向鐵生，不會向她兩個開槍，怎知她却驚恐得忘了。便與向鐵生手拉手，奔向那棵樹下，趴在那具胸口被血染紅的屍體旁邊，裝做死人。

這時，村外已有人一邊開槍，一邊衝入來。

那些匪徒倒下了近三十人，剩下的，全躱藏在林中靠西面的兩塊大石之間，開槍頑抗。

那兩塊大石就像兩面屏風一樣，遮擋住匿在當中的匪徒，暫時來說，可以讓他們定定心神，喘息一下。

林中的樹木很多已燒起來，本來黯黑的林中，被火光映照得火亮。

衝入林中的人馬上退出林外，以免被困在火中。

同時，有人呼叫：「向鐵生，何姑娘，妳們在那裏，快跑出來啊！」

叫聲與槍聲幾乎混成一片。

何美蓉一聽，馬上對向鐵生道：「鐵生！呼叫的就是那天從北柵村帶我回雙桂村，半路上被你……襲擊的那個人，他叫蕭原，是我求他幫我來救你的，他是個很好的人，幸好你那天沒有打死他，不然，今日便沒有人來救你了，我們快衝出去，遲了，便會被火困着衝不出去。」

向鐵生却遲疑地道：「我跑出去後，他們會不會將我捉起來，交給官府？」

「不會的。」何美蓉焦急地道：「外面的人沒有一個是官府的人，都是我表姨丈村子裏的人，他們根本不知你會殺過人，別擔心啊，快跑出去吧。」

向鐵生這時已別無選擇，與何美蓉向着呼叫聲傳來的方向跑去。

× × ×

向、何兩人衝出林外，一眼便看到有幾個人伏在石後，何美蓉忙叫道：「蕭先生，我是阿蓉，你們不要開槍！」

一塊石後應聲站起一個人來，大聲道：「何姑娘，快跑過來，小心流彈！」

何美蓉一聽，慌不迭縮縮腦袋，拉着向鐵生跑過去。

那塊石後站起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蕭原。

與他伏在那塊石後的另一個人，是趙天賜。

蕭原待兩人跑到石後，向兩人打量一眼，看到兩人無恙，高興地道：「何姑娘，你與……他沒事就好了。方才看不到你……跑出來，眞擔心你們遇到意外，現在可放心了！」

何美蓉感激地道：「蕭先生，眞不知怎樣報答你的恩德……」

蕭原忙截道：「這位就是……」雙眼看着向鐵生。

何美蓉高興地道：「蕭先生，他就是鐵生。」

趙天賜忽然哼了一聲。「好好的，跑去做土匪，眞沒出息！」

向鐵生臉色驟變，何美蓉急急道：「趙大叔，鐵生是迫於無奈，才去做土匪的，請你不要責怪他，他再也不會去做土匪的了。」

蕭原伸手拍拍趙天賜的肩頭，說道：「趙老兄，俗語說，浪子回頭金不換，他雖然走錯了路，還好沒有幹過不可饒恕的勾當，放過他這一次吧。」

「哼，若不是看在何姑娘的份上，我一定將你送去官府法辦！」趙天賜橫了向鐵生一眼。

「趙大叔，我代鐵生……與我們未出世的孩子，謝謝你。」何美蓉感激地道。

「何姑娘，我不是曾對妳說過，要妳在槍聲響起後，便與他向槍聲響起的地方跑麼？怎麼直到我呼叫，才跑出來？」蕭原看着兩人。

「蕭先生，我一聽到槍聲，心裏便驚恐得沒了主意，忘了你曾吩咐過我的話。」何美蓉撫着心口。「鐵生說我們若是亂跑，恐怕會被流彈所中，又怕被你們誤以爲是土匪，爲了安全，便趴在一棵樹下的一條屍體旁邊，裝死人，直到你呼叫我們，才敢跑出來。」

蕭原呼了口氣，說道：「不知斬崩刀那傢伙死了沒有？」

「蕭先生，我與鐵生也不大清楚。」何美蓉道：「吃晚飯的時候，斬崩刀離開了我們，說是去吃晚飯，之後，便一直沒有看到他。」

「蕭先生，斬崩刀這個人不會那麼容易被打死的。」向鐵生舔舔嘴唇。「他很可能還活着。」

「蕭老兄，俗語說，斬草除根。千萬不能讓斬崩刀走脫，否則，等於留下禍患！」趙天賜焦急地道：「所謂除惡務盡，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將這股土匪連根拔起，一個不留！」

「趙老兄，你放心，我們將這裏圍困起來，斬崩刀與他的手下，一定逃不了，就算不被打死，也一定會被燒死！」蕭原滿懷信心地道。

忽然，有一個漢子急奔而來，蕭原與趙天賜一眼便看見，那人是螺溪村派來協助他們的那一隊人手的領頭人。

此人姓吳，名萬勝。

原來，這一次螺溪、烏頭兩村共派出五十多人趕來協助蕭原他們的行動。

而蕭原他們這一撥比兩村的人先來一步，將那些哨卡不動聲息地除掉，才派人通知後來趕到，躲在二里外等候消息的兩村人手，趕上來與他們會合，然後分派好人手，將山窩內的那座樹林子悄悄地包圍起來，才展開攻擊。

這全是蕭原一個人一手策劃指揮的。

這一次的行動可以說成功了。

× × ×

不等吳萬勝開口，蕭原已疾聲道：「吳老哥，有甚麼事？」

——他從吳萬勝的神色，已瞧出他們那邊可能發生了事情。

吳萬勝那一隊人，負責在西邊圍堵截擊往那邊竄逃的匪徒。

吳萬勝喘了口氣，說道：「蕭老兄，我們……有兩個人被他們……捉去了。」

「被土匪捉住？」趙天賜睜着雙眼，疾聲道。

「是……」吳萬勝邊喘氣，邊點頭道：「有一伙土匪躲匿在村邊的兩塊大石當中，忽然猛衝出來，我們的人阻擋不住，被他們衝出來，幸好，烏頭村的人趕來截擊，終於將他們打退，但有兩個被打傷走不動的弟兄，被那夥土匪捉住，帶回那兩塊大石當中。」

蕭原一聽，兩道眉毛頓時皺了起來。

「蕭老哥，你一定要想個辦法，救出那兩個兄弟，不然，我回去不知怎樣向他們的家人交待。」吳萬勝焦急地道。

「吳老哥，你放心，我一定想辦法，救出那兩個兄弟。」蕭原安慰吳萬勝。

「人在他們的手上，除非他們肯放人，不然……」

蕭原截斷趙天賜的話。「我正是要他們放人……」

「那除非我們也放他們走！」趙天賜馬上猜到蕭原的意思。

「不錯！」蕭原道：「爲了救那兩個老鄉，我們只好放他們走。」

「蕭老兄，那等於放虎歸山。」趙天賜着急地道。

「趙老哥，你放心，我向你保証，他們一個也走不掉！」蕭原滿有把握地道。

跟着，他對吳萬勝道：「吳老哥，我跟你去看看。」

趙天賜也要跟着去，向、何兩人也要到那邊去看看，斬崩刀是否在那夥土匪當中，結果，四人起跟吳萬勝到西面那邊去。

× × ×

蕭原與趙、吳、何、向四人趕到西邊，馬上便聽到一陣厲喝聲：「外面的人聽着，你們若不放我們走，我們馬上殺了這兩個老鄉！」

跟着，便響起兩聲慘叫聲。

蕭原的眉頭皺了起來，緊握着拳頭，隨着吳萬勝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見距着火燃燒的林子邊沿約二丈許的地方，有兩塊比屋子小不了很多的大石，呈八字形突出地面，只有大半人高左右，厲喝聲就是從兩塊大石當中響起的。

「那夥土匪就躲在兩塊大石當中。」

「外面的人聽到麼？再不答應，老子便先殺一個給你們看……」大石當中又響起呼叫聲。

向鐵生臉色微變，疾聲道：「斬崩刀果然未死！剛才呼叫的人，就是斬崩刀！」

吸口氣，蕭原放聲叫道：「好！我們答應放你們走，你們也要放我們的人走。」

「一言爲定。」大石當中有人馬上叫道。

聲音與剛才呼叫的一樣，不用說，叫話的人一定是斬崩刀。

「慢着，我們放你們走，你們怎樣放人？」蕭原叫道。

「你們放我們離開之後，我們自然放人！」大石當中的斬崩刀馬上叫道。

斬崩刀果然像向鐵生說的那樣，不會那麼輕易被打死，他確實活着。

不過，他的樣子可狼狽了，衣服燒焦了幾處，臉上黑一塊灰一塊的，難看極了。

「那你豈不是佔盡便宜，」蕭原叫聲出口，馬上低聲對趙天賜與吳萬勝說了幾句話。

趙、吳兩人連連點頭，招呼了幾個村民，悄悄地往外溜。

「隨便你怎麼說。」斬崩刀在大石當中叫道：「你若想救那兩個老鄉，只有答應我的話，不然，你們替這兩個老鄉收屍吧！」

蕭原叫道：「你們若不守信諾，我們放你們走後，你們却不放人，那我們豈不是奈何不了你們！」

「爲了這兩個老鄉的生死，你們只有相信老子們！」斬崩刀毫不退讓。

蕭原扭頭看到趙、吳兩人與幾個村民已隱沒不見，才高聲說道：「好吧，我姑且相信你，你們走吧！」

說完，便示意何、向兩人退開一些，躲匿起來，不要被斬崩刀看到他們，以免節外生枝。

跟着，他揮手示意匿在附近的村民迅速往兩邊退開，讓出一條路來。

「喂，你們可以走了。」蕭原高聲叫道。

斬崩刀這一次沒有回應，過了一會，從兩塊大石當中，走出幾個人來，當先的兩個，左右挾着一個被他們捉去的村民。

那幾個匪徒小心翼翼地從石隙中走出來，向蕭原他們讓出來的那條路走前去。

跟着，又走出十多個匪徒，一個個神色緊張地握着槍，雙眼東張西望的，跟着前頭那撥匪徒往前走。

斬崩刀就在那十多個土匪當中。

接着，又走出七八個匪徒，其中兩個左右挾着一個村民，倒退着往前走。

蕭原從匿着的石後默默數一下，發覺那夥土匪一共有二十六個！

他扭頭對身邊的向鐵生道：「當中那撥匪徒之中，那個像牛一樣壯健的傢伙，是否斬崩刀？」

向鐵生點點頭。

蕭原吸口氣，盯實斬崩刀。

斬崩刀與他的手下一前一後，押着那兩個村民，步步爲營地走出仍在燃燒，但火勢弱了很多的林子邊沿，往前走去。

他們終於從蕭原的眼前走過。

蕭原兩道目光一直牢牢地盯着斬崩刀，手上的匣子槍隨着移動的目光移動，只要一扣槍機，他有十足把握，一槍射倒斬崩刀！

但他却不敢貿然開槍。

他必須要配合趙天賜與吳萬勝等人的行動，不然，雖然可以一槍打死斬崩刀，那兩個村民也一定會死在那些匪徒的槍下。

斬崩刀與手下押着兩個村民已走出蕭原他們佈下的封鎖綫三四丈，他們仍然不敢大意，只要有怎麼風吹草動，他們馬上開槍射擊。

斬崩刀他們走出封鎖綫七八丈外。

驀地，頭上响起一聲大喝：「斬崩刀，你死期到了！」

斬崩刀與手下聞聲心頭一震，疾忙抬頭揚手，往上開槍。

就在那霎間，他們脚下兩邊却槍聲乍响。

最先倒下的是前後押着那兩個村民的兩撥土匪，緊接着，是當中斬崩刀一撥。

斬崩刀幾乎是最先倒下的一個。

蕭原在空中喝聲陡响，斬崩刀與他的手下抬頭往上望的刹那，食指一扣，開了一槍。

他清楚地看到，斬崩刀應聲摔倒下去。

那夥土匪根本就沒有還擊的機會，在激烈的槍聲中，東倒西歪地摔落地上。

原來，趙天賜與十多個村民就躲匿在兩旁的草叢中，距那些匪徒大約二丈遠，而吳萬勝則匿在一棵高大的樹上，待斬崩刀與他的手下在樹下走過，乍然大喝一聲，吸引斬崩刀與他的手下抬頭往上望，匿伏在兩旁草叢中的趙天賜與十多個村民立刻乘機向那些匪徒開槍射擊。

蕭原這一招聲東擊西，果然奏效。

斬崩刀與他的手下，一個也逃不掉。在急激連續的槍聲中，就像一棵棵被利刀砍斷的小樹般，倒折下去。

蕭原這一着聲東擊西，眞是乾脆漂亮。

× × ×

趙天賜與伏在附近的村民歡呼一聲，紛紛從伏着的地方跳起來，奔前去查看一下，那些匪徒是否全死了。

吳萬勝也從另一棵樹上爬下來。

原來，他在爬上那棵大樹上後，馬上將隔鄰那棵樹上伸展過來一條枝椏抓拉着，他發出那聲大喝後，立刻用脚在站着的樹椏上一撑，抓着那條枝椏，彈盪到隔鄰那棵樹上。

蕭原與向、何等人也紛紛從匿着的地方跳出來，走向那些橫七豎八倒在地上的屍體。

那兩個被押着的村民並沒有中槍喪生，因爲押着他們的匪徒根本沒有機會向他們開槍，便被匿伏在兩邊的村民開槍擊倒。

那兩個村民由於腿脚上受了傷，不能行走，才會分別被兩個土匪左右挾着，兩個匪徒中槍倒下，他們自然亦跟着跌倒下去，乍看似乎他們也中了槍，實則，他們除了原先腿脚上受的傷外，再無損傷。

兩人立刻被幾個村民扶起來，抬到一邊，治理傷處。

其他的人則檢視那些匪徒，看看是否還有活着的。

蕭原特別走去察看斬崩刀，看清楚這個傢伙的樣貌，看看他到底有甚麼特別與衆不同的地方。

斬崩刀的頭上中了一槍，滿頭鮮血，睜眉突眼的，死後的樣子恐怖獰惡。

蕭原注視了斬崩刀的屍體好一會，對站在他身邊的趙天賜道：「這傢伙生前爲人兇惡，死後的樣子也好嚇人，眞是一個惡人！」

趙天賜踢了斬崩刀一脚。「一槍便結束了他，便宜他了！」

向鐵生與何美蓉正好走近去，向鐵生接口道：「能够打死他，說得上是我們的運氣，看到他死了，我已心滿意足。」

趙天賜哼了一聲，別轉身，不理睬向鐵生。

蕭原看到向鐵生沒趣地垂下頭，心裏過意不去，便轉身對趙天賜道：「趙老兄，別對他成見那麼深……」

驀地，只聽向鐵生與何美蓉同時發出一聲驚叫：「趙大叔——」

「砰」的一下槍聲乍响，截斷了兩人的呼叫。

緊接着，是何美蓉發出的一聲嘶叫：「鐵生！」

蕭原與趙天賜心頭劇震了一下，急忙轉過身，只見向鐵生撲倒在斬崩刀的身上，半邊身子壓在斬崩刀的右手上，背上鮮血直冒。

那些村民聽到叫聲與槍聲，紛紛跑過來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何美蓉哭喊着撲在向鐵生的身上。「鐵生！鐵生，你不要死啊，你不要扔我，還有未出世的孩子！」

圍站在周圍的村民聽着何美蓉的哭聲，都忍不住鼻子發酸，眼中淚水濕了的。

趙天賜呆住了。

他雖看不到剛才的情形，但從向、何兩人那一聲「趙大叔」的驚叫，接下來的那一下槍聲，眼前的情形，就算是再笨鈍的人，也猜想得到，斬崩刀剛才死而復生(其實，斬崩刀還未死的)，拾起槍向他開槍，被向、何兩人瞥到，慌忙警告他，向鐵生在情急之下，奮不顧身地撲落斬崩刀握槍的手上，替他擋了那一槍！

他此刻毫髮無損，但向鐵生却……這怎不教他震驚得呆住了。

「何姑娘，別這樣。」蕭原蹲下去，伸手扶起痛不欲生的何美蓉。「他……或許還有救。」

何美蓉大概傷心過度，顯現暈迷狀態，嘴裏只有哭喊着：「鐵生，你不能死，你不要扔下我與未出世的孩子……」

蕭原招兩個村民扶着何美蓉，然後，他小心地翻轉向鐵生的身體。

向鐵生流血的左胸壓着斬崩刀的那

隻手上，果然握着一支駁壳槍。

那些村民都不由對向鐵生肅然起敬。

「蕭老哥，他……還有救麼？」趙天賜終於從驚呆中回過神來，焦急地問道。

「他的左胸中了一槍……咦，他還有氣。」蕭原伸手探探向鐵生的鼻息，忽然驚喜地叫起來。

「他還未死，蕭老哥，那他還有救啊？」趙天賜也是一臉驚喜，急忙蹲下去，伸手托起向鐵生的頭。

「鐵生，鐵生！」何美蓉一聽向鐵生還有氣，頓時精神一振，掙開那兩村民的扶持，噗地跪倒在地上，伸手去摸向鐵生的臉。「鐵生，你醒醒啊！睜開眼看看我啊！」

向鐵生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忙從身上取出隨身帶着的金創葯，傾倒在向鐵生受傷的左胸上。

看到向鐵生一點反應也沒有，何美蓉又放聲悲哭起來。

忽然，向鐵生的眼睛顫動了一下，趙天賜忙道：「何姑娘，他醒過來了！」

何美蓉一聽，頓時止住哭聲，急忙瞧看向鐵生，果然看到向鐵生的眼皮顫動着，忽然睜開來。

「鐵生、鐵生，你看到麼？是我啊！」何美蓉將臉凑到蕭原的臉前，生恐他看不到。

向鐵生的眼睛轉動一下，終於定在何美蓉的臉上，「蓉……妳哭甚……麼？別哭壞……身子……」

「鐵生，我不哭，我沒有哭啊。」何美蓉急不迭用衣袖抹去臉上的淚水。

「蓉……我眞捨不得妳……我……我後悔……做錯……事，是我……害了……妳……」

「鐵生！別這麼說，人，都有做錯事的，趙大叔，你說是不是？」

趙天賜用力地點點頭。「做錯事不要緊，要緊要能够改過。」

「蓉……妳對我……眞好……我不知怎……報答……」向鐵生說到這裏，忽然頭一歪，眼一閉，沒了聲息。

何美蓉先是一呆，繼之一把撲在向鐵生的身上，悲哭起來。「鐵生，鐵生，睜開眼看看我啊，你不要離開我……你說話啊，快說話啊！」

圍觀的村民都禁不住黯然垂下頭，心中酸酸的。

趙天賜居然流下淚來。

忽然，蕭原驚喜地道：「何姑娘，別哭，鐵生還未死，他不過暈了過去，趙老哥，幫我一把，將他的身子翻轉過去，待我敷些金創葯在他背上的傷口上。」

何美蓉一聽，頓時止住哭聲，急切地道：「蕭先生，鐵生眞的未死？還有救？」

蕭原肯定地道：「妳自己聽聽吧，他的心還在跳動，他因爲傷重的關係，所以暈死過去。」

何美蓉將耳朵貼在向鐵生的胸上細聽了一會，頓時轉悲爲喜。「他的心果然還跳動，他沒有死，菩薩保佑。」

趙天賜聽說向鐵生還未死，心中也是一喜，忙幫着蕭原將向鐵生的身子翻轉，好讓蕭原替他敷上金創葯。

那些村民聽說向鐵生還未死，都鬆了口氣，臉露喜色。

蕭原終於替向鐵生敷上葯，包紮好，有幾個村民自動去斬了幾根樹枝，臨時紮了個擔架。

直到這時候，衆人才發覺，原來天已黑下來，要不是樹林子內的火還未熄滅，他們早已甚麼也看不到。

蕭原與趙天賜小心地將向鐵生放上擔架，三條村的人都爭着去抬，結果，要由蕭原指派兩個北栅村的人先抬，其餘的人才不再爭。

對於向鐵生的捨己救人，純樸的村民都覺得，他是一個值得崇敬的英雄！

他們甚至忘記了向鐵生曾做過土匪。

點起火把，三條村的人歡呼着，摸黑向山口外走去。

蕭原看着斬崩刀那兇惡的死樣，吸口氣，自語道：「斬崩刀，你果然是一個不易殺死的傢伙！」

「他媽的，這傢伙好兇頑，臨死也想反噬一口！」趙天賜吐了一口口水在斬崩刀的屍身上。

「趙老兄，走吧，他們都走遠了，快追上去。」蕭原拍一下趙天賜的肩頭，快步往前追上去。

抬頭往天上望一眼，趙天賜邊走邊道：「蕭老兄，我好慚愧，我不該那麼死心眼，對他成見那麼深的，我現在才知道，一個曾做過錯事的人，未必就是十惡不赦的壞人！」說完，長長地吁了口氣。

「趙老哥，你能够想通這一點，那就好了。」蕭原拍拍趙天賜的肩頭。「世間上，絕沒有十全十美的人的，就是聖人，也不是十全十美！」

「蕭老兄，能够認識你，我眞是受益良多。」趙天賜感嘆地道。

蕭原道：「我與你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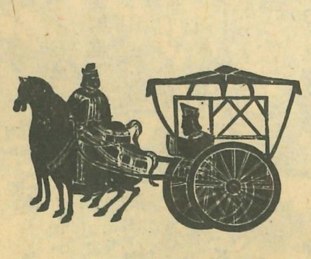
沉默了一下，趙天賜道：「你還打算將何姑娘送回李家麼？」

「我仍然打算將她送回李家。」蕭原道：「不過，我會盡力勸李老爺解除他兒子與她的婚約，我不忍心拆散這雙愛得那麼深，又愛得那麼勇敢的有情人。」

「蕭老兄，聽你說這句話，我就放心了。」趙天賜笑道：「我知道你一定辦得到的！」

蕭原長長地吸了口氣，仰望着天上閃爍的繁星，心中不由又想起了心上人張鳳琴……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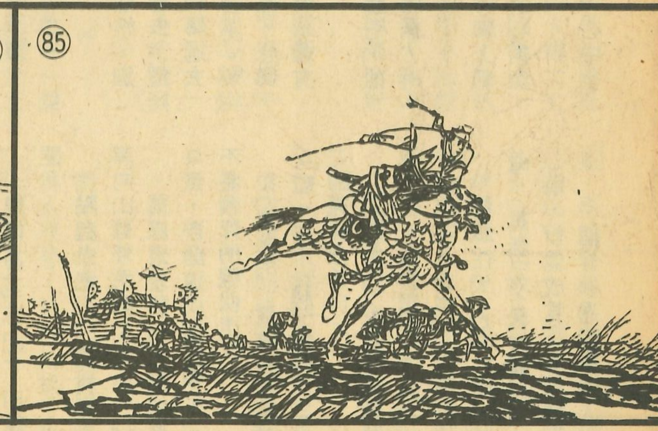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六

三敗高俅（三）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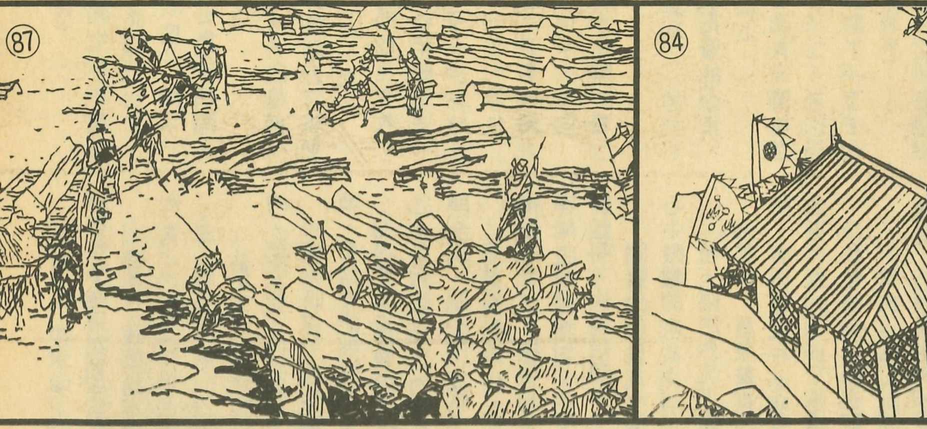
84 高俅急命城裏官兵來追，左李逵右扈三娘一齊殺出來；宋江等大隊人馬也反身殺回。三路夾攻，官兵大敗。(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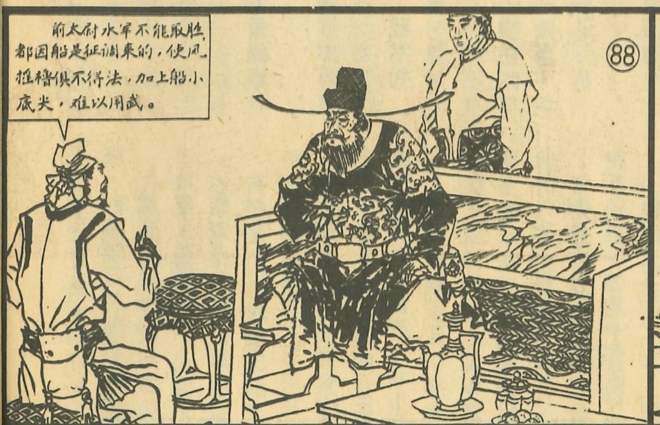
85 高俅收軍回城，立寫表章申奏朝廷。



86 天子看了表章，十分惱怒，命再選精兵五千，派八十萬禁軍教頭丘岳、副教頭周昂帶領，前往濟州，助高俅合力圍剿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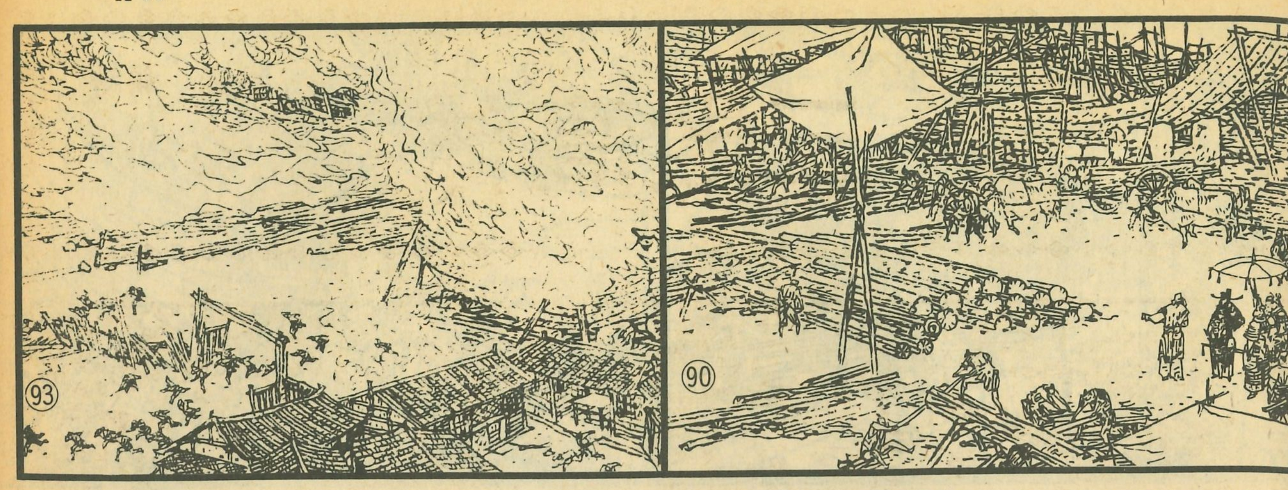
87 在濟州，高俅一面等東京調撥人馬來，一面命人上山砍伐樹木，征調民伕打造戰船，準備再向梁山進剿。



88 這日有一自稱葉春的來見高俅，說他精通造船，並說有破梁山水軍的妙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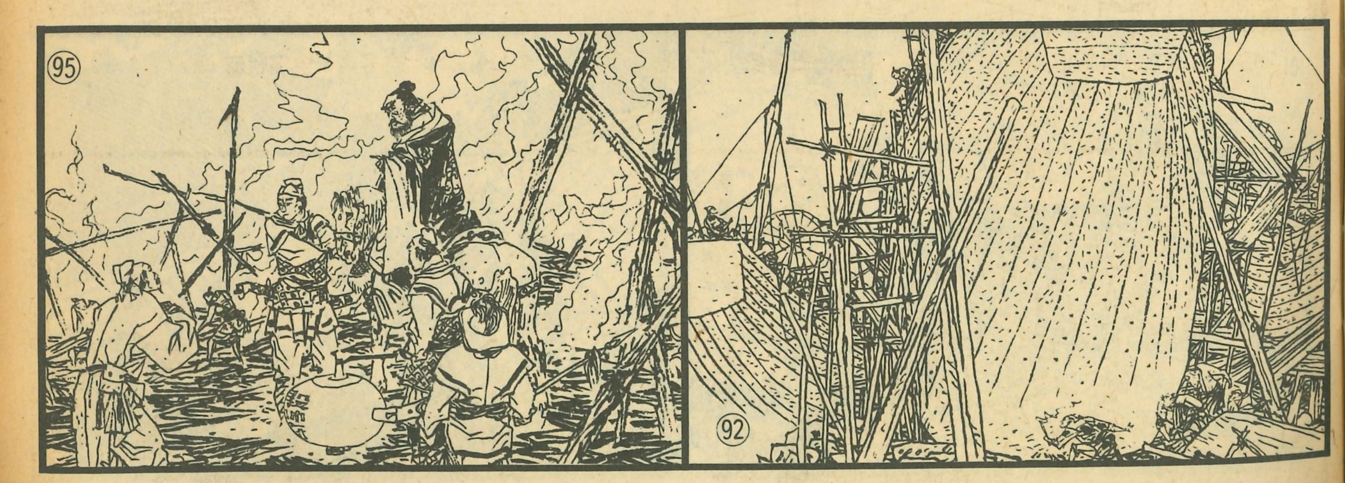
89 葉春又拿出一張圖樣說：「要破梁山必得造大船數百隻，最大的名海鰍，兩邊置二十四部水車，每車十二人踏動，其快如飛，外用竹笆遮護，可避箭矢。」高俅聽了大喜。



90 高俅即命葉春爲造船都頭，監造戰船。不一日，丘岳、周昂率五千軍到，高俅親賜酒食，撫慰一番，讓他等先休息幾日，待海鰍造好，再一同進兵。



91 梁山得知高俅又造海鰍，宋江對吳用說：「這樣大船，如何破得？」吳用說：「到時自有妙計，現就派幾個兄弟到他船廠，先驚嚇他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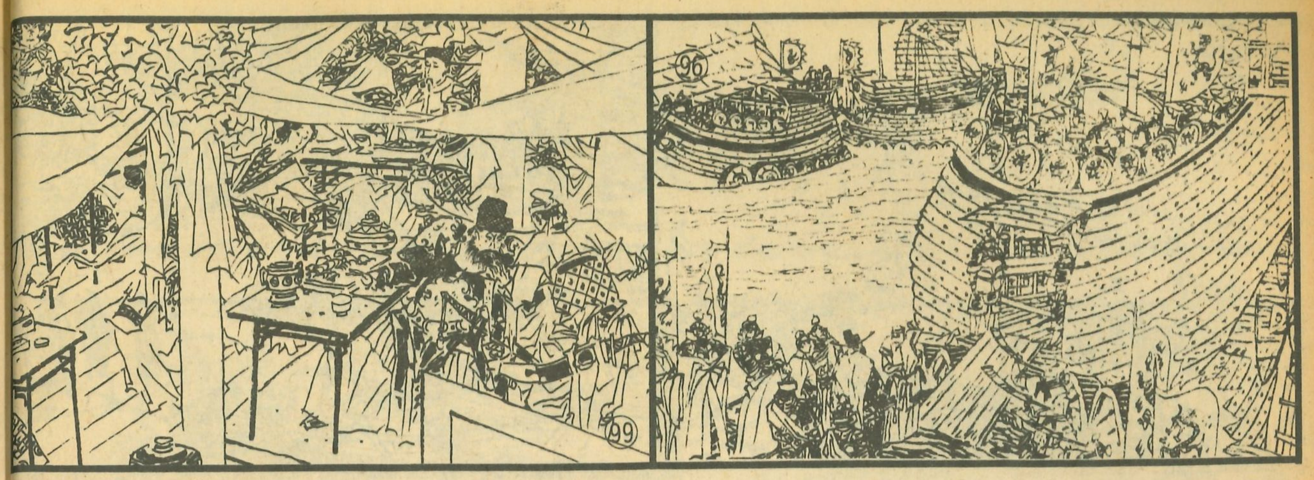


92 時遷等六人依吳用的吩咐，改換了行裝，先後來到船廠附近，只見工匠人伕紛紛，便混在民伕隊裏，潛到船廠裏藏起來了。

93 當晚二更時分，船廠四處起火，霎時間，全廠燒得通紅。民伕齊聲大喊，一窩蜂湧出廠門，各自逃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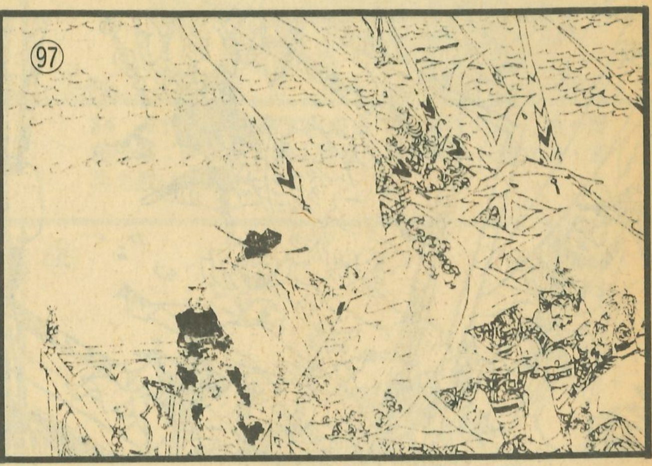
94 高俅聞報船廠着火，急命衆軍前去救火。正在混亂，又報城裏草料場失火。原來是時遷、段景住乘軍士出城救火，便又潛入城裡來了。官軍直救了一夜，火才撲滅。

95 受了這場驚嚇，高俅命葉春倍加防範，又命軍士在廠四圍輪流防守。



96 又過了半月，船已造好，大小船鰍陸續下水。高俅令水軍上船操演，有一踏車，有一專管發弩箭。又過二十日，俱已熟練，葉春請高俅上船觀看水軍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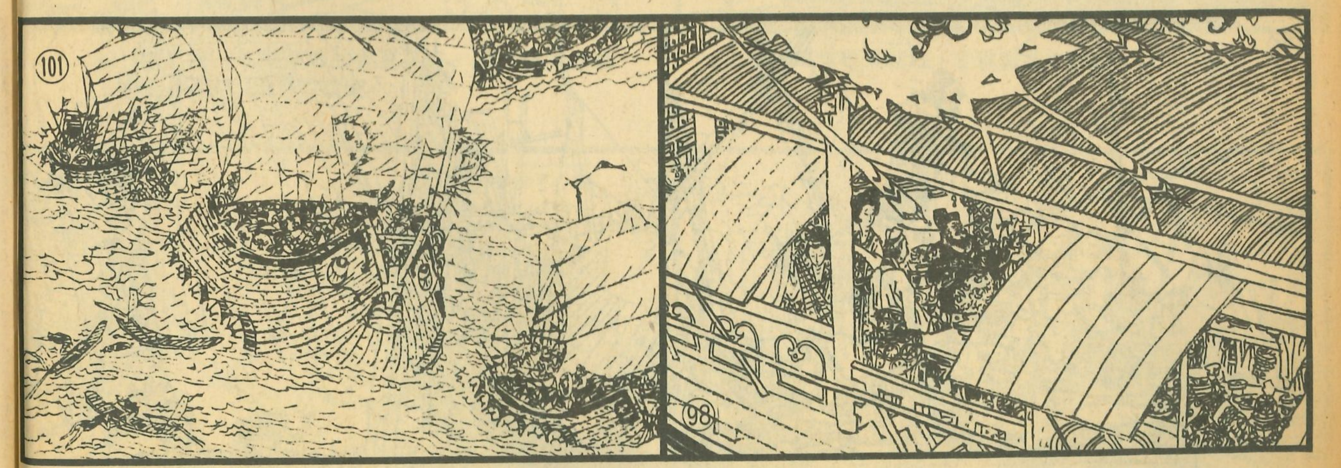
99 忽然軍士拿來梁山貼在濟州城裏的詩一首，請太尉過目。詩中寫道：「幫閒得志一高俅，漫領三軍水上游，便有海鰍船萬隻，俱來泊內一齊休！」高俅看了大怒，即日起兵進剿。



97 高俅來到中軍大海鰍上，只聽一聲梆子响，兩邊水車一齊踏動，數百隻大小海鰍果然是風飛電走。高俅對衆將說：「似此大船，草寇如何抵擋？此戰必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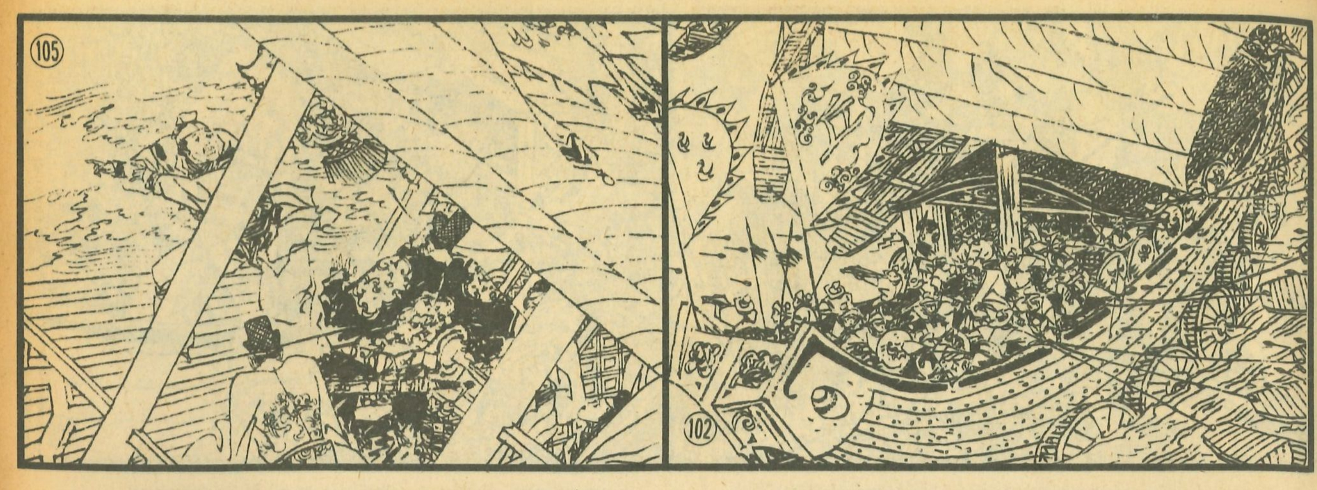


100 高俅命周昂、王煥領大軍在陸上策應，命項元鎮、張開領軍一萬直到梁山山前截住旱路，其餘衆將都隨他在船上，由水路進兵。分拔已定，水軍先鋒丘岳、徐克、梅展在船頭上，首先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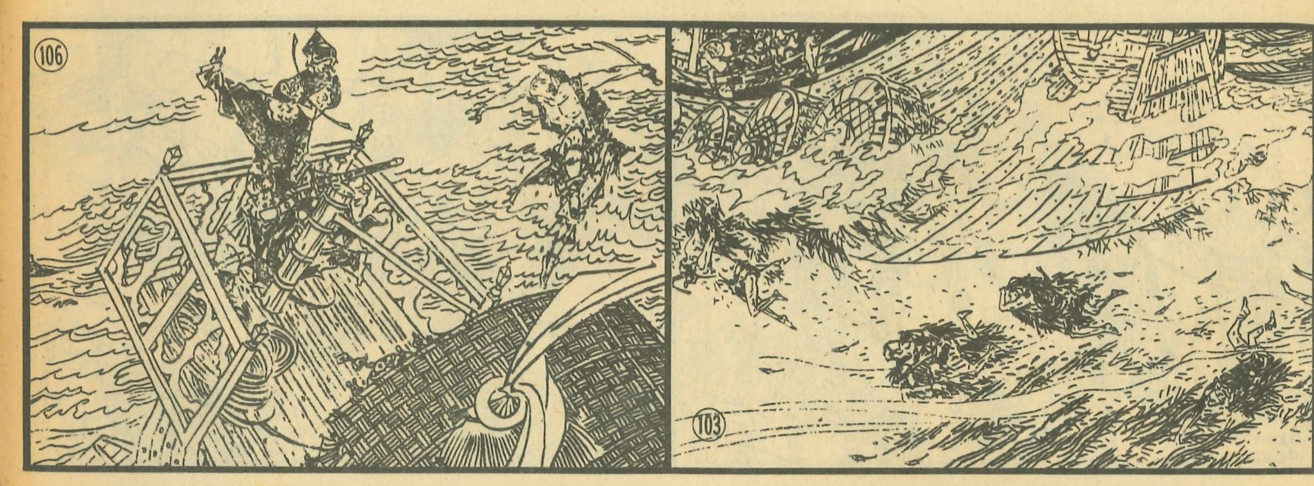
98 次日，高俅傳令進兵，叫歌兒舞女都隨他他船，就船上大擺筵席，吹彈歌舞，一連三曰不息，却不開船進軍。

101 行到梁山水油深處，一簇船迎面開來，前三隻上插三把白旗，上寫梁山泊阮氏三簇。丘岳等奪得三隻空船，又往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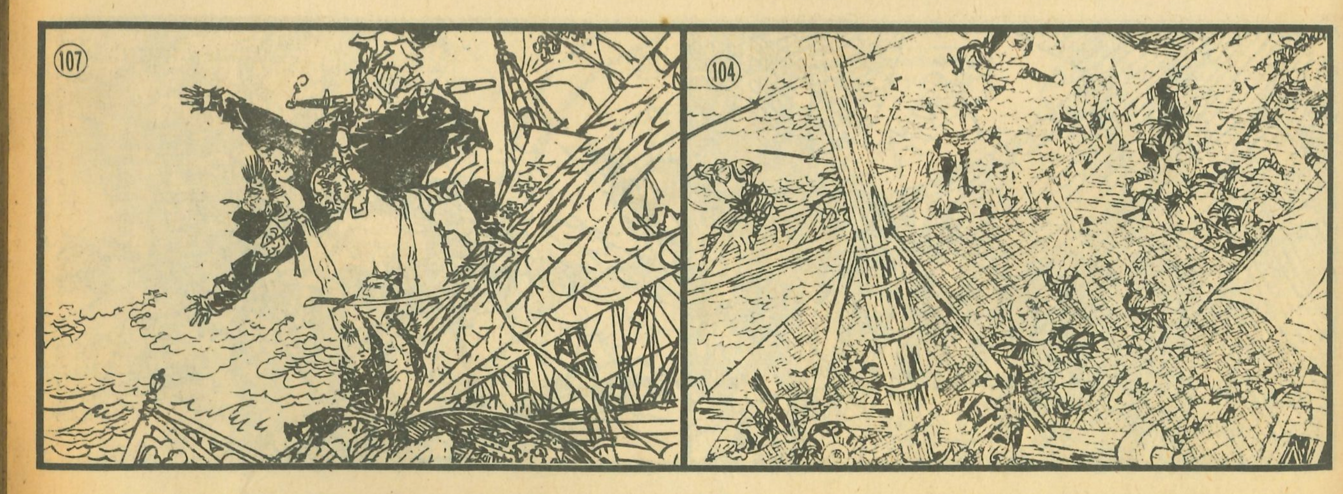
102 行不過三里，迎面又來三隻快船。丘岳又命射箭，快船上的人也都跳下水去，官軍又獲三隻空船。這樣一起起奪獲了梁山許多空船，使丘岳等十分驚疑。

105 前船正在混戰，後船上也叫起來。高俅和聞煥章在中軍船上，聽得前後軍大亂，正要傳令退軍上岸，忽聽人喊，「船底漏了！」原來是梁山好漢張横等在水裏將船底鑿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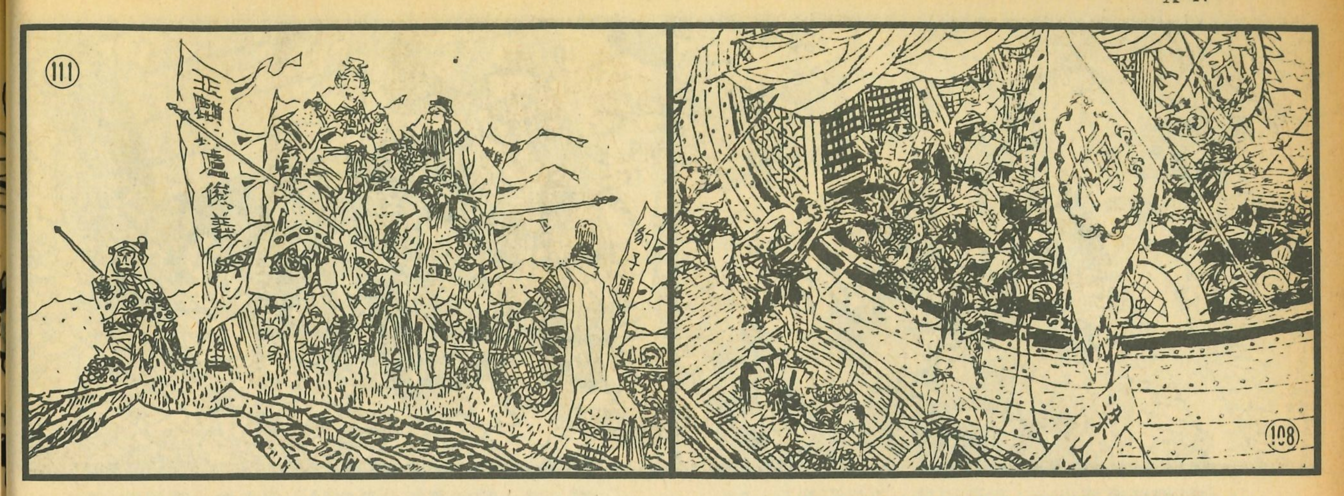
103 正驚疑間，只聽梁山頂上轟隆隆一陣連珠炮响，蘆葦裏鑽出千百隻小船，在水面如飛蝗亂串。海鰍船大，不如小船靈便。想撞撞不着，待要踏動水車，已被梁山水軍在水裏塞住了。車輻板竟踏不動。

106 水忽忽往船裏灌，看着就要沉下。高俅急了，往船的舵樓上跑，嘴裏連喊救命。這時水裏鑽出一人，跳上舵樓，對高俅說：「太尉，我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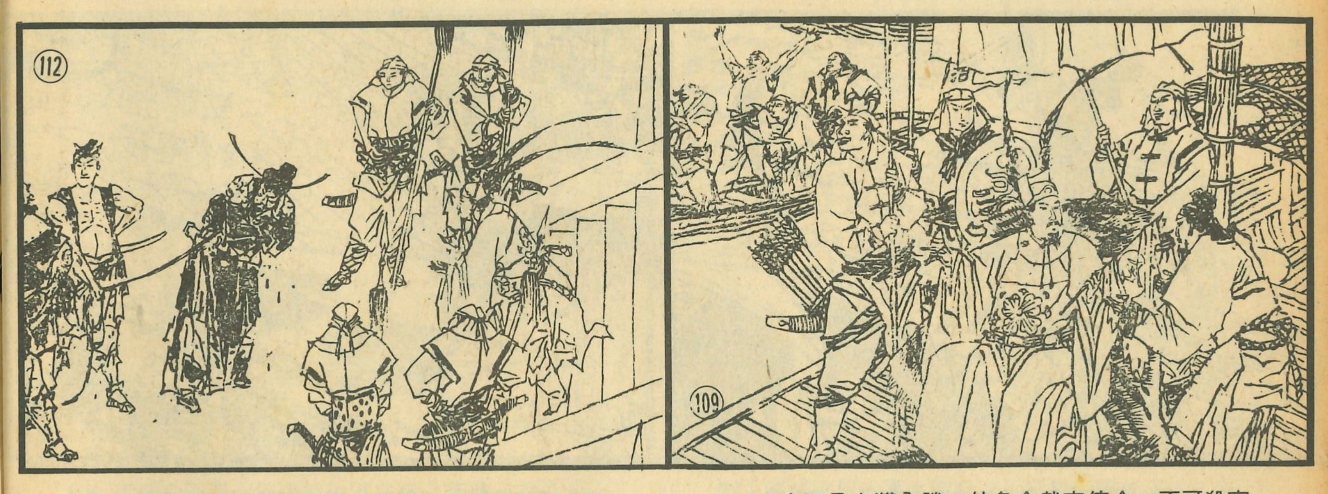
104 丘岳等正在着急，梁山小船已團團圍來，用撓鈎搭住海鰍，如蜂擁船跳上五、六十人，逢人便砍。

107 高俅正驚疑間，早被那人一把揪住，喝聲「下去」，撲通一聲，高俅被扔到水裏。抓他的是梁山好漢浪裡百條張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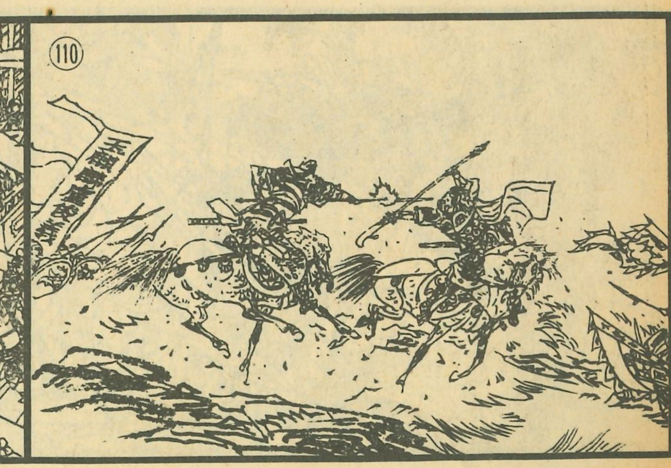
108 丘岳正驚慌失措，不提防被楊林一刀砍在水中死了；梅展、徐京見死了丘岳，也急要逃命，被梁山一伙好漢團上來，都活捉了。

111 正殺得難分難解，關勝、秦明、林冲、呼延灼四路軍馬一齊殺到，官兵大亂。周昂不敢戀戰，殺開一條血路逃走；王煥、項元鎮、張開也跟着衝出，一齊向濟州逃去。盧俊義旱路人馬也大獲全勝。



109 宋江見大獲全勝。他急命戴宗傳令，不可殺害士兵；所有俘虜官兵將校，盡都解到梁山聽候發落。

112 宋江、吳用等回到梁山，在忠義堂坐定。張順水淋淋的解到高俅。宋江忙下堂扶住，給他換上羅緞新衣服，讓高俅正中坐定，然後納頭便拜，口稱「死罪」。高俅慌忙答禮。



110 盧俊義指揮陸上人馬，從山前小路殺出，正與官兵先鋒周昂、王煥相遇。盧俊義便躍馬[illegible]取周昂；周昂也掄刀相迎。



113 這時，梁山衆頭領紛紛將俘虜的官軍將領解上堂來。宋江都教鬆綁，請在忠義堂上，列坐相待。所俘軍士，盡都放回濟州，並不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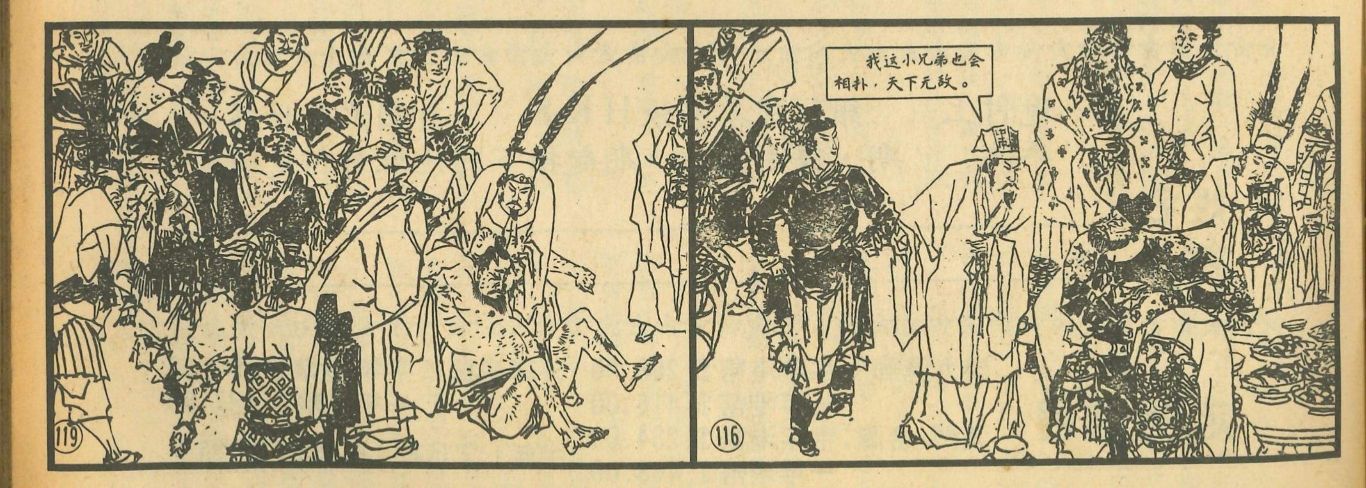
114 宋江大設筵席，令梁山衆頭領都來與高俅相見。他親自執酒把盞，對高俅說：「雖蒙朝廷兩次招安，中間委曲奸弊，難以細述。還望太尉轉奏天子，以救拔我等深陷之人……」

117 高俅見說，起身脫掉衣服，走下堂，便和燕青厮撲起來。梁山衆頭領本不服高俅，礙宋江面上，不便表露；今見高俅要厮撲，正要給高俅的好看，都哄下堂來，看他二人厮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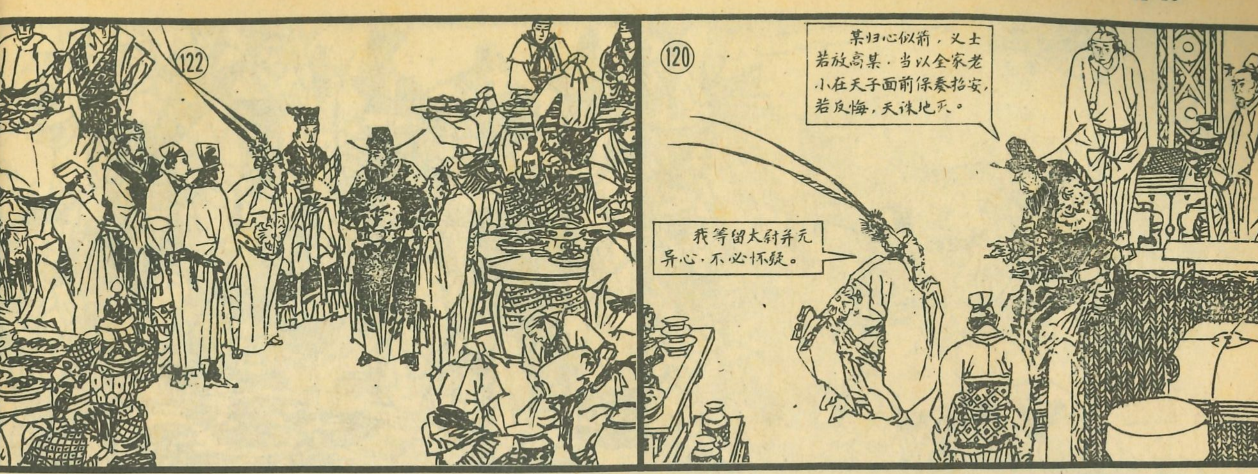
115 高俅見梁山衆多好漢個個英雄勇猛，心中十分懼怕。便對宋江說：「你等放心，若放我回京，一定奏知天子，前來招安！」宋江聽了大喜，拜謝高俅。

118 宋江也醉了，主意不定，也沒有阻攔。高俅哪裏是燕青的對手，只一撲，被燕青揪住腰胯一掀，高俅摔了個四脚朝天，半晌爬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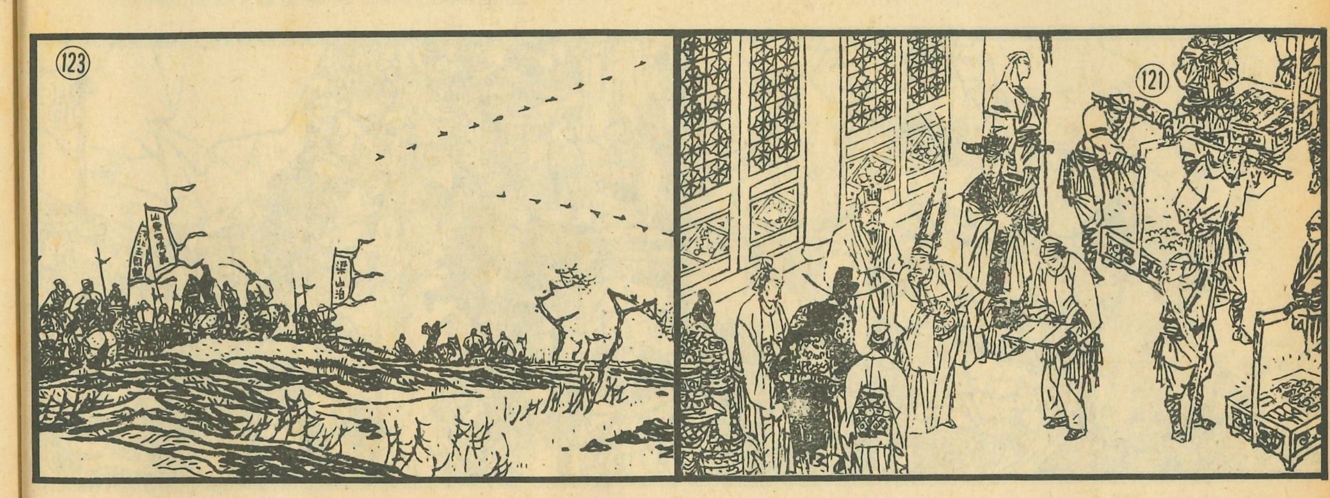
116 從宋江起，大小頭領輪番把盞與高俅敬酒。高俅喝得大醉，便有些放蕩起來，說：「我自幼學會相撲，從未遇到敵手！」盧俊義也有些醉，便讓燕青和高俅相撲。

119 宋江、盧俊義忙扶起高俅，說：「太尉醉了，哪裏還有[illegible]，望恕罪！」高俅十分惶恐，便又入席飲酒，直到[illegible]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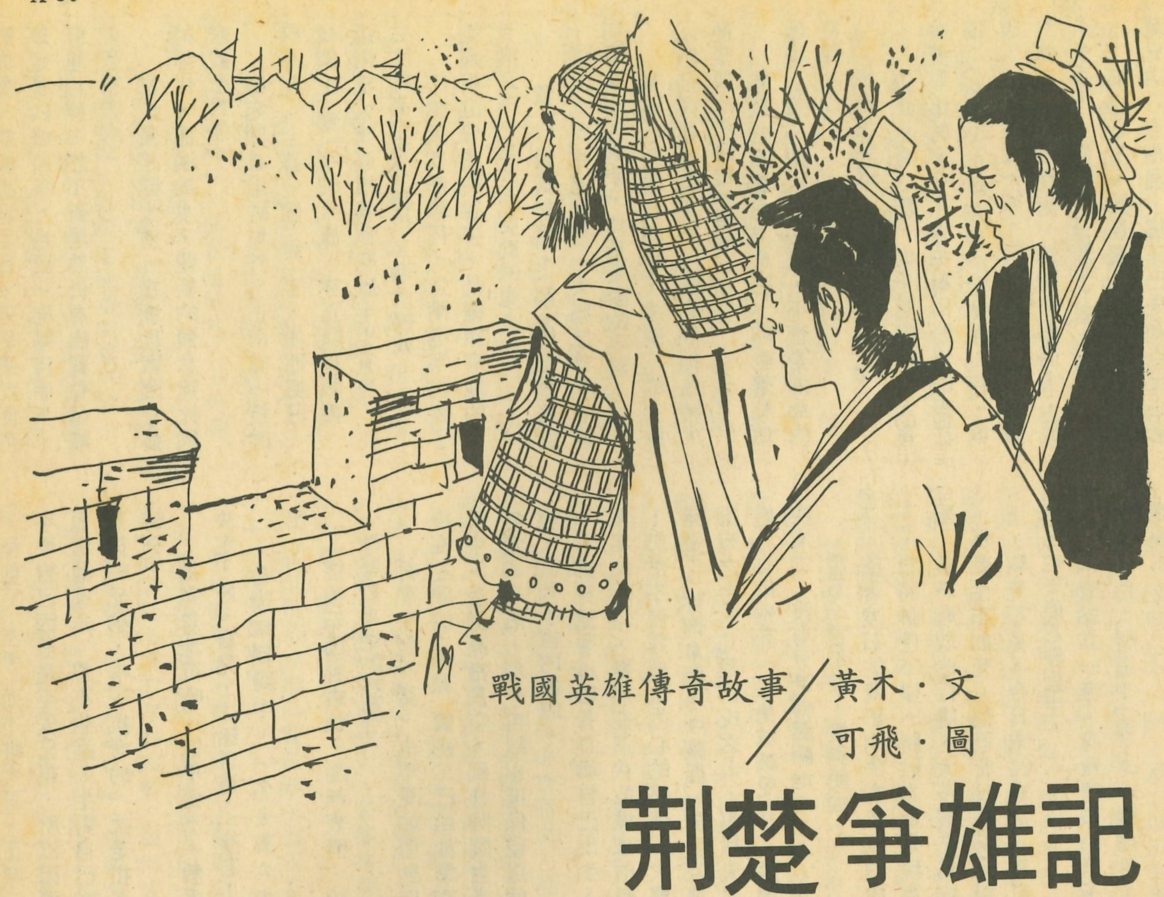
120 次日，高俅要宋江放他回京，並表示一定在天子面前保奏招安。宋江聽了，叩頭又拜。

122 飲酒間，宋江又提起招安之事。高俅讓宋江派人同他去面見天子，訴說梁山衷情。宋江和吳用商量，讓肖讓和樂和隨高俅前去。高俅又讓聞參謀留在梁山作人質，以表示他的誠意。宋江大喜。



121 第三日，高俅堅決要走，宋江挽留不住，設宴送行。叫人抬出金銀彩緞，約值千金，贈與高俅。衆節度使以下，另有饋送。

123 至第四日，宋江與吳用帶二十餘騎，送高俅與衆節度使下山，過金沙灘二十里外餞別，才拜辭回山，一心一意等招安消息。(本段完)



戰國英雄傳奇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荊楚爭雄記

拚死毀家滅族　求生搏殺脫逃

刀光劍影，喊殺連天。

城內城外，冒起數十股濃煙，隱見烈燄騰奔而起，方圓數十里內的高空，覆蓋着濃厚的烏煙，時雖當午，秋陽掛天，但在黑煙遮蔽下，大地卻是昏暗無光。

城南外牆被撞破多處，敵人的檑木仍如毒龍般攻來，郤氏家兵，組成血肉的長城，拚死頑抗，阻擋從缺口潮水般湧入的兇殘敵人，以他們的鮮血來換取每一寸的土地。

郤宛身披楚國大將慣用的絳紅革胄，兩邊腰各配一把銅劍，這就是他名震天下的「銅龍」和「銅鳳」，他以之縱橫天下，在此等生死存亡之際，仍緊緊伴在他身側。

這楚國的第一勇將，挺立在內城城牆上，一改往日臨敵從容的態度，面色凝重。

俯視城外廣闊的平原，敵人旌旗似海，一層一層的兵馬，殺氣連天，靜待著最後一戰的來臨。

郤宛仰天誓言：「囊瓦！囊瓦！我郤宛死必代作厲鬼，索爾之魂。」

他手下八千家將，只剩下五千多人。城外十個望樓，於三個時辰前，經已逐一失守，目下退守城內，全軍覆沒，迫在眉睫。

郤宛眼光迅速掠過左右十多名親將，雙目血芒閃動，大喝道：「好！我郤氏之族，自先祖郤芒創業至今，歷經十二代，只有戰死之士，從沒有投降之輩。」

衆將轟然應喏，決意死戰。

「轟隆！轟隆！」一連串震天動地的巨響，城南依城而築的高樓，在漫天沙塵碎石裏，像一個重傷的戰士般，徐徐倒下，城南再不能保存。

枕兵城外兵力達四萬的敵人，一齊喝采，使人震耳欲聾，甚至聽不到龐大高樓倒下的聲音，在嘈聲的極限裏，一時反而聽不到任何聲音，周圍便似乎正在上演無聲的默劇。

在混亂極點的嘈聲裏，產生一種有規律和節奏的異聲，一下接一下，直敲進郤宛和他每一個親兵親將的心裏去。

敵人敲響了的戰鼓。

城外敵人大軍的前排部隊，開始潮水般移動，向著曾是無敵象徵的郤氏家城推進。

一名身穿將軍戰冑的大漢，後面緊跟著十多名親兵，迅速來到郤宛面前，躬身施禮道：「大哥！郤正不力，城南失守，敵人將在半個時辰內攻打內城。」

郤宛憐惜看著這個從小至大都忠心跟隨自己的小弟，他和身後十多親衞，無不負傷浴血，枉自己自負不世將才，竟連這骨肉相連的親弟亦不能保存，也說不清楚自己是無奈還是憤慨。

郤正道：「今次敵人一開始便猛攻城西的望樓主力，以致我方實力迅速被削弱，又揀城南最脆弱處强攻，使我等措手不及，若說沒有深悉我方虛實的內奸帮助，實令人難以置信。」

郤宛沉吟不語。其實他亦一早想到內奸的問題，敵人今次突然而來，事前竟無半點先兆，當然是掌握了己方的偵

察佈置，故能避過耳目，只是這點便可確定是內奸所爲。自己一向厚待手下，肝胆相照，想不到居然仍有出賣整個龐大家族的人。

郤氏爲楚國大族，在春秋戰國交替的年代，血濃於水，親族的觀念遠比國家觀念爲强。

郤宛回首遠眺城外，正南處一枝帥旗高起，上書一個「費」字，偏西處另一枝繡上「鄢」字的大旗，亦正隨風飄揚，這兩支大旗高出其他戰旗半丈有多，在三丈的高空張牙舞爪，耀武揚威。

不論敵友都曉得，這兩個字代表了楚國兩位著名的猛將，是權傾楚地的令尹囊瓦倚之爲左右臂助的勇士。

「費」代表費無極，「鄢」便是鄢將師，這二人與郤宛和另一大族之首襄老並列楚國四大劍手，均是楚國的名將。

郤宛心內暗自測度，這兩人的大旗這時仍停在本處不動，當它們推進時，便是要一決雌雄的時間了。

戰鼓的震響愈來愈密，叩動著整個戰場上每一個人的心弦，不啻是催命的符咒。

郤宛沉聲道：「郤正！」

郤正全身一震，似乎意識到他大哥將要發出的命令，眼中射出堅決的光芒道：「左尹，小將今日決定城在人存，城破人亡，其他一切，均不用說。」跟著霍然轉身，拔出長劍，望城缺處而去，他十多手下，紛紛抽出長劍，緊隨而去。

郤宛心內一聲長嘆，也不挽留，畢竟兄弟心意相通，郤正已先知自己心意，稱他爲「左尹」而不叫大哥，正顯示他不要自己因他是至愛兄弟，所以因偏愛而命他逃走。想不到這一生對自己唯命是從的兄弟，唯一抗命的一次是在這等時刻。

郤宛忽地沉吟，似乎要下一個重大決定，好一會兒，才斷言道：「凌石！」

身後衆親將中，一名大漢大步踏出。

這凌石面容古拙，面無表情，給人一種堅毅卓絕的感覺。

郤宛手腕一震，也不見如何動作，掛在左腰的「銅鳳」寶劍，已給他掣在左手中，金劍高指長空，劍身閃閃生光，穩定如岩石，似乎可以永遠保留這個姿態，直到宇宙的盡頭。

郤宛望著這個昔日與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手下，雖然在這兵敗城破的時刻，仍然不洩露絲毫內心的感情，大感滿意道：「你即拿我手中銅鳳，到內院傳我郤宛之令，凡我郤氏之人，包括夫人小姐，立即殉死，以免城破受辱。」語調堅決有力，沒有分毫轉圜餘地。

凌石一言不發，接劍便去。

望著凌石的背影消失在落城的梯階下，衆將神色不變。勝敗本就是現實殘酷，當時戰敗的俘虜，大多被充爲奴僕，那就生不如死。他們昔日在郤宛帶領下，戰無不克，今日末路窮途，寧可戰死，也不能忍辱偷生。

只有站立一旁，身裁健碩的男子，卻是面色大變道：「爹！」一對虎目，滿是淚水。

郤宛一聲斷喝，阻止他出言道：「郤桓度，我以郤家之主向你發出指命，這是你最後一次流淚，此後你只可留血，郤氏男兒，絕無軟弱流涕之輩。」跟著又喟然一嘆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郤桓度垂首道：「孩兒不孝，終日沉迷劍術，不習兵法，以致今日不能分担破敵之責。」神情懊悔不已。

郤宛仰天一陣長笑，悲憤萬丈，背後衆將何曾見過他這種神態，不禁激起拚死之情。他們對郤宛的心情都非常了解，郤氏與囊瓦，同屬楚臣，目下變生肘腋，同室操戈，囊瓦這等惡毒，豈能不令人心恨。

郤宛笑聲忽止，道：「桓度不必自責，昔日你三位兄長，均爲深悉兵法的良將，但善泳者溺，一一戰死沙場，凡事有利必有弊。所以你不習兵法，我從不勉强，一方面既因爲爾母先後失去三子，故留你在她身邊，另一方面亦想你能繼承家傳劍法，發揚光大。今次希望你能借助擊劍之術，令你得脫此劫。」

四週衆將一齊恍然，他們一向不大看得起這位小主公，因爲從未見他披甲上戰場，終日留在內院婦女羣內，加上不知他劍術如何，這時才明白箇中原因。

郤宛又道：「中行，你立即助桓度挑選二百死士，護送公子逃往國外，東堡左側，有一秘道，公子盡悉開啓之法，由他帶路便可。」說完哈哈一笑道：「囊瓦，任你其奸似鬼，也不知我郤氏還有此最後一著。」

大將中行道：「主公，不如由你和少主一齊離去，我們在此牽制敵人。」

噗！噗！一連串的聲響，衆將跪滿一地，紛紛勸駕。

郤宛連鞘解下「銅龍」，遞給郤桓度，心內暗嘆一聲，暗忖若是二十年前，他一定毫不遲疑逃離此地，那時年紀還輕，有的是本錢，那怕不能東山再起，但今日年華老去，況且一生縱橫，所向無敵，要他做那落荒之犬，不如光榮戰死。無論希望怎樣渺茫，唯有把握復仇之望，寄與親兒。

郤宛向郤桓度道：「他日你必需要以此銅龍寶劍，飲飽囊瓦的鮮血。」頓了一頓又道：「我雖爲楚國四大劍手之首，但對此獠仍無絲毫制勝把握，爾須好自爲之。」極目城外，費、鄢兩人的軍旗，開始緩緩移動，敵人的戰車，漫山遍野而來。

郤宛向跪在身前的衆將道：「爾等不須如此，我郤宛心意已決，雖然毫無勝望，但敵人亦要付出慘痛代價。」

郤宛轉身向外，高聲大喝道：「費無極，你有否與本人單打獨鬥的的胆量？」

聲音遠遠傳去，震盪於整個戰場之上。他爲楚國有數高手，這一運氣揚聲，遠近皆聞，很多原已受傷倒下的郤氏子弟，一聽主公之聲，人心大振，傷病皆起，戰場上登時激戰加劇，一片慘烈。

費無極的語聲遠遠傳來道：「敗軍之將，何足言勇，郤宛你休想作困獸之鬥。你若自縛雙手，跪地投降，我留你全屍。」聲音渾厚，餘音不竭，顯示出精

湛的功力。這人武功僅次於號稱楚域第一高手的囊瓦和被譽爲楚國四大劍手的郤宛及襄老之下，是極爲可怕的劍手。

郤宛不怒反笑，說不盡的英雄末路。

敵軍戰鼓沉而有力地低鳴，一下一下直敲在郤宛心頭，費無極和鄢將師兩人的大軍，緩緩移動，決定勝負的時刻，在敵我雙方的「久待」下，終於降臨。

郤宛從手下取過一支重型銅矛，大步落城，心中升起一個奇怪的念頭，自己從擁有一切，包括權力、富貴、美女，到現在將快一無所有，只感全無牽掛，有一種難言的痛苦，想起人赤裸裸而來，赤裸裸而去，追求的只是短暫的目標，除了成功頂峯的利那興奮，其他都是在苦苦經營中渡過。至少他目前還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要放手殺敵，直至被殺，心中不由奮起萬丈豪情，一聲大喝，已有兩個敵人被長矛挑飛。

郤家武學心法最重忘情，即管在千軍萬馬中，心中也如烘爐上的一點冰雪，冷然視物，這時郤宛一旦拋開成敗，心靈進至無波無浪的境地，長矛如毒蛇般吞吐，直殺進蜂湧而來的敵人羣中，手下見他勇武動人，士氣大振，隨著他衝越城牆的缺口，反殺出城外，一時殺聲震天，展開大混戰。

郤宛如猛虎出柙，在敵人的刀戈劍海內來回衝殺，這時他身邊的屬下將士，已從最初的二千多人，減至五百餘人。忽然前面一陣騷動，一隊混身浴血的郤氏子弟，護著一名大將，向他們方向退來，郤宛心中一動，連忙指示下屬分兩翼殺去，把這隊人馬收歸入己陣內。郤宛眼利，一看那大將正是自己親弟郤正，他胸前一灘鮮血，面色煞白，已無生機。郤宛撲前，郤正見是大哥，眼角流下淚水，咀唇顫動，郤宛連忙俯身把耳貼近他唇邊，聽到郤正微不可聞的聲音道：「囊瓦！小心。」語聲中斷，原來已經死去。

郤宛悲慟欲絕，厲嘯一聲，重新殺入敵陣，長矛揮挑刺劈間，敵人紛紛倒斃，鮮血直激飛上半空。

在浴血苦戰裏，忽地所有敵人潮水般退開，露下一大片空地，剩下郤宛一人立在正中，這時他才發覺剩下他一個人，所有手下都給隔開了，遠處傳來零星的戰鬥，敵人控制了大局。

費無極高大的身形排衆而出，挺立在郤宛身前兩丈處，手中提著長劍，輕視地道：「你不是要和我單打獨鬥嗎？」

郤宛心下狂喜，他現在雖然體力透支嚴重，但如能和這大敵單打獨鬥，以他郤宛驚人的韌力和意志，若能搏個同歸於盡，便非常理想。

郤宛長矛斜指向費無極，也不打話，大步踏向費無極。

費無極見郤宛龍行虎步，劇戰之後，依然不露分毫破綻，兼且知道他一上來必定採取只攻不守的攻勢，如何肯讓他蓄滿氣勢，手中長劍化出一個個光環，倏地擴大，直向走來的郤宛迫去。

郤宛手腕一振，長矛也化出多道寒芒，同時刺中費無極長劍化出的光環，登時產生一連串兵器相撞的交鳴聲。

環影化去，長矛驀地破空而至，閃電般標向費無極的咽喉。這一矛勝在的是速度，費無極也眞了得，不退反進，長劍側劈在矛身上，感覺長矛虛而無力，應劍向左方飛去，費無極大叫不妙，眼角人影一閃，郤宛棄矛而上，一手抓著費無極的長劍，費無極運腕圈劍，削去了郤宛四隻手指，但長劍已遲緩了分毫，欺身上來的郤宛，一肘便擊在他脅下，登時撞斷他幾條肋骨，跟著郤宛的手斜標而上，直插向他的雙目，費無極大叫休矣，不知爲何郤宛忽地滯了一滯，費無極連忙退後，左眼一陣劇痛，雖然讓過了右眼，左眼還是給插中了。

郤宛忍著四指齊斷的痛楚，正要把費無極雙目插盲，一股雄渾的大力從後方攻來，令他慢了一綫，只廢了費無極的左目，那股大力亦同時擊在他後背，他一口鮮血狂噴，反手便向後攻去，背後的人使了一下巧妙的手法，化去他數拳，跟著雙手閃電般拍在他身上，郤宛聽到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不斷傳來，鮮血不斷從眼耳口鼻標出來，當那雙人手離開時，他已不成人形。

郤宛模糊中看到眼前出現了一個高大陰沉，身穿紅袍的人，腦中轟然一響，登時明白到郤正臨死要他小心囊瓦的意思。眼前的人正是囊瓦，自己和最親愛的小弟，都是喪命在這奸人手裏，他竟然親來督師。這個仇，只有桓度去報了。

郤宛蓬的一聲倒下，一代名將，含恨而歿。

囊瓦仰天大笑，看著兩手的鮮血，狀極歡欣。

*　*　*

秘道的出口在郤氏家城後一個密樹滿佈的斜坡下，形勢巧妙，匠心獨運，頗易爲人忽略。是郤氏先祖被分封於此地之初，密聘此中高手匠人建造，以之逃走保命，估不到歷經十數代的風平浪靜，到了郤桓度才派上用場。

秘道的機關均已腐朽不能用，幸而郤宛一向居安思危，常密派親近清理維修，所以大致上仍然完好。

這條秘道是郤氏的絕大秘密，除了一小撮最親近的兄弟子侄，其他人全不知曉。負責挑選二百死士，護送郤桓度逃走的大將中行，也是第一次知道這一條秘道的存在。

郤桓度、中行和二百壯丁，全無聲色地穿過樹林，沿著後山溪澗，涉水逃進毗連山城的大別山脈。

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是生死關頭，每一個動作都加倍小心，不敢弄出絲毫聲响，以致拖累全軍。

他們身後的郤氏城堡，正陷進熊熊大火裏，黑煙直冲上半天，夾著千萬人廝殺的喊叫和哀號，看來經已失守。

郤桓度强忍內心的悲痛，他今年二十五，十多年來一直捨兵法而精研劍術，自負不凡，但這樣千軍萬馬，對壘沙場，他卻只可充其量担當一員勇將，何能督師取勝，心底一時悔恨交集。可是想起以乃父的將才兵法，在這等形勢下

亦只能束手長嘆，自己遠不及他，報仇的前景一片灰暗。目下他郤桓度是唯一可報這滅家毀族之恨的人，郤宛的音容，不由升現在他腦海裏，只可留血，不可留淚，他立誓永記心頭。

這支從破城逃出的敗兵，負著士族被人連根鏟起的血恨，直往連綿萬里不絕的大別山逃去。只要穿越過這廣闊的山區，便可切進楚國著名的雲夢澤，那處盡屬低窪沼澤，又多叢林湖泊，對於躲避敵人大規模的搜捕，非常有利。

走在他身傍的是卓本長，這人是郤桓度的少年玩伴，精明厲害，長於計謀，是郤宛親自指定這次護送郤桓度的主力。兩人長大後，因卓本長隨郤宛征戰南北，故很少見面，反而在這非常時期，又走在一起，大家都有種非常熟悉的感覺。

二百多人急奔兩個時辰後，深入了佈滿荊棘的山區二十多里，均已力盡筋疲，卓本長雖是武功高强，但力戰在前，這時也頗爲吃不消，反觀身傍這位小公子，仍是氣脈悠長，似乎毫無倦意，不由對這從未捱過沙場的貴家子，另眼相看。

人馬來到一個較平坦的小山上，一直在前開路的中行轉回後路，來到兩人面前道：「公子，這一番急行，離敵人二十里有多，快將日落西山。隨從先前血戰整日，加上這陣奔波，實在再難支持下去。」說完便以詢問的眼光望向郤桓度，又望向卓本長。

卓本長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似乎中行在很細心地觀察郤桓度，帶著一點奇怪的敵意和肆無忌憚，他也不知是否自己的偏見，因爲一直以來，他對這屬於長輩的中行，都不大喜歡，總覺得他沉默寡言，城府過深。

郤桓度心內悲痛，也不在意，剛想徵詢卓本長的意見，忽地省起自己已成爲了他們當然的領袖，自然要發表點意見，但腦內一片空白，也不知應點頭或搖頭。

中行眼中閃過一絲譏嘲，又回復尊敬的神態。

卓本長心中一懍，但已不容他多想，解圍道：「公子，除非敵人知曉我們的逃走路線，又能於城破時立即知悉有人逃遁，否則絕難追及我們。」說完忽地陷入沉默，若有所思。

中行不待郤桓度發出命令，便即時傳下令去，命各人就地休息。

卓本長不知如何心下暗感不安。郤桓度對於這類行軍發令，一無所知，叫他休息，想想也是，便坐下歇息。卓本長和中行兩人自去佈置。

這二百家將，都是征戰經驗豐富的軍人，一接命令，未待吩咐，便紛紛佔取有利方位，依度形勢，佈下偵察巡邏等等措施，隱隱把郤桓度圍在正中。郤宛一向甚得軍心，他們知遇勁敵，心中均存下以死來保護郤家這僅餘血脈的意念。

郤桓度看在眼內，心下羞慚，自己枉爲他們的統率者，其實比之他們任何一人，在軍事上的常識，他也是大大不如。另一方面，這類軍旅生活，郤使他這一生居於內院，終日只需應付母姊美婢的公子，有種新鮮的感覺，是種剛直粗放的吸引力。想想也是諷刺，郤氏一系名將輩出，獨有他一人從未隨軍征戰。

郤桓度不由輕撫配在腰際的銅龍，心下稍感安定，似乎父親郤宛的信心，從它隱隱流進他手內，鑽入他心中。

郤桓度緩緩抽出長劍，劍長四尺，比當時製的三尺劍長出一尺，在斜陽下閃閃生輝，劍身鑄有一條張牙舞爪的蒼龍，繞著劍身盤繞疾走，若隱若現，巧奪天工。長劍入手沉重，郤家著名的劍法，可以把這名劍的特質，發揮到極致。這銅劍是當時這類劍的極品，據說南方的越國和楚國的大敵吳國，已開始鑄造鐵劍，比之銅劍又勝出一籌。

郤桓度輕撫劍上鑄造的銅龍，觸手濕潤，他在軍事上不行，對劍法卻是天資卓越，雖未必及得上郤宛，亦是出色內行，手持這等寶刃，一時豪情大發，一沉腕，銅龍在空中迅速顯出萬道光芒，有節奏地劃出幾條弧線，做出一個美麗的劍光圖案。

一人走到他的身邊沉聲說：「公子！」

郤桓度霍地側望，看到卓本長面容嚴肅，登時記起少年時每逢要責怪自己，都是這副表情，心下知道不妙，又不知何處出錯。

卓本長道：「公子在太陽餘輝下舞劍，劍身反射落日的光芒，可見於十里之外，我們現下正在逃命求生，這樣做不啻自殺。」

郤桓度慚愧之至，心想自己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急忙收起銅龍，環首掃視，附近的家將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像是憐惜他的無知。

卓本長覺得自己說話重了，但另一方面他也體會到自己對這自幼一同長大的小主公，不甚尊重。

卓本長話題一轉道：「公子，中行有點違反常態，我們應小心一點。」

郤桓度素不喜聽別人說是說非，因家內院裏大多婦孺，「是非」乃他們日常生活的大部份，郤桓度一向厭倦，所以卓本長這幾句他絕對聽不入耳，含糊應了一聲，便閉目養神起來。

卓本長頗感沒趣，他對中行的懷疑，完全是基於此君在態度和性格上的微妙轉變，那便像當一個人在長期壓抑自己原來的性格後，因環境的改變，突然鬆弛下來，故不自覺地透露出眞正的本性。這種變化難以言傳，實在沒有任何眞憑實據。

自敵方攻城之始，內奸這問題便困擾著每一個人，卓本長也不例外，所以中行在神態上的改變，引起他的警覺。但見到郤桓度的消極反應，只好作罷。他爲人堅毅，決意提高警覺，以應付當前危難。

待卓本長走遠後，郤桓度緩緩張開雙目，遠方紅日西沉，一片艷紅，又記起濺在城牆上郤氏子弟的鮮血。歸根究底，罪魁禍首應是楚昭王這大昏君，他

寵信囊瓦，使其弄權禍國，排斥異己。父親郤宛身居左尹高位，國之重臣，昔日曾大敗楚在東南方的大敵吳國，並觸發政變，吳王僚喪命於專諸的魚腸劍下，爲楚國建下不世功業。豈知竟招來囊瓦之忌，今次密遣手下大將費無極和鄢將師兩人，率十倍於己方的兵力，潛來偷襲，在猝不及防之下，變成目下家破人亡的局面令人切齒痛恨。

郤桓度霍地站起身來，對著只露出一闕的紅日，向天誓言道：「我郤桓度回楚之日，便是楚亡之時。」握著銅龍的右手，指尖因過於用力而發白。

太陽躲進西山，大地漸漸昏沉。

黑暗終於來臨。

＊　＊　＊

漆黑的山林裏，郤桓度驀地醒過來，一額都是冷汗，原來剛才他先是夢到和自己曾風流相好的族中美女，一一倒在血泊中，心下感到絕大痛苦，怨恨自己不能帶她們脫離危難，跟著又夢見自己和這二百家將，陷身重重圍困內，伸手拔劍，銅龍不翼而飛，大驚而醒。

就在這時，一人從漆黑裏無聲無色地冒出來，走到近前。

郤桓度一看來者的姿態，知是卓本長，連忙把已提起的心放下。

卓本長貼近至郤桓度身前，低聲道：「少主！敵人已把我們重重圍了起來。」

郤桓度全身一震，惡夢成了現實。

卓本長的語聲繼續傳入耳內，事實上卓本長把聲音壓低至細若蚊蚋，但對郤桓度來說，卻像驚雷巨响，震得他耳膜發痲，只聽卓本長說：「敵人現下偃旗息鼓，全無動靜，我從宿鳥驚飛，山獸竄動的形跡，敵人應當是突如其來，一齊在四週出現。」頓了一頓，語音忽然加快道：「這表示敵人早已掌握了我們的行踪，所以才能一上來便佈下合圍之勢，使我們插翼難逃。所以我們之中一定有內鬼，一路留下暗號，指示我方逃走的路線。」

郤桓度全身痲木，自己對行軍佈陣，的確一竅不通，不知要如何應變。

卓本長續道：「刻下敵方按兵不動，自然是希望我等矇然不知，靜待天明，那時逃走困難，再將我們一網打盡。」他停了一停，知道絕難從這公子哥兒得出任何指示，索性說：「目下唯一方法，是不讓敵人的如意算盤得逞，趁著黑夜，乘亂衝出，少主以爲如何？」當時尊卑的分界極嚴，所以卓本長才加上最後一句，其實在他心中只是虛應形式。

郤桓度覺得自己便如怒海中飄蕩的一葉扁舟，需要一個堅固的崖岸，以供停泊，急忙問：「中行在甚麼地方？」

卓本長稍一遲疑答道：「敵踪初現，我便四處尋他，郤毫無踪影，我看內奸八成是他。」

郤桓度腦海轟然一震，羞恨交集，自己若能早一步聽信卓本長之言，何需陷入現下困境。

卓本長知他心下難過，不再在這方面做文章。

此際星月無光，山野間一片烏黑，一叢叢的樹木，化作大小不同黑影，便像張牙舞爪的猛獸，隨時要把人吞噬。

郤桓度雖然在各方面都經驗淺薄，卻在劍術練氣上下過十多年苦功，內功精湛，雖在旁人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他目力尚可遠及十丈開外。他看到己方的人馬，都在高度警戒下，紛紛握守戰略位置，不禁佩服卓本長的調度，自己反是最後一個知曉敵人靠近的人，心下稍安，腦筋開始運作起來。

郤桓度道：「本長，假設趁黑逃遁，以你估計，成功的機會有多大？」

黑夜裏卓本長眉頭一皺道：「敵人若要在這等黑夜荒山，攔截我們，必須要有十倍於我的兵力，幸而敵人一到，便被發現，否則容得敵方佈下障礙陷阱，逃走的機會便等於零。」接著苦笑一下道：「如果他們一開始便從內奸處得知我方逃走的路線和兵力，無須分散去搜索，那他們的實力，可能遠超十倍我們的數目。」面上露出了無能爲力的表情。

郤桓度雖在黑夜裏，但他目力遠勝常人，對於卓本長面上每一個表情，都清楚看見，他估計卓本長功力不及自己，所以不能如他一樣有夜視的能力，誤以爲郤桓度亦像他一樣看不到對方，因而絲毫不在面上掩飾內心的感受。換句話說，卓本長雖提出趁黑夜和在敵人佈下陷阱前逃走，他卻是沒有半分把握的。

郤桓度心內震駭，但另一方面，又激起他求生的慾望，他活了二十五年，這一刻才眞眞正正爲自己的將來掙扎和奮鬥。

他內心飛快地分析目前的形勢，這批郤氏家將，畢生在郤宛帶領之下，戰無不勝，視郤宛如父如神，這次城破人亡，在他們心靈上做成難以彌補的打擊，壯志消沉，失去爭雄之心。加以一向以來，自己這位四公子，終日躭在婦人孺子羣中，於羣芳中風流快活，怎知自己亦有刻苦練劍的時刻，自然是對他毫無信心，假設不能扭轉這種心態，今夜他們休想有一人能活命，當然除了作內奸的人。

卓本長忽然沉聲道：「少主，假設我倆現下趁敵人陣脚未穩，私下潛逃，成功的機會，將是五五之數。」

郤桓度心中一懍，知道他意思是棄下此地的二百子弟兵，兩人逃走目標的明顯性自然大減，也出乎敵人意料之外，果然是可行之法，但這二百人必然陷於被出賣的絕地。

郤桓度經過一番內心掙扎，斷然搖頭道：「本長，我這樣做，父親做鬼也不會將我放過，這事休得再提。」

卓本長眼中掠過讚賞之色，反而立下決死維護之心道：「敵人若能於我們一有動靜時，便放火燒林，我們的凶險，將會倍增。」

他見郤桓度沉吟不語，又說：「當然，鹿死誰手，還是要拚過方知，郤氏豈是易與之輩」語氣中透出一種死戰的決心。

郤桓度卻大感不妙，卓本長決意死戰，擺明了他沒有把握衝出圍困，況且

敵人佔有如此優勢，己方何能力敵，到這時他對卓本長的倚賴才眞正死心，以後，必須看他郤桓度了。

假設中行眞是他們的人，必然深悉己方的戰術，以致先機盡失，著著受制，這樣的仗，如何能打？

有利也有弊，敵人若知道己方形勢，必然對自己存在輕視之心，每一項設計都針對卓本長而設，假如由他郤桓度這個對軍事一無所知的新丁指揮進退，可能反收奇兵之效。當然，問題是他有甚麼可以起死回生的計劃。

郤桓度問道：「假設你要定計逃走，該當如何？」

卓本長略一沉吟，道：「每一種戰術，都是要達到一個軍事目標，或要完成一個目標的某一階段。今次顯而易見是要護送公子逃出重圍。我將利用敵人的防守線長這個弱點，以幾隊力量集中的死士，向不同方向流竄，擾亂敵人耳目，幸好早在初抵此地，我便曾觀察過附近的地勢環境，若能依據而定下逃走路線在混亂中乘勢衝出，或有成功的希望。」說完眉目間有種無可奈何的神情。

郤桓度知道卓本長同樣想到中行也有過同樣對環境的觀察，所以似乎是最安全的路線，反而最爲凶險。況且這處是中行提議露宿的地方，必然有他的陰謀，所以卓本長審度敵我形勢，才會一籌莫展。

郤桓度記起昔日在城後鄉間，觀看農人鬥犬聚賭，當時衆人都把賭注放在一隻高大兇猛的黃犬上，而不看好他的敵手，那犬瘦弱矮小，即管郤桓度也是和其他人一般想法。拚鬥開始，大犬凌空下撲，要以老鷹攫羊之法，搏殺對手，豈知小犬避重就輕，貼地從下竄上，一下便噬正大犬最柔弱的腹部，贏得此仗。這件事在他的記憶裏極爲鮮明，他的劍術，便是依從這法則來設計，避重就輕，以弱勝強。

就在這一刻，他省悟到唯一可以依持的，就是他在劍術上的修養和策略，正如他父親郤宛所說，希望他能以擊劍之術，助他逃過大難，所以他必須把劍術運用在兵法之上，想到這裏，眼前似乎多了條平坦的道路，雖然他還未能有任何具體的計劃，但比之先前的盲人騎瞎馬，便不可同日而語。

山林秋蟲唧唧，敵我雙方都不作一聲，離卯時天明還有兩個時辰，逃走是急不容緩的了。

郤桓度沉聲道：「本長，你即刻調集所有人手，集中此地，其他險要防禦據點，全部放棄，行動務要隱秘。」他終於首次向家將發出一生來第一道命令，心下有種出奇的權力感和快意，登時了解到郤宛那率領羣雄，威風八面的心情。

卓本長一愕，勢想不到這無知的人也另有主張。可是郤桓度語調沉穩有力，帶有強烈的自信，甚至威嚴。況且他自問即管遵照自己的方法而行，亦是死路一條，所以心中雖還在猶豫掙扎，雙腳卻不由自主隨指示行動。

卓本長不愧是經驗豐富的將才，很快二百人在不動聲色下，集中在一處有高石環護的空地裏。衆人都甫伏在地，不聞半點聲息。

郤桓度肅立在一棵大樹之旁，不知是否這份敏感，卓本長覺得郤桓度雖然面容嚴峻，郤忍不住眉額間的一點得色，心下奇怪。

郤桓度發出的第二道命令，要各人準備易燃物品縛在箭頭，隨時準備發射。衆人都摸不着頭腦，惟有照指令行事。

夜色深沉，黑暗似乎永不會過去。

郤桓度略一定神，忽地揚聲大喝道：「費無極，可有胆量和郤某對話」聲量宏大，一時宿鳥驚飛，山野間各類鳴聲大作，敵我雙方的人均呈不安，一時衣服和樹葉草石磨擦的聲音，擾攘一番，甚至兵器跌在地上的聲音，也間有傳來，郤桓度突如奇來的大喝，在寂靜的對峙裏，收到先聲奪人的效果。

他的聲音在空曠的山野中，激起重重回音，再慢慢消去。

他身後卓本長和一衆家將，全部愕然以對，刻下他們正是敗軍之將，落荒之犬，務求在神不知鬼不覺下，靜靜竄去，豈知這位四公子不分輕重，如此大呼大嚷，豈能不把他們已惶恐萬狀的胆驚破。

郤桓度的聲調隱含一股震懾人心的力量，又令他們生出倚賴之心，這感覺甚爲矛盾，使人難以適從。

過了一陣子，一個聲音才在東面二十丈外响起道：「郤氏之人若能獻上郤桓度人頭，本人費帥座下先鋒白望庭，可保他一生衣食無憂，並奉上黃金千兩。」

這人一出言便分化離間，言行卑鄙。

郤桓度不怒反喜。他這一舉動旨在試探虛實，這白望庭一出言，他便得到很多資料，正如一個劍手，大家未動手前，憑觀察便已能測知對方虛實一樣。

首先，這白望庭在自己出言後，良久才有回應，顯然因爲自己這一行動，出人意表，致方寸大亂，由是推之，他當非長於應變的人才，若能針對這點出奇制勝，當然勝望大增。其次，由於對自己的輕視，費、鄢兩人並沒有親來督師，自己比之這兩個可怕的劍手或有不如，但餘子郤全不爲他所懼。

其實郤桓度武功的深淺，除了郤宛等最親近的幾個人，外間無人知曉，這現在成爲了他的秘密武器。所以即管以中行對郤家的熟悉，也在對郤桓度的估計上犯下錯誤。

郤桓度心下大定，信心倍增，到此他完全領悟到劍法和兵法，兩者實在二而爲一。遂仰天長笑道：「白望庭你不過別人手下奴才，何能作主，看我取你狗命。」

跟着向後一揮手，蓬！蓬聲中，二百家將一齊點燃手上火箭，火光立時照亮整個山頭，只見敵方人影重重把已方圍在正中。

郤桓度目光迅快掠過敵人，他眼光利如鷹隼，但可惜郤找不到目標，原來他想找到叛徒中行，給他來個一箭穿心，他對這人切齒痛恨，立下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手刃此獠的決心。

再一聲令下，二百支火箭齊齊射上半空，像朵朵火花般向四週擴散，落在滿佈敵人的四面八方。跟着另二百支火箭又再燃起，照樣施爲，秋林爽燥，轉眼間四週已陷入大小不等的火陣內。

敵方在火光中人影閃動，一片混亂。直到這一刻，主動仍是操在郤桓度手中，正合了劍法上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這個法則。

郤桓度豈有讓敵人喘息之理，仰天長嘯，他內功深湛，這一運氣眞是令人全場震動，兩方之人無不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

他把銅龍高拔半空，這郤宛無敵寶劍，令敵人喪胆，已方郤信心大增。

郤桓度高呼道：「凡擋我者，有如此樹。」

在半空中的銅龍迴閃而下，寒芒一動，他身傍粗可合抱的柏樹，齊腰而斷，隆隆聲中，從半空中直倒下來，仿似世界末日的來臨。

在遍山遍野的火光照燿下，敵我雙方都目睹這一劍之威。衆人何曾見過這等劍術，即管以利斧劈削，也要費一個力士好一陣功夫，才能達到這樣的成果，何況一把銅劍。所以一是郤桓度武功蓋世，遠勝乃父，二是銅龍是絕世寶刃，威力大至如斯。無論是那一個可能，霎時間郤氏二百家將，士氣大振，重新燃起對郤族之希望，反之敵人心胆俱寒，其志被奪。

只有自小熟悉郤桓度的卓本長心裏有數，他何等樣人，連忙配合郤桓度製造出來的氣勢，一聲大喝，隨着已向陷入火海的敵陣殺去，如羣虎出柙。

郤桓度一劍當先，銅龍化作一片金光寒芒，護在身前，以勢如破竹之勢，殺進敵陣，想起郤家所流的血，登時殺氣騰騰，把僅餘的一點畏怯，拋之於九霄雲外。

他郤家獨門劍法，最重「守心」，這是把一切精神，維持在一個一塵不染，毫無雜質的境界，也可以說是忘情，絲毫不起恐懼之心，所有喜怒哀樂，甚至父子親情，妻之愛，也棄於心外。

郤家「武書」認爲人心譬之如一潭湖水，若有絲毫情動，湖水便混濁起來，不能映物，只有盡去凡情，湖水才能歸原爲一池清水，照見衆生形相。劍法才可不滯於情，發揮盡緻。

郤桓度自九歲開始練劍，他平日雖愛與族中美女廝混，練劍時郤極端專注，守心的功夫尤勝乃父，欠缺只是實戰經驗，和飲飽敵人鮮血後生出的殺氣。

就在這衝進敵陣的利那，他自然而然地步入這守心的境界，呼吸變得細慢悠長，全身毛孔放鬆，所有感官，全部發揮作用，不單只眼耳口鼻，連全身的皮膚，也處在高度的警覺狀態，身旁四周敵人的每一下動作，一舉劍、一揚戈、揮盾，敵人的欲前欲退，即管在眼光不及之處，他郤是了然於胸，可迅速決定策略。

郤桓度身內郤家戰士的血液，奔騰流動，血管擴大，使鮮血迅速運轉，供給了最大的能量。十多年苦修，倏地具體表現出來，他的劍如毒龍出海，在萬道金芒的掩映下，像水銀瀉地般，硬撞進敵方的盾牌和劍戈裏。

敵方兵將，早先已被他一劍斷樹的雄姿嚇破了胆，見到他這般威勢，紛紛退避。郤桓度霍地殺入敵陣，銅龍到處，敵人洒血倒下。竟遇不上三合之將。

緊跟身後的二百家將，目覩少主技藝驚人，所向披靡，一時人心大振，積蓄着那股逃走的窩囊氣，家破人亡的怨憤，像火山爆發般噴湧出來，上下一心，死命殺敵，霎時天慘地愁，血雨刀光，瞬間整隊人便深入敵陣。

火勢愈來愈猛烈，加上山風呼呼，不時引起新的火頭，就在一片火海裏，展開慘烈的突圍血戰。眼看他們已衝到敵人的外圍。

白望庭在高處俯瞰戰局，山林處處火頭，冒起濃煙，烈火一方面照亮了整個戰場，另一方面又產生大量濃煙，加以樹叢雜生，使人視野不清，場面混亂，合圍之勢變成混戰局面，難以發揮以衆凌寡的戰術，這時白望庭才深感後悔，不應低估這養尊處優的郤家公子，心中升起一個念頭，若不能早殺此人，異日終成大患。

郤桓度剛劈飛了敵人的頭顱，忽感有異，他的「身體」告訴他，背後正有幾支利器，從極刁鑽的角度，向他急速刺來，幾乎在同一時間，他看到前方和左右兩側出現了十多名持戈戰士，以極快的速度向自己推進，他忽然醒悟自己已陷身重圍，遇上最棘手的局面。他的銅龍驀地反手迴旋，一連串叮噹之聲，身後刺來的長戈紛紛被銅龍格飛，心中反而大叫不好，他從與背後敵戈接觸的刹那，試出敵人力量沉雄，且有餘力，兼且每一個敵人的功力都非常平均，顯然精於合擊之術，他方自心下懍然，面前又有三支長戈閃電般刺到。

郤桓度大喝一聲，銅龍迅快出擊，幾乎在同一時間擋開眼前奪魄勾魂的三擊，他絕不停滯，身子同時向前衝出，劍柄便在擦身而過時，回手撞在左側大漢的脅下，一陣骨裂聲音，大漢側跌開去，把另一個從旁攻來的大漢，撞得倒飛而出。

他身子前衝的同時，恰好避過背後刺來的四枝長戈。郤桓度雖然傷了兩人，心內郤知不妙。他記起父親曾提過費無極除了精擅劍術外，對長戈也頗有心得，所以特別從手下中精選了一批天資過人的勇士，訓練戈術，將傑出的三十六人，稱之爲長戈三十六騎，這三十六人尤擅合圍之術，若果在平原之上，任他們乘馬持戈攻擊，據稱天下還沒有保得住性命的人，所以長戈三十六騎的威名，令人聞之色變。費無極又不斷訓練後備，遇有人陣亡，立即補上，所以這三十六騎，便像永不會死的鋼鐵陣容，幸好現在是荒山野地，兼且火頭處處，他們還未能盡展所長，否則多一個郤桓度，也只有引頸待戮，但形勢已是相當危險。

在危急中郤桓度回頭一望，看見卓本長等隔在數丈外，浴血苦戰，敵人中

赫然有中行在內。蓬！一聲郤桓度胸中燃起熊熊烈火，仇恨直沖上腦，就在這刹那，一股尖銳的勁風當空刺來，郤桓度心下一懍，迅速橫移，肩頭一陣劇痛，被長戈三十六騎其中一人所傷，他手中銅龍左右劃出，盪開刺來的另兩戈，又就地一滾，穿過一個火堆，這才避過另外兩戈。他心下警惕，知道自己受仇恨之心所擾，所以心起波瀾，有此失著，連忙重守劍心，這時眼前寒芒萬點，數柄長戈，如影附形，緊跟而來，這三十六騎果眞名不虛傳。

向他衝來的持戈戰士共有十多人，但最先攻到的只有四人，這四人四支戈生出嗡嗡的震響，分攻他前額、持劍的右手、左腰和右脚，籠罩了他身體的每一個部份，而且刺來的時間拿捏奇妙，縱使他當時避過，勢必引起敵人的連鎖反應，至死方休，郤桓度這滾地一避，敵人立即把握利用，把他迫上死地。

郤桓度心底出奇地平靜，忽然他發覺敵人刺來的四戈中，露出了一線奇怪的空隙，在電光火石間，他恍然這是因爲他滾過的小火堆，恰好在衝來的四人當中，其中兩人爲了避免踏入火堆，恰好偏側了身。四人一向習慣了以某一種陣形推進，目下這特別的情形，郤使他們不能百分百吻合平時操練了千百次的陣勢，所以露出一個破綻。當然若非郤桓度精於守心之術，便勢難從這殺氣騰騰的場合，觀察到如斯細微的變化。

郤桓度躬身前標，長劍閃電般劈在兩枝長戈上，長戈應劍盪向兩側，正撞在另外兩支長戈上，完全化解了敵人的攻勢，銅龍沒有一刻拖延，沿戈而上，兩顆斗大的頭顱，和著鮮血直飛上半空。得勢不饒人，他已閃入敵人羣內，長劍忽地展開細織的手法，貼身和敵人展開血戰，持戈敵人魂飛魄散，他們善於攻堅衝殺，近身搏鬥非其所長，轉眼又有人倒下，鮮血濺滿郤桓度的衣襟。

郤桓度知道目下雖佔上風，但又豈敢久戰，一伸脚踢在一個火叢上，登時揚起漫天火屑，直向敵人罩去，跟着身子急退，憑記憶向卓本長方向退去。

郤桓度殺向卓本長的方向時，卓本長亦正殺往他的方向，這時他身邊剩下一百人不到，其他的都給衝散了。

兩人也不打話，二人一心，連忙向山野裏竄去。

* * *

衆人一陣急逃，穿過大別山時，已是第二天的正午時份，他們逃命一鼓作氣，至此已筋疲力盡。

郤桓度停下脚步，回頭環視衆人，發覺連卓本長在內，只剩下六十四人，全部帶傷，情形狼狽。

卓本長面上一道血痕，由左眼角斜劃止於咀角，形狀恐怖。

卓本長面色不變道：「這是中行留下的。」

郤桓度頷首道：「我誓必手刃此人。」

卓本長眼中閃過熾熱的仇恨，話題一轉說：「我們雖然逃過大難，但形勢必較前凶險百倍，尤其當囊瓦知道少主你武藝驚人，一定不擇手段置你於死地。」

郤桓度一陣沉默，知道卓本長所言非虛，今次敵人不來則已，否則一定有搏殺自己的能力，思索間，卓本長的聲音又再響起道：「下一步少主以爲如何？」

郤桓度心中一動，有種難言的感受，這是開始逃亡以來，卓本長第一次眞心眞意詢求自己的指令，郤桓度以自己的生命和胆色，贏得了下屬的尊敬和欽佩。

郤桓度微笑道：「若果我們一齊逃走，目標巨大，不出百里，定遭敵人擒殺，唯一方法，就是化整爲零，分散潛逃。幸好離城之時，我身上帶有大量黃金玉石，足供各人一生衣食無憂。待會你助我分與各人，要他們用此財貨，在楚地從事各行各業，異日我東山再起，必會召集各人，報這毁族血恨。」

說完望向卓本長道：「我將孤身逃往國外，你則須留在楚國，負責聯絡上衆人。」

卓本長見他眼中射出堅定的神色，心中掠過熟悉的印象，忽地恍然郤宛也是經常露出這種使人遵從的眼神，連忙答道：「僅遵主公吩咐。」話才出口，忽省起這是對郤宛的尊稱。

郤桓度似乎毫不察覺卓本長對自己在稱謂和語氣上的改變，仰天長長呼出一口氣道：「這一著將大出敵人意料之外，囊瓦囊瓦，我們的生死鬥爭，便由這一刻開始。」

卓本長忽又壓低聲音說：「主公，昨夜那棵樹你是否早做了手脚？」

郤桓度莞爾道：「我也知瞞不過你，那樹被劈斷前，早給我用小刀挖空，不過遮上一塊樹皮吧！」

兩人一齊大笑起來。

* * *

經過了山野間接近七日的路程，郤桓度終於走到通往夏浦的官道。夏浦位於長江之旁，是當時楚國接近郢都的一個大都會。過去這段日子觸目都是叢林山石，一旦走上這人來車往的官道，郤桓度感到重回人間。他也不知道應逃往那裏，若以他身爲郤宛之子的身份，眞是無處可去。這時北方以晋國爲首，與居於南方的楚國爭奪霸主之位，天下諸國，不從晋則從楚。自己既不容於楚，而父親郤宛又因事楚而長期與晋爲敵，故晋也以殺己爲快。新興的吳更視己父爲死敵，所以天下雖大，眞是難有容身之地。想到這裏，郤桓度意冷心灰，目下不要說滅楚復仇，就算要自保，也不是易事。況且當夜從楚軍重重圍困中逃出，可說是露了一手，必然更招囊瓦之忌，想他手下高手如雲，一定會在自己逃出楚國之前，追殺自己，所以目下的處境仍是非常可慮。

一邊思索，一邊在官道上急步走著，大路上的交通頗爲繁忙，除了步行的商旅行人，趕集的農夫，還間中馳過載貨的騾車和馬隊，當時通商的風氣相當盛行，這時正値春秋末、戰國初，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大轉捩的時代，不獨春秋的國家，先後蛻去封建的組織而變成君

主集權，其他好些已有發展的趨勢，比如工商業發達、都市的擴大、戰爭的劇烈化、新階段的興起、思想的開放，到時加倍明顯。例如稍後的白圭，便以經營穀米和絲綢爲主，其他如製鹽起家的猗頓、冶鐵的郭縱，都是富埒王侯。於此可見當時經濟的高度發展。楚國爲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工商的進展，又凌駕於他國之上。

而又因軍事上的需要，諸國開闢了很多新的道路，連帶促進了都會的繁榮，所以郤桓度步上這直通夏浦的官道，才會見到這樣熱鬧的場面。郤桓度一方面被這繁榮的景象引得精神一振，另一方面卻是心下惴然，以囊瓦的實力和精明，一定不會放過握守這些交通重點，佈下足夠的人手截殺他這漏網魚兒，前途艱險重重，他惟有見步行步了。

每當有車馬經過，他都躲往一旁，避免撞上追兵，有寸步難行的感覺，尤其是他在深山曠野多日，滿面于思，衣服破爛，即管不是郤桓度的身份，怕也會被兵衛截查，惹上麻煩。

郤桓度又走了一陣，離夏浦還有三里，心下正盤算著如何瞞過城門的關卡入城，一陣馬蹄聲在後响起，郤桓度心中一動，留心一聽，這次馬隊最少有三十騎以上，又有車輪轆轆，連忙避入道旁的叢林。

一隊兵馬，護著輛華麗的馬車，緩緩馳至，兵衞甲胄鮮明，鞍上和馬車上都刻有一隻張牙舞爪的雄獅，郤桓度全身一震，他認得這正是聲名僅次乃父，並列楚國四大劍手襄老的獨家徽號，這人據說劍術出神入化，尤在費無極和鄢將師二人之上，性格兇殘，以殺人爲樂，是囊瓦轄下主管偵察情報的頭兒。尤其可怕的是這人手下網羅了各式各樣的人才，平時多留駐楚國的都城「郢都」，今次遠途來此，不問可知，自然是要狩獵郤桓度。今次他處境的凶險，比他想像中還要糟，落在這著名凶人手上，那就生不如死了。另一方面，又頗感自豪，囊瓦出動了這張頭牌，證明很看得起他郤桓度，不禁精神一振，決意週旋到底。

車隊緩緩馳去，郤桓度腦中靈光忽現，醒悟到車內乘載的，必是老人或女眷，否則車行的速度，不致如目下的緩慢，嘴角不由露出笑意，身形展開，全力直向馬隊追去。

刻有襄老徽號的車隊，緩緩馳向夏浦，前面的騎士忽然向後面的車隊打手號示意停下，這隊騎士都是襄老的親兵衞隊，帶頭的騎士隊長更是一面精明，身經百戰的格局，一待車隊停下，他反而回騎馳往馬車旁，一面揮手示意手下中兩名帶頭的騎士往前視察，又吩咐後面的手下，阻止後來的行旅前進，似乎車內有極端寶貴的事物。

他的手下散開隊形，團團護著馬車。

騎士低下頭，在垂下布帘的車窗前，輕聲道：「姬夫人莫要受驚，前面路中心不知爲何倒下了一棵大樹，待我們檢查過大樹是否有人蓄意砍斷，便可清理移開，繼續行程了。」

車內有女聲輕嗯一聲，溫柔悅耳。

另一把女聲响起問道：「戚隊長，姬夫人想知道何時可進夏浦。」出聲的女子，似乎是婢女的身份。

戚隊長道：「大約在黃昏時份，便可進入城門，入城後半個時辰便可到達主公在夏浦的臨時別宅。」

他們款款細談，在道旁叢林內的郤桓度，郤幾乎罵遍他們的十八代祖宗。

他一方面慶幸自己手腳高明，在斷樹攔路上用了點心思，若非細心觀察，很難知道是他蓄意折斷，而且他挑選的這棵樹，早已枯槁，所以任何人也會當是碰巧自然倒下，不會懷疑其他。

另一方面，這戚隊長精明厲害，反應敏捷，一見有樹擋路，便回馬護衞，使他想躲入車底的企圖難以實現，心下暗急。

這時前面檢查斷樹的兩人，揮手通知戚隊長表示沒有問題，戚隊長連忙下令，登時另有兩騎馳出，準備幫助兩騎清理道路。他們中有人取出粗繩，準備以馬力把大樹拉開。

郤桓度忽地一震，醒悟到自己心情急躁，「守心」的功夫蕩然無存，耳目的靈敏大打折扣，剛才四騎前馳時，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方，若果他能把握那一絲空隙加以利用，早已仗著絕世身法閃進車底，就是因爲心中受成敗的影響，竟錯過良機，大感可惜，連忙收攝心神，靜待第二次機會。

繩索一頭套在樹身上，一頭纏在馬鞍，騎士大喝一聲，兩腳一夾，健馬放開四蹄，大樹隆隆移開，枝葉和路上的黃土磨擦，一陣沙塵揚上半天，恰好一陣强風吹來，漫天黃塵，直向車隊吹來，衆騎士側首掩目，以免塵埃入眼。

郤桓度暗叫一聲天助我也，身形輕盈如狸貓，略一縱跳，閃入車底，神不知鬼不覺，若非有人伏地察看，否則眞是不露形跡。

戚隊長一聲令下，車隊徐徐開出，速度加快了少許，顯然時間受了點延誤，所以要增加速度，在日落前，進入夏浦城。

郤桓度平貼在車底，手腳如蝙蝠般抓緊車底的木架，心情出奇的輕鬆，此次竟由敵人護送入城，世事的確是無奇不有。又想起先後兩次都是以斷樹爲救星，亦是異數。

蹄聲的答，馬車沿路前行，車內除了傳來柔和的呼吸聲外，不聞其他聲音。郤桓度好奇心大起，揣測著車內那夫人的身份，不知她爲何要來此與襄老相會。

途中那戚隊長又數次回馬向車內夫人報告行程，那夫人一聲不出，只有那婢女間中回應，這時連郤桓度也知道戚隊長是藉故引那姬夫人說話。

忽然一隊騎士以高速在背後趕來，在車隊身旁擦身而過時，騎士們放慢腳步，其中一人沉聲道：「屬下展成向姬夫人問好。」中氣充沛含勁，顯是高手。

一把柔美的聲音在車內响起：「展先鋒，你們找到郤公子沒有？」（未完・一）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鳳凰神劍

為友覓解藥　兩番遇敵阻

章立勇有如一條喪家狗一樣，沒命地往前奔逃。

驀地，他忽然一頭撞在一件物事之上，接着一跤跌倒在地上。

喘口氣，他急忙抬頭瞧看一下，是什麼物事擋在前面，令他一頭撞上去，跌了一交。

那知他一看之下，頓時臉色劇變，有如看到鬼魅一樣，張口驚恐地叫一聲，「饒命！」身子在地上一個翻轉，連滾帶竄地往來路那邊奔逃。

「姓章的，你給我站住！」一聲嬌叱响起，一條婀娜的身影有如鬼魅般往前閃掠。

「颯」地一聲，那條婀娜的身形有如玩魔術一樣閃現在往前奔逃的章立勇前面，手一揚，「啪」地一聲脆响，這一次章立勇並沒有一頭撞在那個女子的身上，而是被對方一掌摑得身子一個歪晃，在原地打了個轉，才跌倒在地上。

那一掌可能摑得很重，章立勇這一次跌倒後，居然起不了身，只是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望着那女子，一手捂着半邊臉，往後蹭退。

這時候雖然暮靄滿天，已是日暮時分，但仍然可以看清楚那女子的樣貌。

那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少女，貌若天仙，若不留意，很難察覺到她眉宇間的那一抹煞氣，像這麼樣的一個女孩子，章立勇這個大男人為何會像見到鬼魅那樣，對她怕得要死？

若是那少女要他死，他倒不怕，因為他在江湖上，沒有什麼人不知道，他是個不怕死的人。

他的外號就叫「不怕死」。

在江湖上，武林中，提起「不怕死」章立勇，只怕沒有多少人不知道他這個人的。

說到武功身手，他只可以列入二流之列，他之所以「名動江湖」，就是因為他「不怕死」。

本來，一個連死也不怕的人，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但章立勇卻有一樣是最怕的——那就是要他喝酒。

說出來，只怕沒有什麼人會相信，因為，凡是在江湖上行走的武林人物，有那一個不喝酒的？從來江湖人物與酒似乎是結下不解之緣，凡有江湖人物的地方，總是有酒出現的，否則，那就不像是江湖人了。

總之，要說酒是江湖人的標誌，大概錯不了。

章立勇絕無疑問，也是一個武林人，但他卻最怕喝酒，你說，有那一個會相信？

那就像一頭貓，忽然間不吃魚腥那樣，教人不相信。

但事實上，章立勇確是一滴酒也不敢沾的人，只要沾上一滴，他便會嘔吐大作，幾乎連膽汁也嘔出來，那種難受的樣子，就連旁人看了也替他難受。

也所以，他每逢與江湖朋友吃飯，別人喝酒，他例必喝茶相陪。

俗語有一句「談虎色變」，章立勇是「談酒色變」，這也算得上是江湖奇聞了。

起初，沒有人相信他對酒怕得要命的，直到他有幾次被那些江湖朋友相強，喝了一口酒，便嘔吐大作得死去活來的，才相信他確是不能喝酒，怕酒的大名，也就在江湖上傳揚開去了。

一個連死也不怕的人，卻對酒怕得要死，這種人，是不是一個奇人？

× × ×

那個少女正是以酒來要脅章立勇，他才會對她怕得要死。

「姓章的，你到底說不說？」那少女就像變魔術一樣，手上忽然多了一瓶酒，在章立勇的眼前晃動一下。

章立勇頓時像看到蛇蝎毒物那樣，臉色頓變，急忙別轉頭，口裏發出一陣乾嘔聲。

「楚如姬，我不會說的，你殺了我吧！」章立勇倏地跳起來，挺着胸膛，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

原來那少女叫楚如姬，倒是人如其名。

「嘻嘻，本姑娘知道你不怕死，才不會殺你！」楚如姬一副貓戲老鼠的樣子，「你不說，本姑娘便請你喝一口酒，看你還說不說。」

章立勇的臉色頓時又變了一下，仍然強撐着說道：「我連死也不怕，難道還怕喝一口酒麼？就算酒中有毒，我也不怕！」

「真的？」楚如姬咭咭地笑起來，眼中閃射出捉狹之色。「那你就喝一口給本姑娘看看。」說着，將瓶塞拔開來，將酒瓶子遞到章立勇的口邊。

章立勇倏地一拳擊向酒瓶。

——只要將酒瓶擊破，瓶中的酒流瀉到地上，那楚如姬便不能再用酒來要脅他，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

那知道，他的如意算盤卻打不响。

只見楚如姬閃電般一縮手，同時間左手迅疾地攫抓向章立勇的右手腕。

章立勇那一拳頓時擊空，還來不及應變，手腕倏地一緊，已被楚如姬的纖纖玉手抓住。

同時間，一道酒泉直向他張開的口中射去。

原來，他被楚如姬抓得不但半邊身子軟麻無力，還被楚如姬一腳踏在他的脚背上，痛得他不由自主張口欲叫

叫聲還未出口，那道酒泉已射入他的口中，頓時將他的叫聲嗆住。

楚如姬隨即放開抓住章立勇的手。

章立勇馬上彎下腰來，狂嘔猛吐。

跟着，他邊嘔吐邊倒在地上滾動起來，拚命嘔吐，接着倒在地上，滾動着乾嘔起來，瞧他那個樣子，似乎非要將膽汁也嘔出來才罷休。

楚如姬起初還滿有興趣地看着，口裏說道：「章立勇，本姑娘看你還說不說！」及至看到章立勇那種痛苦掙扎，要生要死的樣子，心裏也替他難受，不忍心看下去，將頭別轉。

章立勇在地上足足滾動掙扎了有二刻鐘，整個人才像虛脫了般，癱在地上。

楚如姬直到聽不到章立勇的乾嘔聲，才敢將頭轉過去，看一下他到底怎樣了。

章立勇雖然癱在地上，臉色白得難看，但一雙眼却睜得很大，看到楚如姬轉過頭來，他馬上有氣無力地道：「楚如姬，妳殺了我吧，說什麼，我也不會說出他的下落的！」

「姓章的，我不會殺你，本姑娘只想知道他的下落，你若堅持不說，本姑娘雖然心有不忍，也會繼續灌你喝酒，直到你說出來為止。」楚如姬邊說邊逼向章立勇。

章立勇頓時臉色慘變，嘶聲道：「楚如姬，你聽着，縱使你灌我喝下十斤酒，弄到我連五臟六腑也嘔了出來，我也不會說！」

說完，馬上閉上眼睛，一副視死如歸任由擺佈的樣子。

楚如姬看到他那種樣子，心裏不禁大為佩服。「姓章的，到底他給了你什麼好處，你居然連最害怕的酒也不怕？」

章立勇馬上睜開雙眼，啞聲說道：「徐兄弟曾經為了救我，差點死在秦嶺五虎的手下，我要是出賣他，還算是人麼？」

楚如姬頓時無話可說。

但隨即，她便咬咬牙道：「他雖然曾救過你，但他却是一個死有餘辜的人，我若不殺死他，誓不罷休！」

一頓，又道：「本姑娘知道你是一個恩怨分明的硬漢，但你也不能為了報恩，便讓徐君毅那種奸惡之人，繼續為惡江湖！」

「妳說謊，妳誣蔑徐兄弟！」章立勇聲嘶力竭地叫道：「徐兄弟不是奸惡之人，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會相信！」

楚如姬咬咬牙，逼近一步，狠着心說道：「姓章的，你再不改變主意，本姑娘便再灌你喝酒！」

章立勇的五臟六腑立時抽搐了一下，但却拚盡全身力氣，嘶聲說道：「你不用灌，縱使那會比死還難受，我也不會說！」

楚如姬冷笑聲：「你以為本姑娘會心軟！」走上前去，便欲將酒傾落章立勇的口中。

但當她看到章立勇緊閉起雙眼，張開口，但臉上的肌肉却不停地抽搐着的樣子，她終於沒有將酒傾進他的口中。

——她實在不忍心看到章立勇那種比死還難受的樣子。

眼珠一轉，她將那瓶酒扔在地上，跺跺脚，說道：「姓章的，本姑娘敬你是一條漢子，不再難為你！你不說，本姑娘不相信便找不到他！」

話落，嬌軀一擰，往東馳掠而去。

章立勇立刻睜開眼睛，看着楚如姬飛掠而去的身影，幾乎不相信這是真的。

直到楚如姬的身影消失在他的眼內，他才長長地吐了口大氣，帶點慶幸地自語道：「幸好她心腸軟，相信我真的會受得了那種比死還難受的折磨，不然，她若真的灌我喝酒，我真不知是否忍受得下去。」

在地上躺了好一會，待氣力回復了一半左右，他馬上掙扎着從地上爬起

來。

於此，可見他剛才難受的程度。

拍拍身上的塵土，他又自語道：「那姓楚的丫頭似不像一個惡毒的人，到底爲了什麼原因，她非要殺徐兄弟不可？」

原來，楚如姬在八十里外的清風鎮，便找上了他，逼問徐君毅的行踪下落，他一直堅不肯說，楚如姬便一直纏着他，終於，這一次忍不住動手灌他喝酒。

而他直到這時候，也不明白楚如姬怎會知道，他知道徐君毅的下落，又知道自己最怕喝酒的。

他甚至不知道楚如姬的出身來歷。

因爲，他從未聽聞過楚如姬的大名，直到楚如姬在清風鎮找上他，他才第一次聽聞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人物。

說到楚如姬的武功，章立勇是自愧不如，他認爲，以楚如姬的武功身手，足以擠身於武林高手之列，甚至與徐君毅不相伯仲。

因此，他認爲，楚如姬不會是一個沒有來頭的人物。

以楚如姬的武功身手，若被她找到徐君毅，那一定會令到徐君毅大感痲煩，甚至應付不了，這是他堅決不肯向楚如姬吐露徐君毅下落的原因。

長長地吸了口氣，他又自語道：「但願姓楚的丫頭，在這一段時日內，找不到徐兄弟，不然，那就不堪想像了。」

接着，他抬頭望一眼黑沉沉的天空，像是這才發覺到，已是夜晚時候，拍一下大腿，自語一句：「這麼晚了，我也該趕到天馬鎮，塡飽肚子，然後找一家客棧，住宿一宵。」

說完，他分辨一下方向，便放開脚步，往西北方奔去。

×　×　×

徐州。

城外東郊，有一條小村子。

在村子後面，有一間小小的石屋。

從石屋那僅有的一個窗口內，透射出昏黯的燈光，給石屋添了點生氣。

在石屋內，靠裏的牆邊，放了一張板床，床頭靠墻處，放了一張舊木桌，旁邊有一張木櫈子，桌上那盞昏暗的油燈映照下，屋子內黃暈暈的，可以看到床上躺着一個人。

那是一個年紀只有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此刻，他正緊閉着雙眼，似乎睡着了。

昏暗的燈光照射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年輕人的相貌頗英俊，但那張臉却白得像死人一樣，看不到一點血色。

而事實上，床上那年輕人確是有如一具死人，他直挺挺地躺着，一動也不動，甚至覺察不到他的呼息，配上那昏黯的燈光，寂靜如水的夜晚，那石屋彷似是一間停屍的屋子，隱隱透出一股恐怖的感覺。

驀地，床上那死人一樣的年輕人的眼睫毛忽然顫動了一下，跟着，屋外響起一陣輕細的脚步聲。

接着，屋門被「呀」地一聲推開來。

床上那年輕人的眼皮立刻顫動了一下。

屋門乍開，從屋外，一條人影走了進來。

床上那年輕人的雙眼，亦忽然間張開來，眼珠轉動一下，目光斜斜地望向門口。

床上那人的這一連串動作，足以證明，那不是一個死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從屋外走入來的那條人影邊向床前走去，邊開口道：「徐先生，你醒了麼？」話未說完，已走到床前，將手上的一碗粥放在桌上，然後坐在床沿上，仔細地看了床上那年輕人一眼，驚喜地道：「徐先生，你醒了，你終於醒了。」

那年輕人目光一轉，落在那人的身上。「大嬸……是……你……」話聲衰弱無力，似乎是一個重病纏身的人。

燈光下，清楚地照射出那個坐在床邊的人，是一個臉上佈滿了風霜皺紋的中年婦人。

那婦人聽到年輕人開口說話，頓時喜得站起身來，伸手輕撫一下年輕人的額頭，口裏嘟喃道：「謝天謝地，徐先生，你沒事，已熬過來了……」

「大嬸……妳是誰？」床上那年輕人語聲低啞地道，一雙眼却盯着那中年婦人的臉面。

「徐先生，你放心吧，我是立勇的表姑媽。」中年婦人吁口氣道。

「哦……你……原來是……章兄的……表姑媽……」床上那人似乎鬆了口氣，「我……怎會在這裏的？」

「是立勇在兩天前，將你揹來這裏，要我好好照顧你的。」中年婦人忙說道。

「謝……謝……你……」床上那年輕人噏動咀唇。「章兄……在麼？」

「他昨天大清早便走了。」中年婦人道。

接又說道：「徐先生，你怎會昏迷了兩天兩夜的？」

床上那年輕人艱難地道：「我……要喝水。」

那中年婦人忙拿起桌上那個粗瓷碗。「徐先生，我剛熬了點粥水，待我喂你喝。」

說着，拿起碗中的瓦匙，細心地餵那年輕人喝。

中年婦人眞好耐心，一匙一匙地餵那年輕人喝粥水，一碗粥水餵完，那盞油燈也幾乎熄滅了。忙放下碗，替油燈添滿油，看一眼床上的年輕人，却已閉上眼睡着了。

中年婦人搖搖頭，拿起桌上那個碗，走出屋外，順手將屋關上。

年輕人再次醒過來的時候，滿屋都是陽光，而他的臉上，也有一點點血色，沒有昨晚那麼難看。

他想坐起來，才一動，便覺頭暈目眩，一點氣力也沒有，只好躺着不動。

眼睛轉動了一下，看着那一縷從屋子那唯一的窗口射進來的陽光，他的咀角泛起一抹笑容。

他定定地斜望着那耀眼的陽光。

他的雙眼逐漸變得明亮起來。

門外忽然響起細碎的脚步聲，年輕

人馬上將頭偏轉，望向屋門那邊。

屋門「呀」地一聲微响，被推開來，那個中年婦人一步走入屋內。

年輕人微微鬆了口氣，掙扎着想坐起來。「大嬸……」

中年婦人忙伸手作出阻止他坐起來的手勢，口裏急急說道：「徐公子，別起來，你身子還很弱啊。」

年輕人的身子確是很虛弱，居然沒有氣力坐起來，只好頹然躺着，胸膛急促地起伏着。

中年婦人走到床前，將手上捧着的一個粗瓷碗放在桌上，看了年輕人一眼，說道：「徐公子，今天好點了麼？」

年輕人點點頭。「好點了。大嬸，謝謝妳的照顧。」

中年婦人道：「徐公子，你是立勇的朋友，那就有如是我的子姪那樣，你不用客氣。」

「大嬸，章兄呢？」年輕人問道。

「他去找一種葯材，聽他說，只有那種葯材，才能將你體內的毒驅除出體外。」

年輕人感激地道：「勞煩章兄出外去替我找那種葯，我心中實在過意不去。」

「徐公子，你千萬別這麼說，」中年婦人道：「我聽立勇說，你曾救過他一命，他如今去替你找那種葯材，是應該的。」

跟着，她半轉身，拿起那個粗瓷碗，說道：「徐公子，你一定餓了，我一大早便熬了一焗米粥，待我餵你吃吧。」

年輕人一聽，馬上感到肚子餓，掙扎着想坐起來。「大嬸，待我自己吃吧。」但却坐不起來。

中年婦人忙道：「你躺着吧，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要我餵你吃，別傻了，你有如我的子姪一樣，我餵你吃，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年輕人被中年婦人說得臉上微紅，躺着不敢再說客氣話，讓中年婦人餵他吃。

一大碗米粥吃下肚，年輕人的精神好了很多，臉色也比剛才好看了一點。

「還要吃麼？」中年婦人慈愛地問道。

年輕人心頭暖暖的，點點頭。

——說眞的，他已有七八年沒有感受到這種母親般的照顧了，不由令到他想起了已故的母親。

望着中年婦人走出屋外的背影，他的眼睛有點濕濕的。

才走出門外的中年婦人忽然發出一聲慘叫，身子一晃，跌倒在地上，「啪」地一聲，手上那個瓷碗摔得粉碎。

年輕人霎時臉色陡變，「呼」地一聲，坐了起來，口裏呼叫一聲：「大嬸——」不顧一切地跳下床，却一跤跌倒在地上！

門外人影一閃，鬼魅般閃入兩個人來，一眼看到跌倒在地上的那個年輕人，頓時獰笑起來，其中一人身形疾閃，將屋內那唯一的窗口堵住。

這一着，那年輕人就算插翅也飛不了。

年輕人一眼看到那個人，臉色也頓時微變了一下，但很快便鎮定下來，並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徐君毅，我還以爲你躲到陰曹地府去了，嘿嘿，還不是給我們找到了麼？」當門而立的那個漢子獰惡地盯視着勉强站起來的年輕人，那樣子，似乎恨不得將年輕人一口吞掉。

徐君毅，原來這年輕人就是楚如姬要找的那個徐君毅。

堵在窗前的那個傢伙立刻接上口，道：「姓徐的小子，你中了我們老大的天蝎掌，居然死不了，果然有兩下子，可惜你仍然難逃一死，今日，就讓咱兄弟送你陰曹地府，替我們老大報仇！」

徐君毅勉强站穩身形，强裝鎮定，掃了那兩個漢子一眼，說道：「別說費話了，兩位要取我一命，只管動手！」

那兩個漢子看到徐君毅一副從容的樣子，雖然在衝進屋內的時候，瞧到他從床上跳落地上時，跌了一跤，似乎傷勢不輕，但眨眼間，便站見他得穩穩的，而且氣度從容，兩人禁不住心中嘀咕起來，互相交換了一瞥疑問的目光，不敢莽動。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兩人深知徐君毅的厲害，他們的老大天蝎掌郝剛就是死在徐君毅的劍下，因此，他們對徐君毅自不免有所忌憚。

徐君毅看到兩人猶豫不決，心裏暗笑一聲，微吸一口氣，强撑着，逼視着兩個漢子。

兩個漢子又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倏地各自叱喝一聲，揮刀撲斬向徐君毅。

徐君毅却比兩個漢子動得還要快，身形疾閃，直往兩個撲過來的漢子之間閃欺過去，雙掌一分，分別擊在兩個漢子的左右腰脅上。

那兩個漢子身形一晃，向外歪跌出去。

徐君毅的身形也搖晃了一下，跟蹌地衝出門外。

——他剛才那一擊，乃是拚盡了體內所有的氣勁發出的，若是在他沒有受了傷毒之前，那兩個漢子挨了他一掌，就算不當場斃命，只怕也會被擊得飛跌出去，受傷不輕，但他在受傷之下，却只能將那兩個漢子擊得歪跌出去。

才衝出門外，他便一跤仆跌在地上，而那兩個漢子亦已驚魂稍定，各自怒吼一聲，撲出屋外。

——挨了徐君毅那一掌後，兩個漢子頓時心頭大定，知道徐君毅傷毒未愈，身體虛弱，兩人自然不再忌憚他了。

徐君毅才撲跌在地上，只感到一陣暈眩，忙猛吸一口氣，剛想從地上竄起來，却一眼瞥到身旁的地上，躺着那個中年婦人，忙伸手探一下她的氣息，還好，中年婦人只是昏暈過去，心中稍安，他本想扶起那中年婦人一齊奔逃的，但他却自顧不暇，實在是有心無力，若他顧着救醒那中年婦人，那不但他會死在那兩個漢子的刀下，只怕那兩個漢子也不會放過中年婦人，因此，他必須逃，藉此引開那兩個漢子，中年婦人還有活下去的機會。

他正欲從地上竄起來的時候，眼角瞥到那兩個漢子已自屋內撲出來，情急之下，他急忙從地上抓起兩把沙土，扭轉身向兩人撒去。

那兩個漢子才撲出屋外，陡地瞥到徐君毅向他們撒出兩把東西，出於本能的反應，兩人慌忙以手遮面，向兩邊斜竄開去。

徐君毅乘這機會，奮力竄起來，跌跌撞撞地往前奔跑。

待到那兩個漢子定下神來，徐君毅已奔跑出十多丈外。

兩個漢子同時怒吼一聲，追撲前去。

「姓徐的，老子倒要看看你能夠逃得多遠？」左邊那個短鬚漢子喝聲出口，身形一掠，已追前五六丈。

另一個長了一個獅子鼻的漢子，緊隨着那個漢子的身後。

徐君毅出於一種逃生的本能，拚盡氣力，强撐着往前奔跑，那自然跑得不很快，那兩個漢子兩個起落，已追掠到他身後兩丈遠近，眼看他是逃不過那兩個漢子的毒手了。

徐君毅就在這刹那，驀地扭頭大喝一聲：「方兄，快救我！」

那兩個漢子已揚起手上的鋼刀，只要一個縱身，便可以斬殺徐君毅，陡見他扭身大叫，不禁心頭一震，禁不住身形一窒，驚疑地扭頭往後張望一眼。

兩個漢子馬上發覺上了徐君毅的當。

因爲，他們的身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兩個漢子怒恨得牙癢癢的，同時吼喝一聲：「小子，老子要看看你，還有什麼花樣未耍出來？」追掠前去。

徐君毅强撐着拚命奔跑出數十丈，實在沒有氣力再跑了，甚至連站也站不住，看到前面有一棵樹，拚盡最後一點力氣，跑到那棵樹前，一手抓住那棵樹身，身形一轉，靠在樹上，直喘氣。

「颼颼」兩聲，那兩個漢子緊接着縱掠而至，那個獅子鼻的漢子舉刀便往徐君毅斬去。

徐君毅要不是用身子靠着樹身，早已軟倒下去，根本就沒有力氣閃避或招架，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那一刀斬落自己的身上。

那個短鬚漢子驀地疾喝道：「老三，住手！」

獅鼻漢子聞聲刀勢一窒，扭頭道：「老二……」

「老三，這小子已是一隻煮熟了的鴨子，任他飛，也飛不了，一刀殺了他，太便宜他了。」短鬚漢子惡毒地道。

「老二，你說得對，一刀殺了他，眞是太便宜他了。」獅鼻漢子釋然道。

一頓，猙獰地看了徐君毅一眼，惡毒地道：「老二，你想怎樣處置他？」

「先斬斷他的手脚，然後一刀一刀割下他身上的肉，那才解恨！」老二故意將語聲提高，一字一字地道。

徐君毅知道這一次劫數難逃，因此，他一點也不怕，他毫無懼色地道：「樊大雄，你要殺便殺，我若是哼一聲的，便不是徐君毅！」

「姓徐的小子，老子倒要看看，是你的口硬，還是老子的刀子利？」獅鼻漢子兇狠地道，一步步走向徐君毅！

徐君毅瞋目道：「一刀殺頭也是死，凌遲碎剮也是死，徐某今日不幸落在你這兩個兇人手中，雖然死不息心，卻決不會像一條狗那樣哀鳴的！」

原來，那個叫樊大雄的短鬚漢子，與那個獅鼻漢子秦莽。還有那個死在徐君毅劍下的天蝎掌郝剛，合稱爲狠山三雄，那是他們的自稱，實則，江湖上的人稱他們三人爲狠山三兇。

從三人的外號，可見他們的所爲如何了。

樊大雄嘿嘿一笑，陰狠地道：「姓徐的，看你今日還能怎麼樣，還裝什麼英雄，你若是肯跪下來哀求老子給你一個痛快的，老子便改變主意，叫老三一刀了斷你。」

「樊大雄，你動手吧！」徐君毅因爲憤怒的關係，本來蒼白的一張臉，漲紅起來。

「老三，動手！」樊大雄朝秦莽擺擺手。

秦莽獰笑着，一步步走向徐君毅。

徐君毅閉上眼睛，任由樊、秦兩人宰割。

秦莽走到徐君毅的面前，卻不敢走得太近，以防徐君毅會來個臨死反噬，臉上露出惡毒的神色，磨着牙，陰陰地笑，一刀斬向徐君毅的右臂。

徐君毅就像一個死人一樣，動也不動，一點反應也沒有。

眼看着那一刀便要卸下徐君毅一條右臂，驀地，一道晶光電射而至，「噹」地一聲，擊在秦莽那柄鋼刀上，擊得秦莽幾乎手握不住那柄鋼刀，陡地彈歪開去。

「颯」一聲，那一刀便斬了個空。

徐君毅雖然閉着眼，但耳聽出響聲起，他立時感覺有異，馬上張開眼睛。

他馬上看到一個年輕的女子一掠而至，心裏不由暗暗叫苦。

不用說，發出暗器，將秦莽的鋼刀擊歪的人，就是那個少女。

樊、秦兩人這刹那都霍然擰轉身，面對着那個少女，臉上滿是驚怒之色，獰視着那少女。

那少女看樣子不會超過二十歲，身材婀娜健美，樣貌嬌俏，但卻透出一股野性，正自圓睜一雙美目，怒視着樊、秦兩人。

樊、秦兩人卻並沒有因爲那少女生得嬌俏而生出憐香惜玉之心，尤其是秦莽，因爲少女擊歪了他的鋼刀，令到他吃了個暗虧兼出醜，對那少女更是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一刀便將那少女劈成兩爿，才消心頭恨怒，手中鋼刀一伸，指着少女怒喝道：「呔！妳這個黃毛丫頭，從那個娘的褲襠裏鑽出來，膽敢出手暗襲老子，是否活膩了！」

秦莽本就是個粗人，在惱怒之下，自然口沒遮攔，說出那種難聽的粗話來。

那少女頓時俏臉含煞，卻不吭聲，

就在秦莽話音剛落的刹那，驀地身形閃欺前去，劍刺向秦莽的心胸。

秦莽發夢也料不到，那少女居然一聲不發，在他們四目怒視之下，猝然向他動手，吃驚之下，身形疾忙往橫閃開去，同時吼喝聲：「丫頭找死！」

那知道他才說出「丫頭」兩個字，下面「找死」那兩個字還在唇間將吐未吐的刹那，他的身子忽然斷成兩截：「找死」那兩個字因而便凝住在他的唇間，吐不出來。

以秦莽的身手，居然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便死在那少女的劍下，這少女的武功身手，豈不是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

說眞的，就連站在秦莽身旁數尺外的樊大雄，也看不出那少女是如何將秦莽斬爲兩截的，也因此，他驚駭得退了一大步，駭然看着那少女。

靠貼在樹身上的徐君毅，却看得很清楚，那少女是以一招「鳳展翅」奇妙劍招，將秦莽揮斬爲兩截的。

他更知道，那少女手中的那柄利劍，乃是柄神兵利器——鳳凰神劍，才能夠輕易便將秦莽揮斬爲兩截。

徐君毅之所以知道那少女手中的利劍乃是鳳凰神劍，是因爲他認識那少女，知道她是誰。

在武林中，江湖上，幾乎沒有什麼人不知道，有一座鳳凰山莊，莊中有一件鎮莊之寶，那就是鳳凰神劍。

鳳凰山莊在武林江湖中，赫赫有名，威鎮武林，就連當今七大門派的門人，對於鳳凰山莊莊主董仲寧，也不敢有半點輕視失禮，鳳凰山莊在武林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而鳳凰山莊之所以能夠威震天下，除了那柄鎮莊之寶——鳳凰神劍之外，還有兩樣絕學：其一是鳳舞劍法；其二是「從不虛發」暗器手法，據說，至今爲止，江湖上，武林中，還沒有什麼人可以躲得過以「從不虛發」暗器手法發出的暗器。

而這兩種絕學，只有鳳凰山莊中人才懂得施展。

這麼說來，那少女絕無疑問，是鳳凰山莊中人。

這一點，徐君毅知道得最清楚，那少女不但是鳳凰山莊中人，而且，還是莊主董仲寧的掌上明珠董小鳳！

原來鳳凰莊主一共有三子一女，那個女兒就是董小鳳，而且是最小的，那自然最得董仲寧夫婦疼愛了，也因此，將她寵壞了，令到她有點嬌縱任性，幸好，還不至於驕蠻胡爲，不然，武林中，江湖上，肯定不會太平。

× × ×

「妳……妳這個……丫頭！爲什麼悶聲不響的，便殺了……我老三？」樊大雄本來想說「臭丫頭」的，但想到那少女——董小鳳劍法如此奇幻犀利，禁不住打了個寒顫，舌頭打結，硬是將那個「臭」字噎住。

董小鳳冷冷一笑，「他膽敢在本姑娘面前說出那種不堪入耳的髒話，那是他自尋死路，怪不得本姑娘心狠手辣！」

「妳，……到底是誰？」樊大雄心頭發寒，他剛才親眼看到董小鳳以奇幻的劍招殺了秦莽，幾乎嚇破了膽。

他雖然是一個兇惡的人，但却不是個蠢人，他知道對方既然能夠一動手便殺了秦莽，同樣也能夠在他未及招架之前，殺死他，這教他怎不心驚膽破。

「你居然連姑娘也不認識？」董小鳳氣鼓鼓地一手叉在腰上，用劍指住樊大雄。

樊大雄心頭一寒，禁不住退了一步。

「你豎起耳朵聽着！」董小鳳大聲道：「本姑娘乃是鳳凰山莊的四小姐……董小鳳！」

樊大雄一聽，頓時臉色劇變，雙脚一軟，幾乎沒有跌倒下去，驚退了一步，顫聲道：「董……四小姐，樊某……剛才……得罪……請妳……大人有……大量……不要……見怪……」說着抱拳連連向董小鳳行禮賠不是。

董小鳳討厭地叱道：「剛才還那麼兇巴巴的，如今却變得那麼軟骨頭，討厭！還不快滾？」

樊大雄聞言，如逢大赦，急不迭向董小鳳深深一禮，擰轉身鼠竄而去。

「站住！」董小鳳倏地嬌叱一聲。

樊大雄立時身形一窒一震，轉身顫聲道：「董……四小姐……有……何吩咐……」

「聽着，以後不准再找他的麻煩！不然，本姑娘決不放過你！」董小鳳用手指一下靠在樹身上的徐君毅，聲色俱厲地對樊大雄說道。

「是，是！」樊大雄連聲應道。

「滾吧！」董小鳳叱道。

樊大雄立刻扭頭急掠而去。

徐君毅直到這時，才「刷」地一聲，滑跌落地上。

——他連站的氣力也沒有。

董小鳳一眼看到，急叫一聲：「徐大哥，你怎麼了？」縱掠到徐君毅的身前，蹲下去，一臉關切之色，伸手去扶徐君毅起來。

徐君毅連擺擺手的氣力也沒有，勉力說道：「董姑娘……我沒有甚……麼！妳不要扶我起來，讓我坐着歇一歇吧。」

董小鳳聽他那麼說，便縮回手，雙眼卻在他的臉上溜轉着。「徐大哥，你是不是受了傷？」

徐君毅吸了口氣，說道：「我不但受了傷，也中了毒……才會弄成這個樣子……任由那兩個傢伙宰割。」

「那兩個傢伙是誰？」董小鳳道：「他們爲何會找你麻煩？」

「他們是狠山三兇中的老二樊大雄與老三秦莽。」徐君毅這時已稍爲恢復了一點力氣。「他們的老大天蝎掌郝剛被我殺了，他們便欲殺我替郝剛報仇！」

「徐大哥，你怎麼不早說那兩個傢伙就是狠山三兇中的老二與老三？」董小鳳嗔怪地道：「要不，我一定不會放過那個傢伙。」

徐君毅吐口氣，說道：「算了吧，你已經殺了秦莽，狠山三兇三去其二，剩下樊大雄一個，相信今後他要作惡也很

難了。」

「徐大哥，你到底中的是甚麼毒？」董小鳳擔心地瞧着徐君毅。

「我中了天蝎掌郝剛一掌……」

「原來你中的是天蝎掌毒！」董小鳳失聲道：「怪不得你會變成這個樣子了。」

跟着，又說道：「徐大哥，你跟我回家去，我叫我爹想辦法將你體內的餘毒消解。」

徐君毅搖搖頭，說道：「妳的好意，我心領了……」

「徐大哥，這個時候，還與我說客氣話，你可是不願到我家去？」董小鳳使起小姐脾氣來。

「妳聽我說，」徐君毅急忙道：「我的一個好朋友已出外替我去找那種可以消解天蝎掌毒的藥物——七葉半邊花，這兩天可能就會回來的了，若是我跟妳回家，我那位朋友回來找不到我，那豈不是……」

「好了，好了，算我錯怪了你。」董小鳳這才回嗔作喜，「你從那裏……跑出來的？我扶你回去。」

「就在那邊半里不到的那條小村子。」徐君毅伸手朝來路那邊指一下。

「嗯，我扶你走回去。」董小鳳忽然微含羞意地說道，垂下眼瞼，不敢看徐君毅一眼。

徐君毅立刻便察覺了，張口想說卻又噎住了，掙扎着站起來。

董小鳳再也顧不住矜持，急忙伸手抓住他的手臂，將他扶起來。

徐君毅深深地吸了口氣，說道：「妳不用扶我，我走得了。」

董小鳳一聽，生氣地道：「你很討厭我麼，為何總是……」

徐君毅怕她會說出雙方感到尷尬的話，忙截道：「董姑娘，我怎會討厭妳呢……」

「那就不要再說話，讓我扶你走吧！」董小鳳頓時又消了氣，心裏甜甜的，扶着徐君毅往回走。

走了幾步，她忽然有點不悅地道：「徐大哥，你可是不願叫我的名字？老是董姑娘、董姑娘的叫我。」

徐君毅忙道：「不……我不是……那意思，我不過一時改不了口，同時，也感到稱呼妳的名字，似乎有欠尊重……」

「是我要你叫我的名字啊，我又怎會怪你呢！」董小鳳嗔道：「只怕你不是這個意思，而是不願意那麼叫我吧？」

徐君毅慌忙道：「董……我說的是眞心話，……」

「既然你說的是眞心話，那就叫我一聲小鳳吧！」董小鳳截口道。

徐君毅為難地叫不出口。

「說來說去，你其實對我……」

徐君毅忙道：「我……我以後就叫你小鳳……」

董小鳳一聽，心裏甜甜的，本來綳着的俏靨，頓時展露出笑容來。「徐大哥，你……不會因為我要你叫我小鳳，生我的氣吧？」

「怎會呢？」徐君毅被董小鳳的忽嗔忽喜弄得頭也大了。

「徐大哥，你眞好。」董小鳳這句說出口，臉上忽然起一抹羞紅，恐怕徐君毅會看到，忙將頭垂下。

徐君毅毫不在意地漫聲道：「眞的麼？」及至聽不到董小鳳的說話聲，他才省覺地偏頭看一眼，這才發覺到董小鳳有點不對勁，忙問道：「妳怎麼啦？」

董小鳳仍然垂下頭，低聲道：「我……沒有甚麼啊！」

至此，徐君毅才看出，董小鳳為何會垂下頭來，心頭跳動了一下，忙岔開道：「小鳳，妳怎會那麼巧，及時出現而救了我的？」

董小鳳這才抬頭瞥了徐君毅一眼，臉上的羞紅仍未褪盡，說道：「我這一次是出來……找你，說起來，那眞是巧，恰好遇上那兩個傢伙要殺你，就那樣救了你。」

一頓，又嗔怪地道：「你曾經答應過我爹，說在我爹的大壽那天回去替他祝壽的，你為甚麼不回去？」

徐君毅抱歉地道：「小鳳，本來，我確是想到你家，替你爹賀壽的，但那時候我不巧病倒在五台山上的一間寺廟內，要不是得寺內那位老和尚悉心照料，只怕這個時候仍然躺在那座寺廟內。待我病愈後，本想趕到你家，向你爹致歉的，但偏偏又遇上狠山三兇……結果中了郝剛的天蝎掌，幸好遇上一位好友，要不，這時候只怕不能和妳說話了。」

「原來是這樣的，倒是我錯怪你了。」董小鳳關切地問道：「你在五台山得了甚麼病？」

「痢疾。」徐君毅道：「大概是吃了不潔的食物吧，拉了兩天肚子，使得我渾身虛軟無力，幾乎連下床也沒有力氣。」

說着話，兩人已走到那條小村子前，徐君毅省起那昏暈過去的中年婦人，忙對董小鳳道：「小鳳，走快一點，那個照顧我的大嬸被樊大雄那兩個傢伙擊暈過去，這時候不知醒過來沒有。」

「她若是沒有死，這時候應該已被村中的人救醒了。」董小鳳說着加快腳步向村中走去。

×　×　×

章立勇的表姑媽果如董小鳳所言，早已被村中的人發現，並救醒過來。

當她看到徐君毅被一個姑娘扶着走入屋內，馬上驚喜萬分地急急迎上去，說道：「徐公子，你沒事就好了，我還擔心你是不是遭了那兩個兇神的……快坐下來歇一下。那兩個兇神是甚麼人？要是你有甚麼不測，立勇回來，我眞不知怎樣向他交待。」

徐君毅先不答她的問話，關切地道：「大嬸，妳沒有甚麼損傷吧？」

「徐公子，你放心吧，我不過被那兩個兇神打暈過去吧了，沒有半點損傷。」中年婦人道：「我擔心的是你。」

接看董小鳳一眼，說道：「徐公子，可是這位姑娘救了你的？」

徐君毅點點頭，「大嬸，這位是董姑娘，是我的一位世妹，要不是她及時出現，我早已死在那兩個傢伙的刀下。」

「原來是董姑娘。」中年婦人朝董小鳳笑着點點頭：「長得好美啊！」有意無

意地望了徐君毅一眼。

董小鳳被中年婦人讚得臉上微紅，瞟了徐君毅一眼，抿嘴一笑。「大嬸，很多謝你照顧徐大哥。」朝中年婦人行了一禮。

中年婦人還禮不迭，樂哈哈地道：「徐公子，你眞好眼光，你與董姑娘匹配啊，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金童配玉女，眞是天造地設的一雙。」

這句話，不但說得徐君毅臉上發熱，董小鳳也頓時鬧了個大紅臉，羞臊得垂下頭來，心裏卻是甜滋滋的。

中年婦人看到兩人害臊的樣子，更樂了。「徐公子、董姑娘，請恕我口沒遮攔，想到就說，說實話，你兩個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徐君毅本想對中年婦人解釋的，但又恐會令到董小鳳誤會生氣，只好不向中年婦人加以解釋，但卻岔開話題。「大嬸，我很口渴，請妳倒一碗水給我，好麼？」

中年婦人含笑看了他與董小鳳一眼，笑吟吟地走出屋外。「徐公子，你與董姑娘坐一會，待我去泡兩碗茶，給你與董姑娘喝。」

中年婦人走出屋外後，就只剩下徐君毅與董小鳳，徐君毅看到董小鳳羞臊得一直垂下頭，不敢抬起來，他本來想說話的，但卻咽住了，並且，在心中嘆了一口氣。

一時之間，他不知說甚麼才好。

他實在鼓不起勇氣，對董小鳳說實話。

那是因為，他不想傷害董小鳳。

因為他很喜歡她。

但卻不是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那種喜歡，而是那種兄妹般的喜歡。

換言之，他一直以來，只將董小鳳看作妹妹，雖然喜愛她，卻不是那種男女之愛。

而他亦早已看出，董小鳳很喜歡他，卻不是兄妹的那種愛，而是男女的那種愛。

甚至，董小鳳的父親——董仲寧也有意招他為乘龍快婿，他卻沒有作明確的表示。

他這麼做，只是不想傷害董小鳳。

因為，他知道，董小鳳一直很喜歡他，他害怕若是對她言明，她會受不了，做出傻事來。

為了這件事，他一直困擾不已，不知該如何辦才好。

「徐大哥，你怎麼了？」直到董小鳳忍不住，含羞抬起頭叫了他一聲，他才從困惱中回過神來。

「沒……沒有甚麼。」徐君毅定定神，看到董小鳳一臉羞不可仰的樣子，心裏又嘆了口氣，心裏忽然生出了一股衝動，想對她說實話。

但話到口邊，他又咽住了。

——他想到，若是在董小鳳充滿蜜意柔情的時候，對她說出實話，那對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也太殘酷了，因此，他不忍心說出來。

「徐大哥，那個大嬸也眞是的，說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說得我……」董小鳳口裏這麼說，臉上的神情卻是一副羞喜難禁的。

「小鳳，別放在心上，大嬸不過和我們說笑吧了。」徐君毅吐口氣，說道：「妳不要怪她亂說。」

「我怎會怪她呢。」董小鳳臉上仍然羞紅未褪，含情脈脈地瞟了徐君毅一眼。

徐君毅避開董小鳳的目光，岔開話題道：「小鳳，差點忘了招呼妳坐下來，妳扶我走了這麼一段路，也累了，快坐下來吧。」

「你呢？」董小鳳瞟了他一眼，「你只顧叫我坐，你自己卻不坐下來！」

說着，扶他走到一張櫈子前，坐下去，她自己才坐下來。

那中年婦人這時亦已捧了兩碗茶進來，放在桌子上，對董小鳳道：「董姑娘，我們村野人家，沒有甚麼招呼妳，妳請喝碗茶吧。」

董小鳳雖然嬌生慣養，但卻從來沒有因為生於世家，便瞧不起平常人家，聽中年婦人那麼說，忙道：「大嬸，妳太客氣了，謝謝妳。」說着拿起那碗茶，喝了兩口，才放下來。

徐君毅也拿起茶碗，一口氣喝了大半碗。

中年婦人看到董小鳳毫不嫌棄自己，滿意地笑道：「董姑娘，妳不但長得美，人也好，那一個娶到妳，眞是幾生修到啊。」說着，扭頭瞧了徐君毅一眼。

徐君毅當然明白中年婦人那一眼的意思，忙岔開話題：「大嬸，不知章兄找到那種藥沒有，我眞怕他會遇上麻煩。」

董小鳳正自被中年婦人說得心裏甜絲絲的，恨不得徐君毅馬上向她有所表示，忽然聽到他說出別的話來，頓時有如被兜頭淋了一盆冷水，心中的那股熱情頓時冷下來。

中年婦人道：「徐公子，你放心吧，立勇一定找到那種藥的，他這一次只是去找藥藥，又不是去幹甚麼，我想，他不會遇到甚麼麻煩的。」

「但願他順利找到那種藥。」徐君毅卻沒有中年婦人那麼樂觀。

×　×　×

徐君毅的擔心，不幸成眞。

章立勇果然遇上了麻煩。

這一日，他正在南安鎮上的一家飯店內吃飯，忽然間，有三個大漢出現在他的面前，呈品字形，將他圍堵起來。

店內其他的客人馬上看出情形不對，為免遭到池魚之殃，不少客人慌不迭結賬離開。

但也有些客人抱着瞧熱鬧的心情，沒有離去。

章立勇卻沒有理會那三個漢子一眼，甚至連頭也沒有抬一下，兀自在喝着酒。

那三個漢子也眞夠絕，二話不說，便向章立勇動手。

章立勇似乎早已知道三個漢子會有此一着，那刹那身子向下一滑，手中的杯子同時脫手擲向站在桌子前面的那個翹唇漢子。

左右那兩個漢子頓時一擊成空。

前面那個翹唇漢子右拳疾擊向飛擲而來的酒杯，同時間一掌擊在桌面上，發出「砰」的一下大響。

碗筷震跳中，那張桌子應掌塌陷散碎，同時間，那隻杯子也被擊得粉碎，翹唇漢子的右拳卻絲毫無損。

滑坐落地上的章立勇那剎那發出一聲怪叫，揮舞雙掌，碎木紛飛中，蹦跳起來。

原來，他本想在滑坐下去的剎那，從桌底下穿出去，一拳擊退那翹唇漢，溜之大吉，那知道被翹唇漢一掌擊塌桌子，身形頓時被阻，不但溜不了，還被碎木射在身上，一陣劇痛，只好蹦跳起來。

而他在那三個漢子現身的剎那，便已打算溜之大吉，因爲他知道，憑他一人之力，根本不是那三個漢子的對手，他之所以裝出對那三個漢子不屑一顧的樣子，只不過不想在那三個漢子面前露出怯意吧了。

左右那兩個漢子一擊成空的剎那，同時低吼一聲，左手閃電般抓向蹦跳起來的章立勇。

章立勇口裏發出一聲吼叫，左右開弓，疾擊向那兩個漢子的脅下。

那兩個漢子悶哼一聲，抓出的手倏地一縮一翻，巧妙地抓往章立勇的左右手腕！

章立勇立時發出一聲悶叫，雙腿剛想踢出，卻被那個翹唇漢子雙手飛點在他的雙膝穴道上，頓時軟垂下去。

分別抓住章立勇左手手腕的漢子也眞絕，仍然一聲不吭，右手往章立勇的腋下一托，就那樣架着他，大步走出店外。

那個翹唇漢子押後。

章立勇有如一個稻草人那樣動彈不得，口裏大叫道：「神農三奇，你們想將章某怎樣？」

那三個漢子原來就是自稱神農三奇，但卻被武林中人稱爲神農三殘的顧東風、蘇三齒、霍朝天。

店家看到神農三殘損毀了碗碟木桌，本想開口要三人賠償的，但當他看到翹唇漢子蘇三齒朝他一瞪眼，到口的話馬上咽住，說不出來，眼睜睜的看着神農三殘架着章立勇走出店外。

留下來看熱鬧的人想不到這麼快便沒有熱鬧可看，不免有點失望，有些膽大的，立刻結賬追出去，希望再有熱鬧可看。

章立勇雖然動彈不得，口卻能說話，便大叫大嚷起來，引得街上的行人都好奇地看他一眼。

神農三殘卻不理會章立勇的叫嚷，腳步如飛，架着他直向鎭外走去。

走出鎭外里許遠，來到一座樹林子前，長了一雙招風耳的顧東風，與頭頂上禿了一圈的霍朝天，才將章立勇放了下來。

說是放下來，其實不準確，因爲，顧東風與霍朝天其實是將章立勇扔下地的。

「叭」地一聲，章立勇四仰八叉地摔在地上，渾身的骨頭像是散開來一樣，禁不住叫出聲。

神農三殘神色不動，成品字形，將章立勇圍起來，六道目光射在章立勇的身上，就像六柄利刀插在他的身上那樣。

章立勇躺在地上，呱呱叫道：「神農三奇，你們捉我來這裏，到底想怎樣？」

神農三殘中的老大霍朝天地道：「想與你談件買賣。」

章立勇一聽，頓時寬心大放，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叫道：「談買賣大可以在鎭上那家飯店內，坐下來慢慢說啊，卻要將我……帶到這裏來。」

「因……因……爲……我我們們……不想想被……被別的的的人聽聽到……」

老三蘇三齒說話時帶着漏氣聲，原來還有口吃的毛病。

章立勇聽着，幾乎忍不住失笑出聲。

「我們沒有叫你起來，你爬起來幹甚麼？」顧東風一腳踢在章立勇的腿彎上，章立勇立時一跤跌倒下去。

章立勇登時怒氣上衝，馬上蹦跳起來，大叫道：「士可殺，不可辱，章某人雖然不是你們的敵手，你們要殺我只管動手，想折辱我麼？休想！」

「你你你眞的……不不不怕死？」蘇三齒惡狠狠地瞪着章立勇。

章立勇一挺胸膛。「章某人外號『不怕死』，當然不怕死！」

「哈！我們倒是忘了，你的外號叫不怕死，是個連死也不怕的人！」霍朝天摸着光光的下巴，與他的禿頂可是雙映成趣。

「他既然連死也不怕，那就讓他站着好了。」顧東風無可奈何地道。

「老二，我我我想想看一一一下，他他他是否否眞眞的的不怕怕死死死。」蘇三齒接口說道。

「老三，你想怎樣試他？」霍朝天道。

「我們一刀將他殺死，那不是可以試出來了麼？」顧東風道。

「我我我也是是是這個個個意意意思。」蘇三齒附掌道：「老老老大，你你你認認爲好好好麼？」

「那就殺了他，看看他是否眞的不怕死吧。」霍朝天道：「誰動手？」

章立勇聽着，感到哭笑不得，心裏也大爲着急，他雖然不怕死，卻不想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在這三個渾人的手上，那實在太不值得，何況，他還要替徐君毅找那種解毒藥，若他死了，便取不到藥。

「喂，你們三個說夠了沒有？」章立勇情急之下，陡地大喝一聲。

「你發甚麼神經？」霍朝天瞪眼道：「我們還未決定由誰動手啊！」

「老老老大，就就就由我我我來動動動手手吧。」蘇三齒接口道：「我我不不用刀，就就就用掌掌掌殺他他便成成成了。」

「老三，別理會他，快動手。」顧東風道：「我很想看一下，是否眞的有不怕死的人。」

聽這三個傢伙的說話，確是有點混賬！

「姓姓姓章章章的，你你你站站站穩了，我我我要殺殺殺你了！」蘇三齒說着揚手便朝章立勇的頭上擊去。

章立勇大喝道：「且慢！」

蘇三齒掌勢一窒，翻翻眼，道：「你你你是不是想想想對我說說說怕死死死了？」

「姓章的，你若是說自己怕死，那就不用殺死你，看你是否眞的不怕死了。」霍朝天道。

「你們不是要和我談一件買賣的麼？」章立勇不理會這三個渾人的說話，大聲道：「你們若殺了我，雖然可以知道我是否怕死，但那件買賣便談不成了！」

「是啊！他若死了，便不能再說話，那就無法和我們談買賣，老二、老三，我們怎麼想不到？」霍朝天一掌拍在自己的後腦上，一副大驚小怪的樣子。

「老大，那我們先不殺他，待與他談好買賣後，才再殺他，看他是否眞的不怕死！」顧東風接口道。

「老老老大，老老老二，這這這傢傢伙伙似似乎很聽聽聽明，他他他想想到的，我們怎會想不到到的，等等等會和和和他談談買買賣時，要要要小心心心點啊，免免免得吃吃了他他他的虧。」聽蘇三齒說話，簡直是耳朵受難，偏偏他又不肯藏拙，說甚麼總有他一份。

「老三說得對，等一會我們要小心一點，以免被他佔了便宜。」顧東風道。

「到底是甚麼買賣，快說吧。」章立勇看到神農三奇終於被他說動，先辦正事，暗暗鬆了口氣。

「姓章的，你聽着。」霍朝天道：「聽說，你要找七葉半枝花這種藥材，是麼？」

章立勇聽着，心裏不由嘀咕起來：「這件事，只有我與徐兄及表姑媽三個人知道，這三個渾人是怎樣知道的？」口裏說道：「是又怎樣？」

「我們要你找到七葉半枝花後，將它交給我們，我們這一輩子也不殺你！」霍朝天道。

章立勇聽他那麼說，簡直啼笑皆非，若這也算是交易，那天下間還有道理可說麼？這算甚麼談買賣，簡直是強搶。

「姓姓姓章的，你你用一枝枝枝七七七葉半半枝枝枝花換換換你一條條條命，便便便宜你你你了。」蘇三齒馬上接口說道。

「你若不答應，我們一樣可以從你手上搶到七葉半枝花，然後再殺死你！」顧東風道。「那時候，你一點便宜也佔不到，還會吃大虧。」

「這麼便宜的事，要是我，馬上答應。」霍朝天接上口道。

章立勇被這三個半渾傢伙，弄得頭也大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你你你怎麼不不不說話話啊。」蘇三齒兩道目光一直在章立勇的臉上溜轉着。「你你你別別打鬼鬼主意，你你逃不不過我我我們的手手掌的。」

章立勇氣往上衝，賭氣地道：「我不答應，你們殺了我吧！」（未完・一）

武俠掌篇故事

劍之魂

卧龍生・文　可飛・圖

劍會有魂　伸雪寃情

怎麼看，這都是一把普通的寶劍，它不是名家鑄造，也沒有切金斷玉的鋒利……

但萬寶齋的高老闆却把它列入了三大珍品之一，和夜明珠、玉蜻蜓，同樣標價白銀十萬兩。

萬寶齋的夜明珠，能在入夜後照亮了整座大廳，是一顆很好的寶珠。

玉蜻蜓色澤純白，雕工精美，觸手滑潤，好像它永遠放在溫暖的棉被窩裏，總是餘溫尤存。據說這是產自天山的溫玉，就算把它埋入積雪、寒冰中，它也能保存着滑潤輕溫，但玉蜻蜓眞正的名貴，還在它的兩隻眼睛，兩隻白玉眼睛，能預知天氣陰晴變化，明日陰天下雨，玉蜻蜓一對眼睛就會變成了淡藍色，但最重要的作用是，它具有的測毒、療毒功能。不管什麼毒，玉蜻蜓都有強烈的感應，一個身中輕毒的人只要觸摸到它，玉蜻蜓兩隻眼睛立刻變紅，毒性解去，玉蜻蜓顏色又變回純白，這樣一塊神奇的溫玉，你說，售價十萬兩銀子，算不算很貴？

可是，那把劍也要標售十萬兩銀子，就叫人很難明白了，它只是純鋼打造的兵刃，連那隻青銅劍鞘算上，最高的市面價值，也不過十兩銀子，標價十萬兩，簡直是笑話。

但萬寶齋是全國第一名店，據說，這世界上，只要有的東西，而你又肯出錢，萬寶齋都能夠替你買到，如果萬寶齋無法弄到的東西，就算你有金銀如山，大概也無法買到了，所以，高老闆把一柄十兩銀子的寶劍，定價十萬兩，沒有人覺得好笑。

現在，就有一個人在評鑑這把寶劍。那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很仔細的看了一遍，搖搖頭，道：「這把劍一定有它的名貴之處，只可惜，我瞧不出來它的價值何在？」

「名貴處不在劍的本身……」高老闆淡淡一笑，道：「你能感覺到它有名貴之處，那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姓景，景中天……」中年人神情肅然的說：「我有足夠的錢買下這把劍，也有很大的誠意，不過，我希望瞭解這把劍的價值在那裏？」

景中天由身上取出銀票，十張銀票，每張一萬兩，是那種立刻可以兌現的銀票，以証明他的能力和誠意。

「這把劍的特殊的地方，是它有魂……」

「什麼？你說這柄寶劍有魂……」景中天神情莊嚴的說：「就像人一樣，有他的魂魄？」

「其實，人有魂魄的傳說，又有幾個人見過，但很多人都相信它，劍魂又何常不是呢？」高老闆的聲音越來越低，似乎是自己也不太相信自己的說法。

「聽說過沾血太多的兵刃，有自動示警的靈異，這把劍也許就是具有自動示警的靈異之力，以萬寶齋的店譽，我相信高老闆不會信口開河的。」

這一頂高帽子叩的高老闆臉上微微發熱，伸手取過青銅古劍，一按機簧，抽出劍刃。

不是名劍，但却是一把很實用、鋒利的好劍，劍上泛着一團團淡青的劍氣，視之如在，觸之無物。

高老闆取出一方白色的絹帕，拭拂着劍上那似有實無的青色劍氣，道：「這柄劍的不同之處，就是這些團團的青痕，如雲似霧，大概，就是所謂的劍氣吧。」

「應該稱謂血銹……」景中天笑一笑，道：「這柄劍確實沾飲了不少的人血。」

高老闆突然還劍入鞘，道：「看起來，景兄對劍的評鑑、瞭解，比我高某人高明多了，就是這樣的一柄劍，說此劍有魂，我也實在舉不出再進一步的証明，所以，我從來沒有向人推銷過這把寶劍。」

景中天雙目凝注在劍柄上兩個篆字，道：「那兩個字，可是此劍的名字了？」

「大概是吧……」高老闆點點頭，道：「看起來，這把劍眞是年代久遠了，兩個篆字似是已被多次拔劍手勁磨去。」

緩緩把長劍放入櫃內，高老闆有些靦覥的說：「一把普通的劍，要賣那麼一筆銀子，只有瘋了的人，才會買它，此劍有魂，但又無法証明給買主看到……」

「所以，高老闆自己準備留下來了。」

「不錯，萬寶齋有一個傳統，一件貨品，陳列過十年之後，仍未賣出，就把它收入倉庫，除非有人指定要買它，否

則不會再拏出來了。」

「高兄，我想再問幾件事情。」景中天說：「希望高老闆能據實回答。」

「還是說的這把劍麼？」

「是的，高兄，景某人很認眞的想買到它，所以，問的是太多了一些。」

「當然，這是一筆很大的生意，景兄心中有什麼疑問，盡量請問，不過，我能夠回答的只怕不多了。」

「這把劍是……」

「先父收購的……」

「三年前我接下店主的職位，這把劍就放在本店三大藏珍的鐵櫃中；夜明珠、玉蜻蜓，都是標價十萬兩的世間珍品，兄弟也替這把劍定了一個身價，先父曾在此劍之外的木匣上，恭書了『劍之魂』三個字，但兄弟却一直無法向客人解釋清楚這『劍之魂』的用意，兩年前，兄弟把木匣收起。這兩年，倒是清靜多了。」

言下之意，似是把這柄寶劍視作很頭疼的一件生意。

「我決定買下這把劍。」景中天數了十張銀票交給高老闆，說：「我希望高兄能把那隻書有『劍之魂』的木匣也交出來。」

「那當然。」高老闆數一數手中的銀票，道：「一年之內，景兄可以八折退貨，一年後，貨不能退了。但景兄可以來這裏拏回去兩萬兩銀子，我這個店主最大的權限是，可以打個八折收費。」

「多謝高兄了。」景中天道：「這把劍落入貴店手中有多少年代了？」

「不會超過五年。」高老闆笑一笑，道：「我記得家父收購了這把劍後，把鐵櫃中三大珍品之一的「金鼎玉花」收入了倉庫，換上這把劍，本店中有一項傳統，陳列於店中供人觀賞的珍品，不得超過三件，多餘的均移入倉庫收存。」

「原來如此。」景中天道：「貴店的聲譽，舉國皆知，我相信這把劍必非凡品。」

這時，萬寶齋一個店伙計，已捧出一個長方形的木匣子，長度可以裝下帶鞘的長劍，檀木雕花的木匣子，黃緞襯底，翡翠鎖扣，看上去倒是可以值上三五百兩銀子。

木匣外面用硃砂寫了「劍之魂」三個大字。

*　　*　　*

坐上篷車，景中天低聲吩咐：「往西走，到長安。」

是不是能到長安，景中天心中全無把握，他已感覺到被人盯上他。

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景中天一直尋覓一個可以容身的地方，他投奔過很多處聞名天下的所在，如不夜城、風雷堡等，傳說中那些地方可以庇護一個人的安全，但景中天很快的就被人攆了出來，他們不願意因爲景中天開罪天下最大的幫派——丐幫。

丐幫幫主，傳出了青竹令，出動全幫的精銳，追殺景中天，而且昭告江湖，任何門派，都不能收容景中天，所以，景中天只好天涯逃亡了。

丐幫弟子遍佈大江南北，景中天只需在一個地方停上兩天，就被發現，只有不停的輾轉於車船旅途之上，以避開丐幫弟子的追踪圍殺。

景中天曾經想到了死，但又心有不甘，他是寃枉的。

但那是一個完美的佈局，証據明確，殺人的刀握在他的手中，但最難辯解的是，他身上濺滿了被殺者的鮮血，那只有殺了人拔刀時，才會發生的情況，而且，時間又不能等待很久，就是說這一刀刺入和拔出之間的時光，相距極爲短暫。

死者是丐幫中一位長老，也是幫主的師弟，他爲人正直，生性和善，人緣極好，不但在丐幫中受人尊重，在江湖道上，也是受到推崇的一位大俠。

景中天殺了這麼一位在武林中受到敬重的人物，沒有人會伸援手，以丐幫勢力之大，也沒有人願意找這個痲煩，所以，天下雖大，就沒有景中天立足之地了，只有不停的逃亡……

但景中天有一點優越的地方，那就是，他很有錢，他離家出走時，帶了五十萬兩的銀票。可是，現在，景中天已感到金錢的用處，愈來愈少了，他願意付出大筆的銀子，但不夜城、風雷堡都不肯接受他住下來的要求，那是兩處專門收留江湖人物逃亡的地方。

丐幫是武林中正大門戶，所以，沒有罪及景中天的家人，他的妻子、兒女，還都能平安的生活着。他們動員了全幫的力量，只追殺景中天。

篷車在夜色中行駛，一年多的逃亡生涯，景中天已失去白晝、夜晚的感覺，對他來說，這都是一樣日子，躺在車上休息，想想心事，或是在車中打坐，調息運功，他不想死，就要保持體能，以利逃命。

篷車突然間停了下來，景中天輕輕撥開垂簾向外看去，借閃爍的星光，只見馬車前面，一排站着五個人，攔住了馬車去路。

五個人都執着一色的青竹杖，正是丐幫中第二代的精銳高手，專司追捕人犯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神丐。

這五人除杖法精湛之外，各擅獨門絕技，五人齊聚，放眼天下，也沒有幾個人能夠抵擋。

五行之首的金環丐，冷冷的說道：「景中天，出來吧，這遊戲你已經玩了一年多了，你煩不煩？」

要來的終歸來了，盤算一下五行神丐的身手，景中天心內明白，已沒有逃走的希望，既然是死定了，何不死的大方一些，抱着劍之魂，步下篷車，順手取出一張銀票，交給趕車的，笑道：「車把式，你請吧，我已經到了姥姥家啦。這一個月來，害得你晝夜不分，食宿不定，現在可以回去好好歇個一年半載了。」

車把式認得幾個字，星光下看出那張銀票是五千兩，就算是三十年不停的馳車趕路，也賺不到這麼多錢，不禁感動的流下淚來，儘管眼淚向下滴，可是還記得先把銀票收起來，道：「客官，我還能爲你做些什麼？」

金環丐冷冷說道：「他現在還不會死，用不着你收屍，你可以走了。」

車把式想到了家裏的老婆、孩子，一轉頭，揚鞭而去。

「景中天，你是要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比劃一陣？」金環丐揚起了手中的青竹杖，木、水、火、土，立刻分佈四週，把景中天圍了起來。

景中天知道五行神丐手中的青竹杖，都是純鋼打造，漆上了綠色漆油，冒作青竹杖的樣子，緩緩打開木匣子，取出寶劍，道：「我只想說明一件事，我沒有殺人，我不是兇手。」

「我也很奇怪，你怎麼能殺得了唐師叔。」金環丐緩緩的說：「原來，你早在酒中下了三日醉。」

「什麼？他先喝了三日醉……」

「所以，你一刀就刺中他的心臟要害，景中天，唐師叔就算睡着了，你也未必能一刀取他之命，但三日醉，一醉三天，你把他殺上一千刀，他也不會反抗。」

「不是我……」景中天大聲吼道：「我和唐璧是好朋友，為什麼要殺他？」

「那兇手是誰呀？」金環丐歎口氣，接道：「我們查訪了很久，那晚上，除你之外，沒有人在那座寺院出現過。」

「師兄……」木丐冷冷的說道：「不用和他多費口舌了，擒他回幫覆命。」

景中天大聲叫道：「看來我景中天這件大冤案，要永遠沉海底，沒有昭雪之日了。」嗆的一聲，抽出寶劍。

五行神丐都作勢戒備，却不料景中天倒轉劍尖，突然向自己胸膛刺去。

這一着，大出五丐意外，搶救也來不及了。

但聞微風颯然，景中天手中的寶劍，突然被人奪了過去，同時，景中天的身旁，也多了一個黑衣人。

在五行神丐四週佈守之下，竟然不知這個人如何出現在景中天的身邊，似是他一直就站在那裏，如附身的魂魄。

「閣下是什麼人？可是準備架下這件樑子？」金環丐心中雖然是震驚不已，但還保持了相當的鎮靜。

「劍之魂……」

「劍會有魂……」金環丐口中問話，兩道目光，都投注在那木匣子上寫的「劍之魂」三個大字。

「有，人有俠心，劍有劍魂。」

「但你明明是一個人。」木丐接道：「一個杖憑著一身武功，要強自出頭，與丐幫為敵的人。」

金環丐道：「你救不了景中天的，他殺了江湖上最受敬重的人，丐幫的長老唐璧，天下武林同道都不會放過他。」

「如果，他不是兇手呢？」劍之魂更明顯的表現出他是一個眞正的人，兩道有如冷電的目光，由蒙面的黑紗中透視而出。

「胡說八道。」木丐突然飛身而起，迎頭一杖，劈向黑衣人。

金、水、火、土，同時發動，希望一舉擊退劍魂。四支青竹杖，幻化起一片烟雲，連成一團網幕罩下。

是的，五行神丐最凌厲的聯手一擊「天羅密佈」，當代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接下這石破天驚的一招。

但劍魂的劍光飛閃而起，如一道銀色長虹，響起了連串的金鐵交鳴之聲，火星四迸中，五行神丐竟被劍上強大的勁道，震退回去。

「我不想傷害你們。」黑衣人說道：「你們都是武林中後起之秀，你們胸懷正義，忠於丐幫，但你們也都是具有頭腦智慧的聰明人，你們早已發覺了可疑的地方，只是不願意相信它、揭穿它，為什麼呢？」五行神丐突然都低下了頭。

這時刻，景中天才完全清醒了過來，道：「劍魂兄，先謝謝你救了我，但你知道誰是眞正的兇手呢？我沒有殺害唐璧，我只是想救他，拔出胸前的短刀……」突然住口不言。

金環丐歎息一聲：「你……景兄，想起了什麼？」

景中天道：「刀柄上尚有餘溫，那兇手身法再快，也不可能逃離那裏，他就藏在那佛像之後，我……我……」

金環丐接道：「幸好，你沒有搜查，否則你已經死了一年多了。」

黑衣人道：「你們五行神丐，可是最近才奉命加入追捕景中天的行列。」

五丐同時點點頭。

黑衣人道：「以丐幫人手之衆，散佈之廣，為什麼化費了一年多的時間，竟然抓不到景中天呢？」

景中天接道：「為了讓整個江湖道上，都知道我是殺死唐璧的兇手！」

五丐互相望了一眼，歎息一聲。

「你們五行神丐，只花了半月的工夫，就找到了景中天。」黑衣人說：「但近千名丐幫兄弟，却在追逐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找不到兇手，是不是有意放他逃命呢？」

金環丐點頭道：「我們明白了。」

黑衣人道：「劍之魂，就是俠之心，希望你們能堂堂正正的站起來，為武林保存正義。」

五丐同時抱拳一禮，道：「多承指教。」轉身疾奔而去。

景中天望望五丐奔去的背影，道：「劍之魂兄，殺害唐璧的兇手，究竟是誰呢？」

黑衣人道：「你最聰明的決定，就是相信了劍有劍魂，我等候了五年的時間，終於還清了這筆恩情，有時候，會化錢的人，也有很多好處，回去吧。看看你的妻兒，有錢能使鬼推磨，想不到，錢也能買到劍之魂。唉！人，誰又能完全免俗呢？」

黑衣人撿起木匣子，轉身而去。

景中天高聲叫道：「劍之魂，我怎麼才能再見到你？」

「劍之魂已隨劍而去了，回家去吧。」

景中天忽然發覺劍和那木匣子，都被那黑衣人帶走了。

他站在黑夜中想了半天，想通了，那是丐幫的家務事，由他們解決吧。

一年後，景中天聽到了一個震動江湖的消息，丐幫幫主死了，他喝了三日醉，掉在長江中溺死的。

（全文完）

內鬩

三期完短篇故事／雲中飄・文　可飛・圖

美女黃金極誘人　無福消受嘆奈何

上文提要： 闊氣的花公子手持銀票到大福銀號提取一萬兩黃金，銀號護院雲天祥還親自率人護送至羣芳院，途中，遇上了獨行大盜禤幻影，回程時，却又遭到洪娘子與白夫人的襲擊，與此同時，花公子再持票來取一萬兩黃金，還强行入金庫內協助，豈料他們竟乘機洗劫金庫，還將店內所有人及自己的手下也一併殺光……洪飛虎、洪娘子、白菊花，白夫人因分贓問題而起了殺機……

從洪飛虎口中，突然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聲音來，隨着那一下怪叫聲，他身子突然向一挺，自他身上迸出不少血珠來。

緊接着，他手臂一伸，短劍已直向白夫人的胸前刺了出去！

那一劍，是洪飛虎重傷之後刺出的，雖然他心中恨透了，恨不得一劍能在白夫人的身上戳上七、八個血洞，但是劍勢並不強勁。

以白夫人的武功而論，她實在可以輕而易舉的避過洪飛虎刺來的一劍。

但是，白夫人這時已經被嚇得呆立當場了！

因為洪飛虎突然闖進來之後，她的計劃全部被打亂了，而且，在那一剎那之間，事情還發生了那樣可怕的變化！

這種變化令到白夫人六神無主，是以她眼看着洪飛虎持劍撲殺過來，她只是怔怔的站着，在那剎間，她只想到：「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那麼多的金子，我一點也不能享用！」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那，白夫人只覺得「颼」地一股涼風，起自身側，白夫人陡地睜開眼來，只見另一柄長劍，就在她身邊掠過，「錚」地的一聲，將洪飛虎手中的短劍擋住。

緊接着，長劍絞了一絞，又是「錚」的一聲，將洪飛虎手中短劍震脫了手，長劍直向前疾刺而出，洪飛虎雖然身負重傷，但是他的心中，却還十分明白，一見那等情形，他雙眼怒睜，怪叫道：「娘子你——」

他只叫出三個字，洪娘子的長劍去勢極快，「噗」地一聲，已經刺進洪飛虎的咽喉。

洪飛虎雙手一伸，握住了劍身，但洪娘子立即縮手，劍鋒自他的手心拉過，他喉中的鮮血，和手上的鮮血混在一起，他的喉間發出一種難聽之極的聲音來，身子一晃，「砰」的一聲跌倒在地上。

白夫人在那剎那，就像做了一場惡夢一樣，她身子仍然是僵立着，直到洪飛虎跌在地上，她才如夢初醒，悄悄的轉過身來。

洪娘子手中的長劍，劍尖仍然指着跌在地上的洪飛虎，像是害怕洪飛虎還沒有死去，隨時會跳起來一樣。

白夫人的咀唇顫抖，過了很久，才艱澀的迸出兩個字來，叫道：「姐姐！」

洪娘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的聲音却是十分平淡，道：「他們全都死了！」

白夫人也不知怎麼樣才好，洪娘子忽然笑了起來，她笑得十分詭異，令到白夫人感到有一股寒意，她忙向落在地上的劍望了一眼。

洪娘子竟會出劍刺死洪飛虎，那是她萬萬也想不到的事，如今在那樣情形之下，似乎是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她實在不能不提防。

洪娘子笑了又笑，足足笑了半盞茶的時光，她又說了一句，道：「他們全死了！」

白夫人仍然不知道怎樣搭腔才好，

她只得道：「是啊，眞想不到。」

洪娘子回頭向白菊花的屍體望了一眼，道：「他死了妳心疼麼？」

白夫人和白菊花之間，夫妻感情雖說是不錯，但白夫人性情急躁，白菊花又喜拈花惹草，白夫人自然不會像洪娘子那樣，自己動手殺死白菊花，她以前也從來不曾想過，白菊花死了之後，她會怎樣，而這時候，令到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白菊花死了，在她的心中，像是死了一個與她不相干的人一樣。她竟然一點悲傷都沒有，她一聽到洪娘子那樣說：忙道：「我？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

洪娘子笑了起來，道：「……這才是道理，這斷到處去拈花惹草，倒也罷了，竟敢一直的對我心懷不軌，這就該死了。」

白夫人聽到這裡，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想起她自己與白菊花計議的事，心中實在不禁「噗噗」的跳了起來。

洪娘子輕嘆了一聲，道：「妹妹，他們既然是全死了，過去的事，也就不必提了，將他們埋葬了再作打算吧！以後妳有什麼打算？」

洪娘子忽然問了那一句，白夫人只得答道：「姐姐，我還有什麼打算？我只好跟着妳走便是！」

洪娘子却搖了搖頭，道：「不行，我另有約會，且是早就約好了的！」

白夫人一聽，實在是感到意外之極，她雙眉立時向上一揚，道：「姐姐，他是誰？」

洪娘子笑了起來，她一進東院，便面罩寒霜，接着，出劍刺殺洪飛虎之際，更是滿面煞氣，可是這時，她却笑得極其甜蜜。

白夫人也是善解人意的女人，她自然知道，女人只有在想到自己最心愛的男人時，才會現出那種從心坎深處發出來的笑容，但是，那是什麼人？白夫人的心中充滿了疑惑，洪娘子却已然翩然地轉過了身去道：「現去，我不告訴妳，過幾天，他來了之後，妳就會知道了！」

白夫人心中更是吃驚道：「姐姐，妳將這屋子的所在也與他說了？」

洪娘子頓了一頓，背對着白夫人說：「自然是，要不然，他怎麼前來找我？」

白夫人失聲道：「姐姐，妳怎麼知道洪大哥一定會出事？不然，他來了，若是撞上洪大哥，那怎麼辦？」

洪娘子並沒有回答白夫人這個問題，只是發出了一連串聽來極其神秘的笑聲來，然後，說了一句和白夫人問的問題，幾乎是毫不相干的話，道：「妹妹，男人全都是笨東西！」

白夫人陡地一震，洪娘子已然走了開去。

白夫人在那一刹間，已經什麼也明白了。

男人全是最笨的東西，她可以挑撥白菊花去殺洪飛虎，難道她姐姐不可以想辦法慫恿洪飛虎來殺白菊花，而且，她姐姐的計謀，比她更深一層，她是臨時想到的，而她姐姐却早已想定了的。

白夫人又想起，劫大福銀號的主意，也全是洪娘子提出來的，洪飛虎當時還搖頭表示不行，但洪娘子却計劃妥當，洪飛虎終於感到事情可行，這才四出約同黑道高手，一舉成功的。

洪飛虎邀約黑道高手之際，早已決定了事成之後，便將那些人斬盡殺絕的主意，可是洪飛虎只怕至死也不知道，就在他打定害人主意的同時，她的老婆洪娘子也早已打定了要謀害他的主意！

白夫人想到了這一點時，實在是幾乎忍不住，要大聲笑了起來。

* * *

褟幻影站在牆角的陰暗角落處，他在苦苦的思索着，洪飛虎和白菊花夫婦得手後會到那裏去，自己又應該到那處去找他們？

他呆立了許久，忽然之間心頭一亮。

褟幻影是在想，自己如果得了那麼多黃金，會到那裡去，他想來想去，是那裡都不去，索性呆在大同府中，他立時可以肯定，洪飛虎和白菊花這兩雙夫婦，就在大同府中！

雖然想到了這一點，但却一點用處也沒有，大同府中大街小巷，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不知道有多少房屋，他們隨便躲在一幢樓房之中，也是無法找到他們的，倒是自己留在大同府中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爲公差的都知道自己會在去年劫過大福銀號，這次嫌疑最大的自然又是自己。

褟幻影不禁又苦笑起來，他是出了名的獨行大盜，但這次又再倒了八輩子的霉！

褟幻影不但得不到任何金子，而且他已想到了洪飛虎和白菊花他們夫婦定留在大同府中，可是他却無法黑吃黑，他必須離開大同府！

褟幻影慢慢的向前走，他不敢走大街，只是揀小巷向前走，在他快要到城邊的時候，突然看到一隊人舉着火把向前走來。

褟幻影一聽到那隊人走動時發出的鐵鍊聲，便知道那是公差來了，是以他的身形一閃，正想躲過去，可是，那隊人已齊聲呼喝起來，道：「什麼人？」

褟幻影身形一閃，立即縮進了小巷中，但是，突然之間，四方八面，都有口哨之聲傳了過來，公差的來得眞快，只見人影幢幢，四面的去路都被堵住了。

褟幻影身形一凝，只見四條大漢身形快捷，已經掩到了他的身前。

那四個人一掠到了褟幻影的身前，便一齊哈哈大笑起來，道：「褟朋友，發了財啊！」

褟幻影認得前面那個精明的漢子，手中握住摺鐵大刀，他正是大同府中的總捕頭，鐵刀張德標！

鐵刀張德標在武林中的名頭也十分響亮的，他爲人精明能幹，一柄摺鐵大刀，勇不可當，若是單打獨鬥的話，褟幻影自然不怕他，可是這時，他身邊除了張德標外，另外還有三個漢子。

而且，這時褟幻影正在十字街口，四面望去，街上盡是公差的，滿街滿巷都是人，褟幻影自然不敢貿然動手，只得強顏歡笑，道：「張頭兒說笑了吧！在下兩袖清風，發什麼財來？」

張德標伸手在腰際輕輕的拍着，拍着他腰際的摺鐵大刀，發出「錚錚」的聲音來，道：「褟朋友，十萬兩黃金，還說是兩袖清風，口氣未免太大了些！」

褟幻影心知那張德標帶着那麼多公差的，圍住了自己，一定是以爲劫了大福銀號的就是自己了，這件事，可以說是跳入黃河都洗不清了。

是以，他雖然是老奸巨猾，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只是乾笑着。

鐵刀張德標的面色，陡地一沉道：「褟朋友，這件事是非比尋常，在下也作不得主，務請閣下到衙門走一遭！」

這個「遭」才出口，只聽得「嗆啷啷」一聲響，左邊那個漢子已抖出一條鐵鍊來，褟幻影乃是老江湖，一見那根鐵鍊並不粗，但是兩端却拴着極其鋒銳的尖簇，他一看就知道，那鐵鍊是專門對付要犯的，用來穿過犯人的琵琶骨用的，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忙道：「且慢，張德標，你找錯人了！」

張德標道：「明人眼前，不說暗話！」

褟幻影嘿嘿的冷笑道：「張頭兒，在下是何等樣人，焉會有了金子，不遠走高飛，却還在大同府中，獨自徘徊之理？」

鐵刀張德標雙眉一揚，褟幻影忙又道：「說來你或者不信，我也正在追尋那批劫匪！」

張德標瞪視着褟幻影好半晌，才道：「不論如何，閣下總得跟我回衙門走一遭！」

褟幻影哈哈一笑道：「那不成問題，也不必各位哥兒動手，我去就是了！」

褟幻影竟然一口答應下來，那倒也令得張德標覺得驚訝，他一揮手，前面一條巷中的人，已退了開去，於是，張德標沉聲道：「請！」

褟幻影拍拍身上的衣服，向前走了出去，鐵刀張德標和那三個大漢，緊緊地靠着他，各自掣出了兵刃在手，全神貫注，唯恐那褟幻影突然又要什麼詭計。

但褟幻影却根本沒有打算和張德標他們動手，他明知這時若果動起手來，就算可以逃脫，那麼，這十萬兩黃金也算上他的頭上了，從此各州各府，繪圖通緝追捕他，到時，他那裏還有安寧的日子過！倒不如現在跟着張德標回去，將話說明，張德標自然會明白做這件案的是另有其人！

是以，褟幻影只是很平靜的跟着他們向前走，約莫兩盞茶時間，已來到一幢巨宅之前。

他一進門，就有兩個公差的迎上來，道：「頭兒，那位雲爺已經醒來了！」

鐵刀張德標急忙問道：「他可曾說過些什麼？他是傷在何人之手的？」

雲天祥是傷在什麼人手中的，那實在是一條極之重要的線索，鐵刀張德標這時已經料到劫銀號的歹徒，用的是什麼方法，那麼中途阻截雲天祥的人，自然是歹徒中的重要人物，是以他一聽到手下說雲天祥已經醒轉過來，他急急前往探視及查詢。

那兩個公差的搖着頭道：「他說，他獨自經過小巷，突然有人在背後偷襲，他根本不知來襲的是什麼人，就昏了過去。」

張德標一伙人，連褟幻影在內，已湧進了大堂中，只見雲天祥躺在一張榻子上，面色蒼白，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

雲天祥一看到湧進來的人，竟然有褟幻影在內，面上神色不禁微微一變。

褟幻影定眼望着雲天祥，似笑非笑，神情怪異，這時候，褟幻影的心中也是疑惑重重。

雲天祥竟然對公差說，他根本不知什麼人偷襲他，並將他打致重傷的是什麼人。

這種話，只騙得了鐵刀張德標，但是却沒法騙得過那個老奸巨猾的褟幻影，因爲褟幻影早已知道，雲天祥的武功極高，洪飛虎等一伙人之中，決計沒有人可以突襲成功的把雲天祥打傷，雲天祥一定知道他是傷在什麼人的手上，但是，他爲什麼仍要隱瞞眞相？不向公差們說個明白清楚？

褟幻影滿腹疑團，他還不明白其中是什麼道理，但是，他却感到雲天祥一定有蹺蹊！

張德標一直來到了榻前，道：「雲朋友，這件案子非同小可，上頭已發出期限，銀號是由閣下負責，失去了的黃金，如果追不回來，閣下從此也難在江湖上立足了。」

雲天祥撐着身子坐起來，道：「總捕頭說得是，我以後只好歸鄉務農了。」

張德標又道：「雲朋友，你眞的不會看清楚，向你下手的人是誰？」

雲天祥向褟幻影望了一眼，搖了搖頭。

張德標又道：「那位花公子，你是見過的，可認得出他是什麼人來？」

雲天祥又搖搖頭道：「我以前從未見過此人，不然，怎會被他所騙？」

張德標轉過頭，向褟幻影望來。

褟幻影聽得雲天祥那樣說，心中只覺得既好笑、又奇怪。當張德標向他望來時，他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因爲他再也想不到，雲天祥看來似是一派正人君子的模樣，，但說起謊來却如此逼眞！

張德標指着褟幻影道：「雲朋友，這位是你認識的，照你看來，他可與此案有關？」

雲天祥向褟幻影望來，眉心打結道：「這……」雲天祥只說了一個字，還沒向下說去，褟幻影突然之間，感到了一股寒意，感到自己此際的處境實在太不妙了。

褟幻影是個飽經世故的老賊，可是他想到那一點之際，他也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雲天祥是大福銀號請來的護院，聽說因爲他曾在山東道上，出手救了這個遇到强盜的大福銀號大同府的大財主，是以才被請來。

而他則是一個遠近知名的大盜，而且曾於去年行劫不遂而失手被擒！

在那樣情形之下，他講一句話也不及雲天祥說上一句話。

而且，褟幻影已經明白雲天祥已經對張德標說了一次謊，那麼，難免他不會再說第二次！

如果雲天祥第二次說的謊話，是說那個打傷他的人就是褟幻影，那麼，官府中人，自然更可以一口咬定了，大福銀號的黃金是他劫去的，人也是他殺的了！

褟幻影想到這裡，不禁又再打了一個冷顫！

他是老江湖，自然知道官府的花樣，大同府中發生了那樣大的案子，上頭限出破案的日期一定十分緊迫。公差的爲了交差，雖不至胡亂緝捕好人，但是抓到像他那樣的大盜去頂數，也不算是喪失天理了！

褟幻影的心中電光似的，閃過一個念頭，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當他心念電轉時，只聽得雲天祥在支吾，道：「這，這……」

褟幻影不等雲天祥的話出口，身形已陡地向上拔了起來。

幾乎是他身形拔起，鐵刀張德標便一聲陡喝，四五柄單刀鐵尺，已經向褟幻影下盤攻到。

褟幻影身在半空之中，只見他雙腿突然一曲，緊接着，但見靴影晃動，電光石火之間，他已連踢出四五脚，那四五脚都踢在向他下盤攻去的鐵尺之上，踢得那四五柄鐵尺，一起向外蕩了開去，「錚錚」兩聲撞在其餘的幾柄單刀之上，也一起的震了開去！

鐵刀張德標在一聲巨喝之後，七八名捕快，立時一起向他攻到，出手都極其迅速疾快，鐵尺、單刀，混在一起，而褟幻影身在半空，飛脚踢出，都全是踢向鐵尺，出招之快，認位之準，當眞是非同凡响，看得張德標也不禁喝了一聲采來，道：「好個盤絲脚功夫！」

而褟幻影就着雙脚踢着鐵尺之勢，身形已向上疾拔了起來。

他身形一拔起，手一探便握住了一條橫樑，緊接着，身子亦向上直蕩了起來，雙足「砰」地一聲，又已踢在屋頂上。

張德標急叫道：「他要走了！」

然而，張德標只來得及叫了一聲，瓦碎已如雨而下，褟幻影却脚上頭下，如同一條魚兒一樣，身子一挺，雙手在橫樑上一按，「颼」了一聲，已經自屋頂破洞之處，直穿了出去！

褟幻影一穿了屋頂，一個翻身，身形在瓦面上，如同一隻貓兒一樣，向下疾滑了下來。

那時候，只聽得呼喝喧嘩之聲，不斷地傳來，褟幻影身形貼着牆，向前疾掠而出，到了圍牆之前，身形再度拔起，又翻過了牆，身形一再起伏，不斷的向前掠去，一直到身後的人聲漸漸的靜了下來，他才停止了脚步，心中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知道，自己如不是剛才逃得快的話，那麼，只消雲天祥說出，是他押着十萬黃金出大福銀號時，就遇到了自己，動過了手等等，那麼自己就要吃不消了。

這時，褟幻影心裡自己慶幸，幸而洞悉先機，走得快些，否則……

這時候，褟幻影已感到，雲天祥不但武功在自己之上，而且他每一件事，似乎都走在他前頭，令到他只有狼狽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褟幻影想到這裡，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對他來說，自然是一件奇恥大辱之事，而如今，可以令他雪恥的，只有一綫機會，那就是他看出了雲天祥本身出了問題。

他飛快地轉着念頭：他在想，雲天祥這時，一定會以爲自己已沒命似的逃出了大同府去了，他甚至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趕走了一個眼中釘！

自己若是要對付他的話，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偏偏不走，留在大同府內。

他非但不走，而且還要犯險再上大福銀號，去察看他的動靜。

不論雲天祥有什麼行動，大福銀號遭劫，死了那麼多人，他總不能就此一聲不响的走了，無論如何，也得回到大福銀號去向東主交代一下的。

而對褟幻影而言，這時他雖然可以逃出大同府去，一路上，他有這能耐，去避開公差的追踪。但是，却說什麼也及不上反撲大福銀號來得安全。

因爲不論公差的如何精明，都想不到他有那麼大胆，會到大福銀號去！

褟幻影只是想了極短的時間，便已打定主意，他貼着墻向前掠了出去！

沒多久已掠到大福銀號門前，門前依然燈火通明，褟幻影身形閃動，奔到另一條巷子裡去，穿出了巷子，到了銀號的後院。

他身形拔起，突地掠進後院的圍牆，只聽得銀號前面，人聲鼎沸，褟幻影悄悄的向前走近，來到了一扇窗前，舐破了窗紙，向內望去。

只見房內坐着的都是公差捕快，一個國字口面，頗且威嚴的官老爺正和一個滿面怒容的大胖子對坐着，官老爺的面上，則掛着滿面尷尬的笑容，戰戰兢兢的。

那大胖子冷笑了半响，才道：「大人，連大福銀號都遭劫了，這大同府的吏治政績，嘿嘿，自然也說不上一個好字了！」

褟幻影認出那個官老爺正是大同府的知府老爺，只聽他諾諾連聲道：「嚴翁說得是，還望嚴翁多多包涵！下官已下令，限五天內破案。」

那大胖子自然是大同府數一數二的大財主大福銀號的東主了，也唯有他這樣的大財主，才能不將那知府大人放在眼內。

只聽得他從鼻孔中發出哼的一聲冷笑來。

那大胖子道：「五天之內，若捉不到那大盜，找不回那十萬兩黃金，那麼，這件事雖不會直達天庭，朝中的承相大人想必會知道的，到時，大人頭上這頂烏紗，嘿嘿，嘿嘿……」

在那大胖子的連聲冷嘿中，褟幻影見那知府大人頻頻抹着汗，道：「下官知道了，下官定當盡力，請嚴翁將此事壓一壓，不必驚動承相！」

那大胖子大剌剌道：「那也得看這五天之內進展情形而定……」

知府連忙一疊聲地說着：「是！」，站了起來道：「下官告辭了！」

聽那胖子剛才的口氣，朝中的承相都是他的摯交，自然更不將那個大同知府放在眼中，只見他竟連站也站不起來，只是冷冷的說了一聲：「不送了！」便作罷。

大同知府老爺着幾個公差走了出去，不一會，就聽到外面一疊連聲地响道：「雲爺來了！」

那大胖子道：「快請……」

只見兩個人扶着雲天祥，走了進來。

雲天祥仍然是滿身傷痕，紮着白布，血漬還隱隱從白布中滲了出來，雲天祥一走進來，見到了大胖子道：「東家，雲某有負重托，着實慚愧！」

大胖子却嘆了一聲，道：「雲爺，聽說你在半途中，就被截擊，那可怪不得你！」

雲天祥道：「多謝嚴爺不追究，但雲某自此以後，再也無臉目在大同府居留，就此告辭。」

大胖子道：「雲爺，何必急在一時，你重傷未癒，傷勢好了再說。」

雲天祥却搖搖頭道：「嚴翁，雲某必當盡力去追趕劫匪，多留一刻，便如坐針毡，無片刻安寧。」

大胖子嘆了一聲，道：「雲爺別那麼說，半年前，若不是你雲爺仗義出手，我已經被白龍溝那羣盜匪所擄，雲爺又何必如此見外！」

雲天祥嘆了一聲，搖着頭，像是不勝欷歔似的！

褟幻影匿於在窗外，聽到了「白龍溝」三個字，心中不禁陡然一動！

雲天祥就任大福銀號的護院，已歷半年，褟幻影也曾千方百計去打聽雲天祥這個人的來龍去脈，但是却不得要領，只知道他是大福銀號東主自山東道上帶回來的，聽說他曾在山東道上救這個大財主而已。

直到現在才聽到「白龍溝」三個字，褟幻影的心中才倏地一亮！

褟幻影是個獨行大盜，對於綠林中的著名人物，他自然知之甚詳，他知道在山東白龍溝的寨主正是姓雲的，在那剎那間，褟幻影緊緊的皺着眉，心念電轉。

褟幻影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已經明白了，而且全然明白了。

大福銀號東主在山東道上遇劫，雲天祥出手相救，這一切，全是雲天祥一個人弄出來的把戲，他藉此而獲得東家的信任邀來大同府大福銀號作護院，他，雲天祥就是近兩年來於黑道迅速崛起而又行踪詭秘的白龍溝的寨主了！

褟幻影一想通了這一點之際，他幾乎高興得要高聲大叫起來！

雲天祥放着白龍溝寨主不做，却到大同府大福銀號作一個護院，雖說大福銀號用重金請來的各方高手也不少，亦以他爲首，但那裡及得上一個寨主，雲天祥爲的是什麼？自然是大福銀號中的金銀！

如今，他在大福銀號出了事，立時嚷着要走，那應該是他已得了手。

然而，金子卻是給洪飛虎、白菊花一伙人劫走的，褟幻影的心中還是解不開這個謎。

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仍然是仔細的去聽他們的對話。只聽得那大胖子嘆了一聲道：「雲爺，若是決意要走，嚴某這裡有些少盤川相贈。」

雲天祥搖搖手道：「不敢當得很，只求賜馬一匹，待雲某可以趕路，於願足矣！」

大胖子像是十分捨不得雲天祥就此離去，當下無可奈何的道：「備一匹好馬，雲爺帶傷上路，必須揀一匹一等一的好馬！」

大胖子吩咐下來，立即有人答應，不一會，雲天祥便站了起來，向外走去。

褟幻影身形拔起，上了圍墻，居高臨下望去，只見雲天祥在院子中上了馬，伏在馬背上，那馬兒便向外大踏步的走去。

褟幻影翻下了圍墻，靜悄悄的跟在雲天祥的身後。

大街小巷之中，仍有不少公差穿插來往，但是一看雲天祥就讓了開來，因爲人人都認識他是大福銀號的護院，是剛才受了傷的，誰也不會去注意他，這都給褟幻影佔了便宜，不致被人發現。

褟幻影一直跟在雲天祥後面，他輕功了得，竄高伏低，只見雲天祥一直向西而去，就快到西山附近時，才轉進一條巷子之中。

褟幻影背靠着墻，站在巷口，饒他一生闖盪江湖，但這時候，也不禁心頭怦怦的亂跳！

褟幻影心頭亂跳，決不是害怕他此時此地會被公差發現，也不是奔進小巷中的雲天祥有什麼驚人的舉動，而是他一路跟踪下來，憑他的機智，憑他做案的經驗，他已經可以猜想得到一些事實的眞相！

而從他的想像中看來，就連他褟幻影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獨行大盜，心頭也不禁一跳。

單是想到這一點，倒也不必心跳，他心跳的眞正原因，是因爲這時雲天祥顯然未曾發現他的跟踪！

雲天祥未發現他的跟踪，暫時來說，就是他佔了上風，但是，雲天祥是個如此精靈的人物，褟幻影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遇到過如此强勁的對手，那却使他的心情變得更爲緊張！

他看着雲天祥到了那巷子的盡頭，下了馬。

雲天祥是眞的受了傷，因爲他一下馬，身子便向前一仆，「砰」的一聲，撞在門口，接着，他伸手拉住了門上的銅環，才勉强的站了起來。

當他靠着一邊門在喘氣時，另一半門，已經打開了一道縫來。

褟幻影屛住了氣息，他看到自打開的門縫中伸出一隻手來。

那是一隻女人的手，雪白豐潤，腕上戴着金鐲兒，尖尖的指甲上，是塗滿了殷紅的鳳仙花什。

那女人的手才一伸出來，雲天祥便握住了它，接着，雲天祥身形一轉，將那扇門撞開了些，閃身進了門內。

而他一進門，「砰」地一聲，那扇門又關上了。褟幻影仍然是看不到那個女人的模樣。

然而，褟幻影不必看到，他已可想而知的了，那個女人不是洪大娘就是白夫人。

褟幻影的臉上不由自主的泛出了一絲苦笑來了。他在想，自己也算是一個闖盪江湖的人，可是比起人家來，却實在差得太遠了。

他一面苦笑着，一面身略矮，「颼」的一聲，便已掠進了那巷子，到了那間房子的門口，將耳貼在門上，聽着裡面的動靜。

他只聽到白夫人發出一聲驚叫聲，道：「姐姐，這人……這人不是雲天祥麼？妳將他扶進來作甚？」

洪娘子却笑着，從她的笑聲中，可以聽出她的心情十分得意，她道：「妹子，我和妳說過，有人要來和我會面，就是他了！」

這時候，褟幻影只聽得到白夫人和洪娘子的聲音，但却看不到她們的神情。

而這時候，白夫人之神情驟變，也當眞的難以形容，她瞪大了眼睛，望看雲天祥又望着洪娘子，她心中只感到滑稽，實在很想笑，可是那時却又感到有一陣陣的恐懼感襲上她的心頭，令得她不由自主打着個冷顫，笑不出來了。

而洪娘子却攙扶着雲天祥，向內走了進去，當他們在白夫人身邊走過的時候，白夫人仍然是呆若木鷄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只聽得雲天祥沉聲道：「他們的人全都解決了麼？」

洪娘子笑道：「要解決他們，還不容易，三言兩語，就可以令他們自相殘殺了！」

白夫人聽到這裡，身子陡然一震，像是從一場惡夢之中醒了過來一樣，陡然轉過身來。

她看到雲天祥的身子，幾乎全靠在洪娘子的身上，而洪娘子也把他當作是最親的親人那樣扶着他。

白夫人在刹那間，她什麼都明白了！

她知道，半年前的那天晚上，她看到洪娘子的房中，有一條黑影掠了出去，那絕不是她自己眼花，那條人影就是眼前的雲天祥！

而洪娘子向洪飛虎提出要去打劫大同府大福銀號時，洪飛虎開始時也不答應，後來始終拗不過洪娘子，這才四出約人來相助。

當時，洪飛虎四出邀約黑道高手相助之際，他們四個早已相約好了，待搶劫成功，金子得手後，立時將邀請前來的黑道高手全部殺死，金子便由他們四人均分。

在還未行事之前，白夫人每想到那些黑道高手，全然不知死之將至，還一心以爲每人可以分上數萬兩金子，遠走高飛，她心中總是覺得好笑。

但是，現在想起這件事來，却是一點好笑的感覺也沒有了！

因爲整件事中，她以爲只是那些黑道高手被蒙在鼓裡，可是事實上，洪飛虎和白菊花兩人也被蒙在鼓裡，就算她不立心叫白菊花去殺洪飛虎，在她姐姐洪娘子挑撥之下，洪飛虎和白菊花兩人也是有死無生。

當白夫人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心頭的寒意越來越甚，因爲她也是被蒙在鼓裡中的一個，而且她還在羣芳院附近的小巷中去引誘雲天祥，將雲天祥打成重傷了，現在，洪娘子和雲天祥會合了，他們的眞面目顯露了，他們會怎麼樣來對付她？

白夫人一想到這裡，身子不由自主的發起抖來！

在那一刹間，她眞想轉過身，立即掠過圍墻，向外逃了出來。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只要一逃出去，就算洪娘子不去追她，她一定會落入公差手中。

她呆立着，雙足像是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能動。

洪娘子扶着雲天祥已快要走進大堂去時，洪娘子才回過頭來，道：「妹妹，妳快進來啊！站在這裡發呆，却是作甚？」

白夫人苦笑一下，聲音苦澀的道：「姐姐！」

洪娘子道：「妹子，妳是聰明人，我想妳也明白了，我們是姐妹，妳還怕什麼？」

白夫人挪動脚尖，慢慢向前走去之際，她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也不知轉過了多少念頭。

洪娘子仍然是一直向前走，白夫人跟在她們後面，來到了西院之中。

洪娘子進了房間中，扶着雲天祥在一張榻上躺了下來，察看雲天祥的傷勢，轉過頭來，道：「妹妹，妳下手也太狠了！」

白夫人在那時候，眞是哭笑不得，她只好分辯道：「姐姐，那時我又不知道……不知道他也是……這是妳說的，將他打傷了，我們好去大福銀號中行事！」

雲天祥的一雙眼一直停留在白夫人的俏臉上，道：「沒什麼，正要傷得重才好，那時，我們就可以出城去了。」

洪娘子却是一臉痛楚的神色，道：「哼！賤骨頭，傷成這樣還說是好！」

雲天祥笑了起來道：「爲了十萬兩黃金，和一個美人兒，就算再傷重一些，又怕什麼？」

當雲天祥說到「和一個美人兒」之際，雙眼却是望着白夫人，目光十分異樣。

白夫人的星眸和雲天祥那種異樣的目光一接觸，心頭登時怦然亂跳，她立即低下了頭，一時之間，更是心亂如蔴。

洪娘子已取出了傷藥，在雲天祥全身的傷口敷着傷藥。白夫人一面心跳加速，一面却又偷偷抬頭向雲天祥。

雲天祥帶着似笑非笑的神情，雙眼仍然是緊盯着她，白夫人的雙頰上，不禁泛起了一陣熱辣辣的感覺，她不禁想起在小巷中的情景起來。

在小巷中，她曾風情萬種的向雲天祥引誘。其後，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向雲天祥下毒手。

然而，現在她才知道「出其不意」只是她個人認爲是如此，但事實上，當她的嬌軀向雲天祥靠近之際，雲天祥是早已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了！

但是，當白夫人在這時候想起了在小巷中的情景之際，她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她引誘雲天祥的時候，雲天祥是眞的着了迷。

她清清楚楚地記得雲天祥當時的神情，她是頗解風情的女人，她自然了解到，若不是一個男人對女人着了迷，是絕不會有那種神情的。

白夫人又是低下了頭，洪娘子轉過頭來道：「妹子，妳別呆站着，去打點水來吧！」

這時候，她的心更亂，因爲她即使是轉身向外走去，雖然是背對着雲天祥，但是她仍然可以感到雲天祥的目光，仍然盯在她身上。

洪娘子將傷藥小心的塗在雲天祥的傷口上，在她的臉上，一直掛着甜蜜的笑容。

雲天祥輕輕的扭着她的臉頰道：「我們在一起，妳妹妹怎麼樣？」

洪娘子隨口道：「任由她吧，她又不是小孩子。」

雲天祥笑道：「她一個女人家，獨自在江湖亂闖，不太好吧。」

洪娘子呆了一呆，伸出手指向雲天祥的額角上重重的戳了一下，道，「你在想些什麼？」

雲天祥却皺着眉，叫起疼來，洪娘子立即拉過墊子，放在他的背上。

這時，白夫人已端着一盆熱水走了進來，洪娘子用熱水替雲天祥洗着臉，然後才轉過頭來，道：「妹子，妳可知雲天祥是什麼人？」

白夫人道：「他不是大福銀號的護院嗎？」

洪娘子格格的笑了起來，道：「妹子，只怕妳再也想不到，他是山東白龍溝的雲寨主！」

白夫人吃了一驚，殷紅的唇，張成一個圓圈，洪娘子又道：「半年前，嚴百萬在山東道上，雲大哥得知，特地命白龍溝弟兄的人去截劫他，而雲大哥則扮成游俠，將白龍溝的弟兄打退，這才被嚴百萬聘來大同府大福銀號來當護院的。」

白夫人緩緩的吸了口氣道：「如此說來，要劫大福銀號是你們早已定下的計劃？」

洪娘子道：「那自然全是雲大哥的妙計！」

白夫人又向雲天祥望了一眼，當她遇到了雲天祥的目光時，她心頭又是一陣劇跳，道：「姐姐，可是我有一點不明白，既然如此，那妳爲什麼叫我在小巷中打傷了……雲寨主？」

洪娘子笑道：「妹妹，妳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雲大哥若不是受了傷，我們動手，他難道在一旁袖手旁觀嗎？他若不受傷，我們一動手之後，他如何可以脫身，現在人人均知雲大哥身受重傷，無須再在大同府逗留，他要離開大同府，可就順理成章，而公差們亦知道此事，那十萬兩黃金也可以安然運出城府去了！」

白夫人失聲道：「好計！」

雲天祥望着白夫人道：「妹妹，計是好計，只是妳傷得我如此之重，妳打算如何賠償？」

白夫人媚笑道：「我只有一個人，你要麼？」

雲天祥邪笑道：「將妳賠償給我？」

洪娘子面有怒色道：「你在胡思亂想些什麼？須待我死了，否則別想歪了！」

雲天祥笑了起來，道：「話何必說得這麼絕！連轉圜的餘地也沒有？」

洪娘子益發怒道：「自然沒有！」

雲天祥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那麼，實在太可惜了，唉！」

洪娘子怔了一怔道：「你說什麼？」

雲天祥又笑了起來道：「既是沒有轉圜的餘地，那麼，妳便要非死不可啊！」

雲天祥那個「啊」字才出口，手腕已然翻起，別看他傷重才癒，出手之快，却是無與倫比，一直躲在墻頭之上偷窺的褟幻影，他是武功何等高强的人，在一刹那間，他只看到精光一閃，但却看不到雲天祥是怎樣出手的。

而就在刹那間，只聽得洪娘子發出一聲異樣悶哼，身子便向後疾退開去。

她一隻手已握住了劍柄，劍已出鞘一半，但是她另一隻手，却已捂住了胸口，鮮血自她的指縫中一滴一滴的淌下來！

她向後連退三步，退到了一條大柱之前，雙眼睜得老大，瞪着雲天祥。

白夫人一面搖着頭，一面笑道：「姐姐，別怪雲大哥，男人嘛，總是貪新忘舊的！」

洪娘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聽到了她妹妹的那句話，白夫人的話才出口，洪娘子的身子一側，已「砰」地一聲跌倒在地上，捂住胸口的手也鬆了開來，鮮血自她的心口泉湧而出。

從她的神情看來，她至死也不相信自已會被殺，而且是死在雲天祥劍下。

雲天祥緩緩的抬起頭來，望着白夫人道：「白龍溝可是個好地方！」

白夫人媚笑道：「就算不是好地方，

我也去定了!」

他們兩人慢慢的走近，雲天祥握住了白夫人的手臂，白夫人投進了雲天祥的懷抱中。

在墻頭上的褟幻影，看到了那樣的情形，暗嘆了一口氣。

* * *

褟幻影一直的伏在墻頭，他匿藏的地方十分隱蔽，雲天祥與白夫人進出了好幾次，都沒有發現他。

他看到白夫人裝扮成一個車伕離去，雲天祥則將一箱箱的黃金搬到院子中。

他又看到白夫人駕着一輛由四頭驢子拖着的驢車，駛進院中來，他們兩人全力將一箱箱的黃金搬到車上去。之後，雲天祥進入車廂內，白夫人則駕着驢車向外駛了出去。

於是，褟幻影立即滑下墻頭來，在驢車駛過他身邊之際，他飛身跳到車後，抓住車後的橫木，然後，身子又是向下一滑，整個人便進了車底。

在車底，他雙脚撐住橫木，雙手抓住車底，他看着車輪的滾動，車聲震耳欲聾，十萬兩黃金，全部都在這驢車之上。

驢車向前駛着，半個時辰之後，已來到了東門，進出的車輛全都要經過檢查過，鐵刀張德標一看到了驢車，便帶着幾個捕快迎了上去。

在張德標來到驢車之前，雲天祥推開了車門，道：「張總捕頭，什麼事?」

張德標「噢」了一聲，道：「雲爺，是你，你眞的要走了麼?」

雲天祥苦笑道：「張總捕頭，你想想，我在大同府栽得如此之慘，怎能不走?」

張德標嘆了一聲，雲天祥又道：「總捕頭可是在搜查來往車輛，怕有人將黃金偷運出去麼?」

張德標道：「是啊!但至今仍未有所獲。」

雲天祥道：「我趕着渡河，張捕頭可否先派人來查查我的車子?」

張德標苦笑道：「雲爺說笑了，雲爺請先行!」

張德標當捕頭也不是短日子的了，但是他再精明，却也决計想不到雲天祥就是整個劫案中的主持人，被劫去的黃金就全在他的車子上。

雲天祥又嘆了一聲，抬頭向車上扮成車伕的白夫人道：「快趕路吧!」

白夫人揮鞭下去，「啪」的一聲，驢車越過了其他車輛，慢慢的向前駛了出去。

褟幻影緊貼在車底，可以看到一列列捕快腰際的單刀刀尖，正閃閃生光。

他心中暗嘆了一聲，這是他唯一值得安慰的事，雲天祥絕對料不到他正匿在他的車底內。

雲天祥一定以爲他在逃命，在大同府東閃西避，或者已遠離大同府。

而他，却就在雲天祥的車底下，褟幻影一想到這一點，不禁好笑起來。

車子不停的向前駛着，車輪和驢子踢起的塵土，弄得褟幻影滿面塵埃，褟幻影强忍着，車子離開大同府已越來越遠了。

褟幻影雖然躲在車廂底下，但是他也知道，天色已漸漸昏暗，那是夕陽已經西斜了。

褟幻影感到車子突然顚簸起來，他看到很多亂石，車子正在駛向一個山崗上。

褟幻影自然知道，那是白虎崗，他聽得雲天祥的聲音道：「上了山崗，我們可以歇一歇了。」

白夫人嬌聲的答應着，車子慢慢爬上山崗，雲天祥自車廂跳了下來，那時，褟幻影緩緩自他腰帶之中抽出一把軟劍來。

他那柄軟劍又細又長，他雙足一鬆，身子已落了下來，才一落下，他捏着劍尖的手指，便鬆了一鬆，只聽得「錚」地一聲響，軟劍已向外彈了出去，正刺在雲天祥的左腿上。

雲天祥「蹬」地的向後退出了一步，褟幻影手在地上一按，身子已經從車底穿出，哈哈一笑道：「雲兄，好啊!」

雲天祥左腿之上鮮血涔涔，他站立着望着褟幻影，面上的神情古怪之極。

而褟幻影才一穿出，手臂一沉，軟劍閃起一片精光，又向雲天祥當胸刺去。

雲天祥身子一則，又避了開去，喝道：「你，你是從那裡來的?」

褟幻影却答非所問，道：「薑是老的辣啊，雲兄!」

雲天祥的面色難看到極，在車座上的白夫人却已悄沒聲息地拔出短劍，夕陽映着短劍，發出奪目的光芒來。褟幻影背對着白夫人，自然看不到，但雲天祥看到了，心中却是一動!

他立時哈哈一笑，道：「褟朋友果然了得，佩服佩服，此處離大同府不遠，我們何必在此相爭，不如……」

他一句未講完，白夫人挺着短劍，已然在車座上疾掠而下!

而雲天祥亦同時身形陡地一矮，手抖處，長劍已向前刺出，剎那之間褟幻影已然腹背受敵。

可是褟幻影早已料到了這一點，他看到雲天祥忽然改變了口氣，滿面堆笑，已知道他必有陰謀的了，乘人不備，突使暗襲，這本是褟幻影的拿手好戲，他又豈會上人家的當，白夫人和雲天祥兩人才一攻出，褟幻影便一聲怪嘯，身形已疾拔而起。

白夫人自車座之上疾翻了下來，連人帶劍一起撲出，來勢極其急疾，而褟幻影就在那一剎那間，向上疾掠，白夫人手中的短劍，精光閃閃，一劍走空，褟幻影的身形在半空之中，陡然翻了一翻，却已翻到了她的背後，而那時候，白夫人的身子還在半空中。

在那一剎間，白夫人也知道不妙了，她面色陡地一變，只聽得雲天祥急叫道：「快落地!」

雲天祥的武功極高，若不是他重傷未癒，他在那樣情形之下，一定也可以立即身形拔起，在半空中擋住褟幻影的。

然而，他在小巷中所受的傷却是十分沉重，這時，要想躍到半空之中，却是力有不逮之感，但是他見識究竟高人一等，他一看到褟幻影翻到白夫人的背後，就知道白夫人唯一避開的方法就是立刻落地，可是，白夫人却想不到這一點。

白夫人感到頭頂上一股勁風掠過，人影一閃，眼前的褟幻影已然不見了，心中陡然一驚，竟在半空之中硬生生地一扭，轉過身來。

白夫人才一轉身，手中短劍便向前疾刺而去。

可是，當她轉身出劍之際，褟幻影身在半空之中，早已長劍抖動，也一劍刺出，兩人發劍的時間，雖然是不相上下，但在那種情形之下，却是長兵刃佔了便宜，只見劍光閃動，「噗」地聲響。

那時候，雲天祥其實看不清那「噗」地一聲，究竟是誰的劍刺進誰的身體中，但是，雲天祥已經知道，白夫人是萬無倖理的了。

是以，他閉上眼睛，暗裏替她難過不已。

緊接着，他便聽到白夫人發出尖叫聲來，雲天祥倏地睜開眼睛來，只見白夫人和褟幻影兩人的身子，已一起落了下來。

褟幻影手中的長劍，恰好刺進白夫人的胸口，而白夫人的手臂，離褟幻影的胸口却還有尺許!

褟幻影飛起一脚，踢在白夫人的腹際，「砰」地一聲，將白夫人的身子踢得向雲天祥直飛過來，他哈哈大笑道：「雲寨主，這是你的新壓寨夫人，還不趕快扶住她?」

當白夫人中劍、發出一聲尖叫之後，她早已氣絕了，這時，她的屍身向雲天祥飛了過來，雲天祥的心中實在非常的難過。

雲天祥與洪娘子早有勾搭，但是他對白夫人却也非常傾慕，而且他正想要帶着白夫人回白龍溝共享那十萬兩黃金之際，白夫人却已慘遭意外，叫他如何不難過?

剎那之間，他面色鐵青，任由白夫人的屍身，「砰」地一聲響，跌倒在他身邊。

他握住了長劍的手，也不由自主在微微的發抖，以致手中的長劍，發出了一陣微微的「嗡嗡」聲來。

褟幻影的長劍上滿是鮮血，血順着他的劍尖一滴一滴的淌了下來，他手握長劍一步一步的向前逼了過來，臉上掛着極其陰森的微笑，道：「雲寨主，我看現在你也只好認命了吧!」

雲天祥凝立不動，只是劍尖斜斜的向前伸了出去。

褟幻影來到了離雲天祥身前五尺處站定，他也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如雲天祥，但這時他却胸有成竹，因爲他知道雲天祥傷重未癒。

雲天祥仍然站立不動，褟幻影略一動，「刷」的一劍刺出，已然攻到。

雲天祥身子一側，他剛才凝立不動，但是褟幻影才一出劍，他的行動快得出奇，身形一側，便向前直衝了過去。

他不向外閃，却向前衝了過來，這一下，却大出褟幻影的意料之外。

褟幻影急忙也一側身，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雙劍相交。

雲天祥的劍快疾無比，劍才相交，劍尖已削向褟幻影的手腕來。

褟幻影身子一矮，橫劍反劈，擋開了雲天祥的一劍，雲天祥「蹬」地又跨前了一步，左掌已趁機反拍而出，那一掌來勢詭異之極，褟幻影做夢也想不到他在身受重傷之後，雲天祥右手使劍，左手還可以出掌，一個閃避不及，「砰」地一聲響，已被雲天祥一掌擊中肩頭。

那一掌的力道還着實不輕，打得褟幻影的身形一個踉蹌向後跌出了一大步。

雲天祥得理不饒人，一聲長嘯，長劍霍霍又已攻到，褟幻影就勢向後仰，一面打滾着一面長劍「颼颼」不絕的發招，將雲天祥逼退。

雲天祥的幾處傷口，這時已隱隱有血絲滲了出來。

褟幻影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看到那樣的情景，是以他心中一定，那一劍的去勢更是又快又準!

就在劍尖快要刺到之時，雲天祥在那剎間身子突然向後一仰。

那一仰之勢，也是妙到了極點，堪堪避過了褟幻影的那一劍。

當雲天祥的身子向後仰之際，他的雙足仍然站在地上，而身子齊膝蓋處，向下彎着，像是一座橋一樣，那是極上乘的「鐵板橋」功夫。

褟幻影一看到這樣的情形，立時身形一縱，雙足直向雲天祥的雙膝直踏下去!

在那樣情形之下，雲天祥的雙膝如被踏中，就非要折斷不可!

但雲天祥就在這時，左手在地上一按，雙足却向前踢了出來。

剎那之間，只聽得「啪啪」兩聲響，兩人的兩雙脚，都踢在對方的脚上。

這兩脚，兩人都用力踢出，褟幻影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後側翻了出去，而雲天祥也悶哼了一聲，身子向外連滾了七八下。

褟幻影落地之後，雙脚仍然感覺隱隱作痛，但是，他又立時挺劍撲了上去。

雲天祥以劍拄地，身形一挺，站了起來，兩人的長劍再度相交，雲天祥身形晃了一晃，迅速地向後退了出去，退到了驢車旁邊。

褟幻影桀桀怪笑，道：「雲寨主，我看你不濟事了，你還不捨得那十萬兩黃金麼?」

雲天祥眞的有點支持不住了!

他那種閒氣定的樣子也消失了，只見他咬牙切齒，面上的肌肉在不斷地抽搐，口中也隱隱有鮮血流出，在和褟幻影動手之後，褟幻影中了他一掌，還是佔着上風的。

但是，他新傷舊患集於一身，他退到了驢車旁邊上，倚着車廂不住的喘氣，褟幻影怪笑着，向他漸漸的逼上來。

雲天祥面色越來越難看，等到禤幻影來到了離他近前之際，他才猛地向前撲出，禤幻影早已看出雲天祥支持不住了，是以並不還擊，只是在雲天祥向前撲來之際，身形突然一側。

禤幻影打定主意，只要雲天祥一個收勢不住，向前衝出去的話，那麼他只要一側身，便已在雲天祥身後，那時便可以從容取勝了。

却不料禤幻影才一側身，雲天祥看來是以極其迅急的勢子向前衝來的身形，却硬生生收住勢子！

就在雲天祥身形突然一停，禤幻影陡地一驚之間，雲天祥的長劍又已刺到，「噗」的一聲，直刺進禤幻影的右脅之下！

禤幻影一聲怪吼，身子立時倒退。

幸好他退得快，是以雲天祥那一劍只不過刺進了一寸多些，雲天祥立時收劍，禤幻影的左脅之下也立時血如泉湧而出！

但是，雲天祥的身子却搖晃不定，禤幻影雖然是受了傷，但一見這等情形，如何肯放過這等機會，於是立即抖動長劍，抖出好幾朵劍花來。

這一劍，劍勢美妙，雲天祥在刹那間，竟分不出禤幻影的一劍究竟想刺向自己的甚麼地方！

他連忙向後退去，可是急切之間，他却又忘了自己身在驢車之前！

他才向後退去，「砰」的一聲，背後就撞在車廂上，他後退之勢極急，那一撞的力道也是大得出奇，車廂上的一根橫木，又恰巧撞在他背心之上，令到他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而就在那時，禤幻影一劍也已經刺進他的心口！

那一陣的致命劇痛，反倒令他清醒過來，他在地上掙扎了一下。

但是，他那一掙根本無法掙得動分毫，因爲禤幻影的一劍，已穿過了他的身子，劍尖已釘在車廂之上了。

雲天祥一聲怪叫，反手一劍，向拉車的驢子刺去，他一劍刺中驢子，劍向上一提，還想將驢繩削斷，但是劍勢已衰，却也將韁繩削斷一半，拉車的驢子被雲天祥一劍刺中，立時向前奔了出去。禤幻影一見，也來不及拔劍出來，飛身拔起身形，便到了車座之上，那時，雲天祥已死去了，但是他的身子，却還被釘在車廂之上，車子向前馳去，看來，雲天祥像是背貼着車廂之上的人，詭異之極。

禤幻影躍上了車，立即拉住了韁繩，可是此際，車子正在衝向山崗下去。

地勢陡斜，驢子負痛狂奔，去勢又急又疾，一時之間，禤幻影拉得又急，忽然「啪」的一聲，韁繩斷裂，驢子去勢更急。

刹那之間，又聽得「砰」的一聲巨響，車輪撞在一塊大石上，整個車輪向外飛了出去，車身突然倒了下來，禤幻影的身子也從車上跌了下來。禤幻影才一跌下，身子便在半空之中彈了一彈。

本來他雖然受了傷，但是以他的武功而論，他還可以穩穩的落地。

然而，就在他雙脚快要落地的時候，整輛車子却一起翻側，車廂向他猛撞過來。

禤幻影身形還未站穩，便已被車廂撞中，那一撞，撞得他眼前發黑，喉頭發甜，身子被撞出了丈許，跌在地上。

那一交跌得極重，禤幻影連忙眞氣運轉，他緊閉雙目運功調息。

而這裡，離大同城府不遠，難保沒有來往行人，看到倒在一旁的車子，和跌翻了滿崗的箱子。

有幾隻箱子在跌出車廂時，撞在大石上，箱子已經被撞開來，一錠錠的黃金元寶正散在崗子上，映着夕陽，發出耀目光芒，引人垂涎。

任何人看到那樣情形，都會立即想到大同府大福銀號遇劫的事！

而在那樣情形之下，如果身受重傷的話，那就眞是窩囊透了的事。

過了好一會他才喘着氣，以劍拄地，慢慢地站了起來。

這時，太陽已越來越偏西了，當他站起來之後，他的身形映在山崗上，又瘦又長，看來十分詭異，他望着傾側的車子，望着那兩頭被壓傷的驢子，他思索着如何才能將那十萬兩黃金帶走。

可是，就算他是出了名的老賊，在那情形之下他却也想不出可行的辦法來。

他的心中越來越焦急了，眼看那麼多的黃金已經到了手，但是却沒有法子將它帶走，那實在是焦急得令人難以抵受的事。

他雙拳一緊握，突然之間一口鮮血忽然湧了上來，「哇」的一聲疾噴而出，而他的身子陡地一側，「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他伏在地上不住的喘氣，而在他眼前的亂石，像是不斷的在他眼前飛舞一樣。

禤幻影艱辛的嘗試撐着身子站起來，終於還是倒了下來。在他身子倒下來之時，他半邊臉貼在崗地上，也就在那時，他突然聽到一陣急速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

禤幻影的心中陡然一驚，那馬蹄聲來得如此急速，至少有十幾匹健馬之多。

而且，如是尋常百姓商人、途人，也決計不會將馬兒趕得如此之急，禤幻影陡地一挺身，勉力站了起來。

而那十來匹馬來勢很快，禤幻影一躍起，馬兒捲起的塵頭，已可以看到了。

接着，有三、五匹馬，已然竄了上崗，在塵土飛揚中，還看不清騎在馬上的是甚麼人，但却已聽到有人大聲叫道：「雲爺，雲爺！」

那正是大同府總捕頭鐵刀張德標的聲音。

一聽到了張德標的聲音，禤幻影身子突然覺得一軟，「咕咚」一聲，便栽倒在地上。

然而，他却知道那是他自己的生死關頭了，所以他才一跌倒，劍尖在一塊石上用力一撐，又立時將身子挺直起

來。

也就在這時，那十餘匹馬已一起湧到，有人叫道：「頭兒，雲爺已出了事！」

隨着那一句話，又立時有好幾個人齊聲道：「看！那是禤幻影，獨行大盜禤幻影！」

禤幻影勉強用力向前竄去，他居然也穿出六、七尺，然後，他又「砰」地跌在地上，他想借着跌倒的勢子，骨碌碌地滾下山崗去的。

然而，他沒有滾出多遠，在他的身邊，人影颼颼的掠過，好幾個人自馬背之上飛身而起，將他的去路擋住了。

在那片刻間，只聽得所有的人發出驚叫之聲，道：「看，那麼多的金子，大福銀號被劫的黃金十萬兩，全在這裡了！」

禤幻影無法再向前滾出去，他只好站了起來，喘着氣，他才一站起，鐵刀張德標已經來到他身前。哈哈笑道：「禤幻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

禤幻影一面喘着氣，一面道：「張哥兒，你別弄錯，劫大福銀號的不是我！」

鐵刀張德標和他的手下捕快都一起大笑起來，禤幻影一咬牙，「颼」的一聲刺出一劍，張德標早已看出禤幻影口角帶血，身受重傷，是以也不還手，只是略一側身，禤幻影收勢不住，身子已仆倒在地上。

他一撲倒地上，兩個捕頭疾步上前，兩柄鐵尺已一齊擊下，正擊在禤幻影的小腿上，只聽得「卜卜」兩聲，小腿骨已折斷。

禤幻影小腿骨被鐵尺打斷，自知此番必是凶多吉少，遂奮力作最後一擊，長劍遞出，一招「黃河落日」幻起萬道光芒，直指向那兩個使鐵尺的捕頭，竟欲一個夠本，兩個夠利，但重傷之下，禤幻影已是強弩之末，且已力不從心，給鐵尺一撩，長劍便立即脫手，飛入夜空之中，哼一聲，身子隨即挺直的躺在地上。

鐵刀張德標抬起一腿，踏住禤幻影的背心，早已有捕快抖起一條鐵鍊，狠狠的鞭打在禤幻影的身上，禤幻影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隨着那一下慘叫聲，禤幻影又急道：「不是我，劫大福銀號的不是我！」

劫大福銀號的倒眞的不是禤幻影，但是，如今這種情形之下，誰還會信他的話，張德標重重的一脚踏了禤幻影一下，喝道：「將他拖走！」

三、四個捕快拖着禤幻影便走，禤幻影仍然不斷的叫道：「不是我劫的，不是我劫的！」

他的叫聲異常慘厲，令得投向林中的歸鳥一起振翅飛了起來。

鐵刀張德標來到雲天祥的屍體旁，呆呆地站着，嘆了一聲，道：「雲爺，你東主嚴百萬，待你蠻不錯，知道你決意要離開大同府，還着我快馬追來，送三百兩盤川給你，現在，你已到陰司路上去了，自然是用不着了！」

雲天祥雖然是死了，但是他的眼睛仍是睜得老大，張德標俯下身來，替他合上眼皮，轉過頭來道：「陳勝，你快馬加鞭回城中去，告知弟兄，趕到這裡來，失去的黃金，全都在這裡！」

一名捕快應聲上馬疾飛而去，總捕頭張德標在山崗上緩緩的踱着步，夕陽越向西沉，天際的紅霞便越是光耀奪目，映着山崗上的金元寶，也就更使人睜不開眼來，禤幻影仍一直在叫道：「劫銀號的不是我……」

他被綁至法場斬首時，也是這樣的叫着。

法場外看熱鬧的人，人人都聽到禤幻影的叫聲，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會相信禤幻影的話。

太陽高高掛在天空上，它似乎知道一切，但這是一齣命運的悲劇，還是一齣命運的喜劇？

太陽是不會作答的，它只會高高的掛在天上。

大同府依然那麼繁華，銀子和女人是大同府馳名天下的兩件東西，一點也不假！

總之曾參與這一件劫案的人，一個都不會漏網，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

（全文完）

上文提要： 紅紅決意跟玉龍走在一起，玉龍亦坦白對她說準備劫走九幫十八會匿藏的財富……鳳棲梧並不知道事情已經出了這許多的變化，和秦正器趕去十二連環塢，九幫十八會這一次在此開會，由武老大主持，宋堅也趕來參加，衆人將地圖拼合，按圖指示準備取回匿藏的財富，突然桌子位置的翻板一轉，地圖跌落地室內……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　鷹·文
可　飛·圖

火鳳凰

劫走寶圖　乘船出海

武老大很自然收掌退開，秦正器大刀連下，一刀比一刀狠勁，只砍得那面翻板，火花迸射。

那塊翻板顯然相當堅厚，秦正器接連十多刀砍下，刀口崩缺，翻板只是表面部份凹陷下去。

武老大一聲：「讓我來——」接刀在手，暴喝聲中，全力斬下，正中翻板的接縫。

他顯然已確定翻板的結構，接連十刀都砍在接縫上，終於將接縫砍開。

一邊翻板立時往下飛墮，武老大暴喝聲中，大刀脫手往下擲出，雙手緊護在胸前，一個身子隨即往下撲下去。

宋堅緊接撲下，衆人正要相繼撲下去，武老大叫聲已從下傳來。「叫一些人到忠義堂外看看可有異樣。」

九幫十八會的其中幾個立時轉往堂外撲出，一個個都是箭矢也似。

他們當然清楚那些鐵片失去會有甚麼影响。

剩下來的齊都往翻板下撲進，最後的一個是鳳棲梧，由出事開始他的腦筋便沒有停過，最後還是往翻板下走。

翻板下是一個地洞，不太完整，但也有兩丈多深，底下一條地道。

八仙桌子碎裂在地道前，那些鐵片已不知所踪。

地道的進口一道鐵門阻擋，武老大執回大刀與宋堅等輪流掄刀劈向鐵門，十八刀之下，終於將鐵門劈開。

鐵門之後是一條長長的地道，望進去漆黑一片，不見天光，也不知有多深遠。

幾個火摺子馬上剔亮，火光照亮了地道的進口，淸楚看見斧鑿的痕跡，雖然沒有加以任何修飾，但可以肯定一點，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

越前進這種感覺便越强烈，那條地道簡直就像是沒有盡頭的。

宋堅手執火摺子搶在前面，一面走一面嘟喃。「怎會有這樣的一條地道？」

武老大就走在他後面。「這條地道絕對是近日才有的。」

宋堅冷笑。「我不是瞎子，還看得出這條地道是新開闢出來的。」

秦正器一旁插口。「以我看，開闢這條地道的一定是我們幫會中人。」

宋堅又是一聲冷笑：「這個還用說，你以爲花這麼多人力物力開闢這條地道幹甚麼？目的當然在那些財富，只要那批財富到手，無論將地道弄成怎樣也絕不會虧本的。」

秦正器忍不住一句：「我們九幫十八會的人怎會做出這種事？」

宋堅冷笑連聲。「大劫之後你以爲我們這些人沒有改變，那又怎會對這批財富這麼熱心？」

秦正器沒有再作聲，宋堅話接上。「開闢這條地道的人當然已準備妥當，我們這樣追下去肯定是追不上的了。」

「追不上也是要追。」武老大有些氣惱。「這條地道出現在十二連環塢之內，我雖然自問淸白，也要査個淸楚明白來証明。」

「這幾年下來，十二連環塢有甚麼人？」

「沒有，那一戰之後，元兵曾經以十二連環塢爲目標，雖然沒有採取甚麼行動，但進出十二連環塢的人可以說絕無僅有。」武老大歎息一聲。「我現在懷疑，是否元朝的甚麼人也知道這個秘密，可是那若是事實，大可以出動官兵包圍這個地方。」

宋堅冷笑。「我是肯定有內奸，知道我們有此一舉，弄出這條地道。」

「內奸——」武老大搖頭：「這個人敢與九幫十八會作對，是不想活的了。」

「這肯定不是一個人做的事。」宋堅咬牙切齒的。「但與九幫十八會作對，一個人與多少人都是沒有分別的，我佩服這些人。」

這並非氣話，無論是一個人或者多少人，斗胆與九幫十八會作對，別的不說，這份勇氣實在已經不小。

武老大亦不由點頭，目光及處，嘟喃着。「地道沒有繞彎，成一直綫——」

宋堅脫口問：「以你所知，這個方向一直前行會到甚麼地方？」

「不好——」武老大突然叫起來。「海邊，他們一定準備了船隻。」

宋堅呆一呆，脚步更快。

*　*　*

地道的出口果然在海邊，在一幅斷岩的下面，怪石嶙峋，驚濤拍岸。

那幅斷岸也有數十丈高，原是天險，經由這裏開闢一條地道，當然是神不知鬼不覺了。

出了地道，奔過亂石灘，遠遠已看見一條船泊在江心，一葉小舟正向大海划去。

小舟上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武老大只一眼便認出，脫口狂呼：「玉龍——」

那事情實是玉龍幹的，他用一塊磁石，將那二十七塊鐵片都吸附在磁石上。

翻板地道絕無疑問都是他的精心設計，以他對十二連環塢的熟悉，要安排這些並不是一件難事。

忠義堂上召開大會的時候他已經潛伏在地道內，那之內還有幾根鋼管接連上面地面，令他可以清楚聽到上面的說話。

武老大的行事作風，他這個做兒子的當然淸楚，他既然能夠肯定武老大絕不會要他出現在忠義堂內，當然很安心的去進行他已擬定的計劃。

他只是一個人，事前他也早已實習過很多次，沒有人比他更淸楚所有的環境。

也只有一個人才方便在地洞內奔走。

他也淸楚忠義堂的環境，唯一可以擺放那些鐵片，又能夠令大家安心的就只有當中那張八仙桌。

那張八仙桌十年如一日，都是擺放在固定的位置，沒有人敢移動，也沒有移動的必要。

所以他將翻板設計在八仙桌之下。

到那第一塊鐵片放在八仙桌面上，他才完全放下心來，他知道一切的安排

佈置並沒有白費心機，很快便看到收益的了。

他仍然耐心的等待，細聽武老大等人的說話，肯定二十七片鐵片都落在八仙桌的桌面上才拉動控制翻板的機關，令翻板打開。

八仙桌立即掉下來，在翻板合回同時，他人已迎上那張飛墮下來的八仙桌，手中磁石迅速的轉動。

那些鐵片立即投向磁石，在八仙桌掉到地面不久，二十七片鐵片都已聚在磁石上。

黑暗的環境下要拾取那些鐵片並不是一件易事，他就因此而考慮到用磁石代替雙手，這當然又是經過多次試驗証明可行他才放心付諸於實行。

他仍然有足夠的時間細數鐵片的數目，他清楚知道每一塊鐵片的重要。

然後他離開，以最迅速的行動走盡那條地道，來到江邊，小舟已經等在那兒，他的手下立即將小舟划向江心的大船。

那之上已等候着一批誓死向他効忠的手下，由選擇到訓練這批手下他花了不少時間精神，却也沒有一個令他失望。

看見他從地洞內出來，他那些手下已齊聲歡呼，然後迅速打點好一切，隨時都可以將大船開動。

他們經過玉龍的嚴格訓練，除了行動敏捷，處事都非常小心，那開船的一切行動雖然都已經準備妥當，在看見玉龍現身之後仍然重複一次。

武老大等人的出現還是早了一些，聽到武老大那一聲：「玉龍——」玉龍不禁由心一凜。

他回頭，目光一閃。「快——」

划着小舟的那個手下應聲奮力，小舟的去勢更迅速，一接近大船，玉龍的身子便往上拔起，一頭大鳥也似掠上了船頭。

他知道武老大不可能追近來，可是不知何故，看見武老大他便緊張起來。

那個手下將小舟繫好，亦掠到船頭上。

武老大看得清楚，沒有動，也沒有再作聲，他清楚自己雖然好身手，但要凌波虛渡，掠到江心的大船上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

周圍也沒有可以渡江的工具。

最後一個從地道出來的是鳳棲梧，一看這種情景亦明白是甚麼回事，悄然在一塊大石上坐下來。

他多少已覺得玉龍的行動有些問題，但對幫會的一切到底不熟悉，不敢太肯定。

對玉龍最不滿的當然是宋堅，這下子到底再也忍不住破口大喝：「小畜牲，回來——」

玉龍一聽反而笑了，宋堅這時亦察覺語病，目光轉落在武老大面上，把頭一搖。

秦正器接上口：「一個人盛怒之下，無論說甚麼也是值得原諒的。」

武老大淡然接一句：「該罵——」

秦正器勉強一笑：「你不會說那種教子無方甚麼的話吧。」

「除了那種話還有甚麼話好說？」武老大歎息一聲。「江湖人到底是江湖人。」

「我不明白。」秦正器道。

「若非江湖人，就是教不出一個憨直的兒子，也絕對不會胆大妄為到這般地步。」武老大乾笑。「他竟然斗胆與九幫十八會作對呢。」

宋堅冷笑一聲。「能夠做老大的人果然不簡單，到底是龍生龍，鳳生鳳，不是一般可比。」

「看來龍鳳也是畜牲呢。」武老大打一個「哈哈」。

宋堅面色沉下來，雖然武老大如何不對，但老大到底是老大，對武老大他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畏懼。

這當然是武老大多年下來的行事作風影响，他也知道不用任何說話，武老大也一定會給大家一個公道。

他是這樣想，其他人也是，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武老大的面上。

武老大只是看着玉龍，好一會，把手一揮。「你可以走了——」

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武玉龍既然是武老大的兒子，怎樣的一種脾性武老大當然清楚，所以根本不說甚麼勸告的話，譬如玉龍如果將藏寶地圖交出他會網開一面之類。

他只知道玉龍絕不會將到手的東西送回來，而周圍既然沒有可以渡江的工具，便只有眼巴巴的目送他離開。

玉龍聽得很清楚，笑了笑。「甚麼時候也是一樣的。」

秦正器忍不住大喝：「你這樣做對得起你的爹爹？」

「做他的兒子並不容易，他的名聲太大了，無論我如何出息，大家都會認為是他的關係，與我的努力無關，可是現在這件事便不同了。」玉龍面上露出滿足的笑容。「這件事肯定是與他絕無關係，絕不會是他的意思。」

武老大沒有作聲，聽得很用心，這種話是玉龍之前不曾說過的，他也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秦正器接上話。「你只是要表現這些？」

「那批財富當然有一定的吸引。」玉龍又笑了。「你們不是每一個都很關心。」

「你要那麼多財富幹甚麼？」

「有很多事都可以幹的。」玉龍搖頭。「我以為你們目前要做的是如何取回這批財富。」

宋堅振吭大呼：「你跑不了的。」

「大江上我當然跑不了，我只是準備乘船順流而下，一去千里。」玉龍歎一口氣。「這個計劃有一點不好的就是我始終不免要現出本來面目。」

秦正器仰天大笑。「天下間沒有絕對的秘密，你今天不暴露身份，明天後天，始終難免。」

「有些事相差一天半天便相去很遠的了。」玉龍看似是有感而發。

「你們追來吧，否則這件事便不好玩的了。」紅紅就在這時候一旁閃出來。

武老大那刹那難免有一種是小倩的感覺，心頭一痛，只差一些沒有從石上墮下來。

若是小倩也背叛他，要承受這個打擊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鳳棲梧却已看清楚那是紅紅，不由自主從石上站起來，他雖然知道紅紅認識玉龍，但與這件事竟然牽上關係，實在出他意料之外。

宋堅當然沒有忘記這個女孩子，很自然的一挺身，大喝：「總有一天，叫你們知道宋某人的厲害。」

武老大隨口問一句：「這個女孩子是甚麼人？」

「我只知道她跟你的兒子走在一起。」宋堅冷笑。「看來你不知道的事很多哩。」

武老大沉默了下去。

紅紅即時搖手。「我叫紅紅，大家好吧。」

衆人立時呆在那兒，鳳棲梧當然沒有太大感覺，紅紅的胆大妄為他也不是第一次看見的了。

玉龍亦已經開始習慣，並沒有表示多大驚訝，目光及處，突然一寒。

那邊一葉小舟從一角轉出，正向大船划來，小舟上不是別人，正是小倩。

此同時武老大亦看見了，脫口大呼：「小倩，你也是？」

「爹，到底出了甚麼事？」小倩遙應。「我只是看見這條船在附近徘徊可疑，來看看究竟。」語聲一頓，回顧大船：「大哥，你在幹甚麼？」

玉龍對小倩就正如對武老大一樣，自小便有一份難以言喻的畏敬，只因為小倩非獨武功好，而且很聰明，他有甚麼差錯便立即發覺，來一番教訓。

這次他的行動當然是瞞着小倩，表面上一直都是裝作若無其事的。

他已熟知小倩性格上的一切弱點，但最主要的還是他已乖了這麼多年，這次是他的第一次做壞事，非獨小倩，就是武老大也一樣意外。

也就在大家都意外的情形下，他的計劃得以順利進行，一直到現在。

看見武老大等人，小倩其實多少已猜測出了甚麼事，只是太意外難以相信，才會有此一問。

玉龍很明白，微笑着回答：「你應該知道我在幹甚麼的。」

「你也沒有忘記幫會的規矩？」小倩接問。

「就是太清楚了，所以非走不可。」

「你能夠跑到那兒去？」

「天空海闊，只要九幫十八會的財富到手，那兒不能夠去？」

「你也不為爹想想？」

「爹他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用不着我們做兒女的為他設想的。」

小倩想了想。「你會後悔的。」

「也許以後會，現在却肯定不會。」玉龍揮揮手。「你可以走了。」

小倩搖頭。「你知道我會怎樣做的。」竹竿一點，小舟向大船衝去。

玉龍隨即一聲：「起航——」

話聲一落，大船便移動，他的手下一切已準備妥當，只等他下令。

小倩催舟更急，眼看小舟便要與大船相撞，她窈窕的身子便往上拔起來，手執竹竿往大船撲落，她的身子與大船無疑有一段距離，但加上那條竹竿便已足夠。

她的動作絕無疑問非常矯捷，可是玉龍也不慢，探手取過大船上的另一條竹竿，迎向凌空撲來的小倩。

人在半空沒有着力的地方，小倩儘管反應怎樣敏銳，也不及玉龍的迅速，身形立變，終於被玉龍的竹竿截下來。

玉龍的竹竿正敲在小倩的竹竿上，小倩立時連人帶竹竿飛出去，她也算手急眼快，飛身探手，抓住了玉龍那條竹竿，身形再一翻，便要往大船上撲落。

可惜她的反應雖然快，玉龍的反應也不慢，在她的手抓上竹竿同時便將手中竹竿往外一送。

她立時連人帶竹竿飛墮江面上。

也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如飛掠至，那是鳳棲梧。

他人在露出江面的岩石上，雙手將一塊石塊抛出，身形緊接掠出，竟追上那塊石塊上，身形再起，魚鷹般飛越水面，正好落在小倩手抓的竹竿另一端上。

竹竿被他一踏往上挑起來，小倩的確反應敏銳，身形借力掠出，掠到水面上的一塊岩石上。

鳳棲梧那邊亦借力再起，凌空向大船撲落，那片刻大船已經移動了一段距離，他落的位置，已經是大船的尾部。

若是玉龍未察覺，他成功的機會一定很高，可惜玉龍經已察覺，疾向船尾掠來，玉龍的手下亦如飛掠至，彎刀齊展。

他雙脚還未落下，四柄彎刀已砍至，也算他手急眼快，脚尖踏着刀身，身形急拔而起，玉龍雙掌即時凌空掠至。

鳳棲梧的內力也許在玉龍之上，但人在半空，無處着力，玉龍又是全力施為，四掌相撞之下，鳳棲梧便被震飛出去。

這一出去眼看便要掉進水裏，一塊石塊即時飛來，正撞在他脚底，他借力而起，半空中雙袖飛舞，倒翻出半丈，離開水面那些石頭仍然有一段距離。

小倩的石塊相繼飛至，鳳棲梧眼快反應也快，一個身子飛舞在半空，踏着一塊塊石塊，向岸邊飛掠回來，三個起落，回到小倩身旁。

小倩看着他。「船上眞正的高手無疑只得我大哥一個，可是他有備而戰，還是佔盡了上風。」

鳳棲梧笑笑。「總要試一下，說不定有成功的機會。」

「有一分機會你也不會放過。」

「要看甚麼事。」鳳棲梧目光轉向大船那邊。「那個叫做紅紅的，是我的表妹，一個很任性的女孩子，我必須對她的安全負責。」

小倩歎一口。「她肯定是任性的，否則不會參與這件事。」

「你大哥相信也已清楚她的性格。」

小倩苦笑。「這不是一個遊戲。」

「他們應該明白的。」鳳棲梧有所感觸的。「他們現在是在玩命。」

「你是甚麼時知道紅紅跟我大哥在一起？」

「他們認識我是早知道的，但這件事上走在一起則是方才才知道。」

「你却是跟九幫十八會的人在一起。」

「我是跟秦正器來的，你大哥以爲我會跟于廷文聯手，以爲我知道了很多，曾經警告我退出，先後兩次，第一次重傷我的朋友，第二次若我的本領不好，已經燒成焦炭沉在水裏。」

「你不是要報復吧。」

鳳棲梧搖頭。「我只是有些知道九幫十八會的行事作風，覺得其中可能是有些問題。」

「大哥所以那樣對付你，也許就是因爲你在江湖上的傳說。」小倩看着他。「俠客有時就是多管閒事的意思。」

「也許。」鳳棲梧很冷靜的突然問：「你可相信命運？」

小倩頷首。「我明白，命運安排要你參與這件事，最終你還是要參與。」

鳳棲梧有些無可奈何的。「我是很相信所謂命運安排的，經已安排了的怎也不會再改變。」

小倩的頭垂得更低。「有些看似已改變，其實根本就是命運安排是那樣。」

她是有感而發，鳳棲梧也感覺到。

「可是我們仍然企圖去改變。」

「沒有這種企圖，做人便完全沒有意思的了。」小倩目光一轉。

她看見武老大已走近來，後面跟着秦正器、宋堅，其餘人仍然留在原地。

武老大顯然多少聽到他們的說話，脚步一頓。「你們還這樣年輕，却已經有這種思想，日子如何會過得輕鬆？」

鳳棲梧想想。「也許是太大的改變會令人成熟很多。」

「我也是這樣想，蒙古人的入侵令人變得很無聊，勉强可以說變得更成熟。」武老大很感慨。

宋堅插上口：「我只是担心這件事的發展。」

秦正器冷笑。「爲什麼你不說只是担心能否得回應得的財富。」

「既然說什麼你也明白，怎樣說還不是一樣？」宋堅目光回到武老大面上。「令郎這一去當然是去找收藏我們財富的地方，問題就是在我們能否及時趕得到。」

「應該可以的。」小倩說得很肯定。

宋堅目光一閃。「你知道大船往那兒去？」

「我只知道不難找到收藏財富的所在。」小倩目光回到武老大面上。

宋堅目光隨着一轉。「你們應該的，我沒有忘記玉龍是那一個的兒子。」

武老大笑了。「我只是很安慰有一個那麼聰明的女兒。你要聽清楚她是說不難找到，也是說她有方法找到那兒去。」

宋堅目光回到小倩面上。「那你說好了。」

小倩沉吟着沒有作聲，鳳棲梧好像已明白她的心意，目光一掃。「若是財富沒有損失，事情最好便是和平解決，避免傷亡。」

宋堅冷笑。「你不是九帮十八會的人，不知道九帮十八會的規矩？」

秦正器插口。「我絕無疑問是九帮十八會的人，却也很清楚九帮十八會並沒有共同的規矩，玉龍無論怎樣做，理應交還十二連環塢處理。」

小倩看着武老大。「反正大哥是沒有拿到九帮十八會的財富，這件事……」

武老大歎一口氣。「你忘了爹爹的身份，也忘了十二連環塢的規矩。」

「我也沒有忘記大哥並沒有加入十二連環塢，他的身份只是你的兒子。」小倩說得很認眞。「我的身份也只是你的女兒，我們從來沒有參加帮會的儀式。」

武老大沉默了下去，宋堅冷笑。「父子一脈相承，我以爲不用什麼儀式的了。」

「規矩始終是規矩，我們雖然是直屬親系，在未參與帮會的儀式之前，仍然不能夠算是帮會中人。」小倩理直氣壯的。

宋堅瞪着她。「我明白你是替你的哥哥求情，可是這件事要大家同意才能夠決定。」

小倩很冷靜的。「大家同意大家都放心。」

宋堅接問：「除此之外，你是不會告訴我們的了。」

小倩目光一轉。「也許你們也已知道或者找到另一個更好的辦法。」

宋堅沒有作聲，他的腦袋事實不停地轉動，可是想不到什麼好辦法，若是他想到他當然不會再對小倩那麼客氣。

武老大也顯然沒有想到，對小倩也沒有再說什麼，這絕不是他過往的爲人。

大變非獨可以令一個人成熟，也可以令一個人思想改變，他已經變了另一個人，對帮會什麼已沒有多大興趣的了。

抗元一戰他始終抱着萬一的希望，屢敗屢戰，一直到他發現除了大刀會秦正器，其他的帮會都是在虛應故事，心口不一，孤單作戰，根本一些希望也沒有。

可是他仍然盡了最大的努力，到他決定放棄的時候，他已經完全肯定不放棄便只有死亡的了。

那之後，與他接觸的帮會中人唯一關心的就是那些財富，由那個時候開始，他已經明白帮會的規矩什麼並沒有多大的作用，最主要的是人心。

太平盛世，當他還有足夠的能力影響一切的時候，大家對他當然是另一種態度，現在眼看他根本沒有能力控制局面，再下去只有死亡，當然又是另一種態度了。

他絕不反對將那批財富分回給那些帮會，這本是他們的東西，而他也從來沒有吞佔的野心。

他甚至打算將十二連環塢的一份平分給連環塢內的弟兄，從此解散連環塢，退出江湖。

一個心態已經到這麼地步的人，當

然已經將一切看得很淡薄，只是玉龍是他的兒子，居然也變成這樣，實在令他生氣。

這股怒氣到現在已經消淡，他的心只有更倦，只想早一些將事情解決，所以小倩那到底是什麼辦法他根本想也沒有想。

宋堅一直在看着他，當然看出他什麼也不會堅持，也始終想不透小倩說的是什麼辦法，終於搖頭。「你實在令我們太失望。」

武老大淡然一笑。「在我來說現在已沒有什麼失望不失望的了，我人雖然還活着，心早已戰死在沙場，哀莫大於心死。」

宋堅一怔，他當然明白武老大說的是什麼，無可奈何的把手一揮。「好，事情讓大家決定好了。」轉身舉步，回頭走向那邊地道。

其他人陸續舉步，秦正器伴着武老大，一路上一句話也沒有說。

鳳棲梧小倩走在最後。

「那麼多的財富，難免令人動心。」小倩忍不住又說了這句話。

「以我看他們會接受你的條件的。」鳳棲梧看着小倩。「除非他們想到解決的辦法，可是利在當頭，他們一心急着得回那些財富，應該是不會想到的。」

小倩輕聲問：「你已經想到了？」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不錯是這樣。」小倩目光一轉。「爹應該想到的，只是他雖然不受財富影响，却根本不願意去想那些事。」

「我也看出他已經對帮會提不起興趣。」鳳棲梧輕歎一聲。「可是他忘了玉龍體內流着他的血，要一個青年人甘於淡薄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小倩垂下頭。「我只是希望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

鳳棲梧話尚未出口，小倩已又接上話。「我可是方才才明白爹的心意，才這樣想。」

「我也很意外。」鳳棲梧心中的武老大的確不是那樣子。「看來，大家的確令他太失望了。」

也許就是心理影响，他再看武老大的背影，非獨已沒有霸主的雄風，甚至感覺到老人的蒼涼。

小倩也顯然有這種感覺，仰起頭，兩顆眼淚突然淌下來，鳳棲梧看在眼內，抬手替她拭去。「現在不是流淚的時候。」

小倩輕咬嘴唇，頷首不語。

* * *

鳳棲梧推測沒有錯誤，九帮十八會其餘那些帮會的頭兒利在當頭，根本沒有多想，只想早一些分回自己的一份財富。

宋堅話說完，大家先是一陣埋怨，然後一陣竊竊私語，最後一致同意只要財富沒有損失，甚麼也不管不追究。

武老大聽着什麼表情也沒有，這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他也已失望得太多，再沒有多大感覺的了。

秦正器也顯得出奇的冷靜，看看鳳棲梧。「帮會連帮會的原則也沒有，根本不成帮會的了。」

鳳棲梧笑笑。「這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開始。」

秦正器搖頭。「跟你這種不是帮會中的江湖人說帮會的事情實在是白費氣力。」

「說話用不着花多大的氣力的。」鳳棲梧說來輕鬆，目光却關注的落在小倩面上。

「由這裏到收藏財富的地方相信需要走一段路，只要大家合作，應該可以趕得及將財富拿到手。」小倩的語聲保持一定的鎮定。

「我們正是要知道如何才能夠趕得及。」宋堅冷笑。

「當然首先要有一份地圖。」

「那些鐵片都落在玉龍的手上了，那兒來的地圖？」宋堅毫不放鬆的。

「每一塊鐵片之上相信不外幾條紋理，大家保留了那塊鐵片那麼多年，若說全無印象，我以爲是沒有可能的事。」小倩的語聲透着嘲諷的意味。

九帮十八會的頭兒，連武老大秦正器也沒有例外，脫口一齊「哦」的一聲，這正是一言驚醒，他們收藏着那塊鐵片，多少都難免細看幾眼，即使武老大在感慨之餘，亦會拿出鐵片來看看，以他們的目光凌厲，又怎會看不仔細鐵片上的綫條紋理呢？

只要將那些紋理綫條重畫出來拼合在一起，雖然沒有原圖的準確，亦應該是一幅仔細的地圖，指引他們到收藏財富的地方。

于廷文瞎了眼睛，但只憑記憶亦有信心找到去，他們拿着一幅那樣的地圖若是也找不到，可以說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這其實很簡單，但當局者迷，竟然沒有一個人省起來，現在經小倩一言驚醒，雖然想來簡單，對小倩亦不由刮目相看。

他們也沒有多說什麼，拿來大小一樣的二十七張白紙，記憶所及，將所有鐵板上的紋理畫在紙上面。

他們當然也記得所有鐵板的形狀，要將原圖拼合起來當然並沒有什麼困難。

有些鐵板上還有些文字，拼合起的地圖，實在很清楚的指示收藏財富的地方了。

武老大看着那幅拼出來的地圖，不由一聲歎息，秦正器很自然的隨着歎息一聲。

小倩完全明白他們在感慨什麼，看看鳳棲梧，鳳棲梧面上的表情亦等於告訴她，他亦很明白是什麼回事。

宋堅亦在歎氣，隨即一聲：「就是這麼簡單，可是要大家合作，同心協力，缺一不可。」

衆人齊皆點頭，秦正器忍不住一聲冷笑。「抗元一戰大家若是也如此齊心，相信也會有成功的希望。」

衆人應聲一齊靜下來，一會宋堅才把手一揮。「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只是一件事。」

（未完・九）

上文提要： 卓成雙南下查探帥英傑之行踪時，巧遇余青玉之兄余青山……余三帶領人馬到蓋天幫袞州分舵進攻，遇其幫徒欺壓婦孺，余三見義勇爲，嚴加懲戒，未幾，蓋天幫竟率衆尋仇，余三再施展本領，教訓了好幾名香主，餘衆見狀皆膽怯矣，斯時陽知雨等人亦尾隨而至，陽知雨手持金龍令，佯稱要作突擊檢查一下分舵的防守措施是否足夠，竟巡至灶房，並下令點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鳳凰寨上下一心　蓋天幫猛將如雲

關學祖忙安慰他。「盟主，邢東郭西城也不見得有三頭六臂，廖柏夫來犯，反被咱們擒下，難道他就行！」

余青玉更驚，脫口道：「若果廖柏夫作內應，那凰鳳寨便危矣！」

「山寨有金空空夫婦、梅莊主昆仲、子女、藍氏姐妹、郝家兄弟等人，盡可抵擋得住，說不定咱們回去時，東郭老匹夫已知難而退！盟主放心！」

余青玉知他在安慰自己，苦笑道：「但願如此，否則乾坤盟沒有安身之所，將來要與蓋天幫周旋，便更困難了！」

「沒有凰鳳寨，這可以找別的地方安身！」關學祖乾咳一聲，忙岔開話題。「盟主，屬下有一事至今仍想不通，當日你是怎樣試出苗常青的罩門是在左至陰穴的？」

余青玉心頭猛地一跳，這些日子來，他一直忙這忙那，根本將此事忘記了！他如何試出來的？那根本是他父親余修竹告訴他的，只是他當時不知其何指何事而已！

關學祖見他沉吟不語，只道他沒有聽見，忙又道：「盟主，反正在船上悶着，不如回艙練功吧！」

余青玉點點頭，兩人由甲板回到艙內，但是余青玉腦海中仍不斷盤旋着這個問題：父親爲何將這個秘密告訴自己？是他不忘父子之情，還是投敵另有圖謀？

沒有答案的問題最令人煩惱，余青玉只望父親投降帥英傑是另有目的！可是另一個問題，隨即又翻上腦海：日後遇到余修竹，自己該如何處理？難道殺死他？若是殺錯了，只怕他一生都難以心安！

余青玉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又想起昔日在莫干山那一幕來，假如父親不是有意放過自己，爲何不派人下池追殺，斯時自己暈迷不醒，單靠一個薛旗，根本不能抵抗！

余青玉在海上一連幾天都悶悶不樂，任關學祖如何開解都無濟於事。在至最後一天，他才強迫自己練內功，以期恢復體力，再上戰場！他剛睜開雙眼，便見關學祖匆匆下來，忙問：「什麼事？」

關學祖道：「船家說船已到東海台州列島外！盟主，咱們是靠岸還是去護盟島？」

余青玉猛吸一口氣，道：「吩咐船家靠岸，待上了岸之後，再派人去護盟島及分舵討消息！對啦，船家說什麼時候方可靠岸？」

關學祖道：「屬下問過了，他說戌時未過便能泊岸，幸好如此，否則明天便得餓肚子了，因爲船上的糧食已用罄！」

余青玉與他上了甲板，轉頭望後，只見鄒奉先率領的那些親信所乘的船，就在後面不遠之處，關學祖低聲道：「盟主，假如那姓鄒的包藏禍心，咱們可就慘了！」

「放心吧，本座不會看錯人！」余青玉望着浩瀚的大海，心胸開朗了許多，望着後面那兩艘大船，頗有感觸地道：「咱們與蓋天幫不同，上下都是兄弟，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何況如今已無兵可用！上岸之後，你帶個兄弟乘快艇去護盟島，把島上的兄弟都帶上來！」

船家的估計十分準確，船果然在戌時泊岸。關學祖上了岸之後，立即找了一隻快艇去護盟島，余青玉又派了兩個弟兄去兩個分舵聯絡。未幾，後面那兩艘船也先後泊了岸，八十多個人站了一大堆，鄒奉先道：「盟主，咱們全都聽你的命令！」

余青玉揮揮手向漁村走過去，到了村口便道：「請大家稍候，如今尚未有確實的消息！」他回頭又令幾名手下進村買乾糧。手下買了好些地瓜，余青玉着每人分派兩個。未幾去分舵聯絡的手下回來報告：「啓稟盟主，兩個分舵都沒有人！」

余青玉吃了一驚，問道：「可有打鬥的跡象？」

「沒有，門都鎖上了。」

余青玉估計山寨情況一定是十分吃緊，所以分舵的人才會出動，當下道：「弟兄們，由現在開始，咱們便要走十多里路，而且多是山路，接着可能又有連場血戰，所以請大家作好準備！若不願爲武林正義犧牲的，如今退出還來得及！」

鄒奉先道：「盟主放心，他們都是屬下的親信，救兵如救火，趕快走吧！」當下一行人在余青玉帶領之下，專走捷徑，不一會便上了北雁蕩山，路越來越難走，但余青玉却越走越急，因爲聽不到一絲聲音！

凰鳳寨在余青玉等人下山之後，並沒有因此而鬆懈下來，相反防備比前更嚴。金空空自從與姬無垢成親之後，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他代替了余青玉的地位，每日親自巡視山上各處，又親自詢問風字堂和山字堂弟子有關江湖上之動態，不但如此，他還在山上多加了好些設置，弄得山寨內的人，對他都敬而遠之。

藍鳳打趣笑道：「金護法，想不到你比盟主還緊張！」

金空空正容道：「當然，他在時無事發生，若這當兒給蓋天幫來犯，萬一守不住，你教我如何向盟主交代？嘿嘿，說不定要成爲武林罪人，藍寨主，由今日開始，你也不能太過空閑！」

藍鳳道：「金護法有命令下，屬下從未試過完成不了的，何況屬下也不想陪你成爲武林罪人！」

金空空沉下臉來，道：「說正經的，寨內的糧食可供多久食用？」

藍鳳立即斂容道：「全寨七百五十四人，山上糧食夠吃一個月。」

「弓箭足夠麼？還有菜，咱們不能只吃飯，不吃菜。老夫要山上有足夠半個月食用的菜，因爲蓋天幫絕不會讓咱們坐大，他必定會再來，記着，老夫要每個人都有五十枝長箭，另外每人都得有一包暗器。」

藍鳳沒好氣地道：「誰不知道，可惜咱們的錢有限，辦不了那許多事！」

金空空怒道：「你怎不早說，沒有錢買便自己動手做，這幾件事一定要辦妥，而且要快，還有，不論男女每日仍需保持兩個時辰的訓練，不要怨老夫，老夫是爲大家着想！」

「是，不知金護法還有什麼命令？」

「山上的水一定要足夠，不單止是用來食用的，還要有足夠的水準備撲火的。」

藍鳳不由生氣，道：「山上一向有水源，這個不用你担憂，而且每次取水都先用銀針試過。」

「老夫知道水源在何處，它距山寨兩里多，萬一山寨被人火攻，寨主有何防患之策？須知山寨房舍全是用木材建造的，所以除了水之外，還要有大量的沙和蔴袋。」

藍鳳未等他說畢扭頭欲走，金空空暴喝一聲：「站住！」

藍鳳怒道：「你只是護法，不是盟主，你無權指揮姑奶奶！」

金空空一步一步走前，冷冷地道：「老夫一向不好管閑事，更不喜歡幹這種瑣碎的事，今日在此囉嗦，只因爲老夫一向重信諾，老夫答應過余三公子，要盡力保護山寨。藍寨主，假如妳肯負起一切責任，老夫樂得過幾天安閑日子，也樂意接受妳的命令，如果妳不喜歡幹這種妳認爲無關要的事，老夫願意代勞，只是須妳招集全寨的人，當衆宣佈。」

藍鳳猛吸一口氣，她胸脯還是不停地起伏着，澀聲道：「屬下立即去敲鑼召集。」

金空空再叫道：「藍寨主，老夫對妳絕無成見，而且你撮合老夫這段姻緣，老夫至今還很感激妳，就老夫之見，還是由妳下令比較妥當。」

藍鳳再吸一口氣，道：「屬下遵令，不過希望前輩能當衆將情況告訴寨內的兄弟姐妹。」

「老夫答應妳！」

這場風波終於在「保衛凰鳳寨，消滅蓋天幫」的宗旨下，化於無形。金空空在廣場上，將保衛凰鳳寨的重要性，以及敵人來犯的幾個可能戰術告訴大家，因此提出儲水備沙，屯積糧食和弓矢的方案，最後又請全寨的人分組研究，保衛山寨之策。

金空空將凰鳳寨的存亡與所有人之生死連在一起，引起了大家的關注，料不到研究勁頭極高，紛紛提出意見，最後金空空又道：「諸位兄弟姐妹，歡迎任何人向老夫提出任何建議！」這會直至黃昏前才散去。

姬蘭君(姬無垢出嫁之後用原名)望了丈夫一眼，低聲道：「我到現在方知道原來你還眞是個人才！」

金空空傲然道：「錯非如此，當年怎敢與『瀟湘子』爭一日之長短，夫人若有私房錢，最好捐出來，他日爲夫三倍奉還。」

姬蘭君白了他一眼，嗔道：「你幾時有給過我什麼東西？什麼私房錢？不過賤妾還有幾件黃金打造的頭面，明日教藍副堂主拿到山下變賣就是。」

金空空嘻嘻地道：「這才是我的賢妻！」

冷不防藍鳳道：「金護法，今早是屬

下不對，如今向您道歉！」

金空空夫婦想不到藍鳳還在旁邊，都老臉發熱，姬蘭君更是臊紅了臉。金空空乾咳一聲，道：「老夫怎會怪妳？嗯，還有一事剛才忘記交代山字堂的……」

藍鳳未待他說畢，已轉身道：「我請郝堂主來見你吧。」暗中却幾乎笑痛了肚皮。

未幾，郝龍威來到。「未知護法有何吩咐？」

「請郝堂主派幾個人去打探蓋天幫的動靜，一有消息，立即快馬通知！」

＊　＊　＊

山上尚忙得團團亂轉時，想不到去蓋天幫打探消息的人已回來報告。「啓稟護法，小的探得蓋天幫已派出大批人馬向咱們山寨引進。」

金空空計算一下時間，估計余青玉率領的大軍已攻破了蓋天幫在杭州的分舵，料帥英傑得到消息，所以乘機派人攻打山寨，是以問道：「蓋天幫的人距此尚有多遠？」

「他們已至金華。」

「來得好快，快傳令敲金鐘。」

金空空當衆宣佈了蓋天幫大軍欲來攻打的消息之後，又道：「令山字堂弟兄將防線搬至山下，山上的人分成兩隊，輪流休息。再請地字堂的弟兄下山補購食物，風字堂的弟兄繼續注意蓋天幫的行動以及派人通知水字堂的賀島主夫婦。」

大會未散，又有風字堂的人回來報告：「報告金護法，盟主率領的大軍已攻破了杭州和姑蘇的分舵，如今準備過江。」

金空空又道：「各堂堂主及香主請到聚義廳商量防山之策。」當下衆頭目都聚在大廳內，他仍將全寨的人分編成五大隊，其中一隊後援，其餘四隊，防守前後左右四邊。衆人商議分配了好一陣，晚飯送上來，金空空忽然想起一件事：「廖柏夫這幾天表現如何？」原來他不比余青玉，重施故技，在飯菜中做了手腳，依然將他再禁在地窖裡。

藍鳳道：「那老匹夫十分冷靜，每天依時吃飯睡覺，跟以前大不一樣，每天練功不懈。」

「上次那些降將如何？」

藍鳳接道：「請護法放心，他們已與咱們打成一片，料無問題，當然，大戰之前，還得暗中監視。」

金空空大喜，道：「藍堂主說得對，咱們力量薄弱，萬不能出現窩裡反的事，否則大事不好！」

梅飛雪道：「留守山上的弟兄武功雖然較差，但都有與敵同歸於盡的想法，衆志成城之下，料能保得住！」

金空空皺眉道：「帥英傑和東郭西城不比尋常，他們若沒有七分把握，絕不會貿然進攻，只不知他們有什麼手段。」其實餘者亦担心此問題，無人能提供答案。

大戰之前，平靜而又緊張，五天之後，山下又傳來消息，東郭西城率領的人足足有千人，大軍已至括蒼山南。

括蒼山離北雁蕩山只有幾千里路，

金空空忽然道：「郝虎威副堂主，請你飯後帶幾個弟兄下山，與賀島主一起行動，不管山寨如何危急，都不許貿貿然與對方正面接觸，而專門以竄擾其後軍，燒其糧食，奪其兵械箭矢爲目的，有機會時再將奪來的物資運送山寨！記着咱們的人以左臂紮紅布爲記，口號是天地玄黃！」

郝虎威應了一聲，匆匆塞飽肚子便帶了幾個快刀門的舊將下山去了。次日一早，東郭西城的大軍已至山下，他不急於强攻，只派人封鎖了山下的幾條路，這是他狡猾之處，因爲斷了山上的糧草，凰鳳寨的人自然按捺不住，他的計劃便是要先讓敵人沉不住氣！

可是金空空却很沉得住氣，仍令一部份人製造箭矢及檑木滾石。如此僵持了兩天，第三天東郭西城見山上沒有動靜，終於派了三十個人分成三撥，先後上山，他們一上山，便爲寨兵偵知，不動聲息，一邊派人飛報，一邊暗中監視。那三十個人似乎知道此行生還之機極微，因此行動十分小心，步步爲營。

金空空接到報告之後，立即與衆堂主商量，藍鳳道：「還要商量什麼？待他們走近，放下檑木，送他們上西天。」

金空空目注梅飛雪，梅飛雪道：「以梅某之見，東郭西城不會無端端派人上山，一定有圖謀！」

郝豹威是個急性子，忙道：「梅堂主，您就將他的圖謀說出來吧，眞急死人！」

梅飛雪也不發怒，微微一笑，道：「若無料錯，東郭西城是派些飯桶上來，故意消耗咱們的檑木滾石的。」

郝豹威虎吼一驚。「那老匹夫的心腸眞狠，那麼咱們派人下山將他們圍住，一網成擒吧。」

金空空喜道：「副堂主越來越聰明了，正該如此，咱們分三組下去，將他們全『請』上來，行動一定要快，一個也不能漏，老夫要教東郭西城摸不着底。梅堂主，你率貴堂的人爲一組，老夫助山字堂的弟兄，拙荊助地字堂弟子爲一組，用上駟對下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解決之！」

金空空的計劃完成得很好，三十個人一個不漏全被捉上山寨，連遠遠跟隨後面探察消息的幾個，也讓守山的弟兄捉住，山下的東郭西城在營內來回踱着方步，不斷問道：「有沒有消息？」

鎭字堂堂主孟俊飛道：「總管，他們上去個多時辰，至今尚未有消息，嗯，不知會否叛了？」

「胡說！豈有三十多人全叛變的？再派人去探。」

蓋天幫八堂以威鎭四海統一武林爲名，地位最高的威字堂堂主冼鐵鏡此刻方冷冷地道：「不必去了，必是被金空空捉去了。」

此人武功狠辣，而且工於心計，東郭西城素來對他忌憚幾分。當下轉頭問一位白髮老嫗。「未知總堂主又有何高見？」原來這白髮老嫗乃原日五毒教教主銀髮婆婆。

銀髮婆婆不忿東郭西城地位比已略

高半籌，是故冷笑道：「東郭總管眞是太抬舉老身了，此行是以你爲首是瞻，你反問咱們，教咱們日後如何行動！」

東郭西城心頭恚怒，却不敢發作，笑道：「總堂主才太抬舉老夫，幫主交代過，此行由老夫負全責，但亦交代過老夫，要老夫有事與總堂主及諸賢能商量呀！」

銀髮婆婆陰惻惻地道：「可惜只你一人有金龍令！」

東郭西城心中暗道：「幫主派她來協助老夫，瞧這婆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嘿嘿，今日且忍一時之氣，異日教妳知道老夫的手段！」當下輕吸一口氣，下令道：「孟堂主，請你帶一百個人由正面攻寨……」

銀髮婆婆尖聲道：「慢，東郭西城，你這是公報私仇？明知他是老身的徒婿，你故意派他去送死？」

東郭西城沉臉寒聲道：「請總堂主說話謹愼，依妳之見，孟堂主只合留守大營乎？何況他智勇雙全，乃本幫難得之將才，由他率領有何不對？且他未必會死！」

銀髮婆婆道：「老身再問你，除此之外，你尚有什麼配合的行動？」

東郭西城道：「適才本座請教妳，你將一切推得乾乾淨淨，如今又來囉嗦，這是什麼道理？對不起，本座自有安排！」他掏出金龍令來，又喝道：「孟堂主聽令！」

孟俊飛淡淡地道：「屬下已聽到，只不知總管是次是要引他們暴露暗樁的位置，還是要强攻？」

東郭西城道：「准你多帶一百人，見暗樁拔暗樁，稍候本座會派其他人接應你。」孟俊飛應聲而去。東郭西城又道：「請洗堂主帶二百人悄悄離開，由左側面暗襲。」

洗鐵鏡走後，銀髮婆婆問道：「你如何安排老身？」

「總堂主聽令，請妳帶二百人悄悄離開，再繞路由右側面暗襲，上了山之後，即找地方匿藏，見烟花信號才行動！」

「爲何派老身由右側上去？那裡的敵人較强？」

「非也，因爲凰鳳寨右側有一條山溪，水源甚豐，山寨食水，全在該處汲取，請總堂主攻那邊乃是想請妳在水裡下點毒而已。」

銀髮婆婆冷哼一聲：「金空空可不是傻瓜，他取水之時，難道不會先試過？」

東郭西城哈哈笑道：「誰說老夫要毒斃他們，我只是要讓他們有水喝不得，最後活活渴死，金龍令在此，立即行動！」銀髮婆婆雖然不服氣，却也不敢違抗金龍令，是以只好領命。

這次東郭西城不但帶了許多高手，還將余青山帶來，必要時可以利用他達到目的，故此不會輕易派任務與他，當下又傳令一字堂，代替薛旗的新任堂主燕南羣準備帶人替下孟俊飛，同時自己踱到營外觀察。

孟俊飛已帶着人開始上山，東郭西城嘴角泛起一抹陰笑。蓋天幫雖然人强馬壯，但招降納叛之下，形成許多派系，彼此明爭暗鬥，互相排擠。東郭西城明知此非蓋天幫之福，但處身其中，亦不能不爲之。銀髮婆婆一向不服他，他不使點手段，日後怎能駕馭手下？

忽然他又想到一個問題，萬一孟俊飛這一撥人也報銷了，削減實力，取勝把握將更困難，霎時間，他嘴角的陰笑，已經不見，回首道：「燕堂主，點好人馬，帶上噴筒，到山下待命，傳令下去，其他人立即抓緊時間休息。」他背後那個赤髮老者乃新任的副總堂主布天虹。

這布天虹一向居於海外孤島，當年到中原找帥英傑決鬥，言明輸者便須退出江湖，結果敗的當然是布天虹，他依約返回孤島，不再踏進中原一步，這次帥英傑親自登島拜訪，誰知布天虹仍然敗在帥英傑手下，因此依約到蓋天幫出任副總堂主之職，協助帥英傑獨霸武林。此人武功不在東郭西城之下，但論到經驗則難望其項脊，故此他亦有自知之明，不輕易發表意見，當下立即將東郭西城的命令，傳達下去。

未幾，即見孟俊飛已找到一處凰鳳寨的暗樁，裡面的四個寨兵被他們圍攻，附近暗樁的其他寨兵，沉不住氣，立即現身射箭，如此一來，三處暗樁的寨兵全被殲了。東郭西城在下面看見，暗暗高興，「孟俊飛這小子雖然狂妄，倒也有幾分本事！」

埋伏在較高處的寨兵見狀，立即將消息暗中向上傳達，這情形孟俊飛看不到，但山下的東郭西城却看到了，本想傳令孟俊飛，要他小心，突然心念一轉，又打消了主意，忖道：「讓金空空替老夫煞煞他的傲氣，何樂而不爲？」

凰鳳寨的暗樁，慢慢向山上撤退，孟俊飛也逐漸接近凰鳳寨，這時候，山上的情形，山下的東郭西城已看不大清楚，不過却隱約聽到一陣陣的响聲。

＊　＊　＊

金空空接到手下的報告，便立即着人打旗號，吩咐正面的暗樁向上撤。「引他們上來，注意山下是否有增援！」他親自至山寨門外觀察，看了一陣，又令一隊弓箭手暗中佈在寨前五十丈處。

其實孟俊飛殺了那十來個寨兵之後，便一路順利，連個人影也不見，心中也暗暗發毛，回頭望後，不見有援兵，更暗中把東郭西城祖宗十八代都罵遍了。

凰鳳寨第一道防線在寨前兩里，金空空眼見孟俊飛把人散開，心中咀咒，「想不到這王八蛋，居然這般聰明！」當下取出綠旗一揮，第一道防線的寨兵，便將檑木推下去！孟俊飛手下因一路提心吊胆，乍見檑木滾下，便嘩然大叫，孟俊飛忙喝道：「大家冷靜，小心應付！」

由於人分散，第一輪檑木作用不大，但却因爲要閃避，人反而跑在一堆，金空空綠旗再展，第二輪檑木滾下，這一次撞跌下山的人可不少，孟俊飛又驚又怒，喝道：「有種的便出來跟少爺決戰！」

回答他的却是一陣箭雨，箭矢雖然奈何不了孟俊飛。但他手下中箭者却不

少，忽然金空空喝道：「停！」他將令旗交給藍鳳，自己首先率山字堂的人衝下去！

那些蓋天幫的人先吃檑木嚇一場，再吃一陣箭雨，已成驚弓之鳥，乍見一大隊如狼似虎的人衝殺下來，未戰已先怯了幾分，讓凰鳳寨寨兵一陣砍殺已死了三四十人，這時候，孟俊飛帶來的二百人已丟了幾乎一半！

金空空連斃數敵，衝至孟俊飛身前，冷笑道：「你剛才不是邀戰麼？老夫成全你！」孟俊飛不敢打話，揮劍便砍，奈何金空空功力遠在他之上，饒得他智勇雙全，也落於下風，就在此刻，山下飛上幾溜烟花，在半空中炸開，雖在白天，仍覺絢燦奪目，可是人人都知道，接下來的戰鬥，將更加激烈！

孟俊飛見到烟花，心頭稍定，道：「老匹夫，你讓少爺行出寨來，少爺之任務已完成！」

金空空加緊攻勢，道：「可惜老夫的任務還未完成！」孟俊飛知其所指，忙令手下上前相助，兩個香主捨棄了對手搶過來夾攻金空空，孟俊飛方能稍鬆一口氣。

金空空是次出擊，便是爲了先消滅對方一部份力量，是以心頭十分焦急，他以大局爲重，顧不了個人的臉子，倏地發出兩短一長的嘯聲，藍鳳又帶了一批人衝殺下去，如此一來，孟俊飛那一夥人登時亂了陣脚，不斷後退。

藍鳳揮舞着雙刀搶過去，截住一個香主，金空空壓力稍鬆，猛地長嘯一聲，奮起神威，一掌震開孟俊飛的長劍，上身向後一仰，避過那個香主的一刀，左脚立地，上身不變，右脚突然踢出！

那香主料不到他在此情況之下，仍能起脚，閃避不及，被踢下山去，慘叫聲在山上迴盪！

說時遲，那時快，孟俊飛見機不可失，長劍橫削，直取金空空的左脚，好個金空空猝然擰腰，身子滾落地，十指箕張，反抓孟俊飛的足踝！

孟俊飛已退至樹前，不能再退，只好躍起，只見金空空左掌在地上一按，身上彈射起來，雙掌挾風拍出！孟俊飛人雖凌空，但神志不亂，左手在樹枝上一扳，身子又升高，誰知金空空比他更快，衣袖突然飛出，「啪」地一聲，拂在孟俊飛的背上，只見他身子向外急墜！

金空空落地之後，吸氣急追，孟俊飛中其一袖，但覺後背火辣辣地疼痛，體內氣血翻騰，知道受了內傷，焉敢再戰，亡命而逃，也忘記通知手下撤退。不過他手下見主帥逃遁，也連忙跑了，藍鳳下令射箭。

那些人只顧逃命，心慌意亂之下，多人中箭，可憐孟俊飛帶了二百個人上山，下山時只剩下六七十個，且一半人受了傷！

金空空恨恨地道：「可惜讓那小子逃了！」回頭又道：「快將地上的箭矢拾起來，然後回寨休息吃飯！」當下衆人回寨，金空空又派第二組箭手下去防守，同時着人去其他三方討消息。

守左側的是梅飛雪及其子女，守右側的是姬無垢及郝龍威、郝豹威和郝彪威，守後寨的則是梅飛雨，藍鳳仍居中策應。薛旗則帶一隊女兵保護老弱婦孺。

金空空回寨，又令守前寨的人備好弓箭，聽候命令，衆人的心都像手中的弓弦般，繃得緊緊的，一場大戰即將降臨，果然不久，上面已傳來消息，東郭西城大舉進攻，由一個赤髮的老頭和一字堂堂主燕南羣作先鋒。

金空空低聲下令，「不管如何在未有命令之前，任何人都不能離開山寨。」言畢躍上一塊大石，放眼望去，只見下面的人就像螞蟻一般，蓋天幫的先鋒離山寨只有兩三里，當下發嘯下令，檑木滾石齊下！

山坡上立即響起不絕於耳的隆隆聲，蓋天幫吸收經驗，這一次分得更散，因此檑木滾石產生的效果甚低，金空空心頭一沉，連忙下令發箭。因爲他早將箭手分散，是以射程甚廣！弓箭收效較大，但對方人太多，又都是經過挑選的，是故許多弓箭手亦被對方斬殺！

金空空急又發出長嘯下令箭手退後，兩里的距離，他一早佈下了四重埋伏，爲了痲痺敵人，金空空揮旗號，令最靠近山寨的那邊守綫弓箭手長身拉弦。

燕南羣低聲對布天虹道：「副總堂主，屬下帶人衝殺過去，您伺機竄前噴火，只要山寨着了火，便大事可成！」

布天虹冷冷地道：「老夫知道，不用你饒舌！」當下他們繼續前進，猛聽一道嘯聲起，眼前突然出現了數十名弓箭手！「颼颼」聲响中，蓋天幫嘍囉因爲猝不及防，眨眼間竟被射倒了三十多人！

燕南羣十分驍勇，是個難纏的人物，在川西甚負盛名，他揮舞着一柄鬼頭刀，邊撥射來的長箭，邊喊道：「弟兄們衝呀，攻下凰鳳寨，人人有賞！」他不斷前進，吸引了凰鳳寨弓箭手的注意，布天虹即如鬼魅一般，自其側向上急射！

有兩個弓箭手發覺，立即向他射出兩箭，布天虹左袖一拂，那兩枝箭未曾接觸上已經落地，而布天虹的去勢，絲毫不減，金空空知此人是個勁敵，親自飛下迎戰。

布天虹另有目的，見金空空下山，立即避開，金空空那容其飛出自己的掌心，飛身攔截，如此一來，却空出一條路來，蓋天幫幫徒乘機向上衝。上面箭矢如雨而下，下面的人冒死進攻。

金空空急嘯一聲，藍凰立即揮旗，令人推下檑木滾石，布天虹右手突然握住一隻小噴管，左袖拂出，遮住金空空的視線，右手食指乘機在噴管上的按扭一掀，「嗤」的一聲响，管內噴出一股烏黑的液體，直奔金空空。

金空空猝不及防，發覺稍遲半步，身上被噴中了一團，怒道：「下之濫的手段也拿出來獻世，眞不長進！」他殺機盈胸，展開凌厲的攻擊。

布天虹邊回擊，邊獰笑道：「金老頭，等下你就知道厲害！」他噴出的是回疆出產的烏油，遇火即燃，甚是厲害。可是金空空攻勢凌厲，使他無法空出手來點火。

這時候，蓋天幫幫徒在檑木滾石的威力下，攻勢稍弱，藍凰乘機補充弓箭手，和佈署人力。凰鳳寨的大將其實不敷應用，金空空和藍凰守前寨，梅飛雪、飛雨和梅傲華守左側，姬蘭君率梅傲霜、龍家樓守右側，郝龍威、豹威兄弟守後寨，內眷則由崔翠負責，中寨由雲開負責，藍鳳和郝虎威率領後備軍，支援最危險的地方。所以前寨若被攻破，山寨便處於極端危險之中。

金空空連攻數十招，只能佔到些少上風，心中又驚又急，忖道：「這廝是什麼人，怎地以前不會聽聞過？」他心頭焦急，相反布天虹則不急，他目的只求纏住金空空，只要手下有人突破防線，上去放火，形勢便能改觀。

果然燕南羣帶着三名親信已來至山寨前，這時候，山寨內箭如雨下，但燕南羣智勇雙全，連忙伏在石後，等候機會。

忽然他放棄原本的計劃，不向上攻，反向下打，偷襲前面的弓箭手，這一着十分有效。弓箭手因爲背後有敵人，陣脚有點亂，箭網出現漏洞，又有好幾個蓋天幫幫徒衝了上來。

藍鳳見山寨前的弓箭手射不到對方，若不下去支援，弓箭手必然會全部犧牲，是故帶了一隊女兵衝了下去，燕南羣立即返身作戰，藍鳳上前敵住他，她以前雖是凰鳳寨的二寨主，但凰鳳寨只佔地形和固若金湯名聞武林，藍氏姐妹的武功並不出色，是以抵擋不住燕南羣的攻勢，幸好她身旁的女寨兵自側偷襲燕南羣，形勢才好轉。

弓箭手一失去效能，蓋天幫的人再無顧忌，蜂湧而上，寨內的弓箭手只能待他們到了眼前才敢發箭，以免誤傷同伴，在此情況下，已有十多個蓋天幫的人突破防守網，進內噴射烏油。

站在小樓上監視的藍凰立即打旗號通知雲開，雲開帶了十來個男寨兵趕至前寨，才遏止了蓋天幫入寨之勢，可是此刻，已有人點燃了火摺子，將之拋在烏油上，但聞「蓬」的一聲响，地上出現了一條火龍，向寨柵和寨房燒去。雲開又驚又急，忙令人救火，凰鳳寨一片混亂，打鬥的打鬥，撲火的撲火，無人空閑。

藍凰忙又令郝虎威率人撲火，但烏油燃性極高，水潑在火上，反促烏油四處流竄，寨房已有幾處着火，雲開又驚又怒，急道：「不可用水，快用沙土！」他奮起神勇，連殺三敵，反向下殺去，接替了藍鳳，敵住燕南羣，道：「副堂主快上來！」邊又發嘯下令寨兵後退。

就在此刻，山寨左側也傳來廝殺聲，雲開一連劈了七刀，將燕南羣迫退兩步，躍上一塊岩石，放眼望去，但見山下蓋天幫的人似螞蟻一般，空巢而出，向山上匍匐而至，燕南羣笑道：「雲開，你趁早投降，本幫還有職位安排，否則此處便是你葬身之地！」

雲開大喝一聲，挾刀躍下，勢如猛虎，直劈燕南羣的腦袋，勇不可當。燕南羣不敢攖其鋒，退開一步，再回身接戰。雲開之功力自非藍鳳能及。只鬥了三十四合，燕南羣便落在下風。

藍鳳回寨之後，立即組織了人手，接替弓箭手，又令寨前的弓箭嚴密戒備，隨時發射冷箭。

金空空不知寨內的情況，心頭焦急，奈何布天虹亦非省油燈，他雖然功力經驗稍差，但以守爲攻，金空空一時間也沒法得手。

布天虹道：「姓金的，凰鳳寨覆亡在即，趁早投降才有出路，否則悔之不及！」

金空空冷笑道：「你別做夢，老夫自有妙算，管教你們來得去不得！」他忽然雙掌齊出，發出兩股强勁無匹的掌風，把地上的沙石刮了上天，布天虹不敢硬碰，忙不迭跳後閃避，金空空乘機發嘯下令退守山寨，同時首先向上掠去。「弓箭手準備，不許他們走近發射烏油！」

雲開素來穩重機智，絕不會輕舉妄動，聞嘯棄了燕南羣，揮刀掩護寨兵撤退。燕南羣要再來纏，金空空一箭向他射去，疾如閃電，長箭破空之聲，懾人心魄！燕南羣連忙揮刀一擋，但聞「噹」的一聲，長箭雖被撥落地，但手臂也被震痲，心頭一片驚駭。不由自主退後幾步。

與此同時，寨左那邊突然傳來梅飛雨告急的嘯聲，金空空忙再着人去打探各方消息。待得探子回來，衆寨兵亦已退回寨內，可是下面人的仍不時伺機竄上來，準備放火。

「情況如何？」金空空脫下外袍邊問探子。

探子道：「偷襲寨左的是昔日五毒教的銀髮婆婆，其他兩方則十分平靜！」

金空空道：「傳老夫之令下去，快請姬護法來此，待老夫去寨左助梅堂主！」探子去後，他又對雲開道：「副總堂主，內人武功雖不錯，但經驗及鎮定功夫都不行，請你多担待一點。前寨就由你指揮！」雲開還想再說，金空空已轉身向左面射去。

雲開一邊令弓箭手小心戒備，邊躍上一塊大石上瞻望，此時太陽已下山，西方天際呈現一抹鮮血似的餘暉，平添幾分慘烈。山下東郭西城的大軍已快至，他陡感心頭沉重，幾乎信心全失。

雲開知道對方一定會用火攻，假如山寨一起火，軍心必亂，是故傳令請崔翠組織娘子軍，準備撲火。回身又對藍鳳道：「副堂主，若有機會，便搶他們幾管噴筒，雲某要以牙還牙，還有，快輪流吃飯！」一個女寨兵去內寨傳達，此時內寨的後援已吃飽，於是藍鳳令後援到前寨換班，使前寨的寨兵回來吃飯。

金空空一口氣飛至寨左，只見梅飛雪伏劍與銀髮婆婆惡鬥，銀髮婆婆一根金光閃閃的龍頭拐，招式凶狠凌厲，梅飛雨只能仗着輕靈的身法，避重就輕，十招只有三招是攻勢。

梅飛雨被兩名寨兵抬了下來，金空空急問：「那裡受傷？」

一個寨兵道：「副堂主中了那老虔婆的毒鏢，如今昏迷不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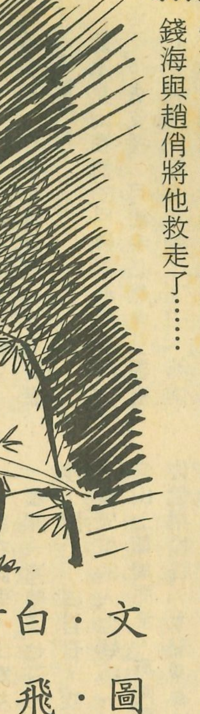
（未完・廿九）

隱俠京華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兩女施展媚術　秦豪未爲所動



上文提要：色膽包天的小吉子竟然將東海雙珠相繼玷汚了……在嚴密的監視下，秦豪與嘉琳在小舟上會面，他們默默無言，以手傳話，互道離情，時限將至，妙空要將嘉琳帶走，秦豪不肯放手，此時，四週的舢舨上射出數條人影，向他撲擊，秦豪施出絕技仍未能剋敵，而經脈逆冲又使他有點暈眩，生死邊緣間，錢海與趙俏將他救走了……

「蝴蝶夫人」笑起來更加迷人，說：「武會之後，有很多事都變了，也會有很多人都消失了！妳想得太遠了吧！」

花浪似懂非懂，也不便再問。

*　　*

錢海和趙俏化裝易容，外出踩探。

只有秦豪一人在家療傷，他的傷多爲外傷，但在十餘高手圍攻之下，輕微的內傷也是不免的。

當他每次要衝破任督二脈，而且感覺不會太大困難時，那股逆流就會出現，此流一出現就充滿了危機。

所以，有幾次想不顧一切衝破任、督二脈，又怕一不小心出了岔子，自己殘了、死了事小，嘉琳怎麼辦？

此刻他又到了這種境界。

他深信稍一著意就可突破此關，進入另一境界，這境界可謂如窺堂奧，人、仙殊途的肇端。

然而，可怕的逆流洶湧澎湃而上。

「這世上只有兩個人知道你此刻的心境……」此聲不知道來自何處，像來自屋頂，也像來自外間或院中。

秦豪大驚，原勢不變已飄下炕來。

但那蒼老的聲音又說：「不要怕！我不是你的敵人。」

「前輩莫非是近來在晚輩左右的二位高人之一？」

「不錯。」

「不像是恩公『不封先生』的口音，他的嗓音很細。」

「當然不是。」

「前輩大名……」

「目前你不須知道。」

「爲什麼？」

「因爲知道了你反而會忌憚而害怕。」

「前輩在晚輩左右，目的何在？」

「嗨！我幾乎也不知道目的何在。」

「前輩此言不是矛盾了嗎？」

「不，你知道你學了『不封手册』上的武功之後，功力猛進，但死亡的危機也與日俱增吧！」

「晚輩可以感覺出來，前輩一定知道原因吧？」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那前輩在晚輩左右……」

「老夫想碰碰運氣，走一步算一步，萬一不成，也好爲你收屍……」

多麼蒼涼沮喪的口吻，像這樣的高人都束手無策。

「前輩，如果晚輩就此停止，不再練『不封手册』上的武功，這可怕的逆流還會有嗎？」

「當然。」

秦豪忽然看開了，說：「晚輩以爲古人說得好：朝聞道，夕死可矣！晚輩有兩大心願，如果這兩大心願都能了斷，雖死無憾。」

「什麼心願？」

「一是救出嘉琳郡主，一是消滅邪會。」

「有志氣，如果沒有那致命的逆流，這兩大心願必能達到，可惜……」

「請問前輩，嘉琳郡主是在天一會手中嗎？」

「嗯！」

「她沒有受到傷害或侵犯嗎？」

「沒有，而且還有點自由。」

「前輩一定知道會主是誰？及太上會主是誰了？」

「知道這件事，並不是一件好事，但我現在不能說。」

「會主是女人嗎？」

「不是，但他們這麼說也未嘗不可，因爲最少有兩個女人的身份比會主還高些。」

「前輩，您似乎對此會的一切很清楚。」

「老夫不敢說很清楚，只是因爲知道主要份子是誰，所以對他們的未來動向，猜也能大致猜出來的。」這位高人喟然說：「有件事之怪之奇，就連老夫也是最近才知道，甚至大吃一驚，這個人太不可思議了。」

「前輩是指那太上會主嗎？」

「嗯！」

「前輩，晚輩死定了嗎？」

「也許吉人天相，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前輩一定也知道另一位不離晚輩左右監視我的人是誰了？」

「嗯！」

「晚輩願意猜猜看。」

「也好。」

「晚輩隱隱覺得，另一位常在晚輩左右的人很像『不封先生』。」

「有人來了……」

「前輩……前輩……」也許人已走了，也許他只是不願回答剛才這個問題罷了。

果然有人來了，是趙俏，但那高人要回答那問題是絕對來得及的。

趙俏說：「錢海要我回來看看，我們在追踪花浪，在她身上也許能知道一些秘密。」

「也許，但她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秦豪，我帶了點現成的食物給你，明天正午以前我們不能回來。」

「謝了！大嫂，眞難爲你們了！」

「說這些幹什麼？要不是錢海一時走錯了路，怎麼會使令叔破產……」

「那都過去了！現在明裏幫著我的也只有二位了。」

「還有暗的。」

「是的，只是我不知道那位前輩是誰。」

「可能就是叫我們如何冒充天一會的人去救你的那位前輩了，語音蒼老有力對不？」

「對！」

「我怎麼想不出這位前輩來？」趙俏又叮囑了一番：「我走了！秦豪，小心你自己。」

趙俏走後，他吃了點東西，散步後再行調息運功。

但這工夫危機和魔障一寸寸地向他逼近了。

兩乘彩轎由八人分抬著，前面是「蝴蝶夫人」，後面的轎上編織著玫瑰，每朵都有面盆那麼大。

轎頂四角上也各有一朵，比面盆還大。

「玫瑰夫人」和「蝴蝶夫人」都是天一會的人，身份特殊，而且都是一代尤物，美艷絕倫。

各有四名小婢隨侍轎側。

兩轎到達秦豪住家門外時，天已近四更天。但轎伕訓練有素，未弄出半點聲音。

八名轎伕散開包圍了此宅，四名包圍內圈，另四名隨二位夫人進屋，此刻秦豪聽到了異聲。

他已能作到滅盡四相，除去三心，返光內照的境地。

但是此刻最怕驚擾。

他聽到了以內力借鼻腔發出的口哨（應稱爲鼻哨怪音），常人當然做不到，這是內功到了某種極高境界才有的功力。

這聲音若斷若續，不絕如縷。

下意識去體會，如姹女之嬌喘，如蕩女之呻吟；似興奮時的心跳，似銷魂之熱血奔騰。

總之，這是人性弱點的陷阱。

秦豪心頭一驚，睜眼望去，如烟似霧之中，氤氳繚繞之下，有兩個無遮的胴體在曼舞著。

這兩個舞蹈的胴體眞是人間極品。

髮細黑柔如絲，在舞蹈中揚拂飄蕩，直垂胸前或背後，因而聳拔顫抖的雙峯在髮絲中或隱或現。

腰細一握；與豐翹的臀部對比，像白璧似的葫蘆，配上修長、潔白、肌肉匀亭的玉腿，構成了人類視覺上的至高享受。

動人處在於忽隱忽現，似隱似現或似有似無。

此時此刻，有幾個人相信「色即是空」？

四名衣著極少而半裸的少女，各握著一支巨大的白蠟燭，穿梭遊走，似在配合著兩夫人的艷舞。

巨大的白蠟燭的晃動，在柔軟、膩滑而凸浮的曲線中挺直穿射，形成一種幻覺。

人所以會有慾念，那是因爲有「自我」存在，所以佛家强調的是「無我無相」，「相」是指身外之物。

要作到「無我無相」必先「制心」。但「我念」已先入爲主，如何「制」法？

加之「蝴蝶」和「玫瑰」二夫人在未加入天一會之前，即修過「房中術」，「媚術」是包括在「房中術」之內的。她們知道如何撩撥男人的色慾，惹火點起男人的慾火。

她們有超乎常人的條件，包括外型和知識。

她們的任何一投手一舉足，都帶動了煽動慾火的無形力量。

「媚術」絕不僅是以與生俱來的生殖器與哺育器官來引誘異性，那也是一種藝術，它需要面部表情來配合，嗓中的聲音來伴奏。

像道與魔之不可分一樣，用之正爲道，用之邪爲魔，事實上，一而二，二而一，道魔本爲一體。

秦豪也是人，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

人。

他也有過「男女」的經驗，這經驗就是慾念的導體，在一個嬰兒面前艷舞，絕不會產生相同效果。

他開始心神不屬，他的視線不能不隨著那肉香四溢的胴體晃動，二夫人互交眼色，她們以爲又找到一個舉世無匹的「採戰」對手了。

秦豪的定力已逐漸瓦解，他的視野中是一片緋紅的烟霧，任何一個胴體或一個面龐，都是嘉琳郡主。

於是華山毛女峯上毛女洞中的旖旎風光，義王府深閨中的絳帳春濃……幻象叢生，目力所及，全是一對對的歡喜佛的景象。

但是孽障雖常勝過道心，和人類的品行仍有極大的關連，人品、心地高潔者，在最緊要關頭，仍能靈光一現。

秦豪突然想起了「籥神」給他看過的道家丹書云：「修眞原是要心眞，心眞不怕嫦娥近，避色難以擋色陣，遠女難以見女神；若欲色心根挖盡，常見花容不動春。」

這眞是一針見血或暮鼓晨鐘的警句。

他是有慧根，有毅力的人，立刻收攝心神，眼觀鼻，鼻觀心，用「斬繩兩段法」而定於一。這種止念法有四：「一爲斬繩兩段法，二爲孩童觀畫法，三爲撚婆羅門線法及衆體無覺法。」在此不再分別詳加解釋。

這樣一來，不但不再色授魂與，還能英華內蘊，使體力歛聚而大增。

二位夫人自然是行家，知道對方非比尋常，已前功盡棄，不免惱羞成怒。兩人立即穿上衣服接過小婢手中的長劍。

她們的劍雖非上古神兵，也非凡鐵。「蝴蝶夫人」冷冷地說：「秦豪，能渡過我們二人的『桃花障』的武林高手太少了。像你這麼年輕的簡直找不到，你眞的了不起，而我們正喜歡像你這樣的青年人。」

秦豪睜開眼來，緩緩站起說：「二位是……」

「我們是天一會的當家作主者。」

「二位是會主？」

「會主又算什麼？」

「莫非是太上會主？」

「不，我們是太上會主的人。」

「原來是太上會主的兩位內助，貴會以替天行道爲標榜，應該是行事光明正大、循規蹈矩才好，像剛才二位的行徑……」

「玫瑰夫人」說：「秦豪，你若歸順本會我們可以保舉你坐上護法寶座，若逞強好勝，你逃不過今夜！」

秦豪心想，先套套再說：「天一會會主和太上會主是誰可以見告嗎？」

「你只要歸順了，不久就會知道。」

「嘉琳郡主在何處？」

「還是那句話，只要歸順，立刻就可以見到她。」

她又說：「你歸順之後好處太多，就以我們二人來說，都屬於你的了……」

「二位夫人既是太上會主的人，怎麼可以胡來？」

一小婢怒叱說：「不知好歹的狂徒，連太上會主都不管，二位夫人看上你是你的造化，你管這些事幹什麼？」

秦豪冷冷地說：「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對妳們說這些等於對牛彈琴！」撤下雙筆，四小婢已攻了上去。

四小婢也用劍，四上四下，被一堵筆墻擋了回去。

「蝴蝶夫人」劍到人到，人影晃動，翻腕一削，瞬間七個變化順筆而上，秦豪心頭一緊，差點被削去了手指。

這女人的劍法太詭詐了。

其實劍術奇詭就是高招，但要稱爲一代宗師，他的招術詭奇中要有泱泱大度的氣派才行。

「玫瑰夫人」一出手，秦豪知道不用「不封手册」上的武功是不行的。萬一栽在這兩女手中，那可能比死還要痛苦些。

但是，這兩個女人是當代用劍名家，一旦聯手，威力之大之強，即使武林中的五七個掌門人加上武林五老一二人，也未必能佔了她們的便宜。

「不封手册」第一式出手，仍被逼退了一步。

她們的動作和剛才的妙曼艷舞絕對不同。她們的臉上表情已凝固，像兩塊冰冷的石頭，星目不再蕩漾火樣的熱情，而是利刃似的稜光。

四小婢作四象陣前衞屏風，只攻不守，二夫人乘機穿陣而入，作重點決定性的一擊。

劍氣繚繞，在秦豪施出第二招時，臂上也被掃中了兩劍。

「蝴蝶夫人」說：「秦豪，人生數十寒暑，何必自苦？只要點點頭，無比的財富，高高的權位和絕色的女人全都有了，何樂而不爲呢？」

秦豪的回答是無情的反擊。

再一次的狠毒反擊又開始了。二位夫人的兩柄長劍眞正構成了劍網，有三劍自秦豪身邊穿過，一劍自他腋下掃過，只要再往上一挑，一臂就要飛出。

但是，他的雙筆在留情的情況下也掃倒了二婢，另砸折了一婢的小腿，也挑飛了「玫瑰夫人」一個耳墜。

第三招施出後，他身上已有九處傷痕。

越是全力搏殺，那潛伏在體內的逆流就蠢蠢然衝擊著，甚至使他的手也會發抖，眼前也會金星迸射。

但是，被俘比死亡更可悲。

他的身子有時像塊肉餅，自窄窄的劍網隙縫中掠過，有時像一片羽毛在劍鋒間飄過，也有時像一堵傾倒的城墻，不得不向對方壓過去。

當最後一個小婢嘶嗥著飛出，一個頭顱像被踏扁了的山楂時，「蝴蝶夫人」陰詐的一招七式，連綿不絕地攻了上來。

儘管他已施出了第四式，却因「玫瑰夫人」也配合得嚴絲合縫，「唰唰唰唰」！肩上、腿上、腰上及後頸上各被劃上一劍。

而且爲了脫出這劍陣，他還被踢了

個觔斗。

他已變成一個血人，騰挪起落中，血漬四下飛洒，夾雜著汗水，一邊還要趁機抹去眼上的血和汗，保持著良好的視野。

「玫瑰……」「蝴蝶夫人」說：「茫茫生死兩不知……」這是她們的暗語，也是合擊「桃花劍陣」中最後的全力一搏，劍氣落後，筆罡如雷，兩劍有如連接在一起，動作一致，威力倍增。

巨燭已熄了兩支，就在另外兩支「卜卜」熄滅時，兩劍合一，刺中了秦豪左邊脅下，而他的右筆劃起一道光弧由空中而下，先由「玫瑰夫人」的左肘劃下，一截小臂隨筆掉落，接著往上回挑，「蝴蝶夫人」的長劍一斷爲二，筆勁未斷而續斜挑，由下頷、右腮直挑到右耳，耳朵已飛上了半空。

事實上秦豪也因那股逆流的猛烈逆衝，全身抽搐抖動，近似虛脫了。

此刻房內突然漆黑一片。

「玫瑰夫人」爲斷臂而驚得呆了。

「蝴蝶夫人」一摸右耳，也發出一聲嘶叫。

秦豪穿窗而出時，一小婢正要攔阻，一個雪球迎面自動炸開，且變成冰屑，勁道奇大，小婢滿臉開花，捂面而退。

爲了二位夫人的安全，另外三個小婢和八名轎伕並未再追，秦豪這才能脫身，他此刻說不出混身脹痛的滋味，頭暈、想嘔吐，視覺模糊，全身痙攣。

天快亮了吧？但他感覺已到日暮途窮的時刻了。

如果現在仍有人追踪他，他以爲不須一流高手就能弄死他，他跟跟蹌蹌地奔行，出了小村子往西南。

雪不太深，但路很難走，深一脚淺一脚地，向前望去，至少在山的這邊沒有落脚或藏身之處。

過了小山，仍然十分荒僻，却有一座半倒圮的小廟，好歹可以暫時容身，他的運氣並不好，有人循著他的足印跟了下來。

到了小廟前一看，是座山神廟，好像曾被火燒燬過，除了前門及外墻，一個小正殿及一個小偏殿也燒得漆黑。

他倚在門上喘了一會，試著提氣，不由大驚，眞氣竟不能凝聚，這眞是比死亡更令人震憾的事。

一個普通人可以手無縛雞之力，但一個有名而且敵人環伺的武林人物如何能失去武功？他立刻就冒出了一身冷汗。

他歪歪斜斜進入偏殿，因爲偏殿的屋頂爛得不嚴重，也許有人在此渡宿過，神龕後面約半蓆之地還有些麥稭。

他坐下來再堅持正覺，摒除雜念，神存炁穴，返光內照，氣穴即命門，在脊椎第七節之下，由尾閭上第七節，臍後腎前，前七分後三分。

兩腎之間，左屬水，右屬火，其中空懸一穴，上通泥丸，下貫湧泉，但是眞氣到了命門即停滯不前。

屢試不成，心情就浮躁起來，這一浮躁，再試之下連命門也無法到達就散了，這當然是那股子逆流的邪勁竄擾之故。

就在這時！廟外傳來了聲音。

接著大約有二三人之多進入廟的前院，似乎停下來。

這時一人說：「人就在這小廟中，絕對沒錯。」這聲音很熟，秦豪自然聽出是潘谷的口音。

「這還用你說？廢話！」這人分明是「無聊書生」。

另一人說：「那可不一定，也許早就走了！這兒孤獨的一個小廟，目標顯眼，在此藏匿避禍，除非是傻瓜！」這是金七。

「金七。」潘谷說：「足印到此而斷，不是在這兒難道飛了不成？」

「是啊！」「無聊書生」說：「這似乎是穿開襠褲子的人說的話。」

金七說：「別自作聰明啦！如果是我，我就會再利用來時的足印回去一段路，然後自岔路上走掉。」

這當然高明，但潘谷和「無聊書生」都不信秦豪會那樣作，因爲在時間上也來不及。

「還是進去看看吧！」潘谷和「無聊書生」進入了正殿，金七爲人精細，他早已發現偏殿中的細微雪迹。

他在偏殿中一搜，就看到了秦豪。

金七很快地把倚放在神龕後的魁星雙筆取在手中。

「嘿嘿……這是逢四進二的局面……嘿……」

金七一出聲，在正殿中未找到人的潘谷和「無聊書生」立刻就趕來，潘谷說：「怎麼樣？找到了吧？」

「他受了重傷。」金七又說：「要不，他可能會以我說的辦法跑掉。」

「無聊書生」說：「你眞聰明，而且這一功算你的。」

「當然，因爲他的兵刄都已到了我的手中。」

潘谷說：「金七，據護法及幾位壇主說，此人的功力匪夷所思，就連今天兩位夫人加上四個侍婢，尚且……」

「無聊書生」瞪他一眼，潘谷不敢直說下去。

但「無聊書生」說：「總之，此人一身怪異武功，不可輕視，他受傷到底嚴不嚴重？誰也摸不透，不如再點他幾處穴道……」

「放心！兵刄在我手中，他玩不出花樣來。」

潘谷說：「金七，這可是上面最重視的一個對手。」

「我知道。」

「你什麼都知道。」「無聊書生」冷笑道：「你知道爲什麼夫人一人斷手，一人缺一耳，仍然交待不可殺死此人要留活口的原因嗎？」

「當然知道。」

這句話很有吸引力，潘谷說：「老金，說說看爲什麼？以二位夫人的身份來說，聽說連會主見了她們也要客客氣氣叫聲夫人，受此重創之下……」

金七說：「這是最高機密，恕難奉告。」

「別吹了！」「無聊書生」說：「我看你是有駱駝不吹牛，有大象不吹駱駝，眞正是小丑材料。」

「是啊！我是小丑，你是什麼？名義上你是花壇主的未婚夫，眞正和她睡在一起的却是『三手大聖』那個賊……」

「你……」「無聊書生」說：「你好大的胆子……」

「連花浪都不在乎，你窮緊張什麼？收了史立眉開眼笑，就像當年武則天收了薛敖曹時龍心大悅，封他爲如意君的情況一樣。」

金七又說：「你老兄，也只有洗洗脚的份兒了……」

「無聊書生」氣得臉上鐵青。潘谷說：「老金，這你就太過份了！俗語說：打人不打臉，說話不揭短，都是自己人，何必呢？眞是吃大蒜講話——出口成髒(章)！」

金七說：「我就是這副德行，最瞧不起吃軟飯的人。」

「無聊書生」一字一字地說：「姓金的，你八成並不知道自己的骨頭到底有幾兩重……」正要動手，金七出手逾電……

「無聊書生」正要捋袖擄胳膊，魁星筆正中「鐵盆」穴，此穴在「肩井穴」正下方約三寸處。

「無聊書生」「呃」地一聲，右半邊身子立刻不能動了，退了一步倚在壁上。

潘谷勃然色變，說：「金七，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你回去怎麼交待？要知道，咱們在天一會中可不是吃香喝辣的角色。」

金七淡然道：「潘谷，我看根本也不必回去交待了。」

「那你想叛？天！你趕緊打消這鳥主意吧！」

「爲什麼？」

「你會死無葬身之地。」

金七冷冷一笑，說：「秦大俠你看如何？」

秦豪有一種預感，但他不便表示甚麼。

此刻他已等於一個廢人，即使潘谷，都能輕而易舉地捏死他，這是人生最悲哀的事了。

潘谷說：「金兄，快把『無聊書生』解了穴吧！以他在天一會中的身份，是不宜於得罪的。」

「對對！絕對不可得罪……」

金七又說：「要得罪就是一下子……」一筆點了「無聊書生」的結喉穴。

不但「無聊書生」在臨終的一刹驚極，潘谷也驚得呆了。在他看來，金七是怎麼了？和自己過不去嗎？

就算如此吧！潘谷也怕受了連累。

「金……金兄……你瘋了？」

「我早就瘋了！不是現在。」

「你……你怎麼啦？」

「我們如果不瘋，會參加這個天一會？」

潘谷心頭一沉，說：「你……你眞要叛？就……就以花壇主那一關來說吧，你過得了嗎？」

「潘谷，你又何必管得那麼多？眼前這一關你過得了嗎？」

「金……金七……咱們可是往日無怨近日無仇。」

「對，可惜你這人也沒有什麼主見，留著你也是麻煩。」

「金七……」潘谷向門口一竄，金七比他快了一步。「金七，你爲什麼要這樣絕？殺了我們，你脫得了干係嗎？」

「如果你是我，也許就不能，你看，我手中用的是什麼兵刃？」

「魁星筆。」

「這不結了！魁星筆是秦豪的，殺人者秦豪也。」

「金七，天一會中的人都沒有你聰明嗎？」

「正因爲他們聰明，才會上當！」

金七又說：「告訴你，聰明人很容易上當，正因爲他們太聰明了，他們才以爲自己發現的絕不會錯，高手對於人身傷痕及創口的鑑別有獨到的見解，是什麼兵刃所傷一看便知。」

「金七，好歹我們也是老搭檔了……」

「潘谷，我發現你對李艷秋的絕情，有一天我要是落到你的手中，下場也許更慘些。」

「金七，你有什麼打算？」

「我的事就不用你張羅啦！潘谷，我金七也邪，但，我以爲爲了改邪歸正而冒一分危險是值得的……」

潘谷要溜，金七一筆戳向他的「期門穴」。

潘谷死得也算痛快，連哼也沒哼一聲。

回過頭來，金七望著秦豪。

秦豪也冷靜地望著他，像人遇上了狠，狠面對著人。人怕狠，其實狠也怕人，但爲了活命，怕已是次要的事了。

「現在輪到你了！」金七又說：「你有什麼感受？」

「坦白說，我很怕！」

「怕？怕不能身免嗎？」

「當然不能，但是你說誰能眞正作到不怕死的境界？尤其是在一些大事沒有解決之前。」

「對！如此怕死，不失爲英雄，你的未來大事是些什麼？」

「一爲嘉琳郡主，二爲消滅邪會。看樣子兩件事都有待來生了……」

「不好！來人了！」金七說：「你聽到了沒有？」

「當然。」

「你希望來人？」

「來不來都是一樣，在目前，我的同路人幾乎沒有，全是天一會的人，所以人手多少對我沒有分別。」

「你如果是我，該怎麼辦？來人必是高手。」

秦豪點點頭，但不表示意見。

金七忽然示意噤聲，丟給他一支筆。

秦豪站起來，倚在壁上。

人影一閃，偏殿門外站著一個一頭焦黃蓬髮，黃睛、黃眉，穿了一襲棗紅袍子的怪人。

金七當然知道這是何人，他深施一禮，說：「香主金七，拜見護法……」

秦豪一看就認出，此人是黑道煞星「烈火上人」邱森，武功高絕，不在五老之下。

由於他性如烈火，而樣子及衣著也如烈火，人如其名，名實相符，武林小嘍囉見了他，小腿會抽筋。

「你就叫金七？」

「是，護法。」

「王八羔子，就憑你這份德性也能當香主？」

「啓稟護法，小的也知道自己這份德性，姥姥不親，舅舅不愛，不過父母生了小的這塊料子，又有什麼辦法呢？」

「痛快，痛快！其實本護法這樣子也和你差不多！那些長得好看的却又不管用，喏！倒下這兩個，哪一個不比你我養眼？」

「是……是。護法，剛才的局面眞險，眞沒想到，姓秦的和二位夫人力戰重傷逃到此廟……居然還能力戰我等三人……結果……」

「結果你這王八羔子滑不溜手，趁姓秦的力竭時，奪下了他一支魁星筆？」

「是的，護法，不過小的十分慚愧，這……這等於取巧，不是小的長他人的志氣……要不是此人練功出了毛病，小的……」

「烈火上人」黃澄澄的牛眼睨了秦豪一陣子，說：「金七，你再試試看。」

金七不能不試，但却忐忑不安。

而秦豪也是一樣，殺金七也許不難，但一出手就顯示了自己的體能及病況，「烈火上人」就有了譜兒。

如不殺金七又如何？

「護法，小的要是死了，希望與他們二位合葬。」

他指指「無聊書生」和潘谷的屍體，而此刻「烈火上人」正在檢視二人的致命創口。

這正是金七的過人聰明之處。

而聰明人上當，十之九八都是上了他們自己的當。

「烈火上人」看過之後，再看看秦豪手中那支筆，筆尖下還有血漬。

「金七，你的聰明很像老夫，再歷練幾年，也和老夫差不多了！」

金七說：「小的再混一百年，也難以望上人之項脊。」

「王八羔子，老夫倒有點喜歡你了。」「烈火上人」是閩人，除了在會主面前，即使平輩也是不離這句「王八羔子」。

「謝謝護法！不過儘管姓秦的已重傷，小的還是不行，要不是護法適時到達，小的恐怕也要和他們一樣。」

「本來老夫對這局面有點懷疑……」

「護法是說……」金七心頭一緊。

「老夫以爲，姓秦的身負奇學，不易調理。古人說：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憑你金七，要想奪他的兵刃，恐怕……」

「上人以爲小的說謊？」

「現在老夫信了，要想愚弄老夫，那有這麼容易？」

「上人是何等人物？就算一隻蚊子自上人面前飛過，上人也知道是公的還是母的。」

「嘎……」「烈火上人」高興極了。

金七拍得他不文不火，軟硬可口，這世上不喜歡奉承的人可太少了，一個人只要喜歡奉承，也就開始對自己陌生了。

「王八羔子，眞對了老夫的脾胃，你試試看，不行的話，煞你奶！老夫不會袖手的。」

「是，護法……」金七上前兩步，看了秦豪一眼，秦豪反應敏捷，也沒弄清他的意思。

金七一筆挑去，目標是「大赫穴」，在任脈以上約四寸處，但這是明攻棧道，筆尖顫動不移，挑向「犢鼻穴」，這是膝上要穴。

秦豪不能不全力對敵，以「咫尺天涯」佔到有利角度，筆一圈最少十五個大穴在這一筆的範圍之內。

金七揚起身子筆又掃砸而下。

秦豪的毛病經過這一陣子休息又好了很多。

他尚未走火入魔，他的脈勢逆衝，也並不是走火入魔，但已接近危險的邊緣，他目前足可力斃金七。

但他不此圖之，一滑而過。

「王八羔子，還行！」

兩人折騰了十來招，秦豪覺得金七的眼色是可以讀出來的，只怕估計錯誤，但目前錯不錯實在也無關宏旨了。

金七的攻勢一緊，秦豪的逆流衝脈危機一見稍好，就等於武功又進了一級，嘯聲盈耳的筆罡，撕裂著氣幕，五個轉折，七七四十九筆一氣呵成，最後一筆瞬間顫動，籠罩著四個要穴，「啪」地一聲，一筆掃中了金七的側腰。

金七栽出時，「烈火上人」突然撤出十三節亮銀鞭。

儘管他自視極高，但他畢竟是聰明的。

現在撤出兵刃，比失手吃虧後再撤，要好看得多了。

鞭一抖，其直如棍，這就是十三節鞭的火候。

然後一抖手，「刷」……十三節鞭又疊成六疊半握在手中，滑步轉身後，鞭又如毒蛇出洞射出。

這一鞭點、抽、掃、砸，節節光弧閃爍，如千萬條斑斕毒蛇，昂首吐信，俟機欲噬，鞭直時如棍如杖，軟時如繩如鍊，詭譎無方。

當鞭、筆絞纏，烏光包纏銀芒，銀芒又突破撕裂了烏光時，金七站了起來，袖中匕首探出尖端。

秦豪一旦全力拚搏，那流竄的逆流立即使他痛苦難當、肌肉抽搐、視野不清，甚至於手勁不聽指揮。

高手拚殺，只要有一寸甚至半寸的偏差就會遺憾終生，現在他這種可悲的現象已越來越厲害了。

亮銀鞭的鞭花愈來愈大，筆芒越來越淡。

彼此消長，如銅棍似的鞭身，鞭掃人旋，光幕中四目相對，紅如巽血。

「叭！」一鞭掃中了秦豪的左大腿。

跟蹌倒退兩步，眼前一片星海，天地倒旋。

「叭叭」又是兩鞭，一中左肩，一中右腰。

但在秦豪的「第三招」施出時，儘管威力大減，又失去了準頭，但威力仍在，旋移中換了五個方位，七個角度。

「卡……」筆尖在「烈火上人」的肥幫子上挑了一道血槽，皮肉翻裂，這老賊暴怒，跳了起來。

「王八羔子！老夫不捏死你就不姓邱……」

金七說：「上人，小的雖不成，總也能產生點牽制力量，上人的功力無邊，本不須小的插手，可是此人乃本會的正點子，小的不敢袖手，以免會主降罪。」

「烈火上人」嚷嚷著：「王八羔子！你眞以為老夫撕不了他嗎？」

「這是那兒的話？就算前輩事後責罰小的，小的還是要出手。」

拍馬要有技巧，金七深得其中三昧。

老賊色厲內荏，雖然他的功力不在二位夫人之下，卻不知道秦豪的經脈逆衝抵銷了他四成的功力，反之，他早就濺血當場了。

這次老賊沒有出聲。

所以老賊再次出手，金七夾擊，待金、邱交叉而過的瞬間，寒芒在袖中一閃，邱森腰衣裂開，剛剛傷到皮肉，他那隻左手已抓了過來。

邱森未想到金七會倒戈。

但他反應敏捷，金七的頭髮硬生生被他揪下一綹，還帶著血珠。

「王八羔子！原來你吃裡扒外，煞你奶！老夫不會輕饒你的……」

秦豪愈來愈不濟，金七一擊未能正中，知道有麻煩，說：「老賊，你不用乍唬，二位夫人又如何？還不是一個缺耳，一個斷手，你這老雜碎不過是比她們多一身黃毛罷了。」

「烈火上人」自然知道金七在激他，但他仍以秦豪為主要目標，他有信心，此刻的情況以一敵二，他也有把握把他們擊倒。

十三道光圈把秦豪裹定，金七一接近就被一組爪影逼了回去。

筆罡逐漸減弱，中鞭的機會急劇增加。

金七只攻不守，略使邱森凌厲攻勢一緩，可惜秦豪眼見這大好取勝機會失之交臂。

他此刻手中的筆重逾千斤，眼皮沉重，要施出「咫尺天涯」身法都已不靈，所以在鞭浪一排排地壓到時，金七已不顧一切撲上。

即使如此，邱森噙著一抹篤定而殘酷的哂意聚力於左爪，凝氣於鞭身，一團鞭球滾動而爆開……

這是生死一髮的一擊。

此刻秦豪的功力連金七都不如，金七的捨命一搏又不足以改變頹勢，其結局比一碗清水還清楚。

就在這剎那，人到聲到：「邱護法，收鞭……」

聲是女聲，卻比雪還冷，如嚼著脆生生的冰屑，邱森知道要留秦豪的活口。可是，那一筆在他的肥幫子上留下一道血槽，老賊恨之入骨。

活口是要留，他要加倍收回本利。

來人見他並不收招，而秦豪又已失去了抵抗力，甚至步履浮蕩不穩，那能承受這一擊？

點穴鏢在光球中飛射旋轉，「噹噹」兩聲。

點穴鏢射在漆黑的樑上。

匕首飛到院中沒入雪中。

金七上下門牙被鞭梢掃落五六顆，現身的少女虎口震裂，退到牆角。

秦豪倚在神龕後，右臂已無力舉起這支重僅二十八斤的魁星筆，偏殿中只有呼呼牛喘之聲。

來人竟是鐵蓮。

「烈火上人」十分惱火：「王八羔子，妳要找死？」

鐵蓮說：「邱護法，上面有令，不可殺死他，也不可使他重創。」

「妳不說老夫就不知道？」

「看邱護法剛才的一擊，似想……」

「滾開！老夫自有分寸。」

「邱護法，本姑娘也是護法之一，你口齒乾淨點！」

「煞妳奶！老夫就是這份德性，妳縱是護法，老夫也沒把妳看在眼裡，除非妳這兩套比老夫高明。」

鐵蓮說：「邱護法身手高超，本護法早就知道，但為本會之一員，可別讓外人看笑話……」說着躍起取下點穴鏢。

秦豪對於鐵蓮竟是天一會護法這件事雖然驚奇，卻也見慣，這數月來怪事太多了。

這工夫金七也自雪地中撿回匕首，鐵、金二人對這老魔的功力眞正是驚佩交集。

邱森說：「鐵護法，妳對金七叛變的事怎麼說？」

「金七叛變了？不會吧！」

「王八羔子！老夫的話妳一句都不信。」

鐵蓮說：「邱護法，我想金七必然也是怕你擊斃秦豪，而把事情弄砸了無法交待，才不得不……」

「放屁！」

「邱護法，以你的身份和年紀，莊重點好不好？」

「怎麼樣？小王八羔子，老夫愛怎樣就怎樣？只要不作背叛天一會的勾當！就連會主的餿主意老夫也可以不聽。」

鐵蓮說：「算了！邱護法，你是天一會的功臣，也不必和金七一個小香主一般見識，秦豪由本姑娘帶回。」

「老夫手下游魂，自應由老夫帶回。」邱森又說：「金七這叛逆怎麼辦？」

「帶回一併交辦。」

「好，全由老夫作主，妳走吧！」

「邱護法，本姑娘也是奉命傳達不可殺死及重創秦豪的命令而來，任務未達，無法交差。」

邱森冷笑說：「鐵護法，以妳的年紀和武功，不怕妳惱火，王八羔子，妳只是一名壇主的材料，看來妳不是會主的人，也必是太上會主的人……」

「邱護法少管別人的閑事。」

「老夫不以為這是閑事，金七能叛，

妳也未必絕對靠得住，老夫可見得多了！老實說，老夫不信任妳！」

「邱護法，你可別倚老賣老。」

「老夫賣了一甲子，還沒有人敢改改老夫的脾氣！」

「我沒興趣改你的脾氣，我是奉命而來。」

「妳奉命傳達的命令，老夫並未違背。」

「人由本姑娘帶回。」

「那不是命令，本護法逮住的人自應由本人帶回。」

「這是奉命行事？」

「小王八羔子！妳是誠心和老夫過不去對不對？好好，老夫剛才還沒把筋骨活動好，來來來，你們兩個聯手試試看！」

現在秦豪已順着神龕後壁滑坐地上。

他唯一的感受是全身關節脹痛如裂，頭暈目眩，身子如飄浮在雲端上，視覺及聽覺都失去了大半能力。

鐵蓮知道，合二人之力也未必成。

只是她有個想法，如果兩人能得手，可以幹掉這個狂妄的老魔，如果不行，老魔也未必敢殺死他們。

鐵蓮說：「邱森，好歹本姑娘也是護法，我不怕你！」

「好，還有你！」

金七以目示意，似在說：「這老雜碎並非省油的燈，咱們兩人的斤兩不夠。」

但鐵蓮似乎箭在弦上，非發不可。

「金七，邱護法說他要活動活動筋骨，以他的身份絕不會宰了你，你怕什麼？來吧！陪他玩玩。」

金七不能退縮，他十分焦急，認為鐵蓮既是郡主的師妹，情同手足，此時為何不以秦豪的安危為重呢？

兩人亮開架勢，邱森居然未亮十三節鞭。

金、鐵一發勁，才不過三十招就知二人用兵刃對付一個不用兵刃的老魔，仍然還差一截。

這大概是此魔敢在天一會中囂張的原因了。

在第六十招左右，金七被一肘砸出，半天沒爬起來，鐵蓮的點穴鏢竟被奪了過去。

邱森「嘎」獰笑聲中，未見移動已滑到金七身邊說：「老夫絕不會殺錯了人，你這王八羔子早有叛志，留你不得，一切責任由老夫自負……」

正要下殺手，忽聞怪聲來自屋外：

「邱老兒，別動他！」

也許因為此人的嗓音太怪，本來沙啞低沉，卻有一種毋遠弗屆的潛力，震得破爛的門窗框「咯咯」作響。

屋樑上沙塵紛紛洒落。

邱森收手厲聲說：「什麼人？」

「上半夜吃星星，下半月啃月亮，人不敢見我，我也忌憚見人……」金、鐵二人忙捂起了耳朵。

這內功比「天龍禪唱」及「獅子吼」還要深一層。

不論「烈火上人」如何剛烈？不論他如何自負？聽了這四句話之後，立即色變，聲音明明來自後窗外，他却由前門射出。

一聲「咯」音，有如殺鷄時那最後的嗓音，然後有「噗通」倒下的聲音。

金、鐵互視一眼，怯怯地探頭偏殿門外，不由全身鷄皮疙瘩暴起，如浸入冰水之中，冷徹骨髓。

一代巨魔「烈火上人」邱森倒斃殘雪中，頭顱已不見了。

是飛刀嗎？

不是，飛刀斬首摘了瓢兒，一定有切砍的斷層，邱森的屍體上沒有。乍看，好像法場上被梟首的死刑犯遺體，分不出首尾。

原來他的頭顱，硬被人家以奇特的掌力手法按入胸膛之內，只露出了少許的頭髮。

這種斃敵方法固然殘酷，也可見「烈火上人」素日之為人了。

＊　＊　＊

這兒是華陰縣。

向南望去，在如血夕陽中可見華山三峯。

華陰縣城北關外，即有天一會的分會會址。

這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前後佔地三畝，六十餘間。

中央一個院落，重門高墻，守衛森嚴，這是會主的臨時行館，至於太上會主，來去無踪，行無定止。

此刻，內廳內有護法六人，壇主五七人已在肅靜等候。（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金飛龍磊落坦蕩，令鐵小虎姐弟心折，既殺了金如山，又代為保管血劍。離開飛龍堡，姐弟分途。鐵小虎、小狗子去找劊子手丁八，查他家殺人的靈位名字，果然有姓鐵的名字，但找不到血劍，發現一錠元寶上有「老搭檔」三字，未查出究竟……七鳳在妓院找到死去的司馬長虹，妓女小桃紅驗明是正身，旁邊的錦衣人指出死者是頂替……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留春院妓女私奔　白雲寺難尋魔劍

七鳳呆住了，暗道一聲：「慚愧！」錯非錦衣人機警識破，不然，還眞以為司馬長虹已魂歸西天。

不禁大為光火，轉對小桃紅寒臉道：「司馬長虹呢？」

小桃紅確實嚇壞了，偎在鴇兒的懷裡，囁嚅道：「他就是司馬大爺。」

七鳳嬌叱道：「放屁，大家有目共睹，他是一個冒牌貨，一定是司馬長虹害死了這位仁兄，想裝死，作死遁，對不對？」

小桃紅連連搖頭道：「我不知道。」

錦衣人改變了一下問話的方式，道：「小桃紅，我問妳，司馬長虹是妳的姘頭吧？」

「是呀。」

「也是妳的恩客？」

「沒錯。」

「你們來往有多久了？」

「差不多三四年了吧。」

「就是妳眼前的這個死人？」

「一點不差。」

「可知他臉上戴着有人皮面具？」

「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可怕的事。」

「司馬長虹這四個字，是他自己親口告訴妳的？」

「嗯。」

「他的朋友如何稱呼他？」

「也是叫他司馬長虹。」

「常常帶朋友來？」

「偶而。」

「固定的朋友？」

「不一定。」

「他今天是什麼時候到的？」

「半個多時辰前。」

「你們已經『辦完事』？」

「是，剛完。」

錦衣人略一沉吟，對七鳳道：「看來司馬長虹虛有其名，打從一開始就未以眞面目示人，人已亡故，久留無益，姑娘，咱們走吧。」

怕七鳳不肯走，特地給她抛一個眼色，二人隨即結伴離去。

* * *

並未去遠，繞到留春院後面去。

七鳳歉然一笑，道：「眞不好意思，承蒙大力鼎助，咱們還不曾通名道姓，本姑娘紅小鳳，這位朋友尊姓大名？」

錦衣人笑容滿面的道：「在下張玉郎，承江湖上的朋友不棄，送了一個『玉面郎君』的外號。」

鐵小鳳甚覺詫異，心想：「怪呀，看他的功力風度，明明是一流高手，却未聞玉面郎君張玉郎之名，莫非——」

一念未了，張玉郎已主動解開這個謎題：「小弟活動的範圍一直在江南沿海，這一次是初次涉足中原，在中原江湖道上，我張玉郎還是一個新手，藉藉無名。」

對他自己的身份，似乎不願多談，立即轉變話題道：「黃河南北，有一位大紅特紅，已經紅透了半邊天的紅小虎，不知跟姑娘有無關係？」

鐵七鳳謙虛的說：「張兄過獎了，正是舍弟。」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張玉郎聞言當即刮目相看，誇大其詞的道：「失敬，失敬，有其弟，必有其姐，小弟初來中原，尚祈多多提攜。」

小鳳道：「張兄認識舍弟？」

張玉郎道：「聞名已久，迄未謀面。」

七鳳心念司馬長虹的事，改口道：「張兄相信小桃紅的鬼話？」

玉面郎君張玉郎道：「既然是『鬼』話，自然沒有『人』相信。」

「張兄以為死者是否司馬長虹？」

「絕對不是。」

「那是誰？」

「只是一個倒霉的替死鬼。」

「誰殺的？」

「無疑是司馬長虹。」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誠如紅姑娘所言，想作死遁，想在江湖上除名。」

「動機何在？」

「顯然是想逃避什麼。」

「換句話說，從今以後，他可能不會再以眞面目示人？」

「那當然。」

「如此，尋找起來必然大費周章？」

玉面郎君張玉郎很神氣的笑笑，道：「未必。」

「此話怎講？」

「眼前就有一個很好的嚮導。」

「小桃紅？」

「只要釘住小桃紅，就不怕司馬長虹逃出手掌心。」

「怕只怕小桃紅認識的司馬長虹，就貨不眞，價不實。」

「不會。」

「何以見得？」

「他們相識已久。」

七鳳道：「也許一開始司馬長虹就存心欺騙？」

「他沒有理由要欺騙一個娼妓，何況還有不少朋友為他旁証。」

「張兄的高見是，這是他倆合演的一場戲？」

「本來就是。」

「我還是覺得其中可能有詐。」

「請紅姑娘說出來聽聽。」

「萬一小桃紅眞的將死者當作是司馬長虹，而又確實不知道兇手是誰，就會誤導方向，發生偏差。」

「這事根本不可能發生。」

「張兄何敢如此肯定？」

「道理很簡單，他們是多年老相好，司馬長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甚至一毛一髮，皆瞭如指掌，況且已經『辦過事』，更加鐵『証』如山。」

鐵七鳳一聞此言，臉都羞紅了，趕忙垂下粉臉，不敢正視。

玉面郎君張玉郎接着又說：「總而言之，想要找到司馬長虹，將小桃紅釘死釘緊準沒有錯，但不知紅姑娘找司馬長虹究竟為了何事？」

七鳳故意將事情淡化，徐徐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是一點點小過節罷了，錯過今天，以後還可以再算。」

「要不要小弟幫忙？」

「謝謝。」

「日後但有需要小弟效勞之處，只要一句話，不論刀山劍海，千險萬難，我張玉郎保証全力以赴，絕不會皺一下眉頭。」

「多謝，多謝！」

「再見！」

「再見！」

* * *

老地方。

自然是經常會面的所在。

至少是見過一次面以上的地方。

劊子手丁八心裡雪亮。

八虎、小狗子却不知道。

不過，鼻子下面有嘴，嘴巴可以問，丁八又是一個很特殊、目標顯明的人，只要用心打聽，不難查出他的行踪來。

* * *

其實，所謂老地方，只是一家賭坊。

就在一條繁華大街上，規模很大，佔去三間店面。

裏面的花樣也很多，痲將、牌九、骰子、輪盤、單雙、四色牌等等，應有盡有。

華燈初上，賭場生意鼎盛，人潮如湧，呼么喝六之聲，不絕如縷。

人聲，賭聲，吵鬧聲，百聲滙集。

汗味，酒味，煙草味，六味雜陳。

這就是賭坊的縮影。

也正是賭場的寫照。

劊子手丁八到了。

不久，八虎與小狗子也循線趕至。

然而，默察片刻，却令小虎主僕如置身迷宮，弄得滿頭霧水。

丁八似乎眞的是來賭錢的，不是會見老搭檔，談及易。

賭錢的方法也很怪，牌九、骰子、單雙他什麼都賭，什麼都押。

不論輸贏，賭上兩三把就換枱子。

到此為止，已經走馬燈似的換了三四個地方。

這一來，小虎與鐵狗儘管頭腦靈活，聰明過人，也被他攪得七葷八素，糊塗了，壓根兒搞不清楚他的老搭檔究竟是何許人。

是賭徒？是荷官？是老闆？是保鏢？是男的？是女的？

通通不知道。

* * *

乾脆停下來，停在一張牌九桌前，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反正劊子手丁八也不認識他們，到現在為止，彼此還不曾正面接觸，沒有打草驚蛇的顧慮。

小狗子往桌子上瞄一眼，看一看那三十二張天地人鵝，聽一聽嘩啦嘩啦洗牌的聲音，搓一搓手，吞了一口口水，像是長久沒喝酒的酒鬼遇到了酒，三天沒有吃飯的餓鬼遇到了飯，碰一下小虎，道：「八少爺，你的手癢不癢？」

八虎答得好妙：「癢呀，不癢就不是人。」

「癢為什麼不下去賭幾把？」

「是有這個意思。」

「俺也想玩，過過癮。」

「你不行。」

「你好自私啊，俺——」

「你要監視那個殺人的，還有他的老搭檔。」

「衰！衰！衰！眞他媽的衰到姥姥家去了。」

小虎沒理他，一面往人堆裏擠，一面嚷嚷道：「借光，借光，沒銀子小兒科的朋友請讓位，咱家有銀子，要玩大的，贏了錢保證請大家吃館子，逛窰子。」

並非虛張聲勢，吹牛說大話，當眞掏出一大把銀子銀票來。

賭坊裏的慣例，誰有錢誰就是老大，這一着還眞靈，大家見有錢的大爺來了，紛紛起身讓位，鐵小虎大模大樣的落坐在天門的一個位子上。

坐下來之後，這才注意到莊家的德性；是個老頭，六旬以上的糟老頭，戴着一頂氈帽，很低，很低，快要接近眉毛，不注意看，很難看清楚他的廬山眞面目。

直覺的感覺是，十分面善，好像在那裏見過。

但一時半刻之間，却又想不起到底是那一個？

莊家的手氣不賴，是個大贏的局面，銀子銀票在面前堆了一大堆。

更令小虎吃驚的是，末門，鄰座，是一位芳鄰，一位嬌客，赫然竟是千嬌百媚花香香。

「是妳？」

「是你？」

二人俱覺訝異，面有驚容。

小虎很快就恢復平靜，冷聲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本少爺正在找妳，想不到會在此相遇。」

花香香嬌滴滴的媚笑一下，狐媚妖嬈的道：「寶貝，找我幹嘛，可是想通了，後悔當初沒上我的——」

儘管很賤，很騷，很不要臉，在大庭廣衆的面前，她還是有所顧忌，沒將那個「床」字說出來。

小虎冷哼一聲，道：「哼！少臭美，本少爺是想追究一件事。」

「什麼事？」

「神州怪傑萬事通可是妳打發的？」

「本姑娘根本沒見到姓萬的。」

「就是那個又髒又臭的傢伙。」

「抱歉，當時沒有認出來。」

「屠夫侯三又是死於何人之手？」

「我怎麼知道，反正與本姑娘無關。」

「哼，妳倒推得乾淨，既未殺人，爲何匆匆逃走？」

「不是逃，是急着趕路！」

「有何急事？」

「你管不着。」

「今日此來，又在打什麼歪主意？」

「一個字。」

「一個字？」

「賭！」

莊家牌已洗好，出方完畢，手拿骰子吆喝道：「對，賭！賭有賭品賭樣，一定要聚精會神，心無二用才能贏到錢。請快下注，多押多贏，少押少贏，不押不贏，不賭的人請一邊站，別攪局。」

賭徒的錢不是錢，拿錢不當錢，好像是偷來搶來，從天上掉下來的，荷官（莊家）言猶未了，白花花的銀子，一張張的銀票，便如雪片也似落在賭桌上。

小虎在天門押了一百兩，算是大注。

末門的花香香更大，可能是有意跟小虎別苗頭，傾其所有，下了三百多兩。

莊家一聲：「離手！」嘩啦啦，骰子已擲出，是七對門，天門頭，大家依序拿牌。

玩的是小牌九，兩張，一翻兩瞪眼。

第一張牌是個二板，也就是板櫈，四點。

小虎並未翻第二張牌，他要「推」，這樣才過癮。

將第一張牌壓住第二張牌，慢慢往下「推」，口中唸唸有詞道：「五！五！五！千萬不能來長三，來長三我就操你親娘祖奶奶。」

是不能來長三，來長三六點，就變成癟十。

精於此道的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小牌九，推得歡，就怕二板扣長三！」

所幸，小虎走狗運，沒有長三。

也沒有來雜五。

又來了一張板櫈。

小狗子在身後大叫道：「讚！是一對板櫈，穩贏！」

是贏了，莊家人八，小虎旗開得勝，賺了一百兩。

出門及末門的花香香却輸了，莊家吃二賠一，還有賺頭。

吃賠完畢，莊家又在喊下注，鐵小虎原封未動，將二百兩銀子全部押下去。

下注的速度很快，銀子銀票猛往枱面上堆。

莊家的骰子却並未立即擲出。

因爲他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有人押的不是銀子，而是一束青絲。

莊家拿起頭髮來，環視全場一眼，道：「這是那一位押的？」

千嬌百媚花香香舉手道：「是姑娘我。」

莊家楞愣一下，道：「賭場的規矩，男押皮肉，女押青絲，就表示要『賭人』？」

「沒有錯。」

「賭錢賭錢，還是賭錢好，爲何要『賭人』？」

「因爲銀子輸光了。」

「妳可知道，一旦輸掉，就要任憑老夫處理？」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包括賣入娼門，或者上床睡覺？」

「悉聽尊便。」

這麼賤的女人，實在世間少有，在場的賭徒齊皆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千嬌百媚花香香却毫不介意，還故意搔首弄姿，大賣風騷。

莊家面不改色的道：「估價若干？」

花香香伸出三根水葱似的手指來，嬌聲道：「不多，三千兩就可以了。」

「賣斷？」

「三天。」

「笑話！爛貨一個，値不了這許多。」

「値，絕對値，保證是處子，如假包換。」

莊家大搖其頭道：「太貴，太貴，不要，不要！」

鐵小虎接口道：「太賤，太賤，簡直不要臉！」

千嬌百媚花香香恬不知耻，另有她自己的解釋，衝着鐵小虎媚笑道：「賤，就是便宜，肥水不落外人田，覺得便宜就出錢買下嗎。」

拋來一個勾魂眼，又道：「三千兩銀子，如果姑娘我贏了，連本帶利還給你，倘若不幸輸了，就陪你睡三夜。」

八虎毫不攷慮，立道：「本少爺不買人肉。」

小狗子冷笑道：「尤其是不乾不淨的人肉。」

眞是各有所好，有人很欣賞花香香這副狐媚的樣子，朗聲道：「我要！」

是一個錦衣華服，很闊氣的紈袴子弟。

一雙色瞇瞇的大眼睛，不停在花香香發達的大胸脯上打轉。

千嬌百媚花香香道：「可以，誰出銀子，姑娘就跟誰走。」

華服公子道：「但是，價錢必須算便宜一點。」

「多少？」

「一千兩，押三個月。」

「開玩笑，黃花大閨女，又不是豬肉牛肉。」

「二手貨，本來就値不了幾個錢。」

眞是令在場的賭徒大開了眼界，就當着大家的面，公開討價還價，最後以一千兩銀子，三夜風流成交。

華服公子很痛快，一擲千金，面不改色，當即如言交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人也攏了過來，老實不客氣的開始在花香香的身上毛手毛脚起來。

花香香的確大方得可以，毫不介意，任其自由發展。

下注更大方，一千兩銀子，一下子全部押下去，將自己的青絲取回來，道：「老頭，別蘑菇，該擲骰子啦。」

莊家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嘩啦啦，骰子落地，六出，出門先。

各拿各的牌，場中陡然安靜下來。

站在身後的人，齊將目光投注在花香香的牌面上。

是一張虎頭，十一點。

不難配，只要不是九就可以。

花香香表現的很認眞，一面「推」，一面喊：「七七八八不要九，七七八八不要九！」

來七是八點，來八是九點，來九就慘了，癟十，穩輸，連看莊家牌的資格都沒有。

華服公子也在心裏叫：「九！九！九！癟十頭裏走！」

他當然希望是癟十，如此，就可以馬上將花香香抱上床。

七沒有來。

八沒有見。

怕九偏來九，癟十，輸掉了銀子，也輸掉了身子。

最令她不甘心的是，莊家只有一點，吃一賠二後還有賺頭。

花香香的賭癮似乎很大，對華服公子道：「喂，再來一千兩，我陪睡六夜。」

華服公子却不幹：「三夜就夠啦，多了不新鮮。」

「新出籠的肉包子，保證美味可口。」

「再新鮮的東西，吃上三天也會倒胃口。」

「你這人怎麼這樣無情？」

「這是交易，不談交情！」

不錯，這是交易，不談交情，花香香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銀子輸光了，就得陪人家睡覺。

「哼，木頭，不解風情，一點也不曉得憐香惜玉。」

話是這樣說，人却被華服公子牽着站起來，向後退去。

鐵小虎冷言冷語的對花香香道：「恭喜妳啦，終於逮住一個獃子。」

小狗子的狗嘴也吐不出象牙來，對那華服公子道：「小心玫瑰有刺，小心樂極生悲。」

＊　＊　＊

千嬌百媚花香又並未立即離開。

她的位子則已經被別的人佔去。

是劊子手丁八。

手氣不壞，從別處贏了不少錢，捧着一大包銀子。

奇怪的是，他下注不用手上的銀子，却另外從懷裏掏出一張銀票來。

合該他走運，花香香屢賭屢輸，丁八却鴻運當頭，拿到一張天牌十二點，一張雜七，天九。

出門癟十。

天門地槓。

莊家人八，吃一賠二。

鐵小虎的那一注始終未動，錢滾錢，注滾注，不費吹灰之力，已淨賺了七百兩白花花的銀子。

拿起丁八的銀票，莊家問：「多少？」

劊子手丁八沉聲道：「五千。」

「開玩笑，面額分明只有三千。」

「不會吧，至少也有四千。」

「三千，一兩不多。」

「四千，一兩不少。」

「媽的，面額只有三千，多一兩也不賠！」

「好吧，三千就三千。」

莊家取出一張票子來，道：「這是三千二百兩，找二百來。」

劊子手丁八也從懷裏取出另一張票子來，晃一晃，道：「好，這是二百兩，拿去！」

大票換小票，迅即完成。

丁八不賭了，掉頭就走。

莊家也不玩了，結束賭局，揚長而

去。

華服公子是個急色兒，早已拉着花香香，離開賭場。一霎時，喧囂的賭徒便一哄而散。

* * *

場中僅僅還剩下鐵小虎主僕二人。

小狗子嘟嘟喃喃的道：「搞什麼鬼嘛，好像在變魔術，有聽沒有懂，有看沒有明。」

八虎道：「是很古怪，不像是賭錢。」

「像什麼？」

「像是交易，掂斤論兩，討價還價。」

「交易魔劍？」

「想必是的。」

「那這個莊家老頭——」

「自然是丁八的老搭檔。」

「怎未見魔劍？」

「一定是被殺人的藏在別處。」

「奶奶的，他們好狡猾，咱們快去追丁八。」

「不，應該去找他的老搭檔。」

「對，找那個老頭去，方便又快捷。」

「走！」

「走！」

* * *

櫃台就在左前方，數丈之外，他們親眼見那老頭到了櫃台前，可是，就這樣幾句話的工夫，便不知去向。

小狗子對站在櫃台裏面的一位白胖姑娘道：「喂，胖妞，那個老頭呢？」

胖妞似是沒弄懂他的意思，道：「那個老頭？」

八虎道：「就是剛才推牌九的那位莊家。」

胖妞冷若冰霜的道：「我怎麼知道。」

小狗子橫眉豎目道：「哼！少裝蒜，老子親眼目睹他跑到這邊來，還跟妳打過招呼。」

胖妞道：「哦，是說他，走了。」

小虎緊追追問：「到那裏去？」

「不清楚。」

「家住那兒？」

「不曉得！」

「娘哩，他是你們賭坊的荷管——」

「他不是。」

「不是荷官，怎會當莊？」

「只是一位包下場子的賭徒。」

「他常來嗎？」

「很少！」

小狗子聽在耳中，差點沒氣昏，嚷嚷道：「慘啦，慘啦，精明一世，糊塗一時，咱們陰溝裏翻了船，被人耍啦。」

鐵小虎却不肯承認失敗，神采飛揚的道：「跑得了老搭檔，跑不了殺人的，咱們去找丁八去。」

* * *

駕輕就熟，很快便回到丁八所住的磨坊去。

房裏有燈。

燈下有人。

樽中有酒。

盤中有肉。

劊子手丁八正在房裏吃消夜，喝悶酒。

突聞轟的一聲響，破門闖進來兩個楞小子，還沒有來得及起身去取掛在牆上的那一把殺人的刀，鐵狗的七星劍已經架在他的脖子上，喝一聲：「不要動！」

丁八却偏要動，欲强行去取自己的那一把殺人的刀，驀見紅光一閃，鐵八虎已亮出魔劍。

魔劍好快，似欲脫手飛出，竄上丁八的脖子，劃了一條三寸長的血口子。

這還是小虎强行控住，不然，丁八的脖子可能已被鋸掉一半。

小虎殺機滿面的道：「丁八，你成天殺人，今天也叫你嚐嚐被殺的滋味，倘若不肯實話實說，馬上就要你人頭落地！」

被殺的滋味的確不好受，丁八早已嚇傻了眼，色厲內荏的道：「你們是什麼人？」

通！通！通！小狗子以左拳的骨節，在丁八的頭上一敲，賞了他兩個「水煎包」，怒斥道：「你娘，是咱們在問你的口供，那有閑工夫跟你通名道姓。」

小虎吼道：「毫無疑問，你是肆虐鐵虎莊的八名兇手之一？」

劊子手丁八朝擺放靈位的桌子那邊望一眼，道：「沒有否認的必要。」

「一共殺了八個人？」

「記不起來了。」

「少打馬虎眼，有靈牌爲證。」

「那就沒錯。」

「你可曾參加死亡約會？」

「沒有。」

「既未參加死亡約會，怎會行兇鐵虎莊？」

「純粹是一筆交易。」

「別人請你去的？」

「正是。」

「出錢的人是那一個？」

「就是推牌九的那個老頭子。」

小狗子接口道：「殺人的，我且問你，事後你是否得到一把寒鐵寶劍？」

「這是事實。」

「寶劍呢？」

「已經賣啦。」

「賣給誰？」

「也是推牌九的那個老頭。」

「他是誰？」

「丁某不認識。」

小虎怒道：「放你的狗臭屁，你們是搭檔，會不認識？」

「丁某說的是實話。」

「不認識如何交易？」

「他推牌九，我來賭，輸脫了底，就向他借，借多了，還不起，只好接受他的條件，爲他辦事。」

「魔劍賣他多少銀子？」

「你們都在場，三千兩。」

「怎未見銀貨兩訖？」

「劍在別處。」

「他如何知曉？」

「寫在那二百兩的票子上。」

「好高明的交易手法。」

「是事先約定好的。」

「怎樣寫？」

「白雲寺，觀世音菩薩，蓮花座下。」

這事太重要了，好像屁股燒了一把火，連舉手之勞，便可將丁八殺掉的工夫都不肯浪費，主僕二人便即急匆匆的如飛而去。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

留春院早已打烊了。

小桃紅却沒有睡。

不但沒有睡，還提着一個包袱，悄沒聲息的溜了出來。

這個婊子胆子眞大，走在漆黑的街上，懼意全無。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怕的，婊子嘛，大不了免費服務一次。

小桃紅一路疾行下來，額頭已現汗珠，嬌喘不已。

還不時回頭張望，彷彿生怕有人跟踪似的。

穿過三條街，進入一條橫巷，橫巷的盡頭，就是城牆。

到達城牆脚下，她才停下來。

嬌軀一轉，面對橫巷，又靜立片刻，見無任何動靜，這才又回頭走了一段路，去敲一戶人家的門。

屋裏的人還沒有睡，有一個男人的聲音道：「誰呀？」

「我，小桃紅。」

「門沒關，自己進來吧。」

房門咿呀而開，小桃紅閃身而入，順手關門，還下了門。

她對這兒並不陌生，兀自踏進北上房。

房裏有燈，也有人，是一個紫臉大嘴，環眼濃眉，頭髮業已半白，穿一身黑色夜行衣的老頭。

小桃紅不認識這個人，驚呼道：「你——」

就說了一個你字，便無下文，黑衣人的動作好快，好狠，也好粗野，不由分說，一把便將小桃紅抱住了。

抱上了床。

脫掉了褲。

趴上了肚！

小桃紅是婊子，婊子可不在乎這些，破口大駡道：「野男人，臭男人，老娘是有身價的人，可不能給人白玩白幹。」

一面吼叫，一面掙扎，企圖將黑衣人摔下馬去，三振出局。

甩不掉，黑衣人如泰山壓頂，紋風未動，亦未開口答腔，兀自瘋狂的拚命衝殺。

小桃紅又潑婦也似的臭駡道：「短命鬼，急色兒，殺千刀的，最低限度也要溫柔體貼一些，別把老娘折騰死！」

黑衣人專心工作，還是不吭氣。

小桃紅可受不了啦，壓得透不過氣來，聲嘶力竭的道：「天殺的，你是不是急着要去死，老娘身經百戰，千戰，萬戰，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瘋狂的男人——」

突然住口不言了。

因爲她猛地想到，這樣的男人她見過。

而且熟得不得了。

是她的姘頭響劍司馬長虹。

今夜她就是來找司馬長虹的。

只因爲出倉卒，一時驚惶，竟給嚇忘了。

當即大發嬌嗔道：「死鬼，別裝了，化成灰我小桃紅還是認得你。」

黑衣人先不答話，待雲收雨歇，彼此穿好衣服後始道：「小桃紅，妳怎麼知道我是司馬長虹？」

小桃紅噘着小嘴道：「哼，你的動作，習性，粗野而又自私的作風，以及『那話兒』，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再也找不出第二個。」

司馬長虹聞言沾沾自喜道：「也就是因爲我司馬長虹與衆不同，所以妳才死心踏地的跟定了我，甚至倒貼也甘願。」

小桃紅答非所問的道：「死鬼，開什麼玩笑，我還以爲是遇上了狂蜂浪蝶，差點沒把人家給嚇死。」

響劍司馬長虹從容不迫的道：「我這樣做，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一方面是想讓妳嚐嚐被强暴的奇特感受。」

「嗯，是很奇怪，特別，緊張，刺激，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新鮮就好，心思總算沒有白費。」

「另一方面呢？」

「是想實際考驗一下我自己的易容化裝術。」

特意站在小桃紅的正對面，鄭重其事的道：「小桃紅，妳看清楚，還認不認得出？」

小桃紅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再重新看一遍，正經八百的道：「讚！高明，的確不簡單，如果你自己不說，任何人也認不出來。」

「眞的嗎？」

「騙你不得好死。」

「可是，結果還是被妳認你來了。」

「那是在床上。」

「床上的毛病最難改。」

「只要跟其他的女人斷絕來往就可以了。」

司馬長虹哈哈一笑，在她的臉蛋上擰了一下，道：「妳好自私，想獨食。」

向門外望望，二人面對面坐下來，司馬長虹又道：「沒有人跟踪吧？」

小桃紅道：「放心，一路上我都很小心，沒見半個鬼影子。」

「有無人去留春院找我？」

「有。」

「誰？慈悲和尚？百善先生？劍仙金飛龍？幽冥教主？或者——」

「是一個兇巴巴的女人。」

「一定是紅小鳳。」

「可能是吧。」

「就她獨自一人？」

「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鬼頭鬼腦的，很精明。」

響劍司馬長虹疑雲滿面的道：「紅小鳳的弟弟紅小虎，聽說只有十五六歲，這個小伙子會是誰？莫非是金家的老二金如海？」

小桃紅搖頭道：「你們這些江湖人，

一個個皆神出鬼沒的樣子，我可無從分辨。」

「管他是誰，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否確信我司馬長虹已死？」

「不信！」

「不信？」

「不但不信，還發現那個該死的替死鬼，臉上戴着一張人皮面具。」

「他們以爲是誰幹的？」

「你，司馬長虹。」

「有無識破咱家此舉的目的？」

「一開始就識破了。」

「他們怎麼說？」

「說的都是事實，一口咬定你是想裝死，想作死遁，想在武林中除名。」

「可曾逼問妳口供？」

「他們不是白痴，不會做糊塗事。」

「妳怎麼說？」

「堅持跟我睡覺的人，一直就是那個死人。」

「他們相信？」

「嗯，可能信啦，以爲我的老相好，原本就是一個冒牌貨，並非眞的司馬長虹。」

淺淺一笑，接着又說：「換句話說，這一場戲咱們是白演啦。」

響劍司馬長虹道：「沒有白演，起碼從妳的身上，追查我司馬長虹的這一條線索是斷了。」

「不見得，紙是包不住火的，時間一久，難保不會出紕漏。」

「不會，絕對不會，咱們即刻遠走高飛。」

「長虹，你當眞要走？」

「非走不可。」

「到底是爲了何事？逃避什麼人？」

「因爲做了一件糊塗事，逃避金飛龍、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也逃避紅小虎、紅小鳳與幽冥教的人。」

「何時動身？」

「就是現在。」

「不能等到天亮？」

「不能！」

瞧一眼小桃紅隨身來的包袱，司馬長虹正容道：「小桃紅，妳的細軟都帶來了？」

「帶來了。」

「都有些什麼貴重的東西？」

「很多，很多，你自己看吧。」

打開包袱，赫，果然金光閃閃，有金戒指，金手鐲，金項鍊，還有珍珠瑙瑪，金元寶、銀元寶，珠光寶氣，琳瑯滿目。

響劍司馬長虹的眼睛都看直了，道：「嗯，是不少，夠咱們過個三年五載的。」

小桃紅道：「不止，省吃儉用點，應該可以過半輩子。」

「是的，只要不亂花，是可以過半輩子。」

「假如咱們再做點小生意，就一輩子也不會愁吃愁穿了。」

「就怕那幾個魔鬼陰魂不散，又找上門來。」

「怎麼會，司馬長虹已死，你是另外一個人，誰也不認識。」

「有一個人認識。」

「誰？」

「妳！」

「笑話，我當然認得你，沒有我小桃紅，你連逃亡的盤纏都沒有。」

「所以妳必須死。」

「你說什麼？」

「妳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人知道我是司馬長虹了。」

「司馬長虹，你——」

你字之後，便無下文，司馬長虹的劍已經送進她的心臟裏。

好狠，好毒，用劍一攪，立告氣絕身亡。

一雙眼珠子却瞪得老大，眞是死不瞑目！

手上的戒指，腕上的金鐲，脖子上的項鍊，也被司馬長虹洗刦而去。

將包袱往腰上一綁，立從後窗竄出，彈身上房，越屋逃走了。

＊　＊　＊

另一棟屋脊的後方，冒出來一條纖巧的人影。

論身手，講輕功，絕不在司馬長虹之下。

但並未全力施展，僅僅咬住他的影子不放而已。

此處眞是臥虎藏龍，斜刺裏又飛出來一人，快若靈猿狡兎，更似鬼魅幽靈，噤聲道：「紅姑娘爲何不將他截下來？」

七鳳見是玉面郞君張玉郞，小聲道：「現在還不是殺人的時候。」

「這個混蛋簡直禽獸不如，既騙人家的身體，又騙人家的錢財，最後還要人家的命，縱使千刀萬劍，依然死有餘辜。」

「張兄之言不差，司馬長虹是該死，不過——」

「不過怎樣？」

「本姑娘既要他的命，還想追回一樣東西。」

「不在他身上？」

「好像不在。」

「是什麼東西？」

「一把劍。」

「血劍，魔劍，寒鐵寶劍？」

「不錯。」

「紅姑娘與鐵家似乎源淵頗深？」

「我們是好朋友。張兄知道的事還眞不少。」

「此事早已轟動武林，想不聽也不行。」

「這件事牽涉甚廣，張兄初到中原，最好不要插手。」

「天下人管天下事，小弟自不量力，倒想爲北鐵討一點公道回來。」

「兄台盛情可感，令人肅然起敬，但請三思而行，以免得不償失。」

「姑娘說那裏話來，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但能爲江湖正義略盡棉力，亦死得其所哉。」

＊　＊　＊

事情實在太緊急，一離開磨坊，小虎主僕便沒命的向前飛奔。

偏偏遇上一件怪事。

大路旁，一棵大樹上，五花大綁綁着一個人。

赤條條，全身一絲不掛，還是一個裸人。不是裸女。

也不能說是百分之百的裸男。

因爲下體是「空檔」，「那話兒」已經被人從根閹掉。

二人一眼就認出來，是在賭坊裏照過面的華服公子。

小狗子喳呼道：「哇呀呀，這太殘忍啦，好可憐啊。」八虎臉一沉，道：「不可憐，色字頭上一把刀，誰叫他亂採野花，亂拈野草。」

「誰幹的？」

「還會有誰。」

「千嬌百媚花香香？」

「絕對錯不了。」

「衰啊，這小子眞衰，花了一千兩銀子，還賠上一條命。」

「活該，他咎由自取，可能是一個天生的傻瓜蛋，特號的白痴。」

「也不曉得那小子，有沒有吃到甜頭？」

「誰知道，人都死了，酸甜苦辣都一樣。」

「要是我小狗子，非要把她弄到手不可，死也要做個風流鬼。」

鐵小虎冷然一哂，逗笑道：「好啊，下次見面，本少爺替你們介紹，相信花香香不會拒絕的。」

小狗子望着死者的慘相，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道：「謝了，謝了，好死不如賴活着，這個狐狸精，我可不敢領教。」

「不敢領教就快走吧，不要誤了大事。」

「是，八少爺！」

＊　＊　＊

白雲寺。在城外。

建築在一道山上。

殿宇高聳，淩雲插天，氣派的確不凡。

香火一向鼎盛，善男信女，絡繹不絕。

此刻是深夜，連蚯蚓都睡了，當然不會有信徒前來膜拜。

來了兩個人，是八虎與小狗子。

好快，眨眼便到了廟門口。

廟門已關，也懶得敲門，更不願驚動他人，提足一縱，翻上了牆，跳進去。

眼見大殿小殿，殿宇連綿，前院後院，院院相連，小狗子可傻眼了，道：「奶奶的，這座鳥廟這麼大，觀音菩薩擺在那裏呀？」

可把八虎問住了，他也同樣不知道。

不過，聰明人畢竟腦子靈光，點子多，道：「咱們找大殿，大房子。」

小狗子不懂，道：「爲什麼要找大殿，大房子？」

「因爲觀音菩薩是大神仙。」

「大神仙跟大房子有何關係？」

「笨蛋，大神仙自然應該供在大殿內。」

什麼殿最大？

無疑是大雄寶殿。

小狗子終於想通了，道：「我明白啦，廟裏最大的是大雄寶殿，觀音菩薩一定供在那裏。」

大雄寶殿目標大，容易找，輕而易舉的便找到了。

燈火通明。

纖塵不染。

也寂靜無人。

只見正中一尊女神，手執淨瓶，足踩蓮花座，慈眉善目，甚是莊嚴肅穆，小狗子口沒遮攔的道：「八少爺，這是大雄寶殿，神像是母的，也很大，大概就是觀音菩薩吧？」

鐵小虎定目一看，道：「手執淨瓶，足踩蓮花座，又這樣慈祥可愛，絕對錯不了，咱們進去。」

跨進殿門，神桌之前有一個蒲團，小虎毫不考慮，便噗通！一聲，雙膝跪下去。

這小子頗懂得敬神如神在的道理，表現的相當虔誠，煞有介事的，雙掌合十，禱告道：「觀音菩薩，我鐵小虎無事不登三寶殿，是爲尋找寒鐵寶劍而來，倘有冒犯之處，務請多多包涵。」

話畢，一個箭步便搶到前面去，到達蓮花座下。

蓮花座是土做的，渾然一體，根本無處可以藏劍。

很重很重，也不可能輕易移動，將劍放在下面。

小虎道：「媽的，該不會是殺人的開玩笑吧？」

鐵狗打一下蓮花座，發覺有回音，喜道：「丁八沒騙人，這蓮花座是空心的，許是藏在裏面。」

猛一個縱躍，二人已跳過神桌，來至菩薩身後。

果見蓮花座上，有一個小木門。

小狗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打開木門，將手伸進去。

但，一霎時，便又像中電似的伸出來，吼道：「嚇死人啦，嚇死人啦，裏面有妖怪。」

八虎道：「鬼扯，妖怪又不是白痴，豈會藏在觀音大士的蓮花座下。」

話甫落地，忽見從裏面跑出一隻老鼠來，小狗子這才恍然大悟，自己也忍不住笑出來。

鐵小虎伸手入內，一陣摸索。

小狗子緊張兮兮的道：「有沒有？」

「現在還沒有摸到。」

「裏面很大，要仔細的摸。」

「混蛋，你不會拿一盞燈來照一下？」

「是！是！」

忙不迭的端來一盞燈，放進蓮花座內去。

裏面的景象一目瞭然，那裏有魔劍？

只有一窩出生不久，全身還是紅色的小老鼠，偈處一隅，嗷嗷待哺。

鐵小虎的臉都氣紫了，大聲叱喝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一肚子的怒火無處發洩，拿觀音菩薩當出氣筒，掄起拳頭揍了兩拳，還不乾不淨的駡起來。

（未完．九）

上文提要：第三撥探薺叟率領羣豪，還有丐幫弟子協助，按照原定計劃，全部將苗飛龍的野獸殲滅，大獲全勝……第四撥由丁伯超領隊，大部份是女將和丁少秋，對咒鉢寺護法會的情況了解，中途捉了他們的卧底和尚了因，知道他是執行將少林通濟和武當天寧子的屍體用化骨丹化去，正在追查是何人指使，了因突然仆倒下去……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聯合會全力反攻　白蓮教孤注一擲

易天心目光一注，了因口吐鮮血，已經死去，不由猛地一怔，一下站了起來，喝道：「暗算了因的是甚麼人？」

她和大家相距足有三數丈光景，這聲叱喝聽得所有的人紛紛往易天心這邊望來！

就在此時，突聽幾聲少女的驚呼之聲響處，一道人影疾如鷹隼，忽然騰空激射而起，好快的身法！

原來那驚叫之聲，發自押着無垢的四名左衞女弟子，她們宛如被大風吹過，站立不穩，却有一道人影，宛如老鷹抓小雞一般，抓起無垢騰空飛起！

丁少秋大喝一聲：「你往那裡走？」

雙足一頓，銜尾騰空追去，但就在他堪堪縱起，但覺一道極其凌厲的掌風，迎面撞了過來，這道掌風內力之强，令人幾乎有窒息之感，丁少秋身在半空，不敢硬接，被逼落在地上。

那人抓着無垢的身子騰空躍起之時，不但朝丁少秋拍出一掌，而且一掌之後，又連續在無垢身上，拍擊了三掌，一舉解開無垢身上三處受制經穴，才放開無垢身子，往地上落去。

這一段話，說來較遲，其實只是此人騰空縱起一瞬間的事，無垢三處被制的穴道乍解，但覺全身爲之一鬆，這時救他的人已在半空中放手，無垢身形往下沉了數尺光景，立即提吸一口眞氣，把身子又往上提高了五六尺，才跟着落到地上。

原來此時東首一片草坪上，不知何時，已多了五個頭簪白玉如意，身穿月白道袍的道人。

這五個道人年紀全在六七十之間，一個個背負長劍，手持拂塵，站在夜風中看去眞還有些仙風道骨模樣！

無垢一眼看到五人，心頭不覺大喜過望，慌忙雙手合十，拜了下去，喜道：「弟子無垢，叩見五位師叔。」

站在中間爲首一個抬了下手道：「你起來，聽說你已得大師兄六七成眞傳，爲甚麼會被人制住的？」

無垢也有五十多歲了，他老臉不禁一紅，垂首道：「那是丐幫李鐵崖的女兒，弟子因她自稱是家師的記名弟子，一時疏於防範，才爲她所乘。」

方才把無垢從花字門四名女弟子手中搶救回來的一個白衣道人道：「無垢說得不錯，小弟方才解開他穴道之時，發現他是被『飛星掌』制住的，但奇怪的是此人在『飛星掌』中似乎還雜有本門的內功心法，說不定眞是金鉢師兄的記名弟子。」

中間一個道：「不論她是不是金鉢師兄的記名弟子，今晚也不能放過一人。」

另一個白衣道人道：「三師兄說得是，今晚決不能放走一個。」

這同時，羣俠這邊也給方才那人凌空飛來救走無垢，還在半空中發掌，逼落追去的丁少秋，大家都不禁深感驚駭，此人身手之高，幾乎令人不敢相信！直到此時，大家才發現東首十丈外一共有五個白衣道人。

丁南屏神色微凜，朝身旁的謝傳忠問道：「謝老哥，這五人是何來歷？」

謝傳忠道：「白蓮教徒，一向以白色自詡清淨，不染塵埃，他們自然是白蓮教餘孽了。」

丁南屏笑道：「兄弟是請問老哥，江湖上可曾聽過有這幾個人嗎？」

謝傳忠道：「幾十年來，江湖上也從未聽說過有金鉢禪師，可見白蓮教的人善於隱匿了，但從方才此人救人的身手而言，身手之高，絕非泛泛之輩，說不定就是這次蠢動的幾個主腦人物無疑！」

丁南屏道：「走，咱們上去先問個清楚。」

謝傳忠道：「也好。」

兩人舉步朝前行去。丁伯超、丁仲謀、丁季友三人連忙跟了上去，他們這一移動，姚淑鳳、何香雲、祝秋雲、丁小鳳、丁少秋、李玉虹、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幾位姑娘自然也跟了上去。護花門，花字門的人也全都朝前移去。

丁南屏走到和對方相距三丈光景，便自腳下一停，抱拳道：「不知五位道友是何方高人？今晚在此相遇，方才有一位道友出手救走咒鉢寺叛徒，想必有些誤會……」

方才救人的那個白衣道人大不剌剌的道：「你是甚麼人？」

丁南屏抱拳道：「老朽武功門丁南屏。」

那白衣道人道：「你們都是武功門的人嗎？」

丁南屏道：「那倒不是，咱們之中還有華山派、峨嵋派、和護花門、花字門的人。」

「人多也未必有用。」那白衣道人微哂道：「看來你們當眞要和白蓮教爲敵到底了！」

丁南屏道：「原來五位道友果然是白蓮教的人了！」

那白衣道人冷笑道：「丁老英雄果然對白蓮教成見極深，白衣五子也從不諱言咱們是白蓮教。」

丁南屏大笑一聲道：「好！好！那麼丁某再想請教一句，少林通濟大師和武當天寧道長就是五位下的毒手了？」

那白衣道人冷峻的道：「白蓮教以和平對待江湖各門各派，但只要和白蓮教爲敵的人，本教決不放過。」

「說得好！」丁南屏點着頭道：「這麼說，咱們這些人，都在不放過之內的了？」

那白衣道人淡淡的道：「這要問你們是否和白蓮教作對了？」

丁南屏氣憤的嘿嘿一聲道：「作對，是白蓮教在和江湖武林同道作對，好，五位既然不放過咱們，哈哈，咱們也未必會放過你們這些白蓮教餘孽呢！」

這話可把四個白衣道人激怒了，紛紛從肩頭撤下劍來，只有站在中間一個雙手微微一擺，然後躬身道：「天岳白岳子率師弟四人，恭迓二位前輩。」

丁南屏聽得大奇，悄聲朝謝傳忠道：「不知他們又來了甚麼人？」

就在他說話之際，只聽天空傳來一聲清朗長笑，說道：「五位道友原來已經先來了！」

隨着話聲，但見兩條人影從遠處凌空冉冉飛來！

這兩人來勢並不快，衣袍飄飄，宛如御虛而降的神仙！

現在他們已經降落到地上，大家也已可看清兩人的貌相，那是道家裝束的一男一女，男的星冠羽衣，面貌白晰，黑鬚飄胸，手持一支白玉杖，道貌岸然。

女的身穿雲裳，秀髮披肩，生得臉如芙蓉，美而且艷，手中持一柄白玉拂塵，沒有人能夠看得出他們究竟是老是少？也沒有人說得出這兩人來歷。

不，只有丁伯超和丁少秋兩人見過他們，男的叫飛雲羽士秦飛雲，女的叫凌波仙子凌巧巧，因爲他們住在東海桃花島，自稱桃花雙仙，但因他們自視甚高，從不假人顏色，也瞧不起各門各派，和黑白兩道也從無來往，因此江湖上人就稱他們爲桃花雙妖，表示他們並非正派中人。

所以桃花雙妖的名頭反而比桃花雙仙來得響，稍後大家只知桃花雙妖，說桃花雙仙反而沒有人知道了。這話還是四十年以前的事，如今連桃花雙妖都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是因爲他們已有四十年沒有江湖出現，大家自然淡忘久矣。

丁伯超悄悄走近丁老爺子身邊，附着耳朵低聲說出兩人來歷，這下可把丁老爺子聽得心頭猛然一震，他怎麼也想不到桃花雙妖已有四十年不曾出現，竟然會在這節骨眼上在這裡出現。

這兩人遠在四十年前就已沒有人能是他們對手，經過四十年不出，不用說功力更是驚人了，自己這邊，就算加在一起，也不堪人家一擊，一時之間，不禁憂心忡忡，想不出應付之策。

飛雲羽士目光一抬，朝丁老爺子這邊望來，隨口問道：「和白蓮教作對的就是這些人嗎？」

白岳子（五個白衣道人中爲首的一個）躬身道：「就是他們。」

飛雲羽士道：「他們領頭的是誰，本眞人要問問他。」

丁南屏應聲道：「是我。」舉步走上了三步。

飛雲羽士看了他一眼，微哂道：「你叫什麼名字？你們爲什麼一直要和白蓮教作對？」

丁南屏明知對方不好惹，但此時也只好豁出去了，聞言大聲道：「老朽丁南屏，道長問咱們爲什麼要和白蓮教作對？老朽想先問一句，不知道長是不是白蓮教的人？」

「哈哈！」飛雲羽士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說道：「你認不認識本眞人？桃花島飛雲羽士會是白蓮教嗎？」

丁南屏道：「道長既然不是白蓮教的人，可知白蓮教的所作所爲？」

飛雲羽士道：「本眞人昔年和徐教主相識，他創立白蓮教，原是佛門支派之一，中原各大門派幫着官府，硬說他左道旁門，妖言惑衆，予以圍剿，如今連他兩個徒弟都不肯放過，糾衆誅殺姬七姑之後，又分批追殺白蓮教的人，連白衣五子，不過是徐教主的師侄，一向各

自分別在五處名山隱迹淸修，與世無爭，你們因他們和白蓮教有淵源，也同樣不能放過，這樣做法，不是太過份了嗎？」

丁南屏道：「道長這些話，大概是聽信了一面之詞，老朽等人是聽說白蓮教餘孽圍襲少林寺，才分批趕去馳援的，並不是分批追殺白蓮教的人，第一批少林通濟大師和十八個門下弟子、武當天寧子和八個門下弟子，悉數在此遇害，老朽一行，聞驚趕來，通濟大師等人的遺骸已全被白蓮教教徒用化骨丹化去，這五位白衣五子，也是剛才趕來，並不是咱們不放過他們……」

飛雲羽士又是一聲朗笑道：「哈哈，你說的難道不是片面之詞吧？」

丁南屏聽得氣爲之結，沉笑道：「事實俱在，道長一定要指鹿爲馬，老朽還能說什麼呢？」

飛雲羽士雙目精光暴射，冷峻的道：「你說本眞人是非不分？本眞人只是討厭你們這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一向自以爲是，好像除了你們，天底下練武之士都是旁門左道。」

白岳子道：「前輩不用和他多費唇舌了，數十年來，白蓮教門下，死在他們這些自稱名門正派手下的，已是不計其數，今晚之局，咱們既然遇上，惟有各憑所能，放手一搏，誰的武功不濟，誰就伏屍於此！」

丁南屏道：「很好，道友劃下道來，咱們自然奉陪，只是……」

他望了桃花雙妖一眼，問道：「道長二位呢，是替白蓮教助拳來的，還是保持中立，給咱們雙方主持公道而來？還請道長明白見告。」

飛雲羽士臉有不豫之色，冷然道：「本眞人若是助拳而來，一旦出手，嘿嘿，你等還有生機嗎？」

丁少秋少年氣盛，忍不住挺身而出，大聲道：「那也不見得。」

飛雲羽士雙目精芒如電，直向丁少秋投來，嘿然道：「是你，你好像叫丁……」

丁少秋沒待他說完，接着道：「丁少秋，咱們在武功山雷嶺見過。」

「咦，小兄弟也來了！」

凌波仙子凌巧巧發出銀鈴般嬌呼，傍着飛雲羽士嬌笑道：「你怎麼忘啦，這位小兄弟不是告訴過你，他是白鶴門下，他還接過你一掌，你不是時常在誇讚他，說丁小兄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奇才。」

飛雲羽士給他嬌妻這一打岔，一手摸着飄胸黑鬚，勉强頷首道：「老夫確實說過。」

丁少秋却在此時，耳邊響起凌波仙子的聲音說道：「小兄弟，還不快叫老哥哥，謝謝他的誇獎，態度要恭敬些，就沒事了。」

丁少秋心中一動，今晚這一場面，能教飛雲羽士不出手，那是最好的了。心念一動，急忙恭敬的雙手一拱，作了個長揖道：「多謝前輩誇獎，在下怎麼敢當？」

凌波仙子輕咦一聲道：「小兄弟，你也眞是的，他叫你丁小兄弟，就是心裡承認你是他小兄弟了，你該叫他一聲老哥哥才是，叫他前輩，不是見外了嗎？還不快改口叫他老哥哥？」

一面又以「傳音」說道：「快叫呀！」

丁少秋只得再次抱拳，叫道：「晚輩叫你老哥哥，你老不介意吧？」

飛雲羽士看了妻子一眼，呵呵笑道：「老夫確實有些喜歡你，年紀輕輕，已有如此修爲，着實不容易，拙荊也很喜歡你，但切莫叫她老姐姐，她最討厭人家說老字了。」

「啐！」凌波仙子秋波斜瞟，瞋道：「小兄弟叫你老哥哥，自然該叫我老姐姐了，我今年已經九十三了，還怕人家叫老嗎？」

她這話聽得在場的人暗暗驚異不已，凌波仙子有九十三了，看去還只是四十許人呢！

凌波仙子接着秋波一轉，嬌笑道：「小兄弟，別聽他的，你就叫我老姐姐好了。」

丁少秋慌忙拱手道：「小弟恭敬不如遵命，就叫你老姐姐了。」

凌波仙子笑吟吟的道：「好兄弟，眞乖，你是我們桃花雙仙的小兄弟，傳出江湖，保証沒人敢欺負你了，就算一派掌門人也不過如此了。」

李玉虹看不慣她對大哥如此垂青，冷冷的道：「我大哥早就是一派掌門人了。」

「啊！」凌波仙子驚訝的道：「白鶴門掌門人不是松陽子嗎，幾時傳位給小兄弟了？」

李玉虹道：「我大哥是華山派掌門人。」

凌波仙子一雙媚眼朝丁少秋投來，問道：「小兄弟，是眞的？」

丁少秋點點頭道：「是的。」

凌波仙子格格笑道：「恭喜小兄弟啦，嗯，秦郎，你聽到了沒有，咱們小兄弟原來還是四大劍派中的華山派掌門人呢！」

飛雲羽士道：「好，小兄弟，今晚之事，老夫衝着你，給他們一個便宜，只要他們之中有人接得下老夫一招，老夫就可袖手不管白蓮教的事。」

丁少秋暗想除了自己，實在想不出有什麼人能夠接得下飛雲羽士一招的人，不覺爲難的道：「這個……」

他話聲未已，只聽姐姐丁小鳳一躍而出，接口道：「我去。」

李玉虹搶着道：「我。」

「我！」「我！」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三位姑娘也跟着搶了上來。

飛雲羽士看她們搶着想接自己一招，這幾個人居然都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心中暗暗奇怪，難道這些小姑娘的師父連自己是誰都沒和她們說過？她們只怕連自己一個指頭都接不下來！

再說五位姑娘家搶到丁少秋面前，丁少秋還沒開口，丁小鳳已經搶着道：「弟弟，你叫四位妹妹把這一場讓給我呀，我一直沒出過手，也讓我露露臉呢！」

丁少秋悄聲道：「姐姐，飛雲羽士……」

丁小鳳笑道：「我知道，你不用替我耽心。」

李玉虹道：「丁姐姐，妳眞要去接他一招？」

丁小鳳道：「怎麼，妳怕我接不下嗎？」

李玉虹道：「小妹不是這個意思。」

丁小鳳嫣然一笑道：「那就好了，妳們肯讓我先出場了。」

稍後丁老爺子也在朝丁伯超道：「伯超，小鳳這孩子也想趁熱鬧，你叫她別胡鬧了……」

丁伯超還沒開口，姚淑鳳走上一步，含笑道：「公公別替小鳳操心，她不會有事的。」

這時，丁小鳳已經俏生生的走了出去，朝飛雲羽士抱拳行禮道：「你老是老前輩，但我弟弟叫你老哥哥，我自然也叫你老哥哥了，老哥哥方才說，只要有人能夠接得下你老一招，你老就可以不管白蓮教的事，所以我想接你老一招，請老哥哥賜招吧！」

飛雲羽士聽得不由一怔，說道：「女娃兒，妳是小兄弟的姐姐？叫甚麼名字？」

丁小鳳道：「我叫丁小鳳。」

飛雲羽士揮揮手道：「女娃兒，妳小小年紀，接不下老夫一掌的，稍一不愼，非傷即殘，還是回去換一個上來的好。」

「不要緊的。」丁小鳳笑道：「就算接不下，我也躲得開的，你老只管發掌好了。」

飛雲羽士對丁少秋根本沒有甚麼好感，只是碍着嬌妻幫着丁少秋說話，不得不敷衍一下，丁少秋的姐姐，和他更沒有關係了，先前要她回去，也僅是隨口說說，表示大方而已，丁小鳳這一堅持，他就點頭道：「好吧，妳既然要試試，老夫就讓妳試試，只是老夫說過，你們之中，只要有人接下老夫一招，老夫就不管白蓮教的事，這句話，依然有效，妳如果接不下，任何人上來都可以。」

柳青青披披咀哼道：「我們這裡，接得下你一招的人可多着呢！」

她話聲並不算輕，自是有意讓飛雲羽士聽到的了。

飛雲羽士目光一抬，呵呵笑道：「妳們這幾個小女娃，口氣不小，哈哈，就算妳們師父來了，是否能接得下本眞人一招，還很難說呢！」

一面朝丁小鳳道：「好了，妳小心些，老夫要發掌了！」

右手緩緩抬起，他這僅僅抬手之際，站在對面的衆人就已感到似有一片無形氣壓，把周遭的空氣壓迫得向四外推開，令人有呼吸不暢的預感！

姚淑鳳，丁少秋、李玉虹、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等人，不自覺的凝神戒備，萬一丁小鳳眞要接不下來，大家立時可以出手，好把她替下來。

丁小鳳却毫不在意的站立如故，只是右肘已經提起，橫在胸前。

飛雲羽士烱烱雙目盯着丁小鳳，看她鎮定如恒，毫無半點緊張，心頭也不禁暗暗稱許，這幾個小女娃，縱或年紀還小，倒不失爲武林後起之秀，心中想着，抬起的右手，緩緩朝前推出。

這一推雖然緩慢，但刹那之間，宛如風起雲湧，一股强大絕倫的潛力，已朝丁小鳳身前壓了過來。

丁小鳳也在此時橫胸的右手，緩緩向右推出。（她手臂橫胸，手掌本來豎立在左肩附近，向右推出，就是豎立的右掌向右移動）等到手掌移到胸前之際，就停住了，中指和無名指忽然彎屈，和大拇指相扣，這一扣，立時從她掌心飛出一道勁氣，有如無形氣牆，把對方湧來的强大壓力擋得一擋。

但飛雲羽士近百年修爲，掌力何等雄厚，丁小鳳這一擋，脚下不由自主的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飛雲羽士驟覩丁小鳳使出來的竟是岷山神尼的「觀音神訣」，心頭方自一怔，急忙收掌，口中不覺輕咦一聲，他收回的手上，食指和中指之間，已夾住了一支極細銀針，他晶瑩如玉的臉上，飛過一絲驚異之色，接着笑道：「小女娃，原來妳是神尼門下，老夫這一掌，果然被妳接下了，哈哈，仙子，咱們走吧！」

話聲一落，大袖一揮，人已凌空飛起。

凌波仙子嬌聲道：「秦郎，你走得慢點呢！」

人隨聲起，一下追上飛雲羽士，一雙人影，快如掣電，瞬息之間，已沒入遙空。

原來丁小鳳使出「觀音神訣」，被飛雲羽士强大壓力震退之時，左手早已藏着一支銀針，及時屈指彈出。其實她心裡清楚得很，自己功力和對方差得不成比例，「觀音神訣」也只能擋得一擋而已，如果飛雲羽士再往前推去，自己絕對無法擋得住，但飛雲羽士却藉機收手，分明是看出自己來歷，不敢得罪神尼而已！

李玉虹一下迎着丁小鳳，高興的道：「鳳姐姐，妳果然接下了他一掌，眞該恭喜妳，一舉成名天下聞呢！」

丁小鳳粉臉微酡，說道：「玉虹妹子，妳少笑我了，差點我被他掌力推得摔一跤呢！」

丁南屏自然高興，小孫子當上華山派掌門人，在武林中嶄露頭角，如今小孫女也接下飛雲羽士秦飛雲的一掌，驚退桃花雙妖，傳出江湖，可是天大的新聞，眞是替大行山丁家掙得了莫大的榮譽！

就在大家興高彩烈之際，對面白衣五子，眼看桃花雙妖認丁少秋做小兄弟在先，再和丁小鳳虛晃一掌，藉詞飛走，分明不肯助拳，白蓮教又何需外人助拳？

爲首的白岳子氣得臉色通紅怒聲道：「師弟，桃花雙妖太不夠義氣了，咱們今晚非把他們消滅不可！」

另一個白衣道人道：「不錯，沒有桃花雙妖，咱們一樣可以把他們消滅。」

爲首的白岳子點點頭，就朗聲道：「丁老施主，飛雲羽士和凌波仙子雖然走了，但並不表示咱們之間的樑子也已揭

開，貧道師兄弟五人，平日很少涉足江湖，但咱們同是白蓮教門下，數十年來，各大門派和敝教積不相容，甚且趕盡殺絕，咱們師兄弟既屬教友，就不得不出來和諸位週旋到底，看看鹿死誰手？好了，貧道要說的已經說完，江湖上一向有勝者爲王這句話，就請丁老施主劃道吧！」

丁南屏一擺手道：「且慢，老朽也有幾句話想說。」

白岳子道：「好，你請說。」

丁南屏道：「五位道兄也許有些誤會……」

白岳子截着道：「這不是誤會。」

丁南屏道：「道兄總該讓老朽把話說完吧？」

白岳子沒有作聲。丁南屏續道：「白蓮教是佛門一支，這沒有錯。江湖各大門派也不是排斥白蓮教，才和白蓮教爲敵，而是白蓮教之中有些野心份子假白蓮教之名，爲惡江湖，才引起各門各派的公憤，以老朽看，五位道兄平日既未涉足江湖，也不像是禍害蒼生之人，既然隱迹清修，應該清淨無爲，至少也應該明辨是非，明哲保身……」

白岳子道：「丁老施主不用說了，貧道方才說過，這不是誤會，也不能再以是非作衡量，咱們是白蓮教的人，本教現在已屆存亡絕續關頭，教中弟子自然不能再說明哲保身，各大門派既然要趕盡殺絕，咱們也只好全力以赴，有敵無我，今晚咱們除了分個生死存亡，已無他途可循，好了，你們只管劃下道來，白衣五子接着就是了。」

謝傳忠道：「丁老哥，他們早就下定決心，要在這裡和咱們決一死戰，今晚之局，已無可善了，咱們人數較多，這道就讓他們劃下來好了。」

丁南屏道：「看來也確實如此。」一面抬頭道：「道兄既然認爲咱們雙方非動手不可，老朽這邊人數較衆，還是請道兄劃道，咱們奉陪就是。」

「好！」白岳子沉聲答應了一個「好」字，就回過頭去，朝他右手一個白衣道人說道：「三師弟，你先出場吧！」

他三師弟，就是方才救人的那一個，只見他躬身一禮道：「小弟遵命。」

他筆直走上幾步，稽首道：「白石山白石子候教，那一位先下場賜教？」

光憑他方才救人的那份身手，功力之高，已臻上乘，原來還只是他們白衣五子中的老三，那麼他們老大、老二的武功，可能還高過他了！

丁南屏還沒開口，李玉虹已搶着道：「丁老爺子，方才我讓小鳳姐姐先出手，這一場該讓晚輩出去了吧？」

丁少秋在旁悄聲道：「爺爺，對方功力極高，不如讓李姑娘先去試試也好。」

丁南屏點頭道：「好吧，不過李姑娘可得小心！」

李玉虹欣然道：「晚輩會小心的。」

一手提劍，舉步迎了上去，朝白石子略一抱拳道：「道友要如何比法，本姑娘都可奉陪。」

白石子眼看迎着自己走來的竟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而且口氣極狂，心中不覺甚是怒惱，沉哼一聲道：「各大門派難道沒有人了，叫妳一個小女娃來應戰，須知刀劍無眼，貧道出手，非死即傷，小姑娘，妳退下去換一個大人上來。」

李玉虹粉臉一沉，冷笑道：「道友只不過是白蓮教下的一名教友而已，你知道本姑娘是什麼身份？」

白石子大笑道：「難不成小姑娘還是一派掌門人。」

「不錯。」李玉虹道：「本姑娘正是花字門的門主李玉虹，花字門雖然不在各大門派之內，但在江湖上也總算得是一個門派，白蓮教也不是不在各大門派之內的一個教派嗎？花字門和白蓮教唯一不同之處，就是一個維護江湖正義，一個爲惡江湖……」

白石子本來一張清瘦有神的臉上，不覺微現怒容，大笑一聲道：「江湖上雞鳴狗盜之徒，妄立的門派何止千百，妳既然以一門之主自詡，貧道就試試妳的功力如何？」

說話之時，揮手一掌迎面劈來。他果然功力深厚，這一掌雖是隨手而發，但一團勁氣隨着掌勢，就像扇面般展開，席捲撞來。

李玉虹早就注意着他，對方話聲出口，她已經身形輕旋，正好從掌風邊緣旋出，一下旋到了白石子的右後方，她這一式身法，使的正是避劍身法。

(她勤練飛星掌之時，也是丁少秋傳姬青萍等三位姑娘五招劍法之時，當時爲了對付姬七姑，各自日夜勤練，她沒有時間練習崆峒九劍，只練會了避劍身法)

李玉虹豈是省油的燈，白石子在說話之時，乘人不備，就發掌襲來，她自然非還他一記不可，她身形堪堪旋出，右手食中二指一駢，凌空朝白石子肩後點去，指風出手，才冷然道：「你也接本姑娘一指！」

要知「避劍身法」乃是玄門絕世之藝，迅捷無儔，白石子一掌劈出，才發現站在對面的李玉虹，業已不知去向，心頭不由猛吃一驚，就在此時，聽到李玉虹的聲音從右後方傳來，同時一縷尖銳的指風也已襲到肩後不過數寸，一時之間，慌忙右肩一側，身子朝前竄出兩步，才算避讓開去。

李玉虹微笑道：「道友不用驚慌，本姑娘只是試試你的，眞要傷你，還會先提醒你嗎？」

她明明先發指，後說話，如今却說先提醒他。

白石子舉止慌張，雖然避過指風，但在雙方衆人面前，自己總是輸了一着，李玉虹這話說得尖刻無比，這比摑他一記耳光，還要使他難堪，一時氣得脹紅了臉，怒笑道：「小丫頭，道爺要妳知道厲害！」鏘的一聲掣出劍來。

他這聲「小丫頭」，也把李玉虹激怒了，不由臉色一繃，挑着柳眉，迅速撤出劍來，叱道：「好個奸道，你居然敢出口傷人，你們殘殺通濟大師、天寧道長、又毀屍滅迹，罪惡昭彰，本姑娘今晚先拿你開刀，你有什麼本領，只管使來，我讓你逃出劍下，就不算是花字門門主了！」

白石子那還答話，口中陰笑一聲，長劍掄動，鏘然劍鳴，一下發出三道劍光，宛如電捲風飄，急襲而來！

李玉虹長劍起處，絲毫不慢，同時洒出一片劍光，迎擊過去。這一劍姑娘家動了眞火，劍上少說含蘊了八成力道。

這是一記硬打的招式，照說劍走青，刀走黑，劍是以輕靈爲主，攻敵不忘避敵，極少硬打硬砸的，但雙方在氣頭上，就會忘了劍法上的大忌。

這在白石子來說，他練劍數十年，自思決不會輸給一個黃毛丫頭，眼看李玉虹揮劍迎擊，還沾沾自喜呢！

雙方劍勢一來一迎，何等快速，但聽「噹」「噹」「噹」三聲金鐵狂鳴，白石子三道劍光，先後擊上李玉虹劃出來的一片劍光之上，雙方的劍光倏然隱滅，兩人同時感到對方劍勢強勁，震得執劍右腕隱隱發麻，身不由己各自被震得後退一步。

李玉虹心中暗道：「這妖道功力果然深厚，自己用上八成力道，才和他打成平手！」

但白石子的感受，却是十分駭異，心想：「這小丫頭看年紀不會超過二十，那來如此渾厚的內力？這一劍上自己差不多已用上七八成力道，只不過和她平分秋色，難怪她會有這麼狂了。」

他經過這一招硬拚，輕敵之念立即收起，口中沉笑一聲道：「妳再接貧道幾劍試試？」

人隨聲上，長劍再舉，一連八劍，劍勢綿綿，連續使出，剎那之間，劍光如銀蛇亂閃，從四面八方，風起雲湧般攻來。

李玉虹不甘示弱，立還顏色，把一支長劍起舞如飛，以攻還攻，但她這回不再和對方力拚，同時施展「避劍身法」，忽左忽右，進如逆水游魚，閃若穿花蛺蝶，乘隙進招，一擊即退，劍光人影，飄忽無常，使人不可捉摸。

白石子八劍之後，又是八劍，攻勢凌厲，絲毫不懈，但就是勞而無功，原以爲自己練劍數十年，對方決難應付，怎知二十幾招過去，依然連人家一點衣角都沒沾上，有時明明可以刺中，却只是毫釐之差，從她身邊擦過。

最使白石子感到惱人的，是自己一劍落空之際，對方的劍却往往乘虛而入，反而逼得自己非躲閃不可。

這對白石子來說，當眞成了陰溝裡翻船，數十年來也從未有過之事。白衣五子一向自視甚高，雖然很少出山，但在他們眼中，武林成名人物，都不過爾爾，此次應邀出山，要對付的僅是武功門丁南屏一家，以及一羣護花門和花字門的丫頭，還不手到擒來，易如反掌，如今憑他白衣五子的老三，居然連一個黃毛丫頭都收拾不了，豈不有損白衣五子的威名？

這一陣工夫，兩人已經打出三四十招，白石子劍光愈來愈急，也愈來愈厲，但依然毫無進展，還是時常被對方乘虛而入的劍光逼退，他根本想不通對方怎麼有可能從自己綿密的劍光中乘隙進招，對方的劍光究竟從何而來？

心頭不禁怒惱，也非常焦急，自己找不出對方破綻，但對方不時乘虛而入，自然是自己的劍法有了破綻！

「長此下去，自己只要稍一疏忽，就可能會敗在她劍下，此女不除，日後總是禍患！」

他早已動了殺機，暗暗留心，覷準對方長劍，噹的一聲，一下撞開李玉虹劍勢，右足倏然跨上半步，左手閃電朝前推出，口中獰笑道：「小丫頭，去吧！」

他左手蓄勢已久，這一掌推出，掌心冒着絲絲黑氣，他使的乃是「黑死掌」，與「陰極掌」同屬旁門中極厲害的陰功。

李玉虹一劍被對方蕩開，也是猛吃一驚，趕緊雙肩一晃，向右閃出，左手不自覺的向左揮出，無意之中使出「飛星掌」來，十七八縷勁氣，一下襲上白石子左邊半個身軀。

這一下雙方都快，李玉虹「飛星掌」襲上白石子的同時，白石子的「黑死掌」也襲上李玉虹右首半邊身軀，白石子拍出左掌，登時呆若木雞，一動不動，李玉虹揮出左掌，人却跟着一個觔斗仆倒地上。

這下看得雙方的人都大驚失色，急忙飛閃出去，各自把人搶救回去。

李玉虹這邊，最先搶出去的是姬青萍和池秋鳳、柳青青三人，姬青萍抱起李玉虹、池秋鳳和柳青青一左一右護衛着退下。

姚淑鳳、祝秋雲、易天心、艾大娘等人都立即圍了上來。姚淑鳳道：「李姑娘怎麼了？傷在那裡？」

話剛出口，瞥見李玉虹躺在姬青萍懷裏，雙目緊閉，一張春花般的臉上此刻業已籠上了一層黑氣，連呼吸都已十分微弱，心頭不覺一沉，急忙回頭道：「公公，她是不是中了妖道的什麼毒掌？」

柳青青雙目通紅，說道：「我去殺了那個妖道！」一個轉身，正待奔出。

艾大娘慌忙一把拉住，說道：「青兒，妳冷靜一點，這時候救人要緊！」

丁南屏搔搔頭皮，說道：「白蓮教人練的多半是旁門陰功，不可能會是毒掌……」

祝秋雲道：「對了，少秋，你練的是乾天眞氣，快替李姑娘運氣試試，是否能把陰氣驅散？」

池秋鳳急忙從身邊革囊中取出一個布袋，探手取出一顆蠟丸，用手揑碎，裏面是核桃大一顆金箔爲衣的藥丸，說道：「這是九九丹，功能療傷，快給二姐服了。」

她來不及多說，就用口咬碎了，塞入李玉虹的咀中。(九九丹是李玉虹和她結爲姐妹之後，還給她的，說：這原是令師之物，妳收着吧，池秋鳳原是不肯收，拗不過二姐才放在革囊裏的)

這時丁少秋已盤膝坐下，姬青萍和柳青青兩人扶着李玉虹坐好，丁少秋就

默默運起「乾天眞氣」，伸出右掌，輕輕按上她後心「靈台穴」，把眞氣緩緩輸入。

就在此時，突聽白岳子厲喝一聲：「這些人統通該死，二師弟、四師弟、五師弟，咱們衝上去，替三師弟報仇！」

四個白衣道人連同無垢，仗劍殺奔過來！

原來他們把白石子搶救回去，發現是被人制住穴道，二師兄白雲子急忙揮手在他肩、脅、腰際三處，連拍了三掌。

這原是解穴手法，在白雲子來說，自是十分熟練，那知他三掌拍下，白石子忽然口中「呃」了一聲，一道血箭從口直噴出來。

白雲子不由得一呆，望着白石子咦道：「三師弟好像傷得很重？」

白岳子道：「我來看看。」

他拿起白石子手腕，用手指在脈門上搭了一回，攢眉道：「這是什麼掌傷的，怎會連經穴都全遭閉塞了？」

話聲一落，立即伸出右手，按在白石子「百會穴」上，微微吸了口氣，把本身內力緩緩輸入。

那知他不輸氣還好，這一把眞氣輸入，耳中登時隱隱聽到一陣輕微的震裂之聲，白石子忽然大叫一聲，七孔都流出血來，人也隨着倒了下去，立時氣絕！

要知「飛星掌」乃是把掌力化作無數縷勁氣，擊中人身，分別攻入經穴，經脈之中已經充塞了外來的勁氣，才把經穴封死的，無巧不巧李玉虹得金鉢禪師指點，練的也是旁門陰勁，(原屬白蓮教的陰功)和白石子練的極爲近似，所以白岳子從脈象上搭不出來，還以爲是白石子的本身眞氣。他以眞力輸入白石子體內，原以爲只要打通被閉塞的經穴，傷勢就可以好轉。(一般療傷，就是先打通脈路)

但白石子經脈已經被外來的勁氣所充塞，可說傷在經穴，如今再注入一股強有力的眞氣，受傷的經穴如何還受得了，因此他眞氣下注，經穴也隨着被震裂了。

(先前無垢也被李玉虹飛星掌制住穴道，但李玉虹替他解穴之時，已把飛星掌的勁氣收了回去，所以可以無恙，這就是所謂獨門解穴手法了)

白岳子眼看三師弟慘死，心頭怒不可遏，一時雙目盡赤，一手撤出長劍，喝道：「大家跟我上去，今晚不把他們這些人劍劍誅絕，誓不爲人！」

白衣四子和無垢仗劍衝來，丁少秋正在替李玉虹運氣療傷。

丁南屛道：「妳們只管在此守護，不用管他們。」

姚淑鳳低聲道：「公公，這五人武功極高，還是由媳婦去對付他們的好。」一面叫道：「小鳳，妳跟娘出去。」

這時，丁伯超、丁仲謀、丁季友、何香雲、祝秋雲、易天心、艾大娘、任香雪、謝香玉等人紛紛迎了出去。

姚淑鳳走到丈夫身邊，低聲聲：「夫君是此行領隊，對方不過五人，還是由賤妾來吧！」

丁伯超心知妻子蒙岷山神尼收爲記名弟子，劍術高過自己甚多，她說自己是此行領隊，不過是顧及自己顏面之詞，這就點頭道：「好吧，妳可得小心！」

姚淑鳳朝他笑了笑道：「放心，賤妾不會敗給這些妖道的。」

不過兩句話的時間，對方五人已經奔近。姚淑鳳刷的一聲掣劍在手，首先迎着對方大師兄白岳子，她身後押陣的是丈夫丁伯超和女兒小鳳。

丁仲謀迎着白衣五子二師兄白雲子，替他押陣的是妻子何香雲。

丁季友迎着對方老四白壺子，替他押陣的是妻子祝秋雲。

易天心迎着對方老五白登子，替他押陣的是花字門四衞，(左衞魚巧仙、右衞白靈仙、前衞劉寶香、後衞沈雪娟)

另外則是任香雪和謝香玉兩人迎着無垢和尙。艾大娘和池秋鳳兩人跟了出來，已經沒有對手了。

再說丁少秋運起「乾天眞氣」，緩緩輸入李玉虹體內，循任督二脈，運行一轉，李玉虹體內所中陰毒，好像一天陰霾，經陽光照射，立即一消而空，臉上一層黑氣隨即消失，何況她還服了一粒「九九丹」，大補眞元，自然很快就恢復了，她春花般的臉色，此時更顯得珠般晶瑩，玉般溫潤！

體內陰氣一去，人也立時醒了過來，雙目乍睁，口中咦道：「是大哥在給我療傷嗎？」

丁少秋道：「妳快別說話，我助妳眞氣再運行一轉。」

李玉虹道：「大哥，我已經好了。」

姬青萍道：「二姐，妳快不要說話咯！」

李玉虹只好闔上雙目，把本身眞氣和大哥輸入的眞氣會合，緩緩運行了一轉。她不知道金鉢禪師教她練的乃是旁門陰功，此時服下「九九丹」，再經丁少秋「乾天眞氣」在體內運轉了兩轉，正好陰陽調和，水火旣濟，再有「九九丹」藥物之助，不但把旁門陰邪之氣煉去，而且在無形之中功力又增進了不少。

只覺全身充滿陽和之氣，精神也特別感到淸爽，這就嬌聲道：「大哥，我眞的完全好了，不用再運氣了。」一下站了起來。

姬青萍、柳青青本來坐在她兩邊，扶着她身子，這時也跟着迅速一躍而起。柳青青道：「大哥、二姐，對面四個白蓮教妖道正在動手呢，我們快上去瞧瞧！」

丁少秋道：「五妹，人家正在動手，妳就不能上去出手，知道嗎？」

柳青青嬌聲笑道：「大哥把我當作小孩，這道理我也不懂？」

姚淑鳳仗劍迎住白岳子，這時白岳子因三師弟是死在李玉虹手下的，看到迎着自己的也是一個女子，心頭怒極，口中大喝一聲：「妳們這些婆娘都該死！」

長劍發如匹練，隨着奔來的人，朝姚淑鳳當面劈來。

姚淑鳳涵養再好，也被他激怒了，

柳眉一挑，叱道：「好個妖道，虧你還是白衣五子之首，行走江湖，連起碼的禮數也不懂嗎？」

身形倏然向左偏飛，右手長劍順勢斜揮出去。她揮出去雖然只有一劍，但卻劃起了一排劍影，一支支利劍，密集飛洒而出！

白岳子畢生練劍，却從未見過這等奇幻劍勢，心頭一怔，暗道：「這婦人年紀不大，這手劍法，却使得奇幻莫測，自己可得小心！」

他雖已七十以上，但從他出生，神尼早已不在江湖走動，是以連姚淑鳳使的「千手千眼陀羅尼神劍法」都認不出來；但他總是使劍的高手，發現姚淑鳳劍勢奇幻，立時收起輕敵之念，身形急向左閃，長劍掄處，一連刺出三劍。

他方才第一劍隨人奔來筆直劈出，只是隨手而發，氣勢壯闊，這回有了戒心，刺出的三劍，劍勢就含蘊不盡，流芒閃動，宛如點點利簇，參差刺到。

姚淑鳳哼了一聲，玉腕搖處，一排劍影，參差不齊，像是從她身邊繚繞飛出，令人更是不可捉摸！

白岳子眞想不到一個婦道人家劍法竟有如此高明，七八招過去，不但無法逼進一步，甚至連人家劍路也看不淸，心頭越戰越驚，本來以爲憑自己師兄弟五人，足可把這一撥各大門派的人在此地予以解決，如今看來，對方果然大有能人，今晚一戰，自己師兄弟能不能全身而退，也很難說呢！

想到這裡，出劍更見謹愼，不求有功，先求無過，且等摸淸楚對方劍法路數再說。這一來，他果然立時易攻爲守，步步爲營，三招之中幾乎有兩招全是守勢，藉以觀察姚淑鳳的劍法路子。但姚淑鳳使的乃是「千手千眼陀羅尼神劍法」，爲佛門降魔劍法，劍勢奇幻莫測，豈是憑你白岳子所能覷得淸的？

白岳子雖轉守勢，姚淑鳳儘管好像佔得了先機，但也無法攻得進去。這是因爲姚淑鳳總究限於體力，內功不及白岳子深厚，雙方各有所長，暫時可以扯平。

第二對，是丁仲謀迎戰白雲子，白雲子是白衣五子的老二，一手劍法和白岳子差不多，陰損毒辣，劍上功夫也極爲精深，但丁仲謀是南離門的弟子，使出來的是「離火劍法」，劍勢出手，劍上佈滿了「南離眞氣」，劍光流動，炎氣逼人，正是旁門陰功的尅星，白雲子心頭又氣又怒，長劍連展，一派俱是進攻招式。雙方各展神通，可說勢均力敵。

兩人這一戰，但見劍光四處流動，愈使愈快，兩條人影在游走之中，漸漸模糊，旁觀的人，一時之間很難分得清敵我人影。

第三對是丁季友和白壺子，情形也差不多，丁季友使的是「北海屠龍劍法」，大開大闔，劍勢壯闊，白壺子也毫不遜色，洒出來的點點劍芒，只是在丁季友左右前後亂飛，大有伺機乘隙而入的企圖，但雙方還是銖兩悉稱，至少在開始的一二十招之內如此。

第四對是易天心和白登子。易天心雖然只是花子門一名總監，但她成名多年，試想以劍法馳譽江湖，自視甚高的逢天游，還屈居副總監，在她之下，就可想見她不是等閒人物了！

此刻白登子仗劍奔來，易天心迎了上去，兩人更不打話，雙劍齊舉，就動上了手。

白登子接連劈出三劍，易天心不避不閃，以攻還攻，也搶攻了三劍，雙方看似平手，但白登子已感覺到有些不對！

要知白衣五子雖是師兄弟，但年齡都差不多，一身功力也只在伯仲之間，劍上的造詣，也都不相上下，白登子練劍數十年，一劍出手，劍勢之强，絕不會比四位師兄稍遜，照說對方接下自己一劍，至少也總該被震得後退一步，但對方以攻還攻，和自己長劍硬打硬接，還攻了三劍，不但未被自己劍上眞力震退，自己含蘊劍上的力道，竟然像在無形之中消失了一般！

這教白登子如何不驚？心中暗道：「這婆娘使的會是什麼劍法？」

心念一動，口中大喝一聲，奮力一劍，直刺過去。

這一劍也要試試易天心究竟把自己劍上力度如何卸去的？因此幾乎已使出九成功力。

易天心同樣不肯示弱，右腕一翻，劍使「撥草尋蛇」，長劍一偏，用劍脊拍向刺來的長劍，啪的一聲，蕩開白登子劍勢，雪亮的劍尖點向白登子心窩。

（未完・卅七）

上文提要： 快活仙婆走到鄰房觀察，四條人影已和一僧人苦心約到馬家渡了斷，仙婆跟踪閔家四兇先去，嚴霜和苦心後到，快活仙婆先亮相，詐作勸架不成和嚴霜離去，暗中再回來，見苦心和四兇搏鬥有點不敵，正想施救，見糊塗和尚出來協助，叫苦心先走，才將四兇打走。師徒二人見事情平息，便走了……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履諾言迫跳飛橋　還鋼盒告知身世

糊塗和尚一拍禿頭，道：「可笑死人了，我這身材要能配稱高的話，你們這四位大善士，豈不都要變成高粱杆啦！」

二兇怒眉一橫，才要開口，大兇已止住他道：「後面站！」

話微停，轉向糊塗和尚道：「高僧有事？」

糊塗和尚道：「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

大兇道：「你想算份什麼？」

糊塗和尚道：「什麼都行，祇要算我一份就好！」

林中的快活仙婆，此時對嚴霜道：「聽到了吧，他可眞會裝糊塗！」

林外的大兇，却答覆糊塗和尚的話道：「我兄弟在和苦心作生死之搏！」

糊塗和尚道：「好呀，算上我！」

大兇殘眉連抖，道：「怎麼算法？」

糊塗和尚道：「都可以！」

大兇故作不解道：「好，請和我兄弟一路！」

糊塗和尚忙不迭的搖頭道：「那可不幹！」

大兇道：「你不是說都可以嗎？」

糊塗和尚道：「是我說的，這沒有錯！」

大兇道：「那爲什麼又不幹了？」

糊塗和尚嘿嘿一笑，道：「我祇說算我一份，沒說和你們同路呀！」

大兇道：「這也是一份唷！」

糊塗和尚像是無法分清說得明白似的，一跺脚道：「你們四個人怎會這樣笨？難道沒聽清楚苦心說的話？」

大兇道：「什麼話？」

糊塗和尚道：「他不是說，你們兄弟要先他一步喪命此地嗎，我和尚雖然糊塗，但還不至於糊塗到和你們一路去死呀！」

二兇忍不下這口氣了，沉聲喝道：「糊塗和尚，別人怕你，我們閔家兄弟可不見得怕你，你說話最好是想想再開口，別惹我兄弟發火！」

糊塗和尚不氣不惱，道：「這個我懂，但是我說的實話！」

三兇也接話叱道：「什麼實話，簡直是混賬話！」

糊塗和尚道：「要說混賬，是你們兄弟混賬，苦心這十幾年來，坐關『靜谷』，精研佛祖的降魔大法『七絕神功』！

「這種神功，若是到了功果火候，舉手就把你們兄弟打發回姥姥家了，可惜苦心却沒練到最高的火候！」

二兇答上了話：「既然沒有練成，你說個屁？」

糊塗和尚嘻嘻一笑，道：「對呀！要沒練成，我說它個屁，問題是苦心已經練成了，而是沒練到家，所以才有了危險！」

大兇殘眉緊鎖，道：「什麼危險？」

糊塗和尚道：「那神功的威力，着實是無與倫比，你們一擋則死，但是苦心因爲火候不夠，能發而難止，也難活命！

「試想，以苦心的一生修爲，和這高的年紀來說，爲了殺你們這樣子的人而喪命的話，豈不危險！」

大兇自糊塗和尚露面，就知道今夜怕討不了好，才「虛與委蛇」的答答話，想摸清和尚的來意！

如今事態已明顯，糊塗和尚說出他兄弟必死的話來，因之大兇不願再多耗時間，接口道：「糊塗和尚，你是要和苦心一路了？」

糊塗和尚看看苦心，苦心在糊塗和尚現身時，就想向前行禮，因爲按佛門的輩份來說，苦心晚了一代。

但是糊塗和尚沒給他機會，一直的說個不停，直到現在，苦心才有了插口的時間，於是合十道：「苦心問候……」

話還沒有說完，糊塗和尚却一閃避開，道：「慢些慢些，你是和尚，我也是和尚，但是可別想合個佛十，就把我這和尚買到你那邊去！你比我還糊塗，爲着那麼四塊料，竟想來個『與汝偕亡』，就冲着這一點，咱們也不能一路！」

苦心一楞，繼之恍然大悟，合十恭敬的說道：「苦心知錯，請……」

糊塗和尚再次插嘴：「別像那『磕頭蟲』似的，咱們沒那麼大的交情！」

話鋒一頓，糊塗和尚却轉對大兇道：「看來我這一份要來個特別的了！」

大兇哼了一聲，道：「我正想問問你，既然我們雙方當事的人，都不能和你一路，那你一個人想走什麼路呀？」

糊塗和尚道：「我祇好單走一路！」

二兇道：「我兄弟沒有多餘的空閒，陪你胡說！」

三兇道：「你到底想單走那一路？」

糊塗和尚竟然不答此問，却對苦心道：「喂，我說和尚，你這次下山，要辦的事辦了沒有？」

苦心可不敢像糊塗和尚一樣，詼諧橫生，恭敬相答：「沒有辦好。」

糊塗和尚把脚一跺，道：「我看這『糊塗』的稱號，要送給你了，你放着正經事不辦，呆鳥似的靠在樹幹旁邊作什麼？」

苦心簡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祇能低頭不語！

糊塗和尚見此情形，又一跺脚道：「說你是個呆鳥，你還有些不服氣對不對？」

苦心一面孔的尷尬，期期艾艾的說道：「我……我實在想……」

想不到糊塗和尚哼了一聲，道：「想不通，哼！好吧，我和尚念在同是和尚的份上，提你個醒兒，你現在該走了，去辦自己未完的要緊事！」

苦心恍然大悟，合十道：「苦心遵諭！」

話聲中，才待舉步，二兇陰笑兩聲，道：「慢着，想走可沒有那麼容易！」

接着，大兇冷冷地問糊塗和尚道：「你這算是架樑！」

糊塗和尚慢慢的說道：「不是呀，我說過，我要單走一條路！」

大兇道：「那你叫苦心離開，是何居心？」

糊塗和尚道：「這就是我要走的那條路，放走他，我留下！」

四兇這才明白一切，不由勃然大怒，同聲道：「糊塗和尚，老夫兄弟可不懼你！」

糊塗和尚道：「我和尚却很怕你們！」

大兇看看二兇和三兇，倏地一起轉身，八掌齊揚，以全力擊向業已將眞氣散落，不再有防的苦心！那知糊塗和尚比他們還快，滴溜溜一轉，先他們到了苦心的身前，雙袖猛揚，硬接了四兇的全力一擊！

四兇都退了一步，糊塗和尚也退了一步，但是糊塗和尚却不怠慢，嘻嘻連聲笑着，雙袖一揚，道：「來而不往，和尚沒那麼慈悲，接招！」

話後到，眞力先發，勁勢無倫！

「苦心速退，走你的，此處有我和尚頂了！」

苦心合十唸聲佛號，身形展開，飛射遠去！

四兇本已料到這一點，但因意念尚未轉過，糊塗和尚業已襲到，祇好出掌相抵，眼看着苦心如飛而逸，莫可奈何！

林中的快活仙婆，適時問嚴霜道：「這和尚糊塗不？」

嚴霜微微一笑，道：「好可人意喲！」

快活仙婆高興的一聳肩，道：「咱們走吧，沒熱鬧看了！」

嚴霜一楞，道：「剛剛動手嘛，怎會沒有熱鬧看……」

快活仙婆道：「和尚不會宰他們的！」

嚴霜道：「他們罵師父的事呢？」

快活仙婆道：「和尚既然出了面，看在他的份上，師父祇好算了！」

嚴霜道：「糊塗和尚會替四兇求情？」

快活仙婆道：「不會，但是和尚也不願別人殺了四兇！」

嚴霜道：「那爲什麼？」

快活仙婆道：「四兇雖兇，但非極惡之徒，和尚仁厚，自不肯殺人，況且他志在使苦心脫險，所以……」

嚴霜搖頭道：「那他怎樣善後呀？」

快活仙婆一笑，道：「善後？孩子妳猜呢？」

嚴霜道：「很難，除非把四兇生擒，然後罰上一頓再放掉！」

快活仙婆道：「妳錯了，和尚功力固然很高，但想生擒四兇却不容易，不過和尚要想殺他們的話，久戰之下却能辦到！」

嚴霜道：「那他就難以善後了！」

快活仙婆搖頭道：「在他眞是容易得很！」

嚴霜無法相信，道：「用什麼辦法？」

快活仙婆道：「當他覺得苦心業已到了平安地點時，會突然施絕招，將四兇震退，然後他也一言不發的轉身而去！」

嚴霜道：「那四兇會不追嗎？」

快活仙婆道：「四兇爲什麼要追？」

嚴霜想了想，搖搖頭道：「對，師父說的對，四兇不會追的！」

快活仙婆微然一笑，道：「妳又多懂了不少事！」

嚴霜也一笑，道：「徒兒先前竟沒想到！」

快活仙婆道：「有時經驗非常可貴，試想，四兇本非和尚對手，和尚不想殺人，中途退走，他們再追豈非自找難堪！」

嚴霜微笑着說道：「這位和尚伯伯，眞有意思，行事最可人心啦！」

快活仙婆突然問道：「妳爲什麼叫他和尚伯伯？」

嚴霜道：「他是克業二哥的師父，我該叫他伯伯嘛！」

快活仙婆一笑，道：「王克業好福氣！」

這句話，嚴霜可懂了，臉上泛出紅色！

快活仙婆却又接着說道：「該走了，妳不是還要聽故事嗎？」

嚴霜很想看看這裏的結局，但也想回去聽那個沒講完的故事，爲難了，快活仙婆又悄聲說道：「走吧，否則和尚事了，必然會找我們，要叫他找到來，不理也不好，理他吧，師父沒有那份興緻！」

快活仙婆說出了道理，嚴霜衹好悄然相隨，她們師徒繞走林後，悄無人知的回到了「馬家渡」鎭的店房。

* * *

又是一天，不過却非深夜，而是中午！

飯後，師徒盤膝對坐於床上，一講一聽，仍然是那個故事，故事已經說到最精彩和悲痛處了！

「梅莊」毀了，在一千武林江湖，分作六十四隊的突襲之下，「梅莊」整個的毀了，毀了個乾乾淨淨！

人！死了個不剩！

屍骨！堆了個滿屋滿地！

大火起了，燒紅了半壁天，一羣人，數不過來有多少，將「梅莊」圍了個嚴絲閤縫，看着這場火在燒！

燒光了，火滅了！在殘垣、血腥襯着煙灰的氣味中，這羣人走了！

時間尚不到五更，這羣人，在疾策坐騎飛馳之下，當眞就像是霎霎眼的工夫，又回到了那聚居的古廢宅中！

仍像原先一樣，有些人散開了，隱伏在四外，不論你遠看還是近搜，保你會毫無發現！

有些人，是這羣人的主腦，魚貫的回到了那半塌的廳上，那盞碧火鬼燈，又亮了起來！

負責今夜血屠「梅莊」的雲山主，仍然主持着現在的這次武林和江湖中人的會議，因之他站在那空圈圈當中！

人羣，果然是圍作三重，一圈又一圈！

座位，仍舊是按動身前而排坐！

大家鴉雀無聲，氣氛令人在緊張中有些窒息的感覺。

雲山主開口了：「諸位：事情如此的出人意外，我們現在該怎辦呢？」

無人應聲，無人答話，死沉沉！冷寂寂！

雲山主又一字字如敲心鐘般，打在衆人的頭上，道：「老朽承蒙諸位抬愛，主理大局，未料在這般嚴密的佈置下，會突然生出了想像不到的變化！」話鋒一頓，他接着自罰道：「老朽首先要自承調排不當的罪過，並向諸位深致歉意，當然，這歉意是無補於事的！」

雲山主話又停了下來，雙目閃射着綠芒，橫掃了衆人一眼，這一眼是威稜、是輕蔑，但決沒有歉意！

當然，雲山主深知在座羣俠中，有近一半的武林正大光明門戶的人物，但他却另有仗恃，毫無所懼！

在他橫掃了大衆一眼後，又說：「老朽生平行事，從不妄動，動則謀成，發則全功！也可以說，決對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不作留有後患的事！如今，却留了後患！後患！所以……」

話聲未止，却被人打斷！

一位寶相莊嚴的老和尚站起了身來，道：「雲施主，那衹是個未滿週歲的女嬰……」

雲山主接了話：「還有個頗富智謀的奶娘！」

老和尚頷首道：「不錯，但這奶娘又能作出甚麼事來呢？」

雲山主冷冷地道：「苦心掌教之意，是……」他故意停下了話來，靜待老和尚的答覆！

老和尚正是當時少林一派的掌教，苦心禪師。

苦心禪師果然答了話：「老衲之意是放她們逃生！」

雲山主哦了一聲道：「掌教佛門高僧，存此仁厚心腸，老朽不敢說是不對，但是掌教可曾想到，這一念婦人之仁的後果？」

苦心禪師道：「老衲看不出有任何不良的後果。」

雲山主道：「掌教莫非忘記了今夜的事情？」

苦心禪師慈眉一揚，道：「老衲有生之年，怕是無法忘記了！」

雲山主嘿嘿一笑，道：「那就好，爲免『春風吹又生』必須『斬草除根』！所以老朽認爲，不能放她們逃生！」

苦心禪師唸了一聲佛，道：「雲施主，老衲不敢贊同！」

雲山主道：「老朽能贊同掌教的作法，衹要掌教給個保証！」

苦心禪師道：「甚麼保証？」

雲山主道：「那女嬰長大成人之後，遇不上名師高手，學不會超絕技藝，對殺家血屠梅莊之仇，發誓不報！」

苦心禪師搖頭道：「老衲無法如此保証！」

雲山主哈哈一笑：「也許是老朽過份逼迫掌教了，這樣吧，衹要掌教能夠保証此女長大之後，復仇之時，不找我雲某就行！」

苦心禪師再次搖頭道：「老衲仍然不敢作此保証！」

雲山主話鋒聲調一變，道：「掌教連雲某一人的安全，都無法保証，却又憑着甚麼，把大家的安全當作兒戲，存此婦人之仁呢？」

苦心禪師道：「老衲衹是深覺今夜之行，已種惡因，對個無知乳兒，實在不

忍下手，並無其他的用意！」

雲山主哦了一聲，道：「掌教，難道你認爲雲某是個嗜殺的惡魔，心黑手辣到連個小乳娃兒都不肯放過嗎？」

苦心禪師合十道：「老衲不敢有此想法，但施主不想放過此女却是眞的！」

雲山主冷哼一聲，道：「假如就祇有雲某一個人的話，雲某會避於天涯，隱身海角，諒這小娃成人之後，也找不到我！可惜的是，今夜行動，乃衆老所定，第一，雲某不敢也無權，拿大家性命來換個『仁』字，第二……」

苦心禪師接話：「雲施主之意，是殺到底了？」

雲山主一字字含威的說道：「老朽看不出來，有甚麼道理，要給大家留下後患！」

苦心禪師合十爲禮，朗朗對所有與會之人道：「老衲必須向諸位聲明，今夜之事，老衲有生之日，當守共立之誓，保此秘密，不對人言及一字！」

話鋒至此一變，又道：「但對再作搜索，殺戮那女嬰之事，凡我少林門下，也絕對不再參與，並且立即向諸位告辭！」

雲山主臉上現出了殺氣，道：「掌教想獨善其身，一走了之？」

苦心禪師正色道：「老衲已作聲明，不再參與雲施主搜捕那梅家孤女的事，但也說過，對今夜事情，永保秘密！」

雲山主道：「老朽自是相信掌教，但是其他的朋友……」

他說到這裏，目光向那羣江湖梟匪一掃，又道：「其他的朋友，能和老朽的想法一樣嗎？」

這句話剛剛說完，人羣中傳出了話聲：「這辦不到，共誓之時說過，要有始有終！」

「對！誰也休想中途而退！」

「笑話！事沒辦了就想走，那有這麼簡單！」

衆口紛紛，含着威脅之意！

苦心禪師雙目突射神光，橫掃着這羣江湖梟客！

雲山主暗提功力，準備先下手爲強！

適時，武當掌教天玄眞人，霍地站起來稽首揚聲道：「貧道武當一派，與少林掌教共進退！」

雲山主楞了一楞，皺起殘眉！

峨嵋、終南、太極、黃山、華山、點蒼、泰山等十二正大門戶中的掌門人，和部份武林俠義，也紛紛起座！

他們同時聲明，與少林、武當共進退！

雲山主不料事情會弄到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面，下不了台啦，但是要說反臉，自忖却更是毫無把握。

他老奸巨滑，略以沉思，含笑說道：「也許這就是俠義道和老朽等人，不同的地方。」

話聲微頓，接着又道：「好吧，諸位既然都要在中途退出……」

太極掌門人丁大先生接口分辯道：「請山主多想想再說，老朽等人，並非中途退出！」

雲山主道：「事尚未完，不是中途退出那是……」

丁大先生道：「此次事前共誓，說的明白，梅莊瓦解之時，即共誓失效之日，言猶在耳，如今梅莊已毀，怎能再說『中途退出』四字？」

雲山主無言以答，想了一想道：「但當時未能料到，斬草並未除根！」

苦心禪師合十道：「當時也無說過，必須殺得一人不留！」

雲山主道：「按我們的佈置，掌教早該看出，那是個斬盡殺絕的安排，因此才不必說在事先，如今……」

苦心禪師接口道：「凡參與今夜血洗梅莊之人，當時決無二心，但如今再對一個無辜女孩下手，自是又當別論！」

雲山主殘眉緊鎖，道：「老朽早有安排，已知梅氏孤女，被其乳母何氏，攜回何氏故居，那地方離此不足百里……」

天玄眞人突然沉聲道：「雲施主，莫非沒聽清貧道及少林掌教的聲明？梅莊之事已畢，前次聯合之約已止！」

雲山主道：「眞人敢保無後顧之憂嗎？」

天玄眞人道：「那是貧道的事情，不勞施主掛懷。」

雲山主道：「眞人這話可就錯了，試想今日之事，乃大家協力同心所爲，不論何人未來出了事故，大家皆難安心……」

天玄眞人接口道：「倘若有朝一日，孤女成人，復仇之時，貧道誓言，絕不牽連其他任何一位，施主可以放心了吧？」

雲山主掃了衆掌門一眼，道：「其實老朽是杞人憂天，孤女不會活下去的！」

衆掌門互望一眼，無人開口！

雲山主道：「天下事，往往如此，某人行爲，非但對己有利，並將利於他人，老朽如今就想作這樣的事，去殺那孤女！」

苦心禪師合十道：「雲施主何不三思？」

雲山主冷哂一聲道：「有人已經想過幾千年了！」

天玄眞人震聲道：「施主此言何意？」

雲山主道：「斬草除根，古人有云，豈非已有千年之久！」

苦心禪師喟嘆一聲，合十道：「志不同難相爲謀，老衲告辭！」

苦心禪師一聲告辭，正義之士紛紛挪動！

雲山主目光一掃大家，突然說道：「王大俠也要離去？」

那王老英雄笑着道：「正是。」

雲山主道：「恭喜王大俠，已列入俠義羣中！」

王老英雄依然不理諷嘲，道：「俠義，江湖，無何不同，老朽行事衹求心安！」

雲山主冷哼一聲，揚聲向衆人道：「雲某要求諸位暫留片刻，有所聲明！」

天玄眞人道：「請快些說！」

雲山主道：「諸位要去，老朽不便相阻相勸，但離去之時，却必須說明一事

，今夜已遲，殺那孤女的事，勢必要到明朝！

「俗語說：夜長夢則多，如今老朽不敢輕信於人，故盼能聽諸位行前，作個應有的交待！」

苦心禪師道：「施主是怕有人通知那何氏奶娘嗎？」

雲山主道：「不得不防！」

天玄眞人道：「此次行動以前，對偵敵之事，全由施主指派人選而行，貧道深知，凡我武林中人，無人知曉那奶娘居於何處！」

雲山主仔細的想了一想，換上了笑臉，道：「若非眞人提醒，老朽幾乎誤會，好，恕老朽不送！」

他想明白了，現在所有要離開的人，沒有一個知道何氏奶娘家鄉的，自然不慮消息外洩！

羣俠走了，這廢宅中，留下的全是江湖道上的牛鬼蛇神！

* * *

午飯過後，嚴霜被迫要午睡一刻！所謂被迫，是因爲睡的方法不能如意。

快活仙婆出了一個姿式，一定要嚴霜學樣！

學就學吧，師父教徒弟，天經地義。

那知當嚴霜在物我兩忘之下，又被快活仙婆凌虛出指所制，接着仍是一陣敲、打、彈、拿！

每七天就這樣一次，也不知道箇中有何道理！

不過嚴霜却漸漸的變了，她長得很快，精神日比一日煥發，身體之强壯，也是她從來沒有過的！直到今天嚴霜也不知道這位師父是誰，她問過，常問，但快活仙婆說的好，等到了一年之期再說！

這對師徒，有個玄妙的地方。

嚴霜這時業已知道，自己的師父來頭很大，有一身說不出到底有多麼高超的功力，但是嚴霜却沒要求過學上一招半式！

作師父的也怪，徒弟不要求，師父更不主動傳授，但每天却按定時間要嚴霜靜坐，從未間斷！嚴霜也不以爲苦，久之，反而成了習慣，到時候根本用不着師父來催，自動的一坐就是老半天！

按師父所授口訣，剎那間就能物我兩空靈台無塵。

嚴霜醒來了，她們師徒商量好的，今夜還住在「馬家渡」，所以有的是閑工夫來聽師父那未完的故事！

談到這個故事，嚴霜却不像以前那樣，祇因它好聽才聽了，她已經從故事本身上，發現了和自己似有極大關係！

離傍晚還早，但已是過午甚久。

師徒無事可作，快活仙婆笑着提出了意見：「孩子，閑來無事，咱們師徒何不喝上幾杯？」

對了，談到喝酒，嚴霜似是天授，上等的「二鍋頭」，她竟能來個三斤兩斤的面不改色！

快活仙婆更不用提了，因此師徒時常喝上兩杯！

她們要了個薰鷄，一盤子滷花生米兒，喝上了！

有道說：「交友憑酒！」「絕交因賭！」

有道理，談的投了機，再加上三杯酒，天南的成了哥哥，地北的甘作弟弟，越喝興趣越高，越喝交情也越深！

不過有「過節」的朋友們，可別坐在一起喝酒，否則你喝到面紅耳赤的時候，變成「全武行」而大打出手！

嚴霜師徒三杯下肚，話開了頭！

嚴霜先說了話：「師父，邊喝邊講那故事可好？」

快活仙婆道：「好是好，就怕你多問！」

嚴霜道：「怎能不問，徒兒……」

快活仙婆接了口：「其實妳要能靜下來，聽完了之後，自然就全明白了！」

嚴霜道：「我也知道，可是到時候就忍不住！」

快活仙婆喝了口酒，一笑道：「所以我祇好不講了！」

嚴霜也一笑，乾了杯中酒，眼珠兒一轉，道：「現在問沒有關係吧？」

快活仙婆道：「我不一定能回答喲！」

嚴霜道：「師父要知道，就得回答！」

快活仙婆道：「好嘛，妳比師父還兇呀！」

嚴霜撒起嬌來了，拉着快活仙婆的衣袖，邊搖邊道：「師父您說好嘛。」

快活仙婆手指點在嚴霜的額頭，道：「小鬼靈精，好好好！」

嚴霜高興了，道：「師父，您說梅家那位奶娘姓何？」

快活仙婆瞥了嚴霜一眼，道：「不錯。」

嚴霜黛眉一蹙，道：「和徒兒姓氏一樣嘛！」

快活仙婆一拍嚴霜肩頭道：「傻孩子，有時候妳記性很好，有時候忘性可也不少，還記得開始講故事之前，師父說過的話嗎？」

嚴霜一楞道：「那一句呀？」

快活仙婆道：「就是『故事中人物的名姓不同』那一句！」

嚴霜嫣然一笑，道：「徒兒果然忘了。」

快活仙婆突然喟嘆一聲，道：「其實人的名姓，最沒有道理了！」

嚴霜根本不關心這句話，敬上一杯酒，道：「師父，接着講故事吧！」

快活仙婆點點頭，仰頭乾了杯中的酒。

* * *

一干武林中的人物，走了！

包括少林的苦心，武當的天玄等，十二掌門人。

他們默默走着，在岔路上無言分手。

人人心情沉重，對上半夜所作的事情，深自懊悔！

不過已經晚了，幾百條無辜的性命，斷喪在他們的血手之下，他們遲早會

有一天要付出這個血的債務！

王氏一家，在悄悄沉默下，單走了另外一條路。

在一座小林邊上，全家歇馬下騎。

王大俠派出了兩個兒子，像從前一樣，監視着四方，然後全家在低聲秘密商量着一件大事！

商談約有盞茶光景，已經到了結論，接着全家重新跨上坐騎，揚鞭疾馳，如旋風般眨眼遠去。

* * *

天下事，每每巧合！巧合中，若仔細想來，却又成了人爲的必然。

血洗梅莊的羣俠中有人心思極細，先作了件人所未曾想到的事情。

當雲山主分派人手，偵索有關「梅莊」種種消息的時候，這位有心人就存了心機，在暗中留了意。

他那幾位最可靠的部卒，因之不慮消息外洩。

雲山主當正邪雙方，意見不合而分手的當兒，曾說過請武林中人，莫洩漏夜搜殺奶娘消息之事。

但雲山主隨即經人提醒，奶娘故居的地址，是個秘密，除他本人和親信外，根本別無人知。

豈料這種秘密，却早被這位有心人偵得，如今，這人在冒性命之險，送信給那位何姓奶娘！

結果成功了，那奶娘帶着孤女，乘騎着這人安排的一匹快馬，逃出了天羅地網，亡命海角！

* * *

嚴霜這次沒有發問，楞怔的聽。

快活仙婆話鋒停了，久久沒再接續。

嚴霜不由開口道：「師父，後來呢？」

快活仙婆道：「故事完了，那裏還有後來？」

嚴霜道：「沒完嘛，梅家孤女後來怎樣，報仇了沒有，那奶娘下落如何，這些都應該講個明白，故事才能算完呀？」

快活仙婆搖頭道：「故事就是這樣完了。」

嚴霜小嘴巴一嘟，道：「根本沒完，是師父不說……」

快活仙婆再次看了嚴霜一眼，接口道：「不是師父不說，而是後面有很多事情，師父也不知道！」

嚴霜無可奈何的吁嘆一聲，道：「這眞叫人心裏彆扭，好好的一個故事，却沒有結尾，眞豈有此理，眞……眞彆扭的慌！」

話鋒一頓，似是想起了甚麼事來，歡顏道：「師父，我們來結個尾可好？」

快活仙婆一笑道：「我正要問妳。」

嚴霜道：「問我甚麼？」

快活仙婆道：「問妳這故事怎樣結尾才好！」

嚴霜沉思道：「很難有『好』的結尾！」

快活仙婆道：「爲甚麼？」

嚴霜道：「假如要爲了不再有冤怨相報的血腥事，那孤女最好是始終不知道身世，將奶娘當作慈母！而那奶娘，也不吐露過去的事，然後孤女長大成人，嫁個知心知意的人，一家歡歡樂樂……」

快活仙婆接話道：「這當然好，不過……」

嚴霜搖頭插嘴說道：「其實這也不好，孤女豈不太可憐了，連自己的父母是誰，家鄉何處，都不知道，算是甚麼人，再說，那羣由甚麼雲山主爲首的壞人，又怎會放過她去，遲早有一天，找到了她，再將她一家殺死！」

快活仙婆道：「不錯，這不算是好結局！」

嚴霜霎霎眼又道：「要不，叫這個孤女，學會一身無人能敵的功力，來替慘死的父母親朋復仇，把壞人都殺光！」

快活仙婆道：「好固然好，但是當年殺她全家的人，太多了，眞要報起仇來，豈不殺不勝殺？再說，還有不少好人……」

嚴霜道：「說不上是好人！」

快活仙婆道：「妳知道我指着甚麼人說的？」

嚴霜道：「知道，師父指着那些掌門人……」

話鋒至此一頓，突然問道：「師父您好像說過，內中有少林和武當的兩位掌門人？」

快活仙婆點頭道：「不錯！」

嚴霜大眼睛連連眨動，道：「師父說過，他們是『苦心』禪師和『天玄』眞人？」

快活仙婆又點點頭道：「也不錯呀！」

嚴霜道：「徒兒在沒碰到師父之前，曾見過您所說的那位『天玄眞人』，昨夜，又碰上了『苦心禪師』……」

她說到這裏，看看快活仙婆，猛一拍手道：「師父，您說的這個故事，是眞的？」

快活仙婆道：「我沒說是假的呀！」

嚴霜道：「師父，我們今後有事作了！」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作甚麼事呀？」

嚴霜道：「去找那個梅家孤女！」

快活仙婆又哦了一聲，道：「找她作甚麼呢？」

嚴霜道：「幫她忙呀！傳她武技，叫她復仇！」

快活仙婆道：「教她殺人！是應該的？」

嚴霜道：「去殺那些該殺的人，當然應該！」

快活仙婆道：「可惜天涯遙遠，海角遼闊，那裏去找她呢？」

嚴霜無言可答，十分惆悵的嘆息出聲！

然後她就悶悶不樂的發着楞，一言不發！

快活仙婆暗中點頭，也暗中感嘆，她似乎已看到了，未來江湖的腥風和血雨，也看到一個殺氣騰騰的倩影！

* * *

一陣透骨冰寒的西北風，吹落了枯枝上的積雪！

是隆冬了！

又是陣風，但帶着暖勁，吹化了地

上的冰結！

是春來前的現象！

自此一陣風比一陣風令人喜，也一陣風比一陣風叫人懶散，猫兒却又跳又蹦，天上一片蔚藍！

熱起來了！熱起來了！

花已盛放過很久，人却是汗滴不已！

風再起，雨繼之，已有秋意！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人！也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老去！

黃毛的，成了大姑娘！黑髮的，變成老頭子！

仍是峨嵋！仍在雙飛橋上！仍然是兩個人！

橋下疾流，依舊洶湧！其聲，仍如雷鳴！

嚴霜大了，雖祇一年之隔，她竟長高了一頭還多！

那根拐杖，換了主，在快活仙婆的手中！

它成了仙婆的另一條腿，步起杖隨。

快活仙婆那巨大的怪傘，也換了主，挾在嚴霜腋下。

「清音菴」建成了，巍峨無倫！

快活仙婆手中的明珠，不知還剩下幾顆！

快活仙婆和嚴霜，是昨夜到的，就住在「清音菴」中，菴中有了主持，和三位素衣莊容的少女！

主持法名「慈淨」，年已古稀，那三位少女，是她的門下弟子，但非「沙門」比丘，不知是跟着慈淨學些甚麼？

「慈淨」是快活仙婆找來主持此菴的，那三位弟子，是隨着「慈淨」遷到峨嵋來的，從前不知在何處修性！

但「慈淨」對快活仙婆，却執禮極恭，對嚴霜也十分客氣，菴中闢有靜室三間，專供快活仙婆師徒寄居。

晨起，快活仙婆就和嚴霜到了雙飛橋上！

看着洶湧激流，快活仙婆開了口：「嚴霜，咱們師徒的緣份，到此爲止了！」

嚴霜一楞道：「誰說的？」

快活仙婆一笑道：「忘了，我們是訂有一年之約？」

嚴霜沒有開口，快活仙婆接着又道：「現在，我那棺材本兒，也花用乾淨了，這一年來，咱們遊遍了名山大川，如今該是按所約行事囉？」

嚴霜道：「所約……師父是說……」

快活仙婆接了話：「嚴霜，爲了稱呼上的方便，咱們才以師徒相稱的，我記得在當時，妳好像還是十個百個的不願意……」

嚴霜急忙接了口：「沒有，沒有，徒兒願意，願意！」

快活仙婆突然面色一正，道：「妳現在願意了，我還不一定願意呢！」

話鋒一頓，突然手指雙飛橋下道：「好了，跳吧！」

嚴霜一驚，道：「跳？跳甚麼？跳……」

快活仙婆接口道：「怎麼，妳忘記了，一年前咱們就約好的，在今天跳雙飛橋自殺，現在時間到了，跳呀！」

嚴霜身不由己的退了一步，道：「師父……」

快活仙婆聲調一沉，道：「聽明白，我不是妳的師父！」

嚴霜無限委屈的看着快活仙婆，欲言又止！

快活仙婆却把臉一揚看也不看嚴霜！

嚴霜無奈，小可憐似的，挨挨蹭蹭靠近了快活仙婆的身旁，伸出柔荑，遲遲疑疑的拉着快活仙婆的衣袖！

快活仙婆猛一側臉冷冷地說道：「妳幹甚麼？」

嚴霜道：「師父，一年前徒兒……」

快活仙婆不待嚴霜說完話，已接口道：「我說過不祇一次了別再叫我師父！」

嚴霜星眸中泛上來了淚珠，委屈的說道：「徒兒叫慣了，也捨不得師父……」

快活仙婆哼了一聲，道：「捨不得，騙誰？妳那母親，爲妳受盡了人間苦難，最後落得心血乾枯而死於他鄉，而妳却跑到峨嵋，想跳這黑白二水自殺，把母親的恩情拋於雲外，任其永遠埋骨異地都能安心，會捨不得我一個苦老婆子？哼！」

嚴霜語塞，咽咽淚下！

快活仙婆更惱了，沉喝一聲道：「哭！哭！沒有一點出息，就會哭！」

嚴霜激動了，痛哭失聲的喊道：「師父，您要徒兒怎麼樣？」

快活仙婆手又一指橋下道：「妳要眞想拜我爲師，就該知道師父的脾氣，師父最恨說空話而沒有信用的人，所以現在妳先跳下去！」

話鋒停得一停，又道：「其他的事，在妳跳下去之後再談！」

嚴霜一楞，期期艾艾的說道：「師……師父，跳下去後，之後，還談甚麼？」

快活仙婆道：「那是我的事，再說，妳還沒有跳下去，怎就知道跳下去之後，沒有事情可以談了呢？」

快活仙婆眞不講理，一個勁兒的逼着嚴霜跳河！

嚴霜逼於無奈，祇好說道：「徒兒現在不想跳了！」

快活仙婆把眼一瞪，道：「甚麼，現在不想跳啦？」

嚴霜「嗯」了一聲，聲音不比蚊子哼來得高！

但是快活仙婆却聽得清楚，沉聲道：「辦不到，當初不叫妳跳，妳却偏偏想跳，結果『感動』了我苦老婆子，才下定決心，今天陪着妳跳！這一年來，把我苦老婆子的棺材本兒花用了個乾淨，兩條腿，幾乎跑遍了天涯海角，鞋子都磨破了幾雙！事到臨頭，哈哈！妳却又不想跳了，那麼簡單，像『吃燈草灰』似的不費力！告訴妳，辦不到！辦不到！」

嚴霜淚如雨下，道：「師父，那時候徒兒還小，不太懂事？」

快活仙婆哼了一聲，接口道：「我不

相信，妳花光了我的家當，就懂事了？」

嚴霜道：「再說，徒兒……」

快活仙婆突然沉聲道：「聽着，妳可眞心想拜我作師父？」

嚴霜連連點頭，道：「眞心，眞心！」

快活仙婆道：「好，那妳就跳！」說了半天，仍然是非跳不可！

嚴霜看看快活仙婆，祇見仙婆神色肅然，態度堅決，知道已不可更迭，暗中咬咬牙，湧身而起！

誰知快活仙婆却突然適時伸手，將嚴霜拉了個結實！

嚴霜錯當是師父回心轉意了，大喜道：「師父，妳終於答應了……」

詎料快活仙婆冷哼一聲，接口道：「想得好！」

話聲中，快活仙婆竟自嚴霜腋下，將那巨傘猛地抽出，氣呼呼的自己挾在右臂彎中，道：「傘是我的，拐杖是妳的，拿去！」

說着，將拐杖沒好氣的往嚴霜手中一塞！

嚴霜自娘死後，離開王家開始，就沒有一個親人，這一年來，她和快活仙婆，名是師徒，親情却已如母女。

萬想不到，爲了這一年前的無知話，師父却逼着自己跳下雙飛橋，索傘還杖，似是斷絕了前情！這在嚴霜說來，眞如五雷轟頂，內心之痛楚難以形容！

嚴霜全身都在顫抖，緊咬着牙齒，含悲忍淚，接過了拐杖，面色慘變，身形搖擺不已，激動至極！

驀地！

嚴霜悲聲高呼：「娘！妳女兒好苦喲！」

接着，嚴霜身形拔起，雙手緊抱着拐杖，撲向橋下激流中！

就在嚴霜即將撲入水中的刹那，耳邊突然聽到，快活仙婆以奇特激動的語調，對她高喊：「孩子，火速提氣，莫忘一年來靜坐所得！」

話聲傳入嚴霜耳中，她這才恍然大悟！

喜極之下，祇喊了句……

「師父您眞好！」

她整個的身軀，已經沉入激流之下！

怪也？怪哉？

嚴霜竟然一沉而起，除雙膝以下，仍然浸在激流中外，其餘身軀却皆在水面之上，並且沒有隨着激流挪動！

快活仙婆笑了，聲震山嶽！接着，快活仙婆揚聲道：「施展妳的輕功，先提口眞氣，雙臂猛甩快縱上來！」

嚴霜聽令即行，果然，身形脫水而出，騰升而起，如浮雲若飄柳，輕輕的慢慢的，又縱回橋上！

快活仙婆緊張開了雙臂，嚴霜投進了師父懷中，師徒二人，緊緊相抱，嚴霜喜淚順頰滴流，久久無言！

* * *

是夜！

「清音菴」中的三間靜室中，燈火輝煌。

菴主肅立在長條案左前方，快活仙婆却在長條案前的正當央，長條案上，擺列着燭火祀物，左端放置着一個小鋼盒！

長香高燒，細煙嫋嫋！

快活仙婆坐位前，三尺地方的地上，有個蒲團。

嚴霜潔身淨手，跪伏於蒲團上面，行了九叩大禮。

嚴霜正式拜師了，但直到九叩之後，她依然不知師父的名姓，自更料想不到，是她自己心目中所夢想的人！

菴主告退了，室內只剩下了嚴霜師徒！

快活仙婆伸手扶起心愛的徒兒，拉把椅子叫嚴霜坐下。

接着，快活仙婆正色說道：「孩子，妳可知道師父是誰？妳又是誰？」

嚴霜微楞，道：「徒兒是……」

快活仙婆接口道：「孩子，妳不姓何，可知道？」

嚴霜駭然，道：「師父您……」

快活仙婆揮手道：「聽師父說下去。」

話鋒一頓，喟嘆一聲，道：「師父先說自己，師父姓郭，但這個姓，已經幾十年沒向人提了，武林中凡認識師父的人，都叫師父作『快活仙婆』！」

嚴霜啊的一聲蹦了起來，一蹦蹦到仙婆的雙膝之上，「扭皮糖」似的扭了起來，邊撒着嬌，邊道：「不來了，不來了，師父騙了徒兒整整一年，徒兒不依！」

快活仙婆一笑，道：「坐好，今後不許這樣子！」

嚴霜應着是，笑嘻嘻地坐在了原處。

快活仙婆接着又道：「蘇州小店中，我正趕上妳的事，本想安葬了何氏之後，就帶妳走的，誰知道師徒緣尚未至，誤了好久。」

嚴霜想起抱着拐杖，一口氣跑出了蘇州城的事，臉紅了，低着頭，兩手玩弄着衣服角兒，一派小兒女的嬌羞！

快活仙婆道：「後來在何氏墳前，又見到了妳，從那個時候開始，師父就沒有離開過妳的左右，一直看着妳來到峨嵋！這一年來的事，不用說了，妳我親身所歷，我認爲妳的確是個可以造就的好女孩，才決定收妳作我的弟子！霜兒，妳要明白，師父至今沒有傳人，也沒有收過徒弟，妳要好自爲之，別給師父丟人！」

嚴霜恭敬的答道：「徒兒決不辜負師父。」

快活仙婆道：「我也相信，如今該談談妳的身世了。」

話鋒頓住，嚴霜似要開口，快活仙婆却已經說了話：「妳聽下去，記住，不論消息如何驚人，也不准過份激動，現在妳是我的徒弟，萬事有我替妳作主！」

嚴霜道：「徒兒遵命！」

快活仙婆道：「約在十幾年前，也是峨嵋，巧的是就在如今這個地方，有一座『清音菴』，菴主名叫靜音！有天深夜起，看出火勢猛烈，恐係野燒，立即飛馳察看。原來是『清音菴』失火，火勢已

難撲滅，師父以功力推倒大殿，方始使火勢漸弱，次晨始熄！等火熄之後，師父進入火場，才知道菴主師徒，皆已遭人殺害，屍橫遍處，令人慘不忍睹！由這件慘案，進而知道是有人放火，可惜時間已遲，無法搜捕這羣極惡之徒，至今師父還恨恨不已！師父必須掩埋死者，因係橫死，師父隨俗，在墳前要遍撒食米，因而進入了菴後還完好無損的廚房！豈料在廚房的米缸中，竟摸到一個鋼盒，好奇之下，開盒相看，內中並非珠寶，却是一冊記事文件！師父自然由頭至尾看了一遍，這才知道了昔日武林中，發生了某一慘變的始末詳情。師父就把那鋼盒携於身旁，下了峨嵋，天涯海角去找那寫這記事文件的人，可惜竟晚了一步！」

說到這裏，快活仙婆停下了話來，喝了口茶。

嚴霜楞楞的，不知師父用意何在，但她不是傻瓜，業已聽出一些端倪，那記事小冊，必然和自己有關。

果然，快活仙婆又開了口，道：「霜兒，這記事小冊，就是何氏寫的，她本來是準備留給妳他年取閱，上面有妳的身世一切……」

嚴霜霍地起坐，道：「師父，小冊在那裏？」

快活仙婆道：「別急，我就要給妳的，不過妳要先聽我說個清楚，並且要牢牢記住，我剛才囑咐過妳不要激動的話！」

嚴霜頷首道：「是，徒兒記得！」

話雖然是這樣說，可是看得出來，嚴霜全身在發着抖！

快活仙婆自長案頭上，取過那個鋼盒，但却並沒有立刻交給嚴霜，反而非常溫和仁慈的說道：「霜兒，還記得我說的那個故事嗎？」

嚴霜道：「梅莊的故事？」

快活仙婆道：「嗯，正是梅莊的故事。」

嚴霜道：「徒兒記得。」

快活仙婆道：「聽清楚，別激動，妳就是梅莊僅存孤女！」

「啊？」嚴霜謹謹啊了一聲，就再說不出話來了！

快活仙婆走過去，手撫摸着嚴霜的秀髮，道：「何氏就是妳的奶娘！救妳至於倖逃不死，但却連累了何氏鄉里，一村老少無一活口的人，却不知是誰！」

嚴霜仍然沒說出話來，但她所坐的椅子，却發出了咚咚……的椅腿顫搖叩地的連串響聲！

快活仙婆猛地一掌拍在嚴霜後心上！

哇！的一聲淒叫，嚴霜痛哭失聲！

鋼盒打開了，記事本到了嚴霜手中！

* * *

武林中，傳出了兩個消息！

其一是，昔日參與梅莊之事的各大門戶當年的掌門人，除了天玄眞人外，全在少林寺集結，不知爲了何事！

其二是，江湖中，突然失去了快活仙婆的消息！

有人說，仙婆隱遁了！

有人說，仙婆仙逝了！

也有人說，仙婆死了，死在別人的陰謀計算之下。

不管怎麼說，反正快活仙婆眞的失去了踪影，却是事實，不但是快活仙婆，那糊塗和尚也斷絕消息很久了！

* * *

兩年了，日子過得眞快！

自快活仙婆在江湖中失踪之後，說來也怪，這兩年來，江湖中人似乎都成了善士，沒有出過任何事故。

但兩年後一個暮春的晚上，平靜了的江湖，風雲又起！

這次風雲，起自長江！

因此，讀友們請恕我的嘮叨，必須談談長江的概況！

長江天塹，戶限南北！

自古以來，即劃吾國大勢之天賦，而成兵家寸土寸地所必爭的殊死戰場，不容敵進，不容我却！

那地方，有兩千多年來的歷史天險！

更有「大江東去」的浩然氣勢！

這和文化有莫大的關聯，吾國歷史文化，本是盛於北方(請偶而翻閱「東漢」前之歷史，即得證明)。自「東漢」以後，才漸漸由北而遷南！

建安十六年，曹孟德以大軍迫使荊州的劉琮投降，從襄陽而當陽而江陵，順流東下，企圖直撲吳郡金陵！

當時，孫吳雙方的主力，皆在今日的南昌、九江一帶，而蜀劉勁旅，在漢口附近列陣以待！

歷史上的兩國會師，終於造成了「赤壁之役」，那次的戰局，有着無比的輝煌成就，而使魏軍棄甲曳兵敗遁！

建安十四年，劉備領了荊州牧！

十七年，孫權稱治金陵。

十九年，劉備西去成都而領益州牧，始成「三國」鼎足之勢！

以當時吳、蜀來說，其恨更甚過於曹魏，但因長江之首尾相聯的關係，結果却變成歷史蜀、吳聯盟而抗魏！

曹丕承繼了孟德的事業之後，亦曾率師南侵，但當他面對滾滾江水之時，不由臨流慨歎說：「長江天塹，戶限南北。」而知難北還！

晉末永嘉之亂，實在說來，又是一場南北的戰爭！

自元帝定都建安(今之南京)，南方成爲了漢族正統的國體，於是文化人物紛紛南遷，形勢自此而優於北方了！

自元而清，中間有金兵之侵，及明朝之治，但在清朝統一後，史家都有了個十分明確的看法。

那就是我國版圖廣大，兩千年來的紛爭和混亂，所謂「治久必亂，亂久則治」，緣由人心團結如一！

但滾滾不盡的長江，却有着偉大的功蹟！

歷朝亂治，大家皆以長江爲中心，南亂則北遷，北亂則南移，遷來移去，一切文化見識，成了交流而利於國族！

讀者們，本書並非歷史說部，我所嘮叨一番的用意，旨在說明「長江天塹」

，進而談到這次江湖風雲之由來而已！

如今——「莫管那翻滾長江，且道這詭譎武林風！」

* * *

是大白天，一條巨舟，出現在江面遠處！

這裏是「瞿塘峽」，長江一險！

船行江中，四山羣峯相擁，白帝城就在這羣峯之間！

那是漢昭烈帝托孤的地方，樓閣嵯峨於峯頂，江水在峯脚衝漩而過，掀波作浪，令人驚怖！

巨舟入了峽口，船家對着艙中的客人開了口：「老客們請留心，船可到了險處啦，最好手能抓牢不會移動的東西，坐穩了，千萬不要東跑西走！」

船老大話聲一停，接着又道：「前面就到了有名的『風箱峽』了，在左壁崖上，有兩個洞，成方形，一上一下，老客們可以看看！不過看的時候，仍請不要忘記了危險，這一段水勢很急，激流也不少，小老兒現在必須去幫着孩子們照應船，不再囑付大家了！」

他話說完了，向艙中的客人們施個禮，退了出艙去。

艙內，一共有十二位人客，分坐兩邊。

有幾位是商人，看得出來走這條路很有經驗，任憑船老大怎麼囑付，他們依舊是高談闊論不休。

靠近左艙窗旁，坐着一位姑娘，雪鏤素衣，雲紗蒙着臉，隱隱約約還看得出輪廓，很美！

她帶着雲紗遮面的緣故，可能是因爲江上風大！

她別無長物，祗帶着一只小小的素囊，囊中不知存放着甚麼東西。

她身旁，坐着一對中年夫妻，還帶着個孩子，孩子祗有兩歲大些，白白胖胖的，很逗人喜愛。

孩子由那婦人抱着，靠近姑娘，所以他那小手兒，時時會不由自己的去抓姑娘的蒙面雲紗。

姑娘沒惱，也沒躲，祗是伸出柔荑，撫摸孩子的小胖手！

婦人發覺了，笑着對姑娘點個頭，然後叱斥孩子道：「小胖老實些，再亂摸我可叫這位阿姨打你囉！」

姑娘笑了笑道：「沒關係，小弟弟滿好玩的。」

婦人也一笑道：「他好調皮喲，甚麼也敢伸手就抓！」

姑娘又笑笑，柔荑摸了小胖子的粉紅小臉兒一下，沒說話，小胖子却往母親懷裏一躲，也像是怕挨打！

在姑娘和中年夫婦的對面，靠右艙窗，坐着個黃臉膛的漢子，三十來歲，雙目閃射着賊光！

黃臉漢子的身旁，坐着個較胖的中年人，四十多了，歪嘴巴，黃牙，濃眉，三角眼，看上去就知道不是好人！

這兩人是一起的，從上船到現在，沒開過口！

那個三角眼的漢子，眼角閃光不停的掃着姑娘！

船，如今搖擺得很厲害，活似一隻搖藍！

姑娘此時開了口，對那個婦人道：「這位嫂子，妳最好把小弟弟交他爸爸抱着，男人們手勁大，抓得牢，免得搖擺太厲害的時候，發生意外！」

中年婦人笑着道了謝，她那位先生，果然自妻子手中接過了小胖子，牢牢的環抱着，緊緊的抓住長椅邊的木柱。

艙外，船老大一家，可正忙得不亦樂乎。

水勢險，漩渦多，船像荷葉蕩水，飄呀飄的直擺！

天塹長江，尤其是附近上下二十里地，設非久行水面的船家，宰了他也不敢大大赫赫的任意操舟！

今天這條船，說起來算不得大，中型而已！

不過這條船，却是附近最最有名的「平安船」。

怎麼說這是條「平安船」呢？原因簡單。

是船老大父子爺兒五個，全在船上，這條船，就是他們一家人的家，更是他們一家人的命。

二是船家爺兒五個，個個年輕力壯，老頭子五十五歲，絳紫色的銅皮膚，是久經日月風霜的好標誌！

別看四個兒子最大的才三十二歲，最小的不過是二十一，但他們日與波浪爲伍，夜與此船共眠，經驗是一百還加一！

其三，十年來，自船老大那最小的兒子十一歲上船，直到今天，別人不知翻了多少次船，祗有他們爺兒這一條，平安無事。

因此，凡是久走這條水路的商旅行客，沒有不知道這條船的，所以暗地裏給這條船起了個「平安」名字！

船老大姓「海」，名字更好，叫鎭江！

海比江大，海比江深，以海鎭江，自是游刄有餘！

當然，「平安船」的生意，比任何一條船興隆。

再加上海鎭江爲人十分本份，船價決不比別的船高，而伙食却比任何一條船都乾淨都好！

自然更是往返客長滿，上下人不空！

不過海鎭江有幾條規矩，却不容任何客人破壞！

一是上船之後，要聽他的安排，不能任意行動！

二是載客十四位，能少不能多，多一位也不幹，您要是來晚了，船已滿了十四位之數，給海鎭江金山他也不會答應再加您一位！

三是不准客人在行船的當空，和他那四個兒子談話，海鎭江說的好，話一多，必失神，失神就會危險！

除了這些之外，海鎭江人是隨和的人，您要想學學秦趙高，指鹿爲馬，保管海鎭江一笑說：「反正差不多！」

海鎭江就仗着這幾樣，在江面上混了十年，成了不倒翁！

今天，他這條平安船上，像往常一

樣，祇載十四位客人。

船艙中有十三位，十二個大人，加上那小胖子！

另外一位年輕的公子，坐在艙外甲板上的小櫈上！

這位公子，一襲藍衫，怪的是，暮春天氣，他好沒影的犯了毛病，據他自己說，起了一身「鬼風疙瘩」！

這種毛病不算甚麼，就是見不得風，所以他用個杏黃紗巾縫成了個長口袋，連眼帶嘴加上頭，全罩了個嚴密！紗巾能夠透視，所以不妨碍看光景。

不過別人要想看看他的模樣，却就非常困難了！

此時，船就要渡過「風箱峽」了，船老大海鎮江又進了艙！

他仍用那說慣了的語調，向大家說道：「這『風箱峽』就要過去了，不知道長江險的人說，這裏最險，其實錯了，此地雖也夠險，但稍小心些，是不會有意外的！」

他話鋒一頓，接着却以嚴重的語氣又道：「老客們，江行最最危險的，決不是『峽道水程』，而是『激流險灘』，這險灘之險，說來怕人！江面上，礁石遍佈，分佈的地勢，說來格老子的叫人寒心，東一塊，西一塊，是存心和我們船家過不去！不過，老客們請放心，這些礁石險灘和激流，我們爺兒五個閉着眼都能摸清方位，所以包你沒有錯失！祇是行船其間，必須一下子偏了東，刹那又向了南，難免您會搖擺得厲害，還是那句話請抓牢些！我們這條船，艙兩旁的木抓手，是有鐵心的，一輩子不會斷，您能用多大力，就用多大力，絕對……咦？」

海鎮江說到「絕對」這兩個字之後，船身猛地一震，像是跳了個高，倏忽停了下來，所以他不由的咦了出聲！

一聲驚咦之後，臉有了懼色，立刻轉身就向外面奔去，他直覺船出了意外，船要緊，兒子更要緊，他不能不急！

那知他將到艙門的時候，坐於中年夫婦和那位雲紗遮面的姑娘正對面的兩個漢子，霍地站了起來！

那三角眼的 胖子，身形好快，一閃已到了艙門口，伸手攔住了海鎮江，嘿嘿的歪着那張本就不正的嘴，道：「老頭兒，你要幹甚麼？」

海鎮江道：「船停了，這是怪事，我必須出去看看原因！」

胖子道：「不用了，是爺兒們的同伴，把船定住了！」

海鎮江急了，大聲道：「胡鬧，簡直是胡鬧！」

胖子冷哼一聲，道：「不是胡鬧，四把百斤鋼鈎，鈎住了你的這條船，一邊兩把，都是用牛筋合銀絲而絞成的長索拴着，因此如泰山般牢靠！」

海鎮江一楞，道：「甚麼叫『牢靠』？」

胖子也一楞，開口罵：「他娘的，牢靠就牢靠！」

那黃面的漢子，搖呀擺的走了過去，嘻嘻的說道：「海鎮江呀，我們這位劉胖兄，是道地北方哥子，牢靠就是結實的意思，也就是說，你這條船決不會翻！」

劉胖子瞪了黃面漢子一眼，道：「老潘少放閒屁，辦正經的吧！」

海鎮江却把胖子一推，道：「你們懂什麼，四條索子在這峽內激流之中，就想定住船，那是作你一個人的大頭夢，快躲開！」

姓潘的黃面漢子，冷哼一聲，驀地伸手一抓海鎮江肩頭，向外一揚，把海鎮江給扔在了艙角上！

摔得這位船老大唏吭出聲，半天沒能爬起身來。

劉胖子這時揚聲對艙中男女乘客，開口道：「咱可是要長話短說，老子是刼船的，你們這次乘上了『平安船』，他娘的不平安啦，老子們早就看上了這條船上的貨！俺當家的就到，他可是個殺人還帶笑的硬漢子，依俺的意思，你們最好現在自己把值錢的東西拿出來！」

話聲中，胖子哈哈一笑，在身後背上一伸手，赫！取出來了一柄雪亮的薄片短斧，斧子怪，却能殺人不沾血水！

潘姓漢子接上了話：「我可是把話說在前面，有幾位朋友，這次是結清了一年的生意眼，坐上的這條船，有多少銀子可別想瞞藏！全取出來的話，爺們或許給你們留個零頭，要敢藏私，別說等會兒我認人，我們劉胖哥的斧頭可不認人！」

這時艙中亂了，那幾位商人，一個個嚇得面色蒼白，你看我，我看你，顫抖着身軀不知如何才好！

那中年夫妻也互望着，小胖子可不懂甚麼，睜着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依舊看看這個，瞧瞧那個！

婦人身旁的姑娘，除在船老大被摔到艙角的時候，曾瞥了一眼外，再沒有動，若無其事！

劉胖子偶而目光掃向姑娘，笑了，淫陰而奸邪的笑了！

姓潘的看在眼中，哼了一聲，道：「胖子，少動邪心，這妞兒是當家的貨！」

姓劉的嚥口口水，道：「我又不傻，難道現在看看還不行？」

姓潘的道：「行，就是當家的來了，也得准你看呀！」

劉胖子搖搖頭，沒有接話。

姓潘的嘿嘿笑了，道：「其實胖兄，你錯了，這兩天，我叫那『小浪蹄子』纏得腰都疼了，不會和你又爭又搶的，所以……」

劉胖子怒聲道：「你少胡說幾句，別招我發脾氣！」

姓潘的聳肩一笑，道：「我可是好心……」

劉胖子叱道：「省省，這裏就一個妞兒……」

姓潘的嘿嘿兩聲，接話道：「妞旁邊的那一口子也不含糊呀，雖說不是『原裝』的貨了，可是你胖兄會在乎嗎，再說……」

他還要說下去的時候，艙門適時洞開！

（未完・二十）

